Œuvres Choisie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册）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下册）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晖 译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法)布尔迪厄著；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978-7-100-11159-1

Ⅰ. ①区… Ⅱ. ①布… ②刘… Ⅲ. ①社会批判论—研究 Ⅳ.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953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全两册)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 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1159-1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9¾ 插页 3
定价：80.00 元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下册）

Œuvres Choisie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杜小真　高丙中 主编

第六章　良好的文化意愿

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与其说是按照他们对文化的认可 365
(reconnaissent)程度互相区分，不如说是按照他们对文化的认识(connaissent)程度互相区分：不感兴趣的声明是罕见的，敌意的拒绝更罕见——至少在由作为准考试的文化调查所创立的强制规定合法性的情形下。承认合法性的最可靠证据之一存在于最贫困的人掩盖他们的无知或漠然并向文化合法性致意的倾向中，在他们眼中，调查者拥有这种文化合法性，而为了向文化合法性致意，他们在其财产中选择在他们看来最符合合法定义的东西，比如所谓"轻"音乐作品、维也纳华尔兹、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或多少害羞地被说出的这个或那个名人的名字。[1]

对合法作品和实践的认可最终总是得到表现，至少表现在与调查者的关系之中，由于调查情形的不对称和调查者的社会地位，调查者享有一种有助于规定合法性的权威：这种认可可能采取一种简单的声明形式——"我很喜欢"，一种宣告

1　只要把关于音乐的观点与对作品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就可以看到选择最"高贵"答案("我喜欢一切好的音乐")的一大部分人(三分之二)对音乐作品的认识很薄弱。

良好意愿的形式——“我想知道”，或一种漠然的招认形式——“我对这个不感兴趣”，这种形式实际上将兴趣的缺乏归咎于主体而非客体。唯有毕加索，甚或“毕加索的作品”，这
366 一包含现代艺术的所有形式的一般概念，特别是为人们所知的一般概念，也就是某种装饰风格，成为明确揭露的对象：好像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不可能的拒绝只能在一种暗中的抗议下得到承认，而这种抗议被限制在似乎是其最低防卫的程度上。在调查情形中施加的合法性作用如此之大，如果不留神，我们可能像许多关于文化的调查所做的，制造不符合任何真实实践的声明。于是，在关于戏剧观众的某个调查中，74%的小学水平的被调查者赞同预先构成的判断，如认同“戏剧培养精神”并对戏剧的“积极的”、“有教益的”、“精神的”功能大加赞赏，而认为电影则相反，不过是娱乐的、肤浅的、浅薄的甚至庸俗的消遣罢了。无论这些声明多么虚假，仍旧包含了一个真理，而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即这些在文化上最贫困、年纪最大、离巴黎最远的人，总之就是真正去看戏的机会最少的人，往往承认“戏剧培养精神”。轻信这些被迫的表白（正如那么多怀着良好意愿的“民众教育普及者”所做的）或无视这些表白都是错误的：这些表白让人们对文化资本和集中文化资本的制度可能行使的大大超出文化固有范围的强制权力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因此我们看到，与文学认可机构的距离越远，真正符合这些机构规定和保证的规则的可能性越小，这些机构得到的认可就越是无条件的。

表 23　关于文学奖的民意调查(%)

	实践		知识	对文学奖的评论			
	不买		不知道名字	评委会可疑?	好书?	评委会可疑?	好书?
	获文学奖书	书		不回答	不回答	否	是
	(1)	(2)	(3)	(4a)	(5a)	(4b)	(5b)
农业劳动者	95	88	65	50	26	44	81
工人	90	75	59	43	20	46	71
工商企业主	82	63	45	39	16	37	64
职员 中等管理者	74	53	36	28	10	35	56
自由职业者 高级管理者	29	46	16	18	16	33	64
小学教师	94	85	68	51	27	48	78
中学教师	66	67	30	23	8	40	53
大学教师	55	21	9	18	5	25	37

来源——法国民意调查所,《法国人对文学奖的态度》,1969 年 11 月

我们只有建立这些数据关系的完整体系,这些数据才有意义,因此,我们尽力在这个一览表中表现一系列关于文学奖的提问所提供的全部相关事实:

1. ——您是否曾在一本书获得文学奖之后购买它?

2. ——一年来,除了课本、学习用书或儿童书籍,您买过 367
成人普通文学书籍吗?

3. ——文学奖每年都要颁发给某些图书。您愿意说出您知道的文学大奖名称,或至少,说出最重要的名称?

4. ——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文学大奖的颁布方式往往是可疑的"?

5. ——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文学大奖一般奖励非常好的书"？

评判文学奖的倾向和能力随阅读实践和有关这些奖项的信息而变化，而许多根本不阅读（首先不阅读获奖书）并对文学奖一无所知的人，不管怎么说，都对这些奖项发表了一种意见，而且大部分是正面意见（第5题，有54%被询问的人发表了意见，而67%的回答者发表了正面意见）：这种在一无所知中表示认可的情况随着社会等级的降低而变得越来越常见（那些不买书也不买获奖书的人与那些不对奖项或评委会进行评判的人之间的差别扩大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同样，包含着对奖项的合法性的一种明确认可的评判，随着职业和教育水平的等级下降而增加（4b栏和5b栏），但我们无法把这些变化归于一种由所提问题直接施加的合法性强制作用（因为提出一个否定评判的第4个问题按照同样的原则发生变化，只是比第5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少，这无疑是因为这个问题更明显地具有能力要求并意味着对文学环境的一种特定认识）。

368 **"对于工作的妇女而言，接待就是筹备"**

"因为接待，就是及时回到家里，摆好鲜花，查看餐桌，或在第一次铃声响起之前迅速更衣。更衣和放弃所有公事，从而变成亲切的和微笑的家庭主妇。"

"为了达到这一切——好客的、鲜花盛开的房间，符合接待风格的服务，美食，从第一支烟到告别酒，什么都不被忽略——不待在家里的妇女应该以会议组织者的才能代替她们在家中的存在。

她们的房间，首先尤其不该给人一种她们只是过客的印象，相反，应该给人一种反映她们个性的生动形象的一个舒适的、精致的栖身之所的印象。她们自视为家中被邀请的第一个客人；而且由于她们无法花很多时间在家，她们希望家总是准备接待她们，即便她们整个白天或为了远游抛弃它。结果：这些私密的、热情的、居住舒适的房间，证明了她们的存在和喜好。

只要她们有喜欢的颜色，她们的装饰很快就显示出来；她们常常旅行，每次回来，装饰都从中受益！她们无论钟情于绘画或阅读，墙和书架立刻就展现了她们的趣味。尽管她们的职业经常迫使她们考虑别人的观点，但是通过她们的家，她们找回了说'我，我喜欢……'这种非常女人气的快乐。

她们如何待客？这显然首先要看场所的布局，要看有没有餐厅，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或可收放的就餐角落。办传统晚宴或幽默而优雅地吃'快餐'或'自助餐'取决于这一点和她们的家务能力。

至于做菜，这工作往往是在电视或广播指导下进行的，手里拿着笔记本，心里预先想好的。她们懂得现代科技提供的所有节省时间的办法，拥有头天晚上反复斟酌过的预备菜肴名单，而且她们善于部分地利用送餐服务，同时又不让她们的菜肴失去个性。

因此工作的妇女，既以无比的效率又以无比的魅力成为待客的战略家，她们给人以全职家庭主妇的假象。"

"一种现代的接待"

"这里，工作的妇女为自己工'作……因为这种装饰的设计者就是弗朗索瓦丝·塞，创作者和装饰师。她的房子：塞纳河边的三居

室，她在一个大起居室里接待客人，大起居室分成两部分：客厅-客厅和小客厅-餐厅。布置朴素但不呆板，而且她有这种如此女人气的才能，吸引人注意某个细节，却不刻意……

一个油漆大拉门随时把客厅和餐厅隔开。两边，墙上贴了浅芥末黄平纹布，橄榄绿割绒地毯，本白丝绸窗帘，白天花板。餐厅是临时的：在一张白沙发面前，放了一张餐桌，餐桌是木头的，漆成白色，不锈钢腿上镀了亚光铬，还放了麦圭尔（McGuire）制造的白皮折叠椅。桌子折叠之后变成了一个涡形脚桌并与辅助的白色小
369 家具组成客厅。在大客厅里，是一套更舒适的起居设备，小牛皮绒制成的大转角沙发占主导。沙发前面放了一个镶了一圈不锈钢的漆成绿色的传统矮木桌。”

“巴黎女主人”

“苏珊·特雷恩，美国时尚记者和伟大的旅行者，在左岸的一栋现代建筑中的安静的三居室安家。她对美和时尚的体验，在装饰上，赋予她在颜色和材料的游戏中、在风格的巧妙对抗中的一种精湛技艺；这一切乃是微妙地以一种古典的优雅趣味实现的……尽管苏珊·特雷恩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待客，但她也规划了一个餐厅，尽管很小，但可以避免矮桌上吃冷餐或便餐的不方便。因此，即便没人帮忙，她也可以在饭后再把门关上，不去管怎么乱。用餐期间，她用一只柳条筐慢慢收拾弄脏的碗碟。先上第一道菜，随后是一张带有菜肴保温器的活动餐桌跟其余的菜。菜式简单而精致，因为她是美国人和旅行家，所以从世界各地带来美味的烹饪法和新鲜的观点。”

《房屋与花园》，1970 年 4 月，第 162 期

认识与认可

小资产阶级与文化的全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认识与认可之间非常明显的差距中推导出来，这种差距是良好的文化意愿(bonne volonté culturelle)的原则，而这种良好的文化意愿按照对合法文化的熟习程度，也就是按照社会出身和与社会出身相关的文化获得方式，采取不同的形式：上升的小资产阶级将其不设防的良好意愿投入到合法的文化实践和财产的次要形式中，如游览古迹和城堡(与参观博物馆和艺术收藏对立)，阅读科学或历史普及杂志，摄影，在电影或爵士乐方面获得一种修养，同样地，为了过人们所说的"入不敷出"的生活，他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和创造力，比如在住宅范围内，用来增加房间的"角落"(女性报纸倡导的"烹饪角"、"用餐角"、"卧室角")的巧计，或能够扩大房间的"窍门"，如"收纳区"、370
"可移动隔板"、"沙发床"，更不用说所有形式的赝品和所有这些如人们所说能够"冒充"别物的东西，这些都是以小"充大"的办法。

良好的文化意愿，尤其表现在他们非常常见地选择最无条件的文化顺从声明(选择"受过教育"的朋友，喜欢"教育"的或"说教的"演出)，而文化顺从声明往往伴随着一种与给予的尊重成比例的不够格之感("绘画，很好但很难"等)。小资产者无比崇敬文化：我们想到了朱娜·巴恩斯[1]描写的人物费利克斯[2]，正

---

① 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1892-1982)，美国作家，对20世纪英语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作品以同性恋主题和厚重的哥特式风格闻名，代表作为《夜森林》(1936)，费利克斯是这部小说的男主角。——译者

2 D. Barnes, *L'arbre de la nuit* (*Nightwood*), Paris, Ed. du Seuil, 1957, pp. 27-29.

如约瑟夫·弗朗克指出的，他和现代文学的另一个犹太流浪者利奥波德·布卢姆[1]的共同点是试图"徒劳地与融入到他从根本上感到陌生的一种文化"，[3]他作为犹太人和小资产者，即小资产者的极限状态，加倍被排除在外并加倍渴望融入。不管怎样，他在一切可能与文化相似的东西面前顶礼膜拜并对过去的贵族传统怀有一种不假思索的崇拜。这种纯粹而空洞的良好意愿，由于不具备对这种意愿的应用必不可少的标志或原则，不知道投向什么对象，把小资产者变成文化误识(allodoxia culturelle)的指定受害者，也就是所有认同错误和所有形式的误识的受害者，认识与认可之间的差距体现在这种误识之中。误认，即在这种由不加区别的尊敬引起的对正统的幻想中体验到的异端，夹杂着渴望和焦虑，导致把轻歌剧当成"高雅音乐"，把普及当成科学，把赝品当成真品，并在这种既忧虑又过分自信的虚假认同中找到一种满足的原则，这种满足在某些方面得自于与众不同之感。[4]

在中产阶级成员——他们是中等文化的主要消费者——眼
371 中，中等文化的一部分魅力来自对其所包含的合法文化的参照，这些参照倾向于并准许合法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的混同：中等文化

① 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1922)的男主角。——译者

3 J. Frank, *The Widening Gyre*, Bloomington-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6.

4 就像这些财产的内容(比如对合法作品的明确参照)一样，为中等文化财产做的广告是对文化误识的一种永久激励：这种广告既强调获得被推荐产品的经济和文化可能性，又强调它们的高度合法性，为此它求助于文化权威(比如学士院院士或竞赛评委会)，而文化权威的权力本身也是误识的一种结果，因为正如人们看到的，这种权力得到的认可倾向于与能力成反比。

包括人人都可理解的先锋派探索表演，或人人都可理解的自视为先锋派探索的作品，戏剧或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电影，学院派音乐“改编”的“流行”音乐，或民间乐曲的学院派“配器法”，以一种让人想起童子军歌曲或唱诗班合唱的风格演唱的古典作品，总之，就是造就了所谓“高品质”的周刊或综艺表演的一切，而这些周刊或表演完全是为了给所有人提供跟得上合法消费之感而筹划的，它们之所以能提供这种感觉，是因为它们集合了两种通常互相排斥的属性，即被供给产品的便于理解和文化合法性的外在标志。

一般普及与合法普及也就是学校教育普及不同。合法普及公开宣布其教育目标，可以让人看到为降低传播水平而努力推行的一切，而一般普及无法从根本上充当其所是，而且如果它不依靠消费者的同谋，它所意味着的欺骗注定要失败。它事先获得了这种同谋，因为在文化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赝品”的消费是一种无意识的欺骗，这种欺骗尤其骗的是欺骗者，他是第一个将复制品当成原作、将假货当成真品的当事人，如同“仿制品”、处理品或二手货的买主一样，后者想说服自己，“这更便宜而且效果一样”。[5]

5　消费者通过这类防卫机制将自己变成了销售者的同谋，这类机制也可在其他领域看到；因此，一个市场研究专家提出，广告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可能就是为买主提供购买后感到放心的理由（J. F. Engel, The Influence of Needs and Attitudes on the Perception of Persuasion, in S. A. Greyser (ed), *Toward Scientific Marketing*, Chicago,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64, pp. 18-29）。这些再保障的观念机制说明了行动者对其文化实践的评估与这些实践的客观真实之间的差距；一切似乎是这样发生的，在认可程度之等级的所有水平上，一个人总是趋向于赋予他的实践比场的结构客观上赋予他的实践更大的价值。

372

一个非常“简朴的”护士[1]

B. 女士的父母在洛特[①]经营一小块地产，她 48 岁，在巴黎圣路易医院工作了将近 20 年；她“非常喜欢学校”，本想当小学教师，但她不得不在获得结业证书后辍学一年，她的父母“没钱”供她上学。她 28 岁离婚，带着两个孩子，只好在医院谋了一个职位，然后她一边工作，一边上课，当上了护士。她的儿子 26 岁，结婚了；她的女儿 20 岁，学生物的大学生，跟她一起生活。B. 女士“非常喜欢孩子”，但“厌恶子女多的家庭”（“这样操心太多”）。

“我看到错误时感到震惊”

她对“没有一种高（教育）水平”颇为遗憾：“我知足了，但我很乐意懂得更多……受教育非常重要。”教育，首先是懂得语法和拼写规则：“跟我一起工作的小姑娘，说话很糟糕，她们把阳性的事物说成阴性的，反之亦然，这就证明她们丝毫没有语法意识；的确，这说明了她们的本来状态”。“我看到错误时感到震惊。昨天，有人写‘examens amener’（带来检查），词尾居然是 er[②]……我真感到难为情，要是我犯了这么大错误……注意，要是我，我就写 apporté（提供），总之要一丝不苟……我会说带来一个孩子（amener un enfant），但我会说提供检查（apporter un examen）”。

---

[1] 只需将这次访谈与下面将要展现的另一个更年轻、学历更高的护士的见证进行对比，就可非常具体地看到，把许多职业分开的年龄段之间的对立，事实上与学校教育代的差别和社会轨迹的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风格的差别，是一致的。

① 法国南比利牛斯的一个省。——译者

② 这里动词变位错误且用词不当。——译者

“我讨厌自负的人”

她喜欢“比较朴实特别是不自负的人”：“我讨厌自负的人，我受不了不讲礼貌的人……受不了不问候就这么进来的人，受不了好像没看见你、忽视你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可能没达到他们的层次。我不愿被上等人欺负”（她本人则“尊敬地位比她低的人”）。她更不喜欢“肮脏的人”：“我觉得一个人即使不太富裕，总能在穷困的同时做到清洁。我看到有些来的病人脚很脏，他们本来可以在市政浴室洗干净”。

“非常简陋”

373

房子“非常简陋”，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一个房间她女儿用，另一个她用，没有餐厅：“非常简陋，没有洗衣机，因为我不喜欢洗衣机，我用手洗，我没那么多衣服，您看，然后我用洗涤锅煮一煮，我发现衣服也这么干净……我想，无论如何，洗衣机不会达到洗涤锅达到的温度……我有冰箱、带烤箱的炉灶，我用现金买的，我不大喜欢贷款。对于大的东西，比如一个餐厅或一个卧室，这一类，我同意贷款，但说到底，为了一个小炉灶、一台小洗衣机或一台冰箱，我想这真地不值得”。

“我喜欢家里比较整洁”

在她的房间里，“一件从撒玛利亚商店买来的值700法郎的家具，一张从街区的一个小商店买来的桌子，一个小长凳”：“我在自己家里感觉很好，我很满足，尽管非常简陋”。墙上有几张家人的照片；别人送的小摆设、小纪念品放在一个纸箱里：“这些东西占地方，碍事……我喜欢家里比较整洁……不然的话，当然了，要是我有一个小玻璃柜，就可以把这些小摆设放进去，也不碍事，在里面，

不招尘土"。

"传统服装,小成衣商的衣服,小棉裙子"

在衣着方面,同样的"简朴",同样的"得体"考虑:"不能挥霍……应该懂得管理收支,这是最重要的"。她不许自己"穿蓝牛仔裤闲逛"(认为她女儿可以这么做),她穿"传统服装,小成衣商的衣服,小棉裙子":"现在,我有一条海军蓝的百褶裙,从郊区的一家小店吉拉尔·帕基耶(Gérard Pasquier)买的,他们经营品牌,卡沙
374 雷尔[1](Cacharel)和其他品牌。我穿这样的衣服感到非常自在,比穿他们做的那些正式的新裙子更自在"。她每个星期都去美容院:"这让我放松,真的,我喜欢去理发店,把头发弄成波浪形,很快就做好。气氛很好,安静,那儿有女宾,就这样,我静静地看一本杂志,时尚一类的"。

她不买杂志,因为杂志"做很多广告,很贵而且没太多可看的"。她很少看电视,除非为了"娱乐"或"放松",才看综艺表演,看几眼唱歌,电视在她女儿房间里。其实她"没那么多时间":"比如我更喜欢睡几小时觉而不是吃很多东西(她大部分时间吃烤肉、沙拉、水果)。我觉得对于我的身体状况而言,这样更好。我需要有八小时的睡眠"。两三年来她没去看过电影:"我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我想不起名字来了,是关于医生的故事"。

她听"广播,尤其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音乐",很喜欢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2]:"我发现他的歌,某些歌,主要是在歌词方面,

---

① 1962年创立的时装品牌,意为"野鸭"。——译者

② 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Frédéric François,1950-),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比利时法语歌手,曾经获得85次金唱片奖。——译者

有很多意义……昂里科·马西亚斯[①]也不错，他很现代，我觉得他的歌充满了怀旧情绪。于格·奥弗雷[②]，我很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非常棒，这是一个有绝妙的人生哲学的男人……我很喜欢歌曲，尤其当歌词有意义的时候，我用心听歌词"。

假期，她在海边租一间小房子或一座别墅［昂塔耶（Hendaye）[③]，阿卡雄（Arcachon）[④]，莱萨布勒多罗讷（Les Sables d'Olonne）[⑤]］。她休息，到海滩上"稍微"转转，打"一点迷你高尔夫"，"做点毛线活儿，但天气热时不多干"，不干"什么事"。

尽管中等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处在中产阶级的空间中相距甚远的地点，但他们都与合法文化及其专门占有者有相同的基本关系，于是他们的利益仿佛是由一种先设和谐达成了一致。新文化代理人（其中最典型的是电台或电视台文化节目的负责人或"高品质"报纸和周刊的评论员以及所有记者-作家或作家-记者），遇到生产者即作者和合法的复制者即读者的双重竞争，如果他们不对后者实施他们由于持有对大众传播工具的控制而被赋予的特定权力，他们就没有任何机会，于是他们在合法文化与大众传播的产 375
品之间创造了一系列中间体裁（"短评"、"漫笔"、"见证"等）；他们为自己规定了不可能的、由此攻不克的传播合法文化的角色——

① 昂里科·马西亚斯（Enrico Macias，1938-），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艺术家，擅长演唱东方情调的怀乡歌曲，演唱风格深受大众喜爱。——译者

② 于格·奥弗雷（Hugues Aufray，1929-），法国歌手、吉他手。他的歌曲充满诗意，歌唱旅行、友情、兄弟之爱，反对种族主义和排斥异己。——译者

③ 法国阿基坦地区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市镇。——译者

④ 法国阿基坦地区纪龙德省的一个海滨疗养地。——译者

⑤ 法国卢瓦尔河地区旺代省政府所在地，海滨疗养地。——译者

这使他们接近读者的角色——，但不具备法定的权威，而且往往不具备合法普及者的特定能力，他们必须要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扮演“天才的模仿者”，并在（比如在他们风格的自由流畅中可看到的）一种唯美主义的洒脱中，以及对无法忍受的教训与蹩脚的、无个性的和令人厌烦的学究气的一种公开拒绝中，寻求作者的超凡魅力权威和这种权威得以体现的高傲自由的替代品，这种洒脱和拒绝是法定能力的补偿或外在符号，与此同时，他们在不安中体会着缺乏内在价值的“陪衬者”角色固有的矛盾。他们在文化生产场中的低下地位和他们与知识或科学权威的充满矛盾心绪的关系促使他们实行局部的等级革命，由于他们与文化价值中心的距离使得他们受到误识作用的影响，这些等级革命，如正在合法化的艺术的经典化或合法艺术的次要和边缘形式的经典化，与误识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由此通过“体裁”、“风格”、“层次”的混合，产生小资产阶级文化的这类被客观化的形象，将“容易的”或“过时的”、落伍的、降级的、因而贬值的合法产品与大生产场的最高贵产品如“富有诗意的”歌曲集、某些发行量很大的“知识周刊”、某些电视节目组合起来：这些周刊把扮演权威的普及者与搞普及的权威集中在一起，而这些电视节目则将爵士乐与交响乐、杂耍歌舞与室内乐、弦乐四重奏与茨冈乐队、小提琴家与蹩脚的小提琴手、美声唱法与大合唱、女歌唱家与男说唱艺人、《天鹅湖》的《双人舞》与罗西尼的《猫的二重唱》集合在一起。没什么比这些战败了的违抗更不具备颠覆性的了，因为这些违抗受到一种恢复名誉和高贵化之考虑的启发，即使这些违抗不单单是对等级的一种错置了的、混乱而又狂热的认可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观众因此心领神会，他们懂得识别他们的

趣味制造者以所有担保人的形式为他们提供的“品质保证”，这些趣味制造者即对现状不满的人，他们太不坚定了，无法将他们的不满保持到底，而所有这些担保人具备了围绕他们的文化权威的所有制度标志，他们包括历史普及杂志上的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电视讨论中的巴黎大学教授、“高级”综艺表演中的梅纽因们。[6] 中产 376
阶级文化，如果我们没弄错的话，自认为是与通俗相对抗的。

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分类不太自信并在他们的倾向趣味与他们的意愿趣味之间产生了分裂，因此他们的选择注定是不一致的（一心要为民俗和外来音乐恢复名誉的新小资产阶级把这些选择变成了一种存在的立场）；无论是在他们音乐或绘画方面的偏好还是在他们的日常选择中都是如此。[7] 在广播方面，他们兼有对综艺节目的爱好和对文化节目的兴趣这两个财产等级，这两个等级处在社会空间的两端，互相排斥；其实，工人几乎绝对地倾向于非正统消费，而最接近知识分子一极的统治阶级阶层——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表现出按照稳固的合法性等级而构成等级的

6　这就是说，我们无需援引审查或“政治同谋”（尽管两者在不止一种情况下扮演某个角色）来解释这一点，即最学院化的产品，与此同时，最典型“中等”产品，都在电视上找到了巨大的支援，这种支援足以间接地——尤其通过这样呈现的广告的经济效用与编辑和传播策略的相应变化——改变有限生产场与大生产场之间的关系。

7　《夜森林》（*Nightwood*）中的费利克斯也表现了这种混杂的趣味：“他精通法令和法律、民间故事和异端，品尝稀罕酒类，翻阅珍本书籍和荒诞的故事——变成圣人的男人的故事和下地狱的怪兽的故事——，在堡垒和桥梁设计方面非常博学，在所有集地、所有道路面前停留，熟悉许多教堂和城堡，他的思绪模糊而恭敬地重归塞维涅夫人、歌德、罗耀拉和布朗托姆*”（*Ibid.*）。

* 布朗托姆（Brantôme，1535-1614），法国作家，以轻松的笔触在回忆录、游记、自传中讲述宫廷、军队的生活，描绘十六世纪重要历史人物和贵妇的肖像。——译者

那些偏好(如果我们考虑电台转播的不均等的贬值作用)。而且通过他们给予合法文化的低级形式如轻歌剧或合法消费的替代品即广播剧、科学节目或诗歌的地位,他们与其他等级明显有别。我们同样知道,大部分狂热的摄影家、爵士乐和电影专家就来自于他们,而且他们了解导演比作曲家(相对)多一些。同样,在最合法的艺术范畴内,他们的选择总是往往特别倾向于"中等的"或"被降级的"作品,绘画方面的布菲或弗拉曼克,音乐方面的《天方夜谭》、《蓝色狂想曲》、《茶花女》、《阿莱城的姑娘》或《马刀舞曲》。尽管很
377 容易在这些事物中发现某些属性,这些属性至少在一个确定时刻使它们倾向于受到新的文化中间人及其小资产阶级公众的厚待,尽管它们不是专门为了这种用途而产生的,但还是应该留意不要把某些属性置于在一个确定时刻进入中等文化的事物中,因为是一种特定的消费形式赋予了这些事物这些属性:今天典型的"平常"之物,昨天可能进入了最"雅致"的趣味之列,而且明天甚或从今天起,可能借助能够为信誉最差的物品恢复名誉的审美家的这些威力之一,再度如此,所以这个事实证明,不存在中等文化,也不存在中产阶级语言。造成中产阶级文化的,是小资产阶级与文化的关系,即物的偏差、误会、错置的信仰、误认。还应该注意不要以实体论的方式对待这种主观上和客观上不幸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在统治者眼里,总是通过一种风度和一种获得方式(比如,今天,某些音乐偏好体系中的典型"唱片爱好者"风范)的最不容置辩的、最客观的迹象表现出来:至于是什么促成了小资产阶级与文化的关系并导致他们能把自己接触的一切变成中等文化,好比合法的目光,如人们所说的,"拯救"了它照亮的一切,可以说,并不是他们

的"本性"，而是小资产阶级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本身，即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本性使然，这种社会本性不断地被重申，并首先对小资产阶级自身重申，导致了他们与合法文化的关系和他们拼命抓住合法文化的既贪婪又焦虑、既天真又严肃的方式；而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然，即合法文化即便不是为了与他们作对而生的，也并不是为了他们而生的，而他们也不是为合法文化而生的，合法文化一旦被他们据为己有，就不再成其所是，如福雷或迪帕克的歌曲，假如明天由于郊区或外省的音乐学院的推动，使得这些歌曲好歹在小资产阶级起居室中演唱，情况便会如此。

学校与自修者

若不将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特有的与文化的关系与一种教育系统仅仅通过其存在发挥的作用相联系，试图理解这种关系将是徒劳的，因为这些阶层的地位依靠至少部分地通过自修的做法积累的一种微薄的文化资本，而教育系统非常不均等地提供了按照大学课程和标准化教学大纲安排的在制度范围内循序渐进地受教育的可能性。（依照领域和学科的不同或多或少随意地）被分成 378
等级的知识与本身也被分成等级的学历之间的一致导致了以下这一点，即拥有最高学历被认为暗中确保拥有低学历确保的所有知识，或者两个完成同样的职能并具备同样有用的、也就是对行使职能直接必要的能力但具有不同学历的个人，很可能被一种地位的（当然还有待遇的）差别分开；这是依据以下这种观念，即唯有被更高学历证明的能力才能保证获得某些认识（"基本原理"），这些认识

是所有所谓实践的或实用的知识的基础。在自修者和文化的关系中与在自修者本人身上看到学校教育系统的产物，并不是培植悖论，因为唯有学校教育系统有权传递这个构成合法文化的才能和知识的等级化体制，并通过考试和学历来认可达到了一种确定知识水平。[8] 因为自修者没有按照学校教育制度建立的合法顺序获得他的文化，他注定要不断地在对正确分类的焦虑中，表现出他的分类及由此而来的他的知识的随意性，这种知识是在一种独特的学习过程中积攒起的各种各样零散的珍珠，未曾经历制度化的和标准化的阶段和障碍、教学大纲和循序渐进，而正是后者使学校教育文化成为一个被分成等级的和能划分等级的互相关联的知识整体。[9] 他的文化的缺失、空白、随意分类只相对于学校教育文化才存在，学校教育文化能够使人认识不到其分类的随意性并让人承认它，乃至它的空白。自修者偏好的分散状态，他对类型和等级的混淆，如轻歌剧与歌剧，普及与科学，他对事物的不了解与了解之不可预见性，它们之间除了构成人生际遇的随意次序外别无联系，这一切都让人想
379 到一种非正统的获得方式的特征。文化投资意识往往具备非常外在的标志，比如出版社、导演或剧院或音乐厅的名字，它有助于指明

8 关于文化方面的实践和观点的调查倾向于采取一种考试的形式并非偶然，在这种考试中，被调查者总是确实地并自感被一种规则衡量，他们获得的分等级的成绩符合他们被学校教育认可的程度而且他们表达的偏好总是与他们的学历密切相连，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从其方式上。

9 学校教育的产物对自修者形成的表象，是片面的和利害相关的真理的一个绝妙例子，这些真理是由对一般认识和某些（无意识）策略的有偏见的洞察产生的，每种生活艺术都不断地通过这些策略加强对其卓越的信心，与此同时与其他生活艺术互相抵牾，以贬低它们。

"一流"的文化消费，如同人们相信某些"商标"或某些商店承担的这些"质量保证"就对产品的质量感到放心一样；而由于不具备这种投资意识，小资产阶级总是倾向于知道得过多或过少，就像电视游戏节目中的主角一样，他们的不适宜的博学让他们在"有教养的人"眼中成为笑柄，因此注定要没完没了地积攒零散的和往往贬值的知识，这些知识之于合法知识，如同小资产阶级在上面花费时间并精心分类的不值钱的小物件（邮票、技术产品模型等）的收藏之于大资产阶级的绘画和奢侈品收藏，乃是一种微缩的文化。

但受到无学历影响之损害的自修者，不知道知识文凭赋予的无知权利，而且徒劳地在别处，而不是在这种无知权利显示或表现的方式中，寻求究竟是什么造成通过机缘和阅读而偶然获得的这种修养的生硬的兼收并蓄与唯美主义者有选择的兼收并蓄之间的区别，唯美主义者喜欢在体裁的混合和等级的颠覆中寻找显示其审美配置的无限能力的机会。让我们想想加缪的《反抗的人》或者马尔罗的《沉默的声音》吧。《反抗的人》是一本除了隐约的个人伤感外别无统一性的教益小册子，这种伤感属于高师文科预备班少年并常常确保一种心灵高尚的名声。《沉默的声音》以一种施本格勒式的形而上学的陈词滥调，囊括了一种东拼西凑的文化，泰然自若地将最自相矛盾的"直觉"、对施洛瑟[1]或沃林格[2]的仓促借鉴、

① 施洛瑟（Julius Von Schlosser，1866-1938），奥地利维也纳学派的艺术史家，代表作为《艺术的文学》（1924）。——译者

② 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1881-1965），德国历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捍卫表现主义运动并为之命名，代表作有《抽象与同感》（1908）、《哥特式艺术》（1927）等。——译者

修辞激昂的平庸言语、对异国情调名字的纯粹咒语般的冗长叙述和所谓辉煌的想法组合在一起，这些想法之所以辉煌，因为它们甚至连错误都不犯。[10] 实际上——但是谁会说呢，既然那些能说的人不去说，要是他们还知道，这与他们的存在本身关系重大，而那些与之有利害关系的人则不知道这一点——小资产阶级文化的这另一种具体形象与马尔罗劣质的夸张辞藻没有什么真正区别：这种形象乃邮递员舍瓦尔[①]的理想宫殿，那源自《田园守望》周刊的版画的无稽仙境及其迷宫和走廊、岩洞和瀑布、伊尼兹（Inize）和德洛伊教女祭司维雷达（Velléda）、撒拉逊人的地窖和中世纪的城堡、圣母玛丽亚的岩洞和印度神庙、瑞士山间木屋、白宫和阿尔及尔的清真寺；马尔罗的夸张辞藻将"大海的无数微笑"和帕特农神
380 庙的骑士、鲁本斯的《主保瞻礼节》和高棉的雕像、宋朝的绘画和湿婆的舞蹈、罗马的三角楣和"安提戈涅的不朽明证"集合在一起，而这一切都是在跟宇宙交融的氛围中实现的。[11] 一无所有，除了参照物的崇高，以及傲慢、自满、狂妄，一句话，自信。这种自信就是

10　有必要说这两个被高度颂扬的典型的选择是为了让人们更有理由进行推论？

①　邮递员舍瓦尔（Facteur Cheval，1836-1924），法国乡村邮递员，环境艺术的先驱。他用了33年时间建造了"理想宫殿"，又用8年时间建造了自己的坟墓，两者均被视为天真建筑的杰作。他说："身为农民之子，我生存和死亡是为了证明我的阶层也有天才和能人。"——译者

11　"魏的菩萨和奈良的菩萨、高棉和爪哇的雕像、宋朝的画，与一块罗马三角楣、一段湿婆的舞蹈，与帕特农神庙的骑士，表达的不是相同的宇宙交融；但是，所有这些作品都表达了一种交融；甚至鲁本斯的《主保瞻礼节》也是一样。只要看看任何一件希腊杰作就可知道，无论东方的神圣多么辉煌，它创造辉煌的基础并不是理性，而是'波浪的无数微笑'。古代闪电的遥远轰鸣与安提戈涅的不朽明证和谐一致，但没有遮住这个明证"（A. Malraux，*Les voix du silence*，Paris，NRF，1952，p. 633）。

拥有的信念，它植根于总是好像通过一种远古的馈赠拥有什么的信念，它与体现不合法性的天真、无知、卑微、严肃截然对立："要是有人比我更顽固，让他开始劳动吧"，"有志者事竟成"，"我在劳动者的田野里，等待战胜我的人"。这些对于为劳动而劳动的纯粹热爱的吐露，显然不属于马尔罗。

在这里我们无疑触及了建立在所有上升的阶级——从前是资产阶级，现在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位稳固的阶级即贵族或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根源：一边，是获取、积累、攒钱，总之是一种占有欲，这种占有欲与一种涉及财产尤其是女人的永久焦虑密不可分，女人是所有者的一种充满嫉妒的专制的对象，这种专制是不安全感的结果；另一边，不仅是构成社会资本再生产条件的炫耀、消费和慷慨，还有自信，这种自信尤其体现在贵族的风流和高雅的大度上，禁止嫉妒，因为嫉妒以一种占有的方式对待所爱的对象。[12] 好像生来就占有财产的人被赋予的主要特权就是无视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困扰着一心获取的人，无论是阿巴贡还是阿尔诺尔弗[①]，他们或许太懂得"财产就是偷窃"了，没法不担心他们的财产被别人偷去。

积累的贪欲是一切巨大的文化积累的根源，它过分明显地体现在爵士乐或电影爱好者的反常上，他们将包含在有修养的静观的合法定义中的东西，推向极端也就是荒谬的程度，以次要知识的消费（字幕、乐队组成、录音日期等）代替作品的消费；或者它也体现在所有收集者的获取狂热中，他们收集关于社会意义微不足道

12　Cf. P. Benichou, *op. cit.*, pp. 177-178.

① 阿巴贡和阿尔诺尔弗分别为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喜剧《吝啬鬼》和《太太学堂》中的人物。——译者

381 的主题的无穷无尽的知识。象征的阶级斗争使“有抱负的”觊觎者与文化技能文凭的持有者互相对立，在这场斗争中，“有抱负的”觊觎者——护士反对医生，技师反对综合工科大学毕业生，通过“小门”进来的管理者反对出身“名门”的管理者——完全有可能发觉他的知识和技术被贬值，因为这些知识和技术过分严格地服从实用目的过分“关乎利害”并在其模式上过分带有匆忙和急迫获得的印迹，牺牲了更“基本的”同时也是更“无动机”的知识；这样的市场真是数不胜数，从大规模竞赛到杂志的编撰、招聘面试或上流社会的聚会，小资产阶级习性的文化产品在这些市场上难以察觉地丧失了威信，因为这些文化产品让人想起了在某些方面的获取，可是在这些方面比在别处更需要未经获取的拥有，而且这些文化产品通过它们被呈现时带有的严肃性，非常清楚地表现了伦理配置，伦理配置是它们的根源，而且与跟文化的合法关系差不多完全对立。

小资产阶级不懂得把文化游戏当成一种游戏来玩：他们对文化过分严肃，不允许自己虚张声势或欺骗，或简而言之，不允许自己表现疏远和随意，而疏远和随意正能表明一种真正的熟习；他们过分严肃，无法逃避对无知或错误的永久焦虑，无法以那些跟不上形势的人的冷漠或那些自感有权承认甚或甘于贫乏者的超脱来对抗考验，从而规避考验。他们把文化等同于知识，认为有教养的人就是拥有一个巨大知识宝库的人，当后者通过一句风趣话——类似主教可能以乡村神甫被禁止的随便态度所说的这类针对教义的风趣话——宣称，若回到最简单的和最崇高的表达，文化可归结为与文化的一种关系（“文化，是当一个人忘记了一切之后剩下的东西”）时，他们是无法相信的。他们将文化变成了一个生或死、真或

假的问题，不会怀疑不负责任的自信，狂妄的放肆，甚至一篇凭灵感的关于哲学、艺术或文学的随笔中哪怕一页意味着的隐藏的不诚实。他们仅仅是有知识的人，无法与文化保持熟习的关系，而这种关系肯定了那些通过出身也就是通过天性和本质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人的随便和大胆。

趋向与癖性

382

配置表现在与文化的关系之中，比如对合宜性的考虑，这种考虑引起了对权威和行为规范的一种充满焦虑的追求，并倾向于选择可靠的和被担保的产品（比如经典作品和获奖作品）；或表现在与语言的关系中，倾向于多余矫正，即一种严格作风，这种作风导致由于担心做得不够而做得过头并且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寻找语言错误——如同在别处寻找失礼和道德错误一样，这些配置正是表现在与道德的关系上的配置，带有对行为方法或准则的几乎无法满足的渴望，这种渴望导致让整个存在服从于一种严格的戒律并在所有事物上通过原则和训示管制自己；或者这些配置不过是表现在与政治关系上的配置，伴随着毕恭毕敬的因循守旧或谨慎的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令唯美主义的革命主义无计可施。上升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积累策略或他们的学校教育策略的真实状况，若要显示得更加清楚，需要我们将这些策略与某种明确地表现必然的一系列策略联系在一起，这种必然是小资产阶级习性特有的配置的根源，这些配置包括禁欲主义、严格作风、死扣法律条文、各种形式的积累倾向。因此他们的生育策略是那些只能通过限制其消费成功地实现

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人的生育策略，这种限制旨在将所有资源集中在少数负责延长群体的上升轨迹的后代身上。

我们知道，生育率，在低收入者中最高，经过大致与中等收入者对应的最低水平，到高收入者重新提高。如果是这样，与儿童相关的费用，对收入最低的家庭而言是低的，因为这些家庭无法为其子女设想一个区别于其自身的现在的未来，所以只会进行非常有限的教育投入；这笔费用对于收入高的家庭也是低的，因为收入与投资同步增长；但这笔费用在中等收入家庭也就是中产阶级中则达到最高，社会上升的野心迫使中产阶级进行与其收入相对不成比例的教育投资。这笔相关的费用是由家庭拥有的收入与这个家庭必须同意的货币投资或非货币投资之间的关系确定的，这个家庭为了通过其后代来再生产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在动力学上被确定的——位置，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家庭被允诺的未来，必须同意进行这种投资，赋予其子女实现这个家庭为他们制定的有效抱负的途径。于是我们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生育策略与客观上呈现给其成员的上升机会之间看到的关系的形式（表 24），就可以得到解释了。民众阶级在两代内进入统治阶级的可能是几乎为零，他们的生育率很高；而当代与代之间上升的机会增加时，生育率则稍微下降。进入统治阶级（或者，同样地，获得能
383 够使统治阶级地位稳固的工具比如进入高等教育制度系统）的可能性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比如工长或办公室职员，生育率就明显下降（国营部门的办公室职员的生育率，与私营部门的办公室职员的生育率之比是 2.04 : 1.83，前者当中体力劳

动者数量很大，后者几乎都是非体力雇佣劳动者）。在上升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比收入分散得多）的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生育率则保持最低（在 1.67 和 1.71 之间波动）；在统治阶级中，生育率重新猛增，表明在只需保持其位置的这些等级的再生产策略系统中，生物再生产没有实现相同的功能。

表 24　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生育率与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

	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	生育率**
农业雇佣工人	1.8	3.00
普通工人	2.3	2.77
农业劳动者	2.9	2.83
熟练工人	3.7	2.42
技术工人	4.3	2.10
工长	9.6	1.94
手工业者	10.6	***
办公室职员	10.9	1.97
商业职员	12.0	1.68
小商人	15.6	***
中等管理者	19.2	1.71
技师	20.4	1.67
小学教师	32.5	1.68
工业家	35.0	2.09
大商人	35.6	
工程师	38.7	
高级管理者	42.0	2.00
教授	52.7	
自由职业者	54.5	2.06

* 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970 年职业培训和技能调查。从父亲的职业来看进入统治阶级的可能性。

** 双亲家庭的子女平均数量，见 G. Calot, J. C. Deville, Nuptialité et fécondité selon le milieu socio-culturel, *Economie et statistique*, 27, octobre 1971, p. 28.

*** G. 卡洛和 J. C. 德维尔的研究给出了手工业者和商人混杂在一起的生育率（1.92）。此外，我们能够确定这一点，即手工业者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商人；实际上，每个家庭 16 岁以下子女的数量（根据 1968 年的人口统计）按照社会职业等级的分布与这里呈现的生育率的分布，总体上表现了相同的结构，在这种分布中，手工业者更接近工人，而不是商人：每个家庭 16 岁以下子女的平均数量，工人是 1.35，手工业者是 1.01，职员是 0.88，商人是 0.78。

384

一个“努力向上”的技师

雅克·C.，29岁，是一家顾问工程师事务所的绘图员；他在技校受过中等教育，在获得工业教育同等学历证书（“这不是考试”）之后，他随即中断了学习；他17岁时作为初级绘图员（每月450法郎）进入一家公司工作，他的父亲曾是这家公司的高级技师。服兵役回来后他没被重新录用，就进了另一家公司，一直当绘图员。

“还要五年才能上完国家工艺美术学院”

他换了许多家公司：“我在一家公司待了两年，学东西，然后当我把一切都学到手后，我就走人。我就是这样一级级上升的”。三年来，他成了构架方面的专家。1966年，他开始在国家工艺美术学院上课（一位同事“启发”了他）。因为他一直希望做室内装饰（当他更年少的时候，他父亲反对他干这个），他想“投身建筑”并开始“学习职业应用艺术课程”：“我就是这样对建筑入了点儿门”……他的姐姐在一所建筑秘书学校，对他大讲“建筑公司和那里盛行的气氛”。于是他学习建筑课程、建筑史、营造（“多亏这个，我才进了顾问工程师事务所”），而且他还要在国家工艺美术学院“上五年”。

他的妻子（她的父亲是保安，母亲是一家大商店的售货员）26岁，在雷诺专卖店当了五年秘书。她通过了技术和经济系列的中学毕业会考，然后拿到了管理秘书的高级技师文凭并开始做秘书工作（“应该说，这离人们对我们做的承诺相距甚远……老板不懂得利用我们的文凭和他们秘书的能力……我们学过法律知识。我们中学上到21岁不会没有知识，然而我们却被当成速记打字员

来用”）。

“舒服，有点儿柔软，私密”

他们住在巴黎西郊的一座公寓的房子里，不经常在家里接待客人（“除了家人……我们没那么多朋友”）。他愿意他的室内装修“舒服，这是主要的”，“有点儿柔软”，“私密”（“我喜欢一种相当舒 385
服的私密”）。他还是喜欢有“更多一点儿空间”，但他们“受到资金限制”。他们的家具（一只大沙发，“打折时从罗什-波布瓦商店买来的，花了 7000 法郎”；一只碗柜，从一个给他们优惠价格的室内装饰商那里找到的，3000 法郎）是通过两年贷款买来的。他喜欢“现代的东西”而且本来很愿意要“白色的家具”，但不喜欢他妻子中意的英国风格（她喜欢“一件能摆许多值得收藏的盘子的大家具”）。

在绘画方面，他没有“什么特定的标准……只要喜欢就行”。他非常喜欢“莫迪利亚尼[①]，他的非常纯粹的形式”：“我没看过他的全部绘画，但我看到的很喜欢……是报纸上的复制品，也许我在巴黎也见过……我在大宫看了不少展览；我记得一次展览……是关于现代绘画的，我不喜欢……我很喜欢的画，也有梵高的画，这些画让人不可思议，我觉得某种东西在沸腾。”（他的妻子也非常喜欢印象派绘画；她看了毕加索的展览而且“非常喜欢整个初期，整个蓝色阶段”）。

“努力向上，有所成就”

他为了“努力向上，有所成就”而学习的课程，决定了他的整个

① 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画家，20 世纪上半叶巴黎画派重要代表。——译者

时间表的节奏，这个时间表排得很满。他早晨 8 点出发，晚上 19 点回来；每个星期两三个晚上，还有星期六早晨，他都上课（除了国家工艺美术学院的课程，他还在家里学习特定的数学课程）。所以他没“那么多时间随便读什么，尤其是消遣的书”，而且他多半读“技术书、科学书，这都是为了学习”。他很喜欢“故事书”，他读“历险记”（“库斯多[1]的书，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叫做科学”），“战争书”（“1940 年战争，空战”）。他“很喜欢上历史课”，但他没“那么多历史书”。“爱情小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说不出为什么”。自从他开始在国家工艺美术学院上课，他“失去了阅读的爱好”：“我读别的东西，没法消遣，没法把我的思想分散到别的东西上，我没有时间”。（他的妻子喜欢“带点医学内容”和“提出道德问题”的书，她最近读了鲍里斯·维昂[2]的书；她觉得《岁月的泡沫》非常有趣，但不太喜欢《揪心》（*L'arrache-cœur*）；他则“完全不喜欢”。）

386 “由于课程和考试”，他们“今年冬天几乎没出门”，后来稍稍出了出门。他们不时去看电影，因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就这么去电影院，而且不太贵，10 法郎……我们对好电影还是很感兴趣的，通常，我们并不直接就去看电影，去之前我们先收集资料”。他“很喜欢西部片、惊险片和动作片”，但没什么“偏好，只要这是一部好电影，拍得好，导演过硬”。不久以前，他看了“一部什

① 库斯多（Jacques-Yves Cousteau，1910-1997），法国海军军官、海洋学家，对普及海洋生物学知识和保护海洋环境作出了很大贡献，代表作有《沉默的世界》（1952）等。——译者

② 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1920-1959），法国作家、诗人、歌手，作品充满诗意、幻想和荒诞，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很受欢迎。——译者

么也不像的意大利电影，一个在屋顶上想要飞起来的嬷嬷，一个卖掉所有财产的工业家，这也许是一部心理片，但只有某个阶层才能懂”。何况，跟他一起去看这部电影的“学经济学的大学生或数学家或诸如此类的人，也没理解……说到底，我不知道谁能理解这些电影”。他们看了《骗中骗》[①]：“我们尤其喜欢的，我想是演员的演技，是人物”，他妻子解释说，她也很喜欢《教父》，“尤其是马龙·白兰度的演技”。

他比较“保守”，“很喜欢传统的东西”，“但不管怎样他又是反保守主义的”：“一个人年轻时，不大在乎别人怎么看，是反保守主义的……一个人总是有点，我不是说革命，但是想要这么一点儿变化的东西”。他读《鸭鸣报》，因为他“喜欢针对政府人物的评论，场外新闻这类东西，也喜欢所有这些政治的、不动产的和金融的交易”，读《新观察家》，“尤其是外国政治”，但他不经常读日报。

“真下了功夫”

一直到今年，他们都在城市剧院订票：“不贵，这很重要，您想想吧，歌剧院，太贵了，所有别处的剧院也是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想去看努列耶夫[②]的戏，两个人的票要超过 90 法郎；这样我们就犹豫了，结果没去”，他的妻子解释说，她在中学毕业前去巴黎国家剧场看《哈姆雷特》、《夏尤的疯女人》[③]，《一张电椅前的众声

① 美国喜剧电影，1973 年上映，获得第 46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译者

② 努列耶夫（Roudolf Noureev，1938-1993），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舞蹈动作设计者，古典舞和现代舞的表演明星，曾任巴黎歌剧院舞蹈舞台监督。——译者

③ 法国作家吉罗杜（Jean Giraudou，1882-1944）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写的剧本，融汇了民俗学、人种学、生态学、政治学和诗意的特征。——译者

歌唱》[1]。)他们喜欢芭蕾(尤其是"古典舞"):"莫伊谢耶夫[2]的芭蕾,我们非常喜欢,真下了功夫",他们也在国家工艺美术学院旁边
387 的音乐剧院看芭蕾:"不是古典舞,但是很好"。"是《火鸟》",他妻子加以说明,又补充道:"我们感到他们下了功夫,也可以说我们看到他们下的功夫"(她也喜欢外省的法国民间艺术……此外还有所有国家的民间舞蹈)。在戏剧方面,他希望剧本"演得精彩"。他喜欢去看魔术马戏团的表演,他在电视上看过这些表演的片段。

他们几乎每年都去西班牙度假("这样省钱",他的父亲,西班牙人,在西班牙的海边有一所房子)。在假期,他"读了不少东西",而且,他的妻子提醒他,"每天晚上都去夜总会"。他尝试滑水(他妻子经常滑水):"但是不行,也就是说我的腿不够强壮,毕竟还需要体育锻炼,我一年都没锻炼,所以休假时精疲力尽……要是我工作时间少点,空闲就会多点,尤其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提高我的工作质量,像我这么做简直是疯了"。"现在,我渴望一种富翁的生活,我厌倦了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像这样规划的假期。我想当富翁,知道吧,有一份巨大的产业,一座森林,一个游泳池,一个大别墅,然后是所有体育运动,网球"。他的妻子则"喜欢乘船出游":"我们可以钓鱼,跟朋友一起娱乐,晒成古铜色,跳舞,读书"。她很喜欢他们有一次加入地中海俱乐部在罗马尼亚度过的假期;他们选择了"汽车旅馆的形式":"我们过得很舒服,但无论如何,我

① 法国剧作家加蒂(Armand Gatti,1924-)创作的剧本,1966年由他担任导演,在夏尤宫剧场上演。——译者

② 莫伊谢耶夫(Igor Moïsseïev,1906-2007),苏联舞剧编导,苏联民间舞蹈创始人,曾获列宁奖和苏联国家奖。—译者

们融入了一个团体，我们很容易就交了朋友，不像在旅馆里，没法认识人……什么都唾手可得”。在这短暂的旅程中，他们稍稍游览了罗马尼亚，因为“一个人如果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就应该游览”；“我们每次旅行都参观古迹，这对认识这个地方是必要的”，他补充道。他一点儿也不喜欢“组织者的想法”。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有一场友好的组织者提供的演出，他们通常是在那里度假的大学生。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精心排练的，甚至连即兴的都不是，这是不把人放在眼里，就是这样！”

小资产阶级拥有只能按照客观机遇决定自身的矛盾属性，如果他们不具备获得这些机遇的抱负，如果他们不因此为其变成经济和文化资本的资源添加一种额外的“道德”资源，他们就不会拥有这些客观机遇。当他们终于摆脱赤贫，即他们的过去，并意图进入资产阶级，即他们的未来时，为了完成对这种上升而言必要的积累，他们必须在什么地方取得对弥补所缺资本必不可少的资源。这种附加的力量，即被纳入过去轨迹的趋向中的癖性，是实现包含在这段轨迹中的未来的条件，它只能作为限制的和保留的力量起否定作用，这样，人们只能通过康德可能会说的“负量”的形式来衡量这种力量的作用，无论涉及“节俭”即拒绝消费，还是涉及节制生育即限制自然生殖，都是如此。如果说上升的小资产阶级做事情就好像他们曾经拥有超过实际存在的机遇（或至少超过实际上应该存在的机遇，如果他们认为机遇不是更多的话），并能够真正这样增加机遇，这是因为他们的配置倾向于进行再生产的，不是在一个固定时刻被把握的位置——尽管他们的配置是位置的产物——，而是在个人和集体轨迹的那个被考察的点上的趋向。小 388

资产阶级习性是个人的或集体的社会轨迹的趋向，在这个上升的轨迹倾向于延长和实现之处，这个趋向就变成了癖性：过去的行程保存在莱布尼茨所说的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nisus perseverandi）之中，表现为一种朝向延长这种行程之未来的张力，小资产阶级习性限定了“合理”野心的范围，并由此限定了为实现这种现实主义抱负需要付出的代价。上升的小资产阶级不断地重写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为此，他们无法像清教徒那样只依靠苦行主义。其他阶级能在社会交换当中拿出金钱、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实际保证，而他们只能提供道德保证；他们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相对）匮乏，只有通过付出牺牲、节俭、弃绝、良好的愿望、感激等，总之，美德，才能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证明他们的抱负”，并由此为自己提供实现抱负的机会。

如果说他们中经济资本上最富有的阶层，即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或土地所有者，大多趋向于储蓄（至少最近以来），那么他们之中文化资本上最富有的阶层（中等管理者和职员）则主要求助于学校。这两者的共同点是将他们的苦行配置投入到他们的经济策略和学校教育策略中，苦行配置使他们成为银行和学校的理想主顾：良好的文化意愿和节俭的精神，严肃和工作狂热——小资产阶级向这些机构奉献如此多的保证，与此同时，他们也完全受到这些机构的摆布（与一种真正的经济或文化资本的把持者相反），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这些机构才能获得一种基本上是否定性的财产的利益。抱负（prétention）也可以写成预先的压力（pré-tension）：上升趋向变成了延续过去的上升的癖性，而这种癖性是过去的上升的产物，所以作为上升趋向的抱负是通过节俭精神和所有与小资产

阶级美德相关的卑微换来的。如果预先的压力迫使小资产阶级进入对抗性抱负的竞争中，并促使他们以一种永久压力的代价，总是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而这种压力随时有可能爆发，变成侵犯性，
389
那么这种预先的压力也赋予他们必要的力量，使他们通过自我剥削的所有形式，尤其是苦行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在自己身上取得对上升来说必不可少的经济和文化手段。

小资产阶级在社交和相关满足的范围内做出了最重要的、若不是最明显的牺牲。他们相信他们的位置来自他们的成就，坚信人只应该靠自己得到拯救：人人为自己，人人为自家。集中力量和减少花费的想法导致他们中断各种联系，甚至是家庭联系，因为这些联系阻碍个人的上升。贫困造成恶性循环而且齐心协力的义务促使将（相对地）不那么贫困的人与最穷困的人联结在一起，这种义务把穷困变成一种永恒的重复。“上升”总是意味着一种决裂，与老难友脱离关系只代表了这种决裂的一个方面。改变环境的人要求的是对价值的一种彻底颠覆，是整个态度的一种转变。于是，以有限的家庭或独生子女家庭代替大家庭——否定性的原因，如对避孕技术的掌握不够，无法完全解释大家庭的存在——，就是放弃关于家庭关系和家庭统一性功能的大众观念，就是不仅放弃大家庭的满足感和整个传统社交方式，及其交流、节日、冲突，还放弃子女众多所提供的保障，而在一个被家庭的不稳定性与经济和社会的不安全性困扰的世界里，子女众多是对抗老年的不确定性的大致可靠的唯一保护，尤其是对母亲而言。家庭关系或友谊关系对小资产阶级而言再也不可能是对抗不幸和灾难、孤独和贫困的一种保证，再也不可能是一个支持和

保护网——人们需要时可以从这个网中得到一臂之力，一笔借款或一个位置。但这些关系还不算是小资产阶级所说的“关系”，也就是说是对获得经济和文化资本的最大收益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会资本。这些关系只是障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它们，因为感激、互助、团结与它们短期或长期提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满足，构成了被禁止的奢侈。

小资产阶级将他们的家庭限定于少数几个子女，若不是所有希望和努力都集于一身的独生子，因此小资产阶级只是服从了包含在他们野心中的限制系统：由于无法增加他们的收入，他们只好限制消费，也就是消费者的数量。但由此，他们正好符合了合法生育也就是服从于社会再生产命令的生育的占统治地位的表象：出
390 生限制是数目限制的一种形式（无疑是基本形式）。小资产阶级是一种为了变成资产阶级把自己缩小的无产阶级。

> 如果小资产阶级是缩小的资产阶级这一点真地存在于现实中，而不是社会学家的思想中，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以客观性的客观主义定义之名义放弃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将会丧失的一切。这里如同别处，本地概念以一种特别富于暗示的形式，集中了在社会学上合理的最多属性。此外，客观化的还原，无论多么粗暴，与阶级蔑视毫无共同点——这种蔑视在许多论述小资产阶级的著作中相当明显，小资产阶级成了唯美主义预言的传统嘲笑对象和政治责难偏爱的靶子（让我们想想马克思怎么说蒲鲁东的）：这种还原把常常被阶级种族主义发现的习性属性，如“自负”或“狭隘”，与产生这些属性的客观条件联系在一起。那些能够具备不那么刻薄的德行并表现出

一副不那么"忘恩负义"的面目的人，忘记了他们遗责的属性是保证个人上升机制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个人上升也就是合乎标准的个人的挑选，他们这样做就好像小资产阶级的"罪恶"和"美德"（而这些"罪恶"和"美德"——还需要强调吗——不过是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而这样得到确定的）唯独在小资产阶级的状况中，应该归咎于行动者而不是结构，其借口是结构为他们留有"选择"异化的自由。

小资产阶级放弃了像这样大量再生产的无产阶级的生育率，"选择"了往往限于唯一一种产品的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再生产，这种产品是按照准入阶级的严格有选择的期待来设计和制造的。小资产阶级固守一种紧密结合的但是狭小的和有点压迫的家庭。总是或多或少有些贬义的形容词"小"或类似的同义词不会是偶然地与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所说、所想、所做、所有、所是，甚至与其道德即其长处连在一起的：这种道德是严格的和严肃的，由于过分注重形式和拘泥细节，它具有某种狭隘的和有限的、僵化的和敏感的、平庸的和僵硬的东西。囿于微不足道的忧虑、无关紧要的需求，小资产阶级是卑微地生存着的资产阶级。他们的身体素养本身，属于为了经过通往资产阶级的窄门不得不把自己缩小的人，他们与社会世界的整个客观关系都表现在身体素养上：由于在穿着方式，同时也在说话——讲这种由于过分警觉和慎重而多余校正的语言——的方式上，在动作和整个风度上，过分严格和节制，过分谨慎和严肃，他们总是缺点儿气度、雄壮、宽容和慷慨。

391

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变种

因此，只要处在统计总和的一个较高水平上，我们就可以将洒脱的资产阶级精神气质与受预先压力限制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对立起来。前者是与世界和自我的可靠关系，这种关系被视为必然的，也就是说被视为存在(être)与应当(devoir-être)之间的具体契合，它确立并准许自信(certitudo sui)的所有内在或明显的表现形式，从容、优美、自如、高雅、自由，一句话，自然；而后者则是尚未被选中的待选者的严格的自律主义，这些人将他们有朝一日实现其应当(devoir-être)的抱负建立在对义务的重申基础上。无论如何，只要仔细分析，就可看到，有多少种达到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中等位置、保住这个位置或经过这个位置的方式，这个配置系统就体现出多少种模式，而且这个位置本身在上升或下降时可以是稳定的。

我们对收集到的中产阶级的数据(n＝583 人)和统治阶级的数据，进行了相同的连续计算并记录了活跃的和说明问题的相同变量。第一个因素的影响比在对统治阶级的分析中的影响更大(与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的影响力之比：7%对3.4%和3%)——这无疑是因为，进入第一个因素的组成之中的，不仅有资本结构，还有资本总量，鉴于无论在文化一极还是在经济一极，这个资本总量的作用并未完全被确定阶级界限的困难和相对随意性所抵消。在文化一极，文化中间人非常接近中学教师，很可能被排除出去，而在经济一极，根据

可利用的信息资料，很难在大小商人或手工业者之间进行划分。（由此，下面的图示表现为对呈现在上面的理论图示（图 11 和图 12）中的社会空间的一种有系统的扭曲，在那个理论图示中，资本的总量和结构符合两个不同的维度，而在这里，第一个因素符合第二个维度，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第一个维度，第二个因素符合第三个维度）。第一个因素揭示了与第一个因素在对统治阶级的分析中显示的对立结构大致相似的一个对立结构。在合法文化方面之能力的指标，也许尤其是文化抱负（或文化自负）的指标最有力地推动了第一个因素的构成：一方面，是认出至少 12 个作曲家的能力（2.0%），知道至少 12 部音乐作品（2.4%），经常去卢浮宫和现代艺术博物馆（2.7%），选择“唱片爱好者”所倾向的典型古典音乐作品，如《四季》（2.4%）、《赋格艺术》（1.6%）和《平均律古钢琴曲集》（1.6%），选择“智识”歌手，如雅克·杜埃（1.8%）和列奥·费雷，选择在绘画趣味的空间中相当于巴赫或维瓦尔第的画家，如勃鲁盖尔（1.8%），选择雄心勃勃的绘画论断，如“我对抽象绘画跟对古典派绘画一样感兴趣”（2.4%），最后，选择“有艺术气质的”朋友（2.0%）和混合风格的、充满奇思异想的室内装饰；另一方面，不大了解（0 到 6 个）作曲家（2.9%）和作品（2.7%），选择可能被一种误识的作用视为合法的作品，如《蓝色多瑙河》（2.8%）或《阿莱城的姑娘》（1.5%），选择与轻歌剧有关的歌手，如盖塔里（1.6%），最后是拥有最“一般 393
的”偏好（如干净整洁、容易维护的室内装饰）。（从相对贡献方面，我们注意到，选择用来说明室内装饰的形容词由第一个

因素而不是接下来的因素得到更有力的说明——正如我们看到的，尤其是和谐的、混合风格的和充满奇思异想的与文化一极相关，而干净整洁和容易维护则与经济一极相关——还有选择雷诺阿和康定斯基这样的画家也是如此。）

说明性变量的统计结果显示出，如同对统治阶级一样，文凭在第一轴线上呈线型分布（收入的状况并非如此）。在个人方面，第一个因素使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与在文化资本方面最富有的新小资产阶级成员（文化中间人、社会医疗机构人员）互相对立，次之，与占据中间位置的小学教师、技师和中等管理者对立。

第二个因素有系统地说明了最传统的或最保守的伦理和审美配置的特点，即固守过去的和被认可的价值，在绘画方面，是拉斐尔（2.6%）、达芬奇（2.3%）或华托（1.6%），在古典音乐方面，是《茶花女》（2.4%），在歌曲方面，是马里亚诺（1.9%），在生活艺术方面，喜欢法国传统饮食（2.3%），喜欢整洁的（2.3%）和和谐的（1.6%）室内装饰。这就使得这些配置与其共同点仅在于无视或拒绝法定价值的配置（表现在喜欢阿利代——4.4%，阿兹纳武尔——3.3%，布菲——2.3%，舒服的室内装饰——1.6%，有趣的朋友——2.9%）互相对立。（在由第二个因素更充分地解释的指标中，我们发现了相同的对立，一方选择有责任感的或具备上进心的朋友，另一方选择意志坚定的朋友，在大商店里买家具，选择弗朗索瓦丝·阿尔迪或“我对绘画不感兴趣”的论断）。

“客观”特征通过说明性变量得到反映这一点显示出，如

同在占统治地位的趣味的状况中，第二个因素表现了按照年龄的一种对立（最年长的处于第二条轴线的顶点和经济一极，而最年轻的处在这条轴线的底端和文化一极）并且密切相关地，体现了按照社会出身的一种对立，大小工厂主、高级管理者或自由职业者的儿子处在轴线的正值一边，而工人、职员或中等管理者的儿子列在负值一边。换句话说，在每个阶层内部，第二个因素使得那些可以说处在下降阶段的人和那些可以说处在上升阶段的人互相对立，不同阶层的总体分布大致与两个等级中每一个的人数相对应，趋向正值的文化中间人和中等行政管理者与处在负值一边的商业职员或秘书对立。

最后，如同在统治阶级的状况中，第三个因素使得圆满实现资产阶级趣味的自由职业者与另两个阶层互相对立，这两个阶层代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空间的两极，一边是教授和知识分子，另一边是大商人和工业家，同样地，这个因素使得那些总体上拥有最多和最彻底的的阶级样态特征，也就是拥有使他们与其他阶级对立最明显的特征的人，总之具有最典型的中等特征的人，与那些拥有最少的文化资本的人也就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对立，并与那些拥有最多的文化资本的人也就是文化中间人和小学教师对立。中产阶级文化能力的指标，如在中等程度上了解（7 到 11 部）作品（4.0%）和在中等程度上了解（3 到 6 个）作曲家（2.9%），或爱好最典型的中产阶级文化财产如布雷尔（2.9%）、布菲（1.7%）、梵高（1.9%）、达芬奇（2.2%）、《小夜曲》（1.9%），一方面，与非常了解（12 部以

上)作品(2.2%)和作曲家(4.0%)并爱好更合法的作品如《赋格艺术》(2.2%)的指标对立,另一方面,与不大了解(0-2部)作品(3.3%)和作曲家(1.8%)并爱好不那么合法的作品如盖塔里(2.4%)或阿利代(1.9%)的指标对立(由这个因素充分解释的指标全都在那些绝对贡献率大的指标之列,它们已经被列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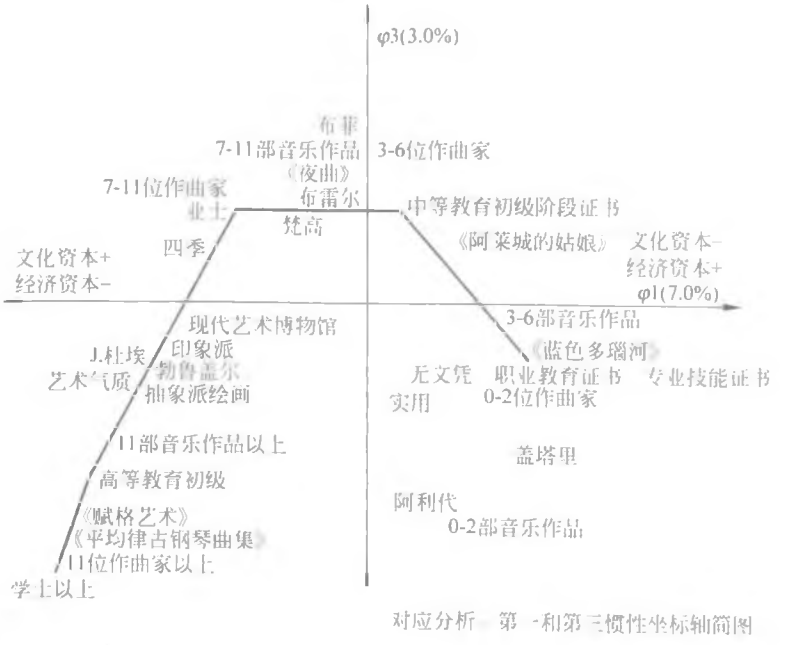
说明性变量的反映,如同我们预料的,显示了中等文凭(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或中学毕业文凭)的持有者与那些具有低级文凭(职业教育证书或专业技能合格证书)或高级文凭(高等教育开始阶段或高等文凭)的人之间的一种对立,这种对立同时也是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人与大多出身于民众阶级或高等阶级的人之间的一种对立。因此"中等文化"大多是小学教师、技师、社会医疗机构人员和中等行政管理者的行为。

对应分析能够引出一系列事实的系统性,为了解释这些事实,只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即尽管小资产阶级成员的选择在表面上
395 极为不同(因为这些选择针对的是总体上不那么合法的对象),但这些选择按照与构成统治阶级成员的趣味的结构大致相似的一种结构组成,而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的地位依靠对某种经济资本的占有)与小学教师和文化中间人互相对立所依据的原则,类似于把工商企业主与教授和艺术生产者区分开来的原则。只有系统地研究处于社会空间-时间中的位置(或职位)与本身处于这个空间中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由第二个因素阐明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人们大致定义为"保守的"或"创新

的”一系列审美和伦理配置与社会出身和年龄之间的联系，而社会出身和年龄本身通过一种复杂的关系与空间的水平维度之中的位置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人们通常很难理解社会空间的这个中心地点发生的事情，这是因为，在最好的状况下，为了努力认识和推断（比如求助于本质上被确定的规则），我们必须中止同时携带位置和行动者的相同方向或相反方向的运动，将社会空间的中心的和中间的地区即社会阶级场的两极之间相对不确定和不明确的地点，变成一系列活动着的转化地点，甚或一系列处在运动过程中的转化地点，在这里，处于相同方向或相反方向、上升或下降的轨迹中的行动者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相遇。为了更接近事实，我们可以将中间的或中心的位置描述为处于运动过程中的转化地点，这些转化地点在一个相对不确定的社会空间-时间的区域中移动——这个区域不过是这些有序的但部分无序的运动的秩序结构——这至少部分地因为，在一段或长或短时间内在这里相遇的人，他们的实践和轨迹部分地由依附这些地点的确定性决定，他们通过他们的运动，或更确切地说，通过他们使他们占据位置的现实或表象产生的变化，使得这些转化地点活动起来，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将这些位置带到他们的运动中。这既适用于行动者通过“提高”他们的位置在社会空间中“上升”的状况，也适用于他们把他们的位置“带到”他们的衰落（由于败退作用）之中从而在社会空间中下降的状况。我们顺便看到，为了谈论一种不大容易命名的现实我们被迫使用的机械比喻，有可能让人忘记这一点，即行动者对自身的未来位置形成的 396
表象，有助于决定这个被考察位置的客观未来，而这种表象既依靠

这个位置的客观未来，也依靠其他行动者对这个位置形成的表象。[13] 其实，对这样一个空间的确切描述意味着时时刻刻要对所有的实体论现实主义配置、倾向、癖好提出疑问，这些现实主义配置、倾向、癖好被纳入一般的思想方式中，被纳入一般用语中，被纳入对社会科学的一般期待之中，而社会科学倾向于要求严格的分



391 图 17 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变种

在这个简图上，我们只呈现了其绝对贡献率等于或高于 1.5 的变量。在说明性变量中，我们只呈现了文凭。

[13] 显然，这里所说的关于中间位置的一切，对社会空间-时间中的所有位置都适用，但明证性对前者而言更突出。

类，明确设立了界限的群体，群体的名称被严格界定——应该（能）把小资产者叫作一个小资产者，群体的数量被严格界定，人们喜欢一个不差的准确清点，它显得像是“科学”。[14] 我们这么说是为自己重犯所有错误提前求得宽容，既然依据现实主义的思想方式，这些错误重犯也许暂时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接下来的这些分析中。

因此，在共时性方面，社会场的中间位置可被确定为处在一个中间区域，这个区域的相对不确定性（社会空间的第一个纵向维度）构成了它的特点，这个区域属于这个或那个次场（第二个横向维度），即社会阶级场中的经济场或文化场；但在历时性方面，社会场的中间位置可被认为拥有一段历史（可能是依次占据这个位置的人的集体历史），这段历史相对独立于在一个固定时刻占据这个位置的那些个人的历史，或者不如说，这些中间位置可被确定为拥有一段过去的和未来的轨迹，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也就是这个位置为其占据者提供的集体未来，可能要么相对地被事先确定为或多或少有利的，也就是说通过一种相对的可靠性，预示着或多或少显示出来的一种上升或一种下降，或一种停滞，要么几乎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

> 在这些中间的或中立的位置的所有占据者的共同属性中，最有特点的无疑是来自这种结构的不确定性的属性：小资产阶级与社会阶级场的两极的距离相等，处在一个中间地点

14　因此，人们今天能够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至多 4 311 000 人”（C. Baudelot, R. Estalet, J. Malemort, *La petite bourgeoisie en France*, Paris, Maspero, 1974, p. 153）。

或者说吸引力和排斥力取得平衡的一个中立地点，他们不断碰到伦理的、审美的或政治的取舍，因而被迫将最普通的生存活动提到意识和策略选择的层次上。为了在他们渴望的空间
397 里生存下来，他们被迫"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因而被迫不断地关注和在意、过分在意他们提供的表象被别人接受的最细微迹象，他们不断地处在被要求回到秩序的威胁之下，要求他们回到秩序，就是拒绝或无礼对待他们，以打击他们的野心并让他们"回到原位"，所以他们总是怀有戒心并准备把驯服变成攻击。

从相对而言事先确定的位置这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把下降的位置，如手工业者或小商人的位置，与稳定的或上升的位置如办公室职员、中等行政管理者或商业店员的位置区分开来，前者在数量上大大减少，这种减少与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迅速衰退密切相关，后者则获得了适度的增长，这种增长与相关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方面的微弱变化相关。[15] 另一方面，尚不好确定的位置处在一个不确定区域的最不确定的地点，也就是说主要是在中产阶级的文化一极方面，[16]所以，无论对于这些位置提供的现在，还是它们许诺的非常不确定的、与此同时非常不可预测的也就是既冒险又混乱的未来（与很大程度上预先确定的位置的可靠的然而封闭

15 在很大程度上被预先确定的公共职能位置（如中等行政管理人员）的属性当中，从在这里被考虑的角度来看，最说明问题的属性，毫无疑问是以下这个事实，即这些位置通过法定保障的前途，提供了一种相对可预见的个人轨迹的保证。

16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位置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校教育系统变化的结果。

的未来对立），这些位置都不好确定：这些新的或革新的位置来自最近的经济变化（尤其是在财产生产中属于需求生产的象征劳动——包装、设计、推销、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广告等——的部分的增长），或者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其占据者“创造”和推行，他们为了出售他们可以提供的象征服务，需要通过（通常被委婉地称作“社会劳动”、“文化指导”等的）一种象征行动，在潜在的消费者身上产生对这种服务的需要，同时他们倾向于推行规范和需要，尤其在生活风格和物质或文化消费领域。

一切的发生都好像位置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属性，通过一种相当紧密的统计学关系，与属于个人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属性，也就是说与资本的总量和结构以及这两种属性在时间中的变化连在一起，因为资本的总量和结构支配他们在一个固定时刻的位置，而这两种属性确定社会空间中过去的和潜在的轨迹，这样一来我们就 398
可以不加区别地通过其占据者的属性描述位置的特征，如同我们至此常做的那样，反之亦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如同我们不断揭示的那样，对共时性属性而言，资本的总量和结构如此明显地与位置联系在一起，以致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去研究占据者与位置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得以实现的机制；但是中产阶级提供了在历时性属性的状况中确定这一点的良机。于是我们被送回这个分析的起点，也就是回到这种考察在高等阶级之间建立的关系上，高等阶级的位置是由其历时性属性和个人属性确定的，而个人属性显然与时间相关，比如年龄，与过去（在经济一极，是经济系统的过去，在文化一极，是学校教育系统的过去）和未来的关系通过年龄表现出来，或比如社会出身——财产的总量和结构的变化的（不完

全)指数,以及与过去和未来的整个关系同时与其他社会阶级即一个人来往的地点的整个关系的(不完全)指数。[17]

399

一个"中规中矩的"面包店老板娘

D. 女士,格勒诺布尔的面包店老板娘,12 岁成了孤儿,被送进公共救济院;她在学校待到 14 岁,但没获得职业教育证书。她的丈夫先在一家乳品店做夜工,然后当了 8 年的面包工人;12 年前,他自己开业了。他们 22 岁的女儿已经结婚并当上了药剂师助手。他们有一个小面包店(雇了一个工人),但他们很快就会不干了,他们想要重新做另一桩不那么紧迫、"不那么受约束"的小生意。他们刚刚在格勒诺布尔郊区买了一所房子,房子包括一个客厅、一个餐厅、几间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周围有一个精心照料的大花园。

"我很喜欢整洁"

房间里一切闪闪发光,一切都擦得亮亮的:"不是夸口,我就是喜欢整洁,所以我很喜欢打扫房间、吸尘,可能过分了,因为说到底,我时刻都在家里,只能干这个"。恪守在她看来的中庸之道、

---

17 未来与社会上升的联系或过去与下降的联系在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说一个人"有前途"或一个位置"有前途",是为了指出这个人或位置大有社会提升也就是资产阶级化之可能)。这种联系在所有社会竞争机制(其中最典型的机制显然是时尚)中得到一种基础和一种不断的强化,在这些机制中,阶级之间的区别表现为朝向相同目标的一场竞赛中的时间差距。这种联系通过对进化论模式的所有标准应用,在政治的甚至科学的无意识中发挥作用,这种进化论模式将民众等同于过时的过去,或更让人不易觉察地,将革命观念变成一种特别陈旧过时的形式(这个思想模式在依靠新旧对立的空间如知识场中特别有效),因为革命观念是对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的颠覆,导致把民众等同于未来。

"中规中矩"、别过分引人注目的考虑支配着她的全部谈话。于是，她说他们的房子是"我们的劳动成果"，"一种报酬"，"很好，但还有许多更好的；得说这当然不错了……一个中不溜的小玩意儿，我不是傲气，要是更小一点儿，我还是会要的。应该说，这正好，不豪华，但也不完全平庸"。"我们是过着节俭的生活长大的"；"我们干活儿就得有干活的样儿，没时间消费……没时间出去，于是我们不得不攒钱；我常常说，'有人有钱，同时又有时间，可我有钱，没时间'，说起来很不幸，可这是事实"。

"在非常现代与传统之间过渡的某种东西"

选择列维坦(Lévitan)[①]风格的家具，引出了许多"问题"。"我跑了不少商店……希望别弄错……我希望某种与我年龄相配的东西，因为我看不惯一个50岁的人摆着非常现代的家具……我想过选择某种在非常现代与传统之间过渡的东西"。她买房更喜欢"等 400
恰当的时机"而不是"盲目地买"；"有人立刻就买了房子，可我们用不上，有房子没任何用；我们等了若干年，这就让我能买某种更舒适的东西"。

"不是最普通的但也不是最漂亮的"

客厅里的家具，"不是最普通的，但也不是最漂亮的，我选择了某种传统的东西"；灰色的大长椅，"选了这种色调，我们就能坐在上面了"，"我们不受束缚"(我们不怕弄脏)，"而且还挺舒服的"。她一个人选了所有这些东西，她丈夫既没时间也不愿意陪她："他完全不在乎，他告诉我'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她寻找的东西

① 法国著名家具商，提出了"列维坦家具永保结实"的口号。——译者

"要符合房间的风格：我觉得自己在这上面不太在行，但应该尊重房间里的某种风格"。

"这些东西现在有价值了，因为干净"

墙上挂着她的妹夫送给她的一幅画和她从一个"油画家"那儿买的一幅画。"我很喜欢绘画，可我没钱。"她觉得自己可能也喜欢听唱片，但她从来没买过而且没准备买。不扔任何东西的想法、节俭的意识，促使她把小摆设"捡"到房间里。"我有捡来的许多小破烂儿，我在姑姑、叔叔的阁楼里发现的东西，我擦得亮亮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现在都有价值了，因为干净……我捡来的时候，没人愿意屈尊拾它们，因为太脏了。"

"我不喜欢让人吃惊"

她喜欢她的室内装饰：要是她有钱，她更喜欢"花在一件家具或家里的什么东西上"，买她能够"长期保留"的窗帘或地毯，而不是来年就会"过时"的一条裙子或她从不戴的一件珠宝。"有人非常爱俏，买很多。但我感觉不到这种需要，因为无论如何，有时，我
401 买从来不穿的东西。你喜欢他们，不知为何，很快你就不再喜欢它们了。鞋子，只要让脚难受，你穿了半天或一个小时，然后你说'我脚太疼了，去他的，我不穿了'，然后它们就待在盒子里了。我肯定我不是唯一处于这种情况的人"。她"喜欢真正的首饰"，"纯金的首饰"，但不戴她拥有的首饰。"我不喜欢让人吃惊，戴上我的所有首饰，有人会说'看哪，她戴上了所有的首饰'；我不喜欢展示我的所有财富，如果我可以直说的话。"

"稍微打扮一下，别过度"

她"从不买贵"衣服："我不是那种在装扮上花费很多的人"。

无论如何，“时尚变来变去；我们简直白费力气，要是跟风，永远也没法时髦”。她寻找的多是“经典的”服装。她对是否接受一个婚礼的邀请犹豫不决：“这对我没什么意义，因为需要买非常贵的东西而且最终只能穿一次”。她偶尔去美容，但这对她是件“苦差”：应该“稍微打扮一下，但别过度”。在她度过童年的乡村，“没有照镜子和化妆的风气”。在日常生活中，D夫人下厨不多，因为他们才两个人；但要是有人来，她“很喜欢做传统的东西”，洛林猪油火腿蛋糕、多菲内奶油烙土豆、各种烤肉、塞肉馅西红柿。

“那些把一切都扔到窗外的人”

她与那些“趣味相同”的人相处很好，她喜欢“与正直的人打交道”。她“相当节俭，但也谈不上吝啬”（“但我还是不喜欢浪费”），相反，她觉得她无法跟那些“把一切都扔到窗外的人”相处。她不理解那些“俗话说的过穷日子的人，他们挣多少，花多少……最不节省的不是最富有的人，往往实际上是丝毫不知节制的中产阶级；他们想吃糕点，他们喝好酒，只要他们喜欢，他们没钱的时候，就赊账”。她同样谴责那些不懂得“管理收支”的人，他们在月底时要求把消费记在他们账上，从而推迟支付，也就是，尽管她没明说，但无疑，那些人指的是工人。

“娱乐节目，不费什么脑子”

她“至少十年”没看过电影了，她既没有时间看日报，也没有时间看顾客有时忘在面包店的《竞赛报》或《法兰西生活》，“许多版没什么东西，许多广告”。她看点儿电视节目，但“不太多”，尤其星期天晚上，但从不在晚上十点以后；她不是“电视迷”，“喜欢娱乐节目”、“不费脑子”，尤其是综艺节目，条件是导演不要“别出心裁”；

"时间越长，我越觉得连综艺节目都在别出新裁、传统的更好。"她拒绝任何形式探索，不喜欢阿韦蒂[①]的节目。"我不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些被切割的东西，我们看见一个脑袋、一个鼻子、一条腿。我觉得这很蠢，确实，我应该是老派的人……我看到一个高个子的歌手，三米高，然后，胳膊宽两米，您觉得这有趣吗？啊，我不喜欢，这太蠢，我觉得把东西弄变形没什么意思"。相反，她喜欢看"传统的"歌手，也就是"唱歌的歌手，正常唱歌的歌手，身材正常而且没被弄变形的歌手"。

"我丈夫不喜欢旅馆"

每年他们都开一辆旅行挂车度假两三个星期；他们去过两三次蓝色海岸的露营地，最近一次在格勒诺布尔地区的一个湖边。在买旅行挂车之前，他们不去度假，她丈夫"不喜欢旅馆，一点儿也不喜欢，不喜欢饭馆"。度假期间，她丈夫常玩滚球游戏，玩牌，"交很多朋友"。至于她，不喜欢待着不干有用的事；她也休息，打毛线或刺绣："这是很好的消遣；时间过得更快"。他们稍微到海滩上转转，跟朋友一起喝茴香酒。除了假期，工作限制性很大，他们没法出去；她的丈夫每个星期天晚上从21点开始干活，因此必须在星期天下午睡觉。他们最多"一年出去一次，庆祝复活节的星期一或圣灵降临节的星期一。因为是节日，我们关门两天，星期天和星期一。"

① 阿韦蒂(Averty，1928-)，法国电台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喜欢挑衅，力图对电视媒体进行革新，他主持《酸葡萄》(1963)节目时，每次都要把一个赛璐珞娃娃绞碎，引起了很大争议。——译者

衰落的小资产阶级

一些位置的数量减少表现了经济衰退，这些位置被若干个人占据，这些个人无论在其客观属性上还是在其实践和观点上，都好像与一种完成的过去连在一起。总体上年龄较大并具备微薄的学校教育资本（至多是职业教育证书或专业技能合格证书）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处于第一条轴线的一端，他们在其所有偏好中都显示出倒退的配置，这些配置无疑是其倒退的倾向的根源，这些倾向非 403
常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于所有与旧秩序决裂，当然首先是对青年人的行为与旧秩序决裂之迹象的反应中。因此，他们反对所有被他们看作那么多宽容主义放纵行为的时髦的或舒适的倾向，在涉及日常生活艺术的一切方面，他们进行我们可以说是倒退的选择，因为这些选择非常接近工人的选择，尽管它们受必然限制的程度不同（比如，他们更喜欢一种干净整洁、容易打理或实用的室内装饰）。同样地，在音乐和歌曲方面，他们有系统地倾向于贬值的资产阶级文化作品（比如《阿莱城的姑娘》或《蓝色多瑙河》），尤其是最过时同时最传统的歌手（比如盖塔里和马里亚诺）。

按照一种对其他位置也有效的逻辑，只有在年龄和轨迹的历时性属性最符合位置的共时性属性的次等级中，也就是说在最确实地倾向于集体历史的方向的次等级中，因而在最倾向于表达位置的客观真实并宣告位置的未来的次等级中，阶层总体上的特有偏好才能以最大的密度和强度显示出来。因此，大部分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处于第二条轴线的顶端的）全体小手工业者

或小商人，由于缺乏尝试转行所必需的经济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被迫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在特别受到威胁的小企业（食品商业、传统小手工业等）中的领先地位，而这些小企业注定要与他们一起消失（他们比别人年纪更大），他们通过有系统的倒退选择与这个阶层的其他人区分开来，这些其他人中包括大部分的现代手工业者（电工、机械师等），他们拥有中等教育初级毕业证书甚至中学毕业证书，若他们年轻又是巴黎人，则在伦理的和审美的——无疑还有政治的——选择上非常接近技师。[18] 衰落的小资产阶级确信，他们由于时间的所有凌辱而受到威胁的位置，是从一种"简单的"、"严肃的"和"诚实的"生活得来的，所以他们在所有领域都表达出最严
404 肃的也是最传统的偏好（选择整洁的和传统的室内装饰，有责任感的和慎重的朋友，法国的传统饮食，最经典的画家，拉斐尔、达芬奇、华托，以及如我们看到的，最早得到承认的歌手，艾迪特·皮亚夫、莫里亚诺、盖塔里）。他们对新道德、它的大吹大擂的野心、它在经济（求助于贷款）、文化和性方面的宽容主义的仇恨表现在他们的拒绝中，这些拒绝同样是能说明问题的：他们抛弃了工人重视的生活风格的最特定因素（如乐天派的品质），有系统地排除了新职业成员彼此承认的所有品质（艺术气质的、有趣的、优美的、精致的）和这些人喜欢显示的"时髦"趣味（他们从不提毕加索，我们知

18 手工业者的例子是强调下面这一点的一个良机，即我们把事实上是一个空间（且有时是一个真正的场）的东西，当成好像涉及到一个点那样，由此实行由等级本身强加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简化，而我们需要处在这个等级中，才可能把握总体上的社会空间（并由此避免那些专门致力于这种或那种"职业"研究的著作，由于自主化作用而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犯的错误）。

道他是小资产阶级仇视艺术家的目标之一；他们也不提青年新生活艺术的这些典型代表，如弗朗索瓦丝·阿尔迪或约翰·阿利代）。他们的“整洁”美学乃是一种“有责任心的”精神气质的维度，使他们在一切事物上都承认劳动、秩序、严格和精细的价值，但这种美学不可与“朴素”趣味混为一谈，这种趣味在工人或破格提升上来的小资产阶级成员身上常见，引导他们的想法是不要引人注目（但也在老资产阶级那里常见，但意义完全不同，因为他们通过一种审慎的奢华表示他们对新生的大小资产阶级的“自负的”或“平庸的”胆大妄为的拒绝）；但这种美学尤其反对新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趣味及其先锋派作坊和“不分男女”的理发师的花花绿绿的“古怪念头”。

执行的小资产阶级

从资本结构来看，执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处于中心位置，他们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我们开始时提到的特征，这些特征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完美体现。比如崇拜自修成果并爱好其共同点在于特别要求时间和良好的文化意愿的所有活动（比如收藏）。[19] 对于这样一个中间人群而言，指出这个人群在什么方面与相邻的阶 405
层区分开来，与指出这个人群的成员在历时性属性方面如何分布

[19] 全体中等管理者（行政管理者、技师、小学教师）的19.5%和办公室职员的20.3%在图书馆注册（与商业职员的3.7%和小工厂主的2.2%相对）；前者各有18.5%和12.9%集邮（与后者的3.7%和2.8%相对）；前者各有14.2%和10.3%报名参加函授课程或注册上课（与后者的0和2%相对）。（S.C.，IV）。

是一回事。在历时性关系下，这个人群呈现从最年长者尤其是他们当中出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一直到最年轻者这样的分布，出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最年长者在其伦理和审美选择上非常接近衰落的小资产阶级中最倒退的阶层，而最年轻者，尤其当他们拥有高等学历时，与新小资产阶级的上升成员类似。一切的发生就好像：显示阶层总体特征的基本配置，有系统地按照年龄和社会出身发生变化，从上升的青年身上的一种乐观主义的进步主义发展到年长者身上的一种悲观主义的和倒退的保守主义。

在从事可提供最可靠未来的职业如中等管理者和办公室职员之职的最年轻的人当中，特别是在那些出身民众阶级并且只具备中等学历的（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或中学毕业文凭）的人身上，苦行的配置和对文化的崇拜以最完美的形式体现出来，对文化的崇拜与通过文化积累延伸一种上升的野心有关，一种原始的菲薄的文化资本积累使这种上升成为可能。他们被许诺可通过一种教育的努力取得逐渐进步，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进步主义的世界观和温和的改良主义，这种世界观建立在对教育和智识的启蒙作用的信仰基础上，而这种改良主义则力求按照每个人的学习成绩给他机会。他们拥有的一切都得益于教育，他们从教育中期待他们渴望拥有的一切，除此之外，他们与高级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常常属于那种从执行到观念的关系，他们遵从高级管理者的指示、执行他们的计划并使用他们制定的手册，因此他们倾向于把等级当成能力差别或更简单地当成学历差别。这尤其因为，从底层晋升的人，除了真正被纳入职能行使之中的一切技术必然之外，往往还会遇到与他们对抗的学校教育壁垒任意地在他们面前制造的

限制(比如不懂代数)。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即他们与衰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区别体现在他们把自身特有的特征与民众的精神气质的某些特征——比如喜欢不讲客套的饮食和乐天派的或有趣的朋友——联系在一起,而无论是依恋苦行价值的标志——如选择一个有责任感或受过教育的朋友,还是对一件简单得体的衣服的偏好——更不用说一种既强烈又无能为力的良好文化意愿的迹象,都显示了他们自身的特征:他们注定要完成首先要求精确、严格、406
严肃,总之要求良好的意愿和忠诚的任务,而且他们在良好的文化意愿上比在文化资本上更富有,他们的"偏好"倾向于典型的"中等"作品,如《马刀舞曲》或于特里约,在大商店里买家具并喜欢干净整洁、容易打理的室内装饰,选择阿兹纳武尔、佩鲁塔·克拉克或约翰尼·阿利代并对摄影和电影非常感兴趣。[21]

这种完全被上升的迫切需要确定的纯粹而空洞的良好文化意愿,在道德层面上也有其对等物:上升阶层苦行的严格作风与衰落阶层压抑的严格作风对立,后者以与社会倒退相连的怨恨为原则,似乎除了为那些只有过去的人提供那种谴责拥有未来的人也就是

---

[20] 我们只有从一个(大致相当于中学毕业文凭的)确定的能力水平出发,才有充分的理由谈论合法文化方面的"偏好"。我们在这个事实中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即在这个水平之下,回答者把偏好问题当成知识问题,自称喜欢他们知道的画家,而且知道的作曲家数目多于或等于他们自称知道的作品数目之回答者的比例,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最有教养的回答者拒绝承认他们知道的某些作品的价值。

[21] 办公室职员,特别是最年轻的,看了很多列表提名的电影(平均3.5部,与技工和工长的2.4部、手艺人和小商人的2.3部相对),他们对演员比对导演更感兴趣(他们平均能列举2.8个演员,1个导演,尤其经常是他们没有看过的电影的演员)。因此,他们比所有其他等级更经常看威斯孔蒂的《罗科和他的兄弟们》,这无疑是由于安妮·吉拉尔多和阿兰·德龙的缘故。

说首先是青年的满足感之外，没有别的目的，而前者则往往与一种政治上谨慎的进步主义相关，它首先是一个人为自己和为家人规定的一种规训原则，这种规训完全服从于社会上升：我们可以在这个事实中找到证据，即上升的小资产阶级通常比其他阶级更严格（尤其在一切涉及孩子的教育、工作、外出、阅读、性行为等方面），但每当特定的实践如流产或未成年人服用避孕药可能用来为上升服务时，他们能够不自相矛盾地表现得比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最忠于这种道德的统治阶级的阶层更少些严格性，而这些统治阶级的阶层则把这种道德变成一件"有原则的事情"。我们可以按照同
407 样的逻辑理解这一点，即随着上升的小资产阶级年龄增长，随着证明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牺牲之未来让他们希望破灭，他们就倾向于从乐观主义的苦行主义滑向一种压抑的悲观主义。

> 因此，每当所提的问题为压抑的配置提供一个自我表达的机会时，我们看到，年龄段之间的差距，在中等管理者和职员中间比在其他阶层中间更明显（比如，这个阶层的成员，按照不到35岁的人到35-50岁的人和50岁以上的人的次序，拒绝认为教师不够严格的人的比例，从36.2%减少到29.0%和26.4%；同样地，在相同的年龄段，认为教师过分讲政治的人的比例，从44.6%增加到47.6%和60.4%）（参见法国民意调查所，《对教师的态度》，1970年3月，二度分析）。

上升的小资产者的整个存在是对一种未来的向往，但他往往只能间接地通过他的孩子体会这种未来，他"如人们所说的，将他的野心转移到"他的孩子身上。作为他的过去轨迹的一种想象的

反映，“他为他的儿子梦想的”未来吞噬了他的现在，他不顾一切地投入到这个未来中。因为他注定要采取为几代着想的策略，每当得到令人垂涎的财产的期限超过一个人生命的限度时，这些策略就成为必要，他成了推迟快乐和现在的人，他以后会得到快乐和现在，“当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当我们还完钱的时候”，“当他们完成学业的时候”，“当孩子们长大一些的时候”或“当我们退休的时候”。也就是说，常常是太晚的时候，当他拿自己的生命贷款而再也没有时间收回自己本金的时候，当他应该像人们说的那样“克制他的抱负”甚或“放弃他的抱负”的时候。失去的现在是无法补救的。尤其当满足与牺牲之间的不成比例最终出现时（比如与孩子的一体化关系破裂），追溯往事时，牺牲剥夺了这样一个过去的意义，这个过去完全由其面向未来的紧张确定。这些精打细算的人毫不吝惜地付出，这些对自己吝啬的人，通过一种极端的自私自利的慷慨或慷慨的自私自利，完全献给了另一个自我，他们希望成为这个自我，要么通过自身，在社会等级中上升，要么通过按照他们的形象塑造的一个替代者，“他们为之做了一切”并“从他们身上得到一切”的那个儿子。最终，这些人只剩下了怨恨，怨恨以潜在的状态，以恐惧的形式，总是在困扰他们，因为他们害怕被一个向他们索取如此之多的社会世界欺骗。

中等管理者和职员中最年长者，经过一种漫长而缓慢的努力到了他们行程的顶点，到了总结的时候，他们却感到自身的价值和他们的职业观念本身受到学历更高并带有一种新的精神气质的几代人到来的威胁，因此，如同把他们放在与传统小手工业者和商人 408
非常接近的位置的对应分析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倾向于保守主义

的配置，无论在美学和伦理学层面上还是在政治层面上，都是如此。为了进行报复，他们只需置身于其优选领域即道德领域，乐于做他们迫不得已的事情，将他们如此彻底地符合一般道德观念的特殊道德树立为普遍道德。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像所有人一样拥有符合他们利益的道德；而且他们从道德中获益：对这些揭露特权的人来说，道德观念是让他们享受所有特权的唯一资格。怨恨往往导向基本上暧昧不清的政治立场，在这些立场中，对过去信心的口头忠诚，不仅为道德愤怒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完美表达自身的手段，还用来遮盖现在的幻灭；人道主义的和有点可怜的无政府主义能够超出少年时代，延伸到几个长发的老放荡汉身上，而且很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迷人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陷入对耻辱和阴谋的不断回味和冥想之中。

通过这样描写政治配置的一种变化形式，即导致职员和中等管理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占据更接近衰落的小商人尤其是小手工业者的位置而不是他们自己阶级中更年轻成员的位置的变化形式，我们反对一种典型保守主义倾向，即在（暗中与智慧和理性方面的增长相关的）生物衰老与朝保守主义的变化之间建立的一种超历史关系，我们想要指出，政治配置和位置的变化，只有通过在时间中实现的社会位置的变化，才与年龄形成一种明显的关系，而且有多少种社会衰老的形式，也就是社会轨迹的形式，就有多少种政治观点变化的形式。保守主义观念把朝保守主义变化与衰老之间的关系当成一种人类学法则，并在这种关系中找到了它对革命观念和革命观念学家形成的悲观主义的和幻灭的表象的最佳证明，

它可以说抓住了所有表面现象：鉴于一方面，简而言之，呈现在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少年（观念只考虑他们）面前的数不清的社会衰老形式，可以分为大致与社会成功或失败相对应的两大类，另一方面，这两类轨迹通过不同的道路导向（当然在模式上非常不同的）保守主义配置，我们看到，只要忽略观念的不同种类以及观念衰老与社会衰老之间关系变化的社会原则，就能把一种在社会学上可理解的统计关系变成自然法则。

中等管理者和技师[22]尤其是小学教师的最年轻一代中最有文化的人，从年龄和轨迹的观点看，处于前者的对立面，他们接近新小资产阶级，尤其因为他们的能力和他们在合法文化方面的偏好（他们按照相同的比例列举《赋格艺术》、《四季》、《小夜曲》、《平均律古钢琴曲集》，但更常举出《马刀舞曲》、《匈牙利狂想曲》、《蓝色狂想曲》，不常列举《儿童与巫术》）；无论如何，他们仍远离新小资产阶级，尤其因为他们在更直接触及日常生活艺术的一切方面，不像受学校教育一代那样长时间地受到新方式的感染；因此，当问及理想的朋友时，新小资产阶级多半将理想的朋友描述为有活力的、典雅的、高贵的和有艺术气质的，而他们更倾向于说是乐天的、有责任感的、喜欢交际的，他们提到艺术气质，只是因为这种气质无疑构成了苦行的小资产阶级根据他们赋予合法文化的价值认为可 409

22　技师（从总体上来看，他们占据的位置更接近引力的中心）的一系列选择的区分特点体现在这个事实中，即他们读科学或技术书籍显然更多并在摄影和电影上投入更多。

以接受的资产阶级价值的唯一维度。[23]

410

一个“生活充满激情”的护士

伊丽莎白·F.，25岁，她获得哲学业士文凭，然后上了护士学校；她在巴黎大学城的医院工作四年了。她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邮电局职员。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单间公寓里，有一个小门厅，没有家具，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搁板，所有东西都在地上，床垫、电唱机、书。墙上有一张达里奥·福[①]的《智利的人民战争》的海报，是在国际城举行的一次关于智利的诗歌晚会上买来的，叶芝的一部诗剧的一张“非常美丽”的招贴画，电影《童年的阿弗洛狄特》的“非常感人”的剧照，她的小外甥的照片，一面“非常实用的”橙色镜子，一大面紫色的护墙板，上面挂了一系列项链，由贝壳、珍珠、珐琅、珠子等串成，有些是她自己做的。她不打算买家具：“不是我不喜欢，我没有家具，是因为我觉得这不太重要，我承认我请人吃晚饭时，对来人不太方便，但最终，我觉得这不太重要”。她的雪铁龙CV2是从她的教母那儿以“优惠价”买来的二手货；她的电唱机是中学六年级的时候用“星期四在一个疗养所工作的第一份收入”买来的，不“适合”放古典音乐，她的唱片“损坏非常非常严重”。

---

23 由于学校和社会招聘以及师资培养带来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女性化，无疑女性化是与社会出身的升高相关），小学教师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新职业的特点，这些变化导致因社会轨迹和所有相应属性而区别开来的行动者（比如处于社会上升的男人和由于出身或婚姻从属于高等阶级的女人）在同一个位置上共存。

① 达里奥·福（Dario Fo，1926-），意大利剧作家，戏剧导演，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的人民战争》（1973）是一部政治运动剧。——译者

“我很喜欢创作点儿什么”

她一心表达自己的个性，抓住一切机会亲自“创作”点儿什么：“我很喜欢画画……在家里，大家一直都画，我姐姐画，我父亲画，大家一直都画”。尤其她断断续续地为她喜欢的人画素描：“我很喜欢色彩，但对我来说，绘画中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线条，然后……最终，是表情，抓住某个人的表情……我画画的时候很快乐，之后就没什么重要的了”。她学会了制作珐琅，先从书上学，用的是她姑姑在她15岁的时候送她的一个珐琅炉，后来她跟姐姐和朋友们在一个青年之家制作珐琅。

“卑微地活着的人”

411

她不化妆，脸上仅有一层看不出来的粉底，头发半长而清爽，她愿意在她的朋友身上看到的“首先是快乐：我很喜欢健康的人、生活幸福的人”；“我很喜欢充满活力的人，可能因为我并不总是充满活力。我认为实际上让人活下来的东西，是能够总是渴望什么东西，是一点也不接受现成的……我不喜欢某些人，我无法接受他们，在我们看来他们……空虚，也就是说他们乏味，他们没有趣味，没有激情，而没有激情终究是一个太重的词，还是说没有欲望吧；我感觉他们好像什么也觉察不到，他们卑微地活着，他们没在生活，他们完全受制于整个环境，无法脱离，甚至意识不到还能脱离；我在我的病人中，在跟我一道工作的人中，认识不少这样的人；这些人也许太依赖物质满足，依赖社会向他们提供的物质的东西……我的意思不是我不喜欢他们，而是我对他们不感兴趣；他们引不起我的兴趣”。

“用身体做点儿什么”

她对自然，对“人们身上、街道上一切自然的东西”，怀着一种崇拜，并喜欢“巴黎的自然，树林、花朵”。她一整年都在蒙特伊剧院练习形体表达：“用身体做点儿什么……不一定搞戏剧活动，这些活动是身体的表达，我很喜欢”。假期，她躲开野营，因为“现在组织得太多了，几乎成了旅馆”；她不能在海边待上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干”：“到沙滩上，把自己晒黑，想游泳就游泳，两天后我就厌烦了”。她搭便车去希腊、意大利和巴利阿里群岛[1]：“我很喜欢以这种方式旅行，既是为了了解与我一整年都在做的事不同的东西，为了一种不同的生活风格……也有稍微体会一点儿不安全感这一点，这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能认识不同的人，能交流”。去年，她在鲁埃尔格[2]进行了一次修道院修复工程的实习，在这一年中，她参与了厄尔-卢瓦尔[3]的一支考古队的发掘工作；与此同时她每两周的星期三在高等实验研究院上课，为了“懂点儿理论”（“懂得历史和考古概念毕竟是有意思的”），所以她两个星期中只有一个星期三可自由支配。

412

“我们选择一个主题，进行讨论，然后创作”

她也曾跟朋友们在（巴黎地区的）布瓦-达尔西演戏；他们一起“搞了不少诗歌表演，尤其是关于鲍里斯·维昂的一场诗歌表演，这是为了让人们了解鲍里斯·维昂”。他们自己也创作剧本：“我们选择一个主题，进行讨论，然后创作”；“但那儿的人那时太年轻，因为这个才失败了；中学毕业后，所有人都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

① 西地中海群岛，西班牙的自治区之一，著名的旅游胜地。——译者
② 法国南部的一个旧省。——译者
③ 法国中部的一个大省。——译者

的方向，所以，再也找不到人了”。她不时跟一个女伴弄弄戏剧，“小东西，我们还做点儿”（“我从来没想过把它当成一个职业，但这也是一种消遣”）。

“我不是因为价钱不那么贵才去”

她去剧院比较频繁，时不时地：她去大学城剧院看《阿里巴巴的山洞》，“一个不正规的剧团演的，我觉得很不错”。达里奥·福是在热米耶厅演的，“非常具有批判性，但这是通过向人们讲故事的形式，非常好”。她也去看不太贵的演出：“我不是因为价钱不那么贵才去，说到底，在大学城有很好的演出，价钱不贵……显然，不太舒适，但毕竟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而且也不太贵：大约10法郎……然后，我们通常回到这儿或到另一个女伴那儿去，要是愿意讨论就讨论一下”。她更年少的时候去过法兰西剧院，但不再去了：“我不是不喜欢，但这不是我希望中的戏剧。这毕竟是非常经典的戏剧，但最终，我不太懂”。至于通俗喜剧“根本不是戏剧……戏剧是某种有可能鼓动人、让从事表演的人和观众参与的东西……通俗喜剧无法带来任何东西，我甚至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得到了休息，因为最终，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看到了在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戏剧不是为用来休息的，戏剧是为了梦想、为了创造的”。

“鲍里斯·维昂和不少关于他的东西”

她很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巴赫和贝多芬；她听了很多费利克斯·勒克莱尔[①]、列奥·费雷、她十五年来的“最爱”雅克·布雷尔

① 费利克斯·勒克莱尔（Félix Leclerc，1914-1988），加拿大法语歌手、诗人、作家。——译者

413 ("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喜欢的唯一歌手")、布拉桑的唱片:"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希拉,不是音乐,是商业,是鸦片,属于我讨厌的那类东西";尽管她不喜欢约翰尼·阿利代,"或许是家庭教育的缘故",因为她家里没人喜欢他,但她认为"约翰尼·阿利代的歌还是有点儿东西",她喜欢平克·弗洛伊德乐队,但只是"略微"喜欢,她有一张这个乐队的唱片。

她要是有时间,就读《世界报》,但她很难找到时间,还经常读《新观察家》、《鸭鸣报》上的评论。她上中学时读得更多,她读小说(最近在读韩素音写尼泊尔的一本书),弗朗索瓦丝·萨冈的所有小说,"鲍里斯·维昂和不少关于他的东西",她喜欢"发现一个作家",尤其是"沉浸在一本书里并自称正在兴致勃勃地读一本书"。她喜欢梵高(她看过小宫的展览)、戈雅、布菲,"一切持久的东西",印象派:"这是一种比一个具体的物深入得多的观念……我真地有一种印象,抓住了看到某个东西且把它传达出来的某个人的印象"。最近,她去了"不可思议的"罗丹博物馆:"我很喜欢他创作的东西,很神奇"。

新小资产阶级

正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清楚地看到的,年龄的差别显示出——而且随着我们逐渐接近文化一极,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学校教育生成方式的差别,因而显示出在与学校教育系统的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被确定的生成差别:中等管理者或职员的年轻一代中学历最高的人(大部分来自民众阶级或中产阶级),跟新职

业的成员——我们会看到，尤其是跟他们当中并非出自资产阶级的人——与文化并至少部分地与社会世界共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来自一种中断的轨迹中和为了延长或重建这种轨迹的努力。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新职业是所有那些没有从学校教育系统中获得文凭——只有这些文凭使他们有权要求他们出身的社会地位向 414
他们许诺的既定位置——的人的优选地点；新职业也是那些没有从他们的文凭中获得一切——他们参照文凭与位置之间关系的一种先前状况，自感有权从文凭中期待这一切——的人的优选地点。

仍是在这里，对位置的全面描述包含着对那些预先倾向于占据位置并由此获得成功的人的一种（暗中规范性的）描述，也就是说，更确切地，包含着对中介的一种描述，通过中介，与轨迹相连的配置与位置之间的契合，总之就是人们通常借“天职”这个词掩盖的一切东西，得以实现。我们立刻看到，这些不提供任何保障而且反过来也不要求任何保障的位置，不要求任何入门费，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入门费，但是能够带来不被认可的文化资本的最高收益，而且不保证任何可靠的未来（既定职业提供的那种未来），但也不排除任何可靠的未来，哪怕是最有抱负的未来，由于这些位置本身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不确定性，它们预先符合下降的个人或上升的个人的典型配置——下降的个人拥有一种未完全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本的一种强大文化资本，而上升的个人没有获得全部学校教育资本，而这种资本对于在缺乏社会资本的情况下避开最受限制的中等位置是必要的。首先，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来自职位的不确定性的（平均的）风险倾向或对风险的承受，无疑会随着被继承的资本而变化，这部分地是由于配置本身的作用——

人们拥有的保证越多，这些配置越是可靠；部分地是根据与必然的真正距离，而拥有暂时居于不大获利位置的经济手段，产生了与必然的真正距离。[24] 当最有风险的位置包含的风险，同时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随着被继承的资本的增加而降低时，各种形式的资本，不仅是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但也许尤其是社会资本增加时，利益的可能性也增加。经济资本使得有可能从未来的位置中期待未来；文化资本使得有可能通过象征强制力——它对生产和强制规定新产品是非常必要的——制造这种未来；而社会资本在这些不太制度化的部门中，可使人有可能进入比赛并向前推进，因为招聘在这些部门中通过遴选进行。此外，人们带到这些位置中的资本
415 越多，归根结蒂，这些位置的风险就越小，收益越大，至少在长期内如此。所以这些位置对那些有降级危险的人而言代表了另外一种吸引力，无疑这种吸引力在短期内并在对"天职"的具体规定中是最重要的，他们不愿意降低身份，因而寻求一种体面的逃避：只要想想辅导员或文化指导与小学教师的对立，记者或电视导演与中学教师的对立，市场测试或调查机构的技师与银行或邮局的职员的对立，就可以看到，新的或革新的职业与既定的位置之不同——既定的位置非常明确地处在一个等级中并毫不含糊地规定一种职业的形象，这种职业的现在和未来都被严格确定；而新的或革新的职业准许或支持象征的重建策略，这些重建策略体现在他们或多或少公开地使用表示委婉的高贵的同源对偶词上，比如以"协作

[24] 这条法则对做出以下决定非常重要，即不顾风险更小的道路，而选择艺术道路（或相反），并在艺术道路中，在一定时刻，选择最有风险的道路（体裁、风格等）。

者”取代秘书，以“精神疗法”护士代替精神病学护士。但这种作用只在以下这些状况下才明显，即行动者尽力制造符合他们抱负的职位，而不是让他们的抱负符合已经存在的职位，尽力通过他们的行动引起对他们自己产品的需要，这些行动开始时像许多“社会”职业那样是义务的，并力图获得承认，经过一个传统的职业化（建立由文凭认可的一种特殊培训、一种职业伦理和一种职业观念等）过程之后，作为公认的且或多或少全部由国家出资的“公共服务机构”得到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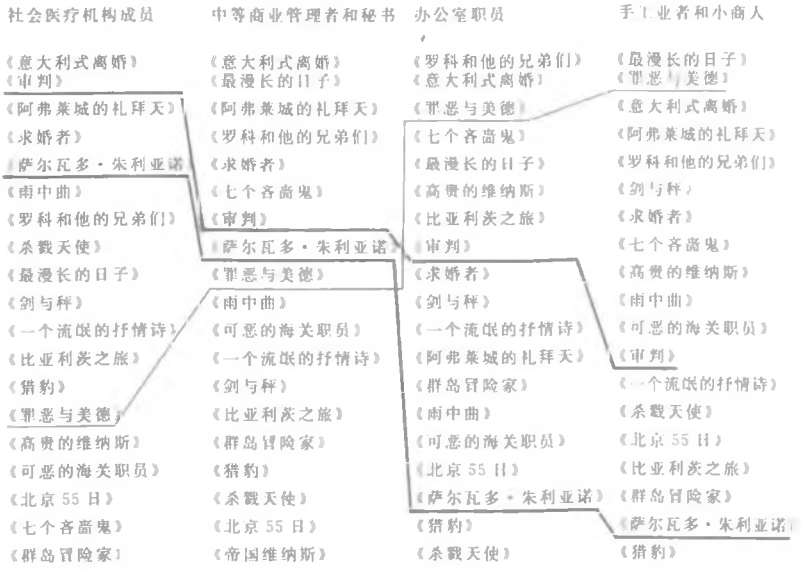
新小资产阶级产生于介绍和展示的职业（商务和广告代表、公共关系、时尚和装饰专家等）以及所有致力于出售象征产品和服务的机构，无论涉及社会医疗救助行业（家庭顾问、性学家、营养师、就业指导、保育员等）还是最近几年迅速增长的文化生产和指导行业（文化指导、辅导员、广播电视导演和主持人、报刊记者等），甚或已经存在的职业，如艺术手工业者或护士职业。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手工业者，织挂毯工、铁饰匠、高级细木工、装框工、金银匠、首饰匠、包金工或镌版工，来自技术学校并非常接近小手工业者及其价值，在他们身边，15 年来，又出现了首饰、印花布、陶瓷、编织服装的工匠，这些人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往往是巴黎人并出身资产阶级，在他们的生活风格上与文化中间人相似；同样地，在秘书或护士中，有的人出身于民众阶级或中产阶级，却非常接近行政管理者，而其他更年轻的人，往往是巴黎人 416
并出身资产阶级，显示了新职业的所有特点。普遍来看，新的或革新的职业的不确定性使得行动者轨迹的异质性在这些职业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而且我们大致总能从中区分出两个群体，这两个群

体，从其社会出身和所有相应配置的角度被分开，并为了职业的定义和保住职业的必要能力或品质的定义，以或多或少公开的方式互相对抗。

出身的这种双重性在新小资产阶级内部产生的对立，非常清楚地体现在伦理的偏好与拒绝之间的关系上：衰落的小资产阶级，如同我们看到的，全面摒弃与其价值截然对立的价值，也就是新小资产阶级寻求的品质本身（有趣、雅致、高贵、艺术气质、充满奇思异想）。而社会医疗机构成员的矛盾选择，似乎表达了其初始环境的价值观与目前环境的价值观之间的（按照出身变化的）对立，少数人摒弃了大部分其他人放在第一位的品质（雅致、高贵、有趣），而其他人则拒绝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最重视的品质（深思熟虑、恪守传统）。这些不确定性，乃至这些前后不一致之处，无疑存在于这些新职业的每个成员身上，他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艺术，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并重新确定他们的社会坐标。其实，若说位置的不确定性有利于虚张声势或转弯抹角的策略，那么它也付出了使位置的占据者对其社会身份不确定的代价，如同我们在这个工厂主女儿的见证中看到的。她35岁，在巴黎拥有一家美术装饰品、时新产品和礼品“店铺”，她上过一个装饰学校，没有任何文凭，把艺术买卖当成一种艺术行业来干：“有人问我干的是什么，我说‘我是商人’，我总感觉是别人替我回答的，因为我不把自己看成商人。但是，最终，久而久之，我不得不当商人，我说不好……我感觉自己离肉店老板的想法很远很远，我感到自己更接近某个在一家公司从事广告业的人和

一个室内装饰设计师。很难说。在我看来，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有点边缘化，有点介于两者之间，我说不好。对我来说，商业就是一种游戏；这总是一种赌博，买进卖出。”

出身于高等阶级的新小资产阶级成员，(往往)由于缺乏学校教育资本，必须转向文化中间人和艺术手工业者这样的新职业，他们的上学时间不如他们出身的阶级平均上学时间长，但比中产阶级平均上学时间长，他们拥有相当重要的一种文化修养资本和一种社会关系资本，在中产阶级内部显示出最强的能力并趋向于非常类似资产阶级的一种选择系统：《赋格艺术》，《左手钢琴协奏曲》，《火鸟》，《四季》，戈雅，布拉克，勃鲁盖尔，雅克·杜埃，现代艺术博物馆，古董店和跳蚤市场，和谐的、朴素的和混合风格的室内装饰，雅致的、有艺术气质的和高贵的朋友，“让人思考”的电影，《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杀戮天使》，《诉讼》，或者喜剧电影中的《求婚者》。他们与学校教育系统保持着充满矛盾心绪的关系，这种关系迫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一切形式的象征抗议的同谋，使他们倾向于接受所有至少暂时处在合法文化的(低级)边缘的文化形式，爵士乐、电影、连环画、科幻小说，并在他们垄断的美国时尚和模式如爵士乐、牛仔裤、摇滚乐或反传统中找到了反击合法文化的机会；但他们经常将学校并不否认的一种求知的甚至博学的配置带到了这些被学校教育制度放弃的领域，这种配置受到一种恢复名誉的明显意图的启发，这种意图在它的范畴内与构成他们的职业计划的复兴策略类似。



117 图 18 看过的电影*(按照递减的喜爱顺序)

*这里仅指巴黎人的选择。我们(按照计划放映电影名单)为里尔地区的被调查者列出一个不同的名单,他们的选择按照一种类似的结构形成。

因此,社会医疗机构成员列举的导演比演员多,由此显示了他们与对演员特别感兴趣的办公室或商业职员或秘书的距离。[25] 他们对《诉讼》这部"奇妙而令人心碎的"电影,或对塞尔日·布吉尼翁的《阿弗莱城的札拜天》(它运用"有时引起争
418 议"但"从不平庸"的手法,以一种无"不和谐音"的"微妙"叙述

25 我们可以在如下事实中看到社会医疗机构成员的不稳定地位的另一个指标,即他们从事高雅运动的比例比中产阶级的其他成员的比例高出很多(比如,他们当中仅有41.6%说从未打过网球,与小学教师中的70.4%相对;在滑雪方面,相应的比例分别是41.6%和78.5%)。

了一个12岁小姑娘与一个30岁男人相遇并结下友情的非常纯洁和非常诗意的故事——《世界报》,1962年11月24日)的偏爱,无疑体现了他们对所有心理"研究"电影显示的近乎职业的兴趣[25];但这种偏爱也构成了这些过渡的和中间的等级的远大文化抱负(这种抱负也反映在他们经常声称读哲学书上)的证据之一,这些等级在意图和愿望上被视为与他们服务的统治阶级是同一的,他们非常接近统治阶级,比如领导秘书与领导相近,护士与医生相近,同时又被一条看不见的鸿沟分开。

妇女大量占据新位置这个事实,无疑有助于彻底实现这些位置包含的潜力,这些潜力恰恰体现在这些新成员身上。我们看到,在等级的性别比例中寻找对等级的这种或那种属性的解释是很幼稚的,因为性别比例本身就是等级的一个属性。社会反复灌输的配置(尤其是对喜欢的事物的癖好)尤其使这些阶层的妇女趋向于在她们看来最高贵的形容词(高贵、雅致等),这些配置也是将她们引向新职业的"天职"和完全功能性才能的根源,她们在这些新职业中表现出这些才能,而且从审美配置开始,因为无论在财产或服务的生产或销售中,还是在自我表现中,都要求这种审美配置,而在不止一种情况下,自我表现是包含在从业中的象征强制活动之

25　中等商业管理者和秘书拥有的文化资本比社会医疗机构成员稍微少一点,他们的选择更加分散:他们对民众阶级或小企业主而不是教师和社会医疗机构成员偏爱的电影(《最漫长的日子》、《七个吝啬鬼》、《罪恶与美德》)更感兴趣,但与此同时,也对后者偏爱的电影(《萨尔瓦多·朱利亚诺》、《诉讼》、《阿弗莱城的礼拜天》)感兴趣,但显然不及他们兴趣大。

成功的最关键条件之一。

这些企图重回原位的降级了的小资产阶级的整个偏好系统的特性，在于他们经常选择某些形容词这一点中，这些形容词（高贵、优雅、雅致、讲究）直截了当地宣告了对最天真的贵族品质的好感[27]：这种有系统的区分意图，这种几乎是有系统显示出相对于某些趣味和品质的距离的想法——而这些趣味和品质与稳定的小资产
419 阶级和民众阶级的联系最明显，使他们的全部做法好像是在放松之中的紧张，在对一种自由的或"不受束缚的"生活风格的追求之中的限制，在"松弛"和率直之中的矫揉造作，所以，这种意图和想法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精神气质的这个新变种的最能说明问题的表现。

有准备的抱负在其手段和方式上都与从底层晋升的小资产阶级的焦虑的抱负完全不同，因为有准备的抱负是与一种高级社会出身有关的文化修养之熟习所给予的，这种抱负发挥着一种社会"预感"的作用，这种预感使得他们有可能在困难的情况下明确方向，而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定向是不够的：因此，尽管新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跟其他人一样，不大倾向于承认（尤其在实践中）这一点，即摄影手法能够美化所摄对象，诸如一个怀孕妇女、一座废铁处理场、一个屠户的肉案、一个受伤的男人或一次车祸，但他们更善于辨认属于民众阶级趣味的或小资产阶级美学观中"愚蠢可笑的"东西，落日、景色、跟猫玩耍的小女孩、民间舞蹈（他们很少说这些能

---

27 这种对于合乎区分理想的追求，体现在对不讲客套的饮食与别出心裁的和异国情调的饮食——"中国小餐馆"——的共同选择之中，或者还体现在选择弗朗索瓦丝·阿迪、布菲、梵高这类人中，这类人可能与教授选择康定斯基或自由职业者选择《左手钢琴协奏曲》汇合。

拍出漂亮照片)。普遍来看,以这种预感装备自己的文化上的"虚张声势"——列举最不常见的画家、音乐家或作品(《儿童与巫术》、《火鸟》、康定斯基、达利、布拉克)的倾向与参观博物馆尤其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频率之间的差距让人明确体会到这种虚张声势——,随着每个等级中继承人和暴发户数量不同而变化:所以,这种虚张声势在文化中间人和商业管理者身上最常见,相反,在从底层晋升的小资产阶级(还有国营部门的管理者和中学教师)身上非常罕见,而在(处于第二条轴线的负值一边的)上升的新职业阶层中则缩减为一种无区分的意图。[28]

新小资产阶级拥有的配置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其充分实现的条件。[29] 文化抱负无疑——与它增强其有效性的教育一道——隶属于这些因素之一,这些因素有助于促进若干特权的占有,这些特权与临近文化价值中心相关,如文化供应量更大,经常接触本身在文化上受优待的团体给人归属感和激励。[30] 因此,任何等级的差别,都不及巴黎人与外省人之间有系统的差别更明显:包括在合法

28　出身高等阶级的新小资产阶级成员中的39.5%声称至少知道12部出示给他们的音乐作品,而仅有25%能够举出至少12个写出这些作品的作曲家。这种差距在出身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新小资产阶级中则看不到:他们中的15%声称至少知道12部作品,同样,他们中的15%能举出至少12个作曲家的名字。同样的逻辑促使前者(85%)比后者(58%)更常宣称,他们对一切好音乐都感兴趣。

29　尽管外省人可以依靠杂志(这里无疑是《新观察家报》的主要功能)向他们提供在巴黎居住带来的东西的替代物,也就是那种"身临其境"之感,这种感觉是文化预感或虚张声势的真正原则,情况依旧如此。

30　鉴于,一个人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从文化环境提供的机会中获益越多,而且,一个群体的文化资本越多,它对其成员实施的一体化激励也越大,所以,教育水平越高,巴黎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差距越大。

420 **表 25 巴黎和外省的稳定的小资产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

		0-2位作曲家	3-6位作曲家	我对绘画不感兴趣	绘画很好，但很难	雅克·布雷尔	阿兹纳武尔	吉尔贝·贝科	蓝色狂想曲	马刀舞曲	有进取心的朋友	温暖的室内装饰
稳定的小资产阶级*	巴黎	37.3	34.9	9.3	66.7	53.6	37.7	31.3	21.1	24.5	13.4	27.0
	外省	58.5	23.1	19.8	61.4	35.8	42.5	28.3	28.8	20.3	16.6	25.6
新小资产阶级*	巴黎	10.4	17.9	3.0	20.9	34.3	23.9	13.4	17.7	9.7	12.1	25.8
	外省	32.7	26.9	5.7	42.3	50.0	36.5	32.7	35.6	15.6	30.8	43.1
		知道7-11位作曲家	知道12位以上作曲家	非常喜欢印象派	喜欢抽象派绘画	列奥·费雷	雅克·杜埃	《火鸟》	《赋格艺术》	《平均律古钢曲集》	艺术气质朋友	混合的室内装饰
稳定的小资产阶级	巴黎	21.4	6.3	16.3	7.7	32.5	8.7	12.2	5.1	4.2	10.5	3.6
	外省	14.2	4.2	8.2	10.6	28.8	4.7	4.0	2.8	2.8	8.1	3.8
新小资产阶级	巴黎	43.3	28.4	37.3	38.8	47.8	23.9	21.0	22.6	17.7	39.4	20.9
	外省	34.6	5.8	25.0	26.9	36.5	13.5	8.9	2.2	4.4	15.4	15.7

* 在稳定的小资产阶级中，我们汇集了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职员、中等行政管理者、小学教师和技师。

** 在新小资产阶级中，我们汇集了社会医疗机构成员、文化中间人、艺术手工业者和商人、秘书和中等商业管理者。

实践的密度上（比如参观博物馆的频率）和能力范围上（比如在音乐上）的差别；还有与合法文化的关系上的差别。如果其他情况相
421 同，对绘画或音乐空间的陌生感（“这不是我的强项”、“我不知道”）在外省人身上更加明显；尤其是在辨认——往往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高雅观点的才能上的差别，因为在所有的能力水平上，只要给出最合法的判断，巴黎人总是更倾向于采取这类判断（“我喜欢一切好音乐”），而外省人则大多赞同表达对合法性之认可的判断，这种认可含有对无知（“我不知道”）或无能（“这太复杂了”）的一种

招认；在文化抱负指标上的差别，通过这些指标，新小资产阶级与从底层晋升的小资产阶级在巴黎比在外省更清楚地区分开，这些指标包括，新小资产阶级选择充满奇思异想或混合风格的一种室内装饰、优雅的和高贵的服装——优雅和高贵是发行量很大的妇女杂志宣传的小资产阶级新生活艺术的两个典型术语——，尤其还公开声称喜欢最不常见的音乐作品，《火鸟》、《赋格艺术》、《平均律古钢琴曲集》（而不是外省人的《蓝色狂想曲》）；最后在所有生活风格指标上的差别，在服装选择上、饮食趣味上或伦理偏好上的差别，外省人在这些方面总是表现得更谨慎，不那么大胆地“摆脱束缚”。

与巴黎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对立一起，出身统治阶级的新位置占据者与出身其他阶级的新位置占据者之间（在文化能力方面非常明显）的对立，在此，是为了强调社会性的虚张声势取得成功的条件，社会性的虚张声势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新职业的定义中。上升的个人只抓住新生活风格的最明显和最无权威的特征，他们在边缘的和定义不那么严格的位置中，寻找一种方式，以逃避与包含在他们的学校教育前途中的许诺不大相符的命运，他们不具备文化能力、伦理配置以及尤其是社会资本和投资意识，而出身统治阶级的个人则期待依靠这些恢复过去的位置，因此他们很有可能被逐出这些位置，尽管他们曾被学校教育系统产生的一种误识作用引向这些位置，因为这些位置逐步通过其仅有的合法占据者的行动后果得到重估（尤其由于他们被淘汰）。

422

从义务到快乐的义务

我们看到，继承而来的配置如何预先倾向于占据这些配置指向的位置。这些生活必需品商人，象征财产和服务的出售者，总是把自己当成样板和他们产品的价值的保障者出售，他们表现如此出色，不过是因为他们介绍出色，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介绍和表现的东西的价值，多亏有了他们，正直可靠的出售者的象征权威才表现为一种更粗暴同时更温和的强制形式，因为除非出售者欺骗自己，他才会欺骗顾客，因为他真诚地相信他出售的东西的价值。正是因为新生的"仿制品"产业，善于用词支付并以词当物付给那些因买不起物而同意让人用词支付的人，它在新小资产阶级中找到了优先的顾客，只有这个阶级才预先倾向于充满信心地努力推行新资产阶级提出的生活风格，即新小资产阶级轨迹的可能结果及其渴求的真正目标。[31] 总之，这个消费的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借贷也就是提前、提早将构成合法生活风格的标志据为己有，如名字复古的"住宅"和迈尔兰沙滩住房(Merlin-Plage)[①]式的单间公寓，仿冒的豪华汽车和虚假的奢侈度假，因此，小资产阶级被指定扮演传送带的角色，将他们试图不惜一切代价与之区分的人带入消费和

---

31 乔治·佩雷克的小说《物》(*Les Choses*, Paris, Julliard, 1965)以其特有的手法，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些被物迷住的谈物专家(主角是一个广告研究事务所的社会心理学家们)与一些物之间保持的愚弄者受愚弄的关系，这些物的全部价值来自于谈论物的话语。

① 法国旺代省的一种海滨度假房屋。——译者

竞争的过程中，他们的确与这些人区分开了，其中一点体现在他们感到通过一种象征行动向这些人传授合法的生活风格是合法的，这种象征行动的作用不仅是产生对其自身产品的需要，进而，在长期内，使自己合法化并使那些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合法化，而且还使这种被树立为样板的生活艺术也就是统治阶级的生活艺术合法化，或更确切地说，使构成这种生活艺术的伦理先锋的阶层合法化。

我们将会把所有这些人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动中得出的印象与我们的分析相对照。所有这些人，在工业企业内部或在庞大的文化生产官僚机构，如电台、电视台、民意调查所、研究所、大日报社或杂志社，尤其是在"社会劳动"和"文化推广"的职业中，被指派从事温和的操纵活动，新的劳动分工使他们注定如此。新的文化中间人，处在社会结构中不稳定的地位，如同在其他场中的低级教士，在文化生产和流通机构的等级中占据一个被统治地位，并体会到一种在思想上与被统治阶级利害一致的基础有时为他们带来的一种近乎异化的经验，423
他们倾向于在某些话语中辨认自己，这些话语试图对文化"等级制度"力求维护的文化秩序和等级提出质疑，并重现所有异端的主题，如揭露（技术贵族）垄断能力的野心、反对等级和等级制度、提出普遍创造力的观念。但事实上，这些职业注定要使其占据者陷入一种基本的暧昧中，这种暧昧源于（象征上的）颠覆配置与操纵或保持的功能之间的差距、不合或矛盾，前者与劳动分工中的位置相连，后者与位置相连；这种暧昧还源于职业计划的主观表象与职业的客观功能之间的差距、不合或矛盾——功能的实现本身可能意味着这种差距，即掩盖

和无视的根源，如同在这些1968年5月的革命者状况中，他们变成了企业的应用心理学顾问，为了接受他们暧昧的位置并通过接受这个位置的暧昧性接受自己，他们被迫创造了巧妙地暧昧化的话语和实践，这些话语和实践好像事先就被纳入了位置本身的定义中（Cf. M. Villette, La carrière d'un《cadre de gauche》après 1968,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即出）。这些从事服务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被迫体会他们的救世主渴望与他们实践的现实之间的差距，不得不保持他们的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性，以便能够接受它并由此注定要对世界提出疑问，这种疑问掩盖了对他们自身的一种焦虑疑问，因此他们预先倾向于非常强烈地体会整个一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情绪，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不顾一切地希冀一种集体希望感到厌倦，在自恋的神秘内省中寻找改变社会世界甚或理解社会世界之希望的替代品。

因此，新的或革新的资产阶级在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内部进行斗争，从而以一种改头换面的保守主义代替原始的保守主义，后者是建立在阶级之间、代与代之间或性别之间的等级关系的公开的专制表象基础上的，而改头换面的保守主义符合一些人的不言自明的利益，这些人在对学校教育系统的一种合理运用中，找到了成功地实现由新经济逻辑强制规定的转换方法。就是在这场斗争中，新的或革新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层面上，都在新小资产阶级中找到了其天然的同盟，而新小资产阶级则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其人生理想（“活跃的”管理者的理想）的实现，并放弃了上升的小资产阶级的有点忧郁的苦行主义，满怀热情地协助他们推

行新的伦理规范(尤其在消费方面)和相应需求。

新小资产阶级从伦理拯救的新学说的推行中期待其职业的和个人的拯救,因此预先倾向于在某些斗争中扮演先锋的角色,这些斗争的赌注涉及生活艺术的所有方面,更确切地说,涉及家庭生活和消费、两性关系和代与代之间关系、家庭再生产及其价值再生产的方面。新小资产阶级差不多在所有方面都与衰落的小资产阶级 424
的压抑道德对立,后者的宗教或政治保守主义的源头往往是反对道德混乱尤其是性风习混乱的道德愤怒——正如"娼妇政治"[①]的主题和反女性主义证明的一样,"娼妇政治"的主题和反女性主义困扰整个右派的,更确切地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从蒲鲁东到帕累托。但是,新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基本选择中包含的贵族野心,由于他们关于两性关系的颠覆性表象,同样与从底层晋升的小资产阶级的苦行主义对立,后者严肃的、严格的但不无某种英雄色彩的乐观主义,与衰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压抑的悲观主义对立。[32]

因此,新伦理先锋将一种快乐义务的道德[33]与义务的道德对

---

① 指公元十世纪时罗马贵族中的几个娼妇成为教皇情妇而控制教廷大权。——译者

32 在促使新职业的成员对两性关系形成一种颠覆的表象的决定因素中,应该考虑到其中的一个事实,即在中产阶级——无疑是新阶层——中,夫妻双方的学历或职业地位若不一致,妻子比丈夫强更常见,而在学历相同的情况下,职业地位之间若不一致,丈夫比妻子强无疑更容易让人感觉到。

33 康德预先提出了这种观点,即对旧道德而言什么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他写道:"一种享乐的义务是一种明显的荒谬。一切从事以享乐为唯一目的的活动的所谓义务也是如此,尽管这些活动会被人们尽可能地理想化(或美化);哪怕这是一种神秘的享乐而且人们习惯于称之为神圣的。"(E. Kant, *Critique du Jugement*, trad. Gibelin, Paris, Vrin, 1928, p. 46, n° 1)

立起来。义务的道德建立在快乐与善的对立基础上，导致对快适和愉悦的普遍化怀疑，导致对快乐的恐惧和一种由“谨慎”、“害羞”以及“克制”构成的与身体的关系，它在对被禁止的冲动的任何满足中都掺杂着犯罪感；而快乐义务的道德导致把“娱乐”、玩乐[34]或如同人们今天微微颤抖着说出的“享乐”方面的任何无能，当成一种足以威胁自尊的失败，而快乐借助与其说是伦理的理由不如说是科学的理由的名义，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被要求的[35]；无法拥有足够快乐的恐惧，乃一心克服对快乐的恐惧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与寻求自我表达和身体表达以及与他人交流（“联系”、“交流”）甚至融入他人（他人不被当成群体，而被当成寻求他们自我的主体
425 性）相结合，从而用一种对个人健康的崇拜和心理治疗学取代了个人伦理学。“政治化”将个人经验表现为一个阶级共有的总体经验的个别状况从而使个人经验丧失个性；与“政治化”截然相反，“道德化”和“心理化”使经验具有个性，因此与寻求宗教救赎的或多或

---

[34] M. Wolfenstein，《The Emergence of Fun Morality》，in E. Larrabee and R. Meyersohn(eds)，*Mass Leisure*，Glencoe，Ill.，The Free Press，1958，pp. 86-97.

[35] 当我们试图把一种社会道德客观化，尤其当这种道德来势汹汹，强迫人们接受，而洞察力可能只起到赞同一种敌对的精神气质的作用时，如在这里一样，有必要说出我们经历的所有错误风险吗？我们为了描述两种对立道德的特征而使用的每个词，对于坚持相反道德的人而言，都起到一种侮辱的作用，因此寻找一种完全的语气“折中”是徒劳的（比如心理学圣经的通行文本把“禁欲”等同于“受虐狂”）。总之，在每种情况下，都应该恢复社会学客观化的真实反面（比如禁欲的道德主义的英雄维度，这个维度在超越自我的努力和对这种超越的赞颂中找到了快乐；或解脱论崇拜的宽容的纯真，这种纯真建立在对社会限制和赌注的荒谬性的一种敏锐意识上），而且，正如我们在这里不断地所做的，应该把被描述的配置与其社会生产条件联系在一起，比如压抑的配置就应该被看作压制（或社会压制）的产物。

少世俗化的形式是完全一致的。[36] 正如现代主义道德对精神分析术语的使用所揭示的那样，现代主义道德是一部以分析为借口进行说教的心理学圣经通行文本；正如这种道德赋予埃里克森[①]谈到的"双方一起达到性高潮的幻想"的地位所证明的那样，按照实证主义的古老梦想，这种道德把正常(normal)的一种伪实证定义，变成规范性(normalité)的绝对必要，并把理论道德的性高潮义务建立在一种金赛[②]式伪风俗科学报告基础上，由此将关于"交换"的可怕理性统计学引入性交换领域，而大多数社会将这个领域变成集体无知的最终庇护所之一。[37] 现代主义道德以一种伪性科学为借口，以便把一种看待和体验性生活的方式自然化，而这种方式 426

---

[36] 把政治化与心理化之间的对立过分扩大，我们有可能忘记这一点，即加入战斗集体可能也提供了一种解决生存困难的办法——即使这些困难不是加入组织的唯一原因——因为这种加入带来了融入一个群体所提供的所有保证和所有保险，这个群体是一体化的、被分开的、封闭的，拥有它的区分法则、语言和惯例，要求并承认忠诚和牺牲(Cf. D. Mothé, *Le mètier de militant*, Paris, Seuil, 1973)。但是，把加入党派的逻辑还原为一种群体治疗学的逻辑，我们有可能忘记这一点，即心理交易以及特别是忠诚和认可的交换("同志的信任")不过是"整个机构"——这个机构要求一种彻底的依赖，一个人越是彻底地付出他在机构之外拥有的和成为的，机构给他的越多——与其成员之间更深交易的真实形式(这并不意味着心理交易是可以忽略的)，这些成员期待机构的越多，他们为机构奉献(自身)越多(反过来获得机构的回报越大)，因为他们在机构之外拥有的和成为的更少。

① 埃里克森(Erik Erikson, 1902-1994)，美国心理分析学家，提出了分为八个连续阶段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重视自我的统一性，主要著作有《同一性与生命周期》(1959)等。——译者

② 金赛(Alfred Kinsey, 1894-1956)，美国生物学家、性学家，以其对人类性行为的生态学研究闻名，与人合写的《男性性行为》(1948)和《女性性行为》(1953)，称为"金赛报告"，对性行为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译者

[37] Cf. P. Bourdieu,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aris-Geneve, Droz, 1972, pp. 194-195.

作为近期的历史创造，依靠分配极不均等的可能性的社会条件，[38]因此，现代主义道德注定要将一些人交付治疗"性不幸"的病理学，也就是说交付给精神分析学家或性学家的精心医治，唯有他们能够确定合法的性能力，原本被旧道德判定进行野蛮的"自然的"性行为的这些人，由于没赶上一场"性革命"，再次成为一种能力定义的普遍化的受害者，但这种能力定义的普遍化并不伴随着获得这种能力的条件的普遍化。

在这个方面，这种道德离宗教预言比离注定要达到片面和暂时真理的科学更近，因此这种打着科学招牌的道德为日常生活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系统的答案，比如提出锻炼和保养身体的一种观念与关于童年和幼年教育的一种表象，这种观念和表象与它的性观念完全一致。传统体操的苦行主义，在实际形式中，以消耗的体力甚至以受苦——按照一句谚语的说法，"要美，就要受罪"——衡量一种锻炼的价值，这种苦行主义颂扬训练，将体力的付出变成一种"意志锻炼"，甚至能在对紧张的体验中发现一种快乐的形式，而新体操有时则让自己成为一种"反体操"，它以一个同样强制性的格言系统反对这种苦行主义，这个系统是这种苦行主义的对立面：新体操试图以放松代替紧张，以快乐代替费力，以"创造性"和"自由"代替训练，以交流代替独处，它对待身体如同精神分析学家对待灵魂，专心"倾听"一个身体的声音("倾听我们肌肉的声音")，关键在于要"放松"、解放，或更简单地，重新找到并自觉地接受这个

---

[38] Cf. N. Elias, *La civilisation des mœurs*, Paris, Calmann-Levy, 1973 et *La dynamique de l'occident*, Paris, Calmann-Levy, 1975.

身体("自我感觉好")。这种对与身体的关系的心理化,与一种对自我的颂扬密不可分,但这个自我只有在通过身体与他人的交流("分享经验")中才能真正实现("充分发展"),同时身体被当成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工具(与"异化的"身体的关系的整个策略可能经由工具进入)。我们将会认出成为"身体表达"——即这种对自己身体的不带痛苦的艰难创造——之根源的意图。[39]

同样的对立也出现在育儿法和教育学领域。将儿童的天性视 427
为既危险又强大的(基本是自动色情的)冲动源的清教徒观念,导致将教育视为一种矫正并将教学法视为一整套准许管制儿童并同时驯服他身上的不良本能的技巧;这种清教徒观念分配给成年人规定需求也就是合法欲望的权力,比如区分合法(饥饿或痛苦引起的)哭闹与不合法哭闹,或者还有"好"习惯与"坏"习惯的权力。相反,充斥着"解放论"的陈词滥调("跟父亲的关系"、"长大的恐惧"等)的治疗学伦理,赋予儿童一种良好的天性,这种天性,连同其合法的快乐需要(关注需要、情感需要和母亲照料的需要),应该被原样接受;教育也是合法快乐的源泉(因此,生育也是一种心理疗法的义务,因为生育提供了这个带来快乐、青春和与双亲的联结的消费品),它将儿童当作一种应该通过探索发现其身体和世界的学徒,使游戏与劳动、义务与快乐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将游戏定义为推动发展的或智力的训练,并由此,定义为主观上愉悦的和客观

39　尽管只能依靠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调查提供的间接说明,但我们还是认为能够指出这一点,即围绕身体锻炼的新形式组成的这类宗派的信徒,尤其出现在新小资产阶级妇女中,同时,获得解放的身体主题包含在宗教色彩很浓(至少在其词源上)的一个问题体系中,"夫妻之间的问题"、"妇女解放"等进入了这个问题体系。

上必不可少的必要快乐，并因此，为儿童也为父母创造了一种快乐的义务。被任意阐释的精神分析，作为科学时代的理性化神秘思想，提供了合法的话语，这种话语赋予一种精神气质的既随意又必要的前提以一种理性依据的表象。从伦理滑向治疗学产生了对治疗医师的需要，治疗医师也是这种需要的产物：其实，无疑，通过求助于灵魂的理性治疗专家（精神分析学家、心理治疗学者、夫妻关系顾问等）追求心理健康，这使人们与一个专家机构的发展保持着一种辩证的关系，这些专家能够生产对他们自己产品的需要，也就是一个他们预备为之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市场。

无疑，应该切记不要将所有家庭伦理的变化归于这个唯一的
428 因素，这些变化是一连串（相对）独立的因果关系系列的联合作用，比如新心理理论（精神分析、发生心理学等）出现；资产阶级女子大量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并接触相应的生活风格；再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学校教育失误倾向于比道德错误更严重；对学校教育产生焦虑，这种焦虑首先关系到男孩，取代了特别涉及女孩的伦理焦虑；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增多；或者还有经济生产本身发生了变化，经济生产被迫为生产对自己产品的需要和人为创造稀有产品保留一个总是更重要的地位，促使通过各种媒介支持一种消费者的道德。无论如何，治疗学道德的飞跃无可争辩地与某个专家（精神分析学家、性学家、夫妻关系顾问、心理学家、专业记者等）机构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这些专家企图垄断合法的教育能力或性能力的定义。而且，一个财产和服务的生产场的形成离开一整套转换策略是无法理解的，这些财产和服务是今后在这些方面要求的能力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所呼唤的，由于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培

养预先倾向于让一些行动者扮演伦理先锋的角色，多亏了这套转换策略，这些行动者才能在教师行业和医疗机构的空隙中找到劳动市场拒绝给他们的权威位置的替代品。因此，所有这些公开表明信仰的热忱的人，最终以传布信仰为业，这就是他们的典型历史，尤其是所有以下团体的典型历史，这些团体在救济领域、终身教育领域、文化推广领域或教育或性方面的指导领域，在一代人的范围内，从传道式尽义务之热情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半官方职务的安全性，这段历史最终披露了所有这类职业的双重真理，这类职业是"典型预言"的官僚化形式，在这类职业中，至关重要的是把他本人的生活艺术作为典型呈现(或出售)。

如果说官僚团体的这些伦理预言家传布信仰的伦理热忱自然而然地处在稳定的小资产阶级的苦行道德的对立面，这是因为，他们选择的是创造其职业而不是顺应现成的职业：如同这个为他们下定义的选择一样，他们的生活风格与他们的伦理和政治立场，是以抛弃他们身上拥有的一切有限的、确定的、决定的东西，一句话，一切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为原则的，也就是以拒绝被放入社会空间的一个确定地点为原则的，这种拒绝作为实践的空想主义，到那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特权并使他们预先倾向于接受一切形式的空想。他们在再分类的活动中被分类、被降级，他们 429
想变成不可归类的、"被排斥的"、"边缘的"，而不是被分类，被归于一个阶级、一个社会空间中的确定地点；尽管如此，他们所有文化的、体育的、教育的、性的实践都让人想到分类，但这是以否认的方式进行的分类，正如从一个少年反文化"资源"宝库的术语表中借

鉴的这些条目证明的[40]：生态农业、合气道[①]、人智学、反体操、反核武器、反传统精神病学、防辐射、反科学主义、反接种、占星术、生物动力、生物能源、《夏利周刊》、差异电影、非言语交流、身体、创造性、舞蹈、营养学、扫雷具、毒品、生态学、童年、玄奥秘籍、身体表达、地球外生物、疯狂、民歌、终身培训、未来学、格式塔疗法、围棋、致幻觉的药、残疾、哈塔瑜珈[②]、大麻、顺势疗法、同性恋、想象力、移民、创造、柔道、剑道、运动疗法、弓道[③]、拉扎克[④]、自由、斗争、磁学、东方医学、超验沉思、素食、游牧人、非暴力、新新闻、平行、特异功能学、陶艺、监狱、超心理现象、植物、远足、地方主义、聚会、镇压、旅行汽车、科幻小说、心灵感应、治疗学、织造、编制、素食主义、绿色、社区生活、滑翔飞行、自由飞行、旅行、边缘科学普及、瑜珈、禅。此乃关于一种社会飞跃的梦想、一种绝望的努力的几乎毫不掩饰的表达，目的是脱离具有万有引力的社会场的吸引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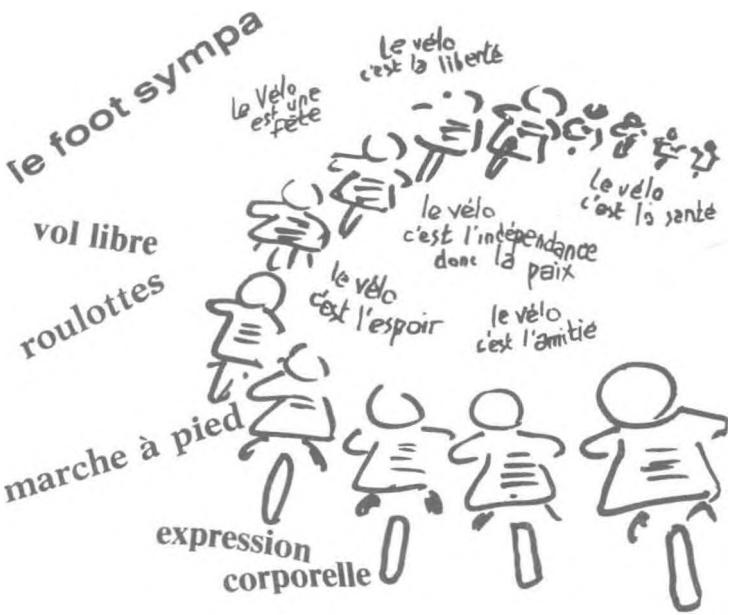
40 我们理解，社会学客观化的任何形式都引起他们的厌恶——以及，反之，心理的或精神分析的魔法都对他们产生诱惑。而且，他们随时准备赞赏时下流行的、对科学"还原主义"的陈旧个人主义揭露的所有变种，这种揭露是知识贵族主义的基本形式，它通过把为了将实践科学地客观化所作的一切努力等同于一种伦理的甚至政治的谴责（其主题是"科学＝古拉格"，这个主题使最过时的后海德格尔顽固派在知识分子的高级周刊中出乎意料地再度风行），得到一种出乎意料的支持。而且，科学社会学的存在在这个时代比以往更不可能，因为在这个时代，对于那些试图逃避分类的人，社会学家的位置成了"避难所"。

① 日本近代武术，特点是"以柔克刚"，与对手一起锻炼，培养自身的创造性。——译者

② 印度瑜伽的一个门派，认为人体有阴阳两种力量，只有两者相结合、达到平衡，人才能处于理想的健康状态。——译者

③ 日本的一种古武道，用和弓把箭射到标靶上，强调通过动作、修养、精神力、礼仪、充分锻炼弓手的身心。——译者

④ 法国中央高原南部的石灰岩高原，大石灰岩天然公园建于此地。——译者



《资源目录》，同上，第 134-148 页。

反制度的性情，与意欲逃避一切让人想到竞争、等级和分类的东西以及首先让人想到学校教育分类、被划分等级和能划分等级的知识、理论抽象或技术能力的东西之想法，指引这些新知识分子，他们创造了一种生活艺术，这种生活艺术以反抗“禁忌”和清除“精神情结”的斗争的名义，采用知识分子生活风格的最外在因而最容易借鉴的特征——自由的和解放的风度，打扮或衣着的大胆，无拘无束的态度和姿势，并将有教养的配置有系统地用于正在合法化的文化领域（电影、连环画、激进文化等）或日常生活领域（“街头艺术”）、个人领域（性、化妆、教育、娱乐等）、存在领域（与自然、 430

爱情、死亡等的关系），从而使他们自己以最小的代价获得知识分子的满足感和特权。作为一种新知识普及也即一种知识生活风格普及的理想追随者，他们立刻在弗洛伊德和弗雷内[①]、罗杰斯[②]和赖希[③]、傅立叶和巴枯宁共存的新自发主义圣经的通行文本中认出了自己的特征。几乎无需说出这种对社会世界的浪漫逃避可能会有的"有教养的"甚至学究气的东西，因为这种逃避赞颂身体和自然，有时自以为回到了"未开化状态"和"自然状态"：反文化与合法文化的共同点是让它的原则处于未明言的状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涉及到一种精神气质的配置），反文化还能完成区分功
431 能，把到那时为止专属知识分子的区分游戏、高雅风度及其他内心丰富的外在迹象，变成几乎人人可得的。

很久以来就习惯于把欲望当说辞[41]的广告圣经的通行文本的主题与高度普及的哲学的最典型论题之间的交汇，一种统治阶级的社会政治与从传播上具有资产阶级自身特点的新教育之间的契合，足以揭示以下这一点，即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先锋派中

---

① 弗雷内（Celestin Freinet，1896-1966），法国教育家，革新了法国教育体系，强调儿童的自由表达和学习的个体化，其教育理论受到社会主义、自然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影响。——译者

② 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20世纪继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的临床心理学家，首创非指导性心理疗法（即患者中心疗法），强调人的特别的创造性，代表作为《论人的成长》。——译者

③ 赖希（Wilhem Reich，1897-1957），维也纳心理学家，他研究出一套心理分析方法，强调整体的个体结构而不是个别的神经症症状，他曾参加"性政治运动"并研发出一套伪科学系统"性力术"。——译者

41 参见比如，E. Dichter，*La stratégie du désir*，*Une philosophie de la vente*，Paris，Fayard，1961。

找到其特定领域的新伦理，非常符合一种开明的保守主义形式，因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政治放弃了陈旧的非此即彼的取舍，为了更好地保全而做出让步，新教育则把希望寄托在自由主义和宽容大度上。[42]

42　我们甚至可以自问，解放的道德是否正在为经济提供经济理论很久以来梦想的完美的消费者，而不仅是推动消费并推动消费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新道德的最重要的贡献可能还在于产生了新经济秩序中孤立的（尽管不乏各种协会，即纯粹累加的统计学活动集合）、由此自由地（或被迫地）、分散地面对单独的市场（儿童、少年、"老年人"等的市场）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摆脱了集体记忆和期待所强加的限制和约束。简而言之，脱离了家庭单位特有的时间结构，包括家庭单位特有的生活周期，长期的、有时跨越数代的"规划"与对付突然的和直接的市场限制的集体防御。

第七章　必然的选择

433 将习性定义为乐意做被迫之事的根本主张，没有像在民众阶级的状况中让人感觉这么明显的了，因为必然对他们来说涵盖了我们通常对这个词的全部理解，也就是必需品不可避免的匮乏。必然强制规定了一种必然的趣味，这种趣味意味着适应必然并由此接受必然之事并顺从不可避免之事的一种形式，亦即一种深刻的配置，这种配置丝毫不与一种革命意图相悖，即使它总是赋予这种意图以一种并非属于知识分子的或艺术家的反抗模式。社会阶级不只是由生产关系中的一个地位确定的，也是由阶级习性确定的，阶级习性"通常"（也就是通过一种强大的统计学概率）与这个地位相关。[1] 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民粹派，都将他们自己投射到他们的对象中，以致于把他们与工人状况的关系当成工人与这种状况的关系，好像他们只需作为观察者甚或参与者，在生产关系中暂时占据工人的地位，就可以理解这个地位上的工人的体验；于
435 是他们从工人状况中得出了一种在统计学上不可能的表象，因为，

1　忽略习性及其作用，乃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民众观念、保守主义的悲观主义和唯心论革命主义的乐观主义共有的，这一点并非偶然，保守主义的悲观主义把社会条件产生的属性自然化，而唯心论革命主义的乐观主义则无视以下一点，即工人阶级是必然造就的，这甚至体现在工人阶级反抗必然的形式上。

这种表象不是与这种状况之关系的产物，而从这种状况产生的制约来看，与这种状况的关系通常是与这种状况分不开的。没有必要检验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工人世界无法忍受的印象是真是假，当知识分子处于一个工人的情形之中又不具备一个工人的习性时，他把握工人的状况依照的认识和评价模式，并不是工人阶级成员本身为把握其状况而建立的认识和评价模式；知识分子的这种印象的确是一个以临时的和自主的方式进入工人状况的知识分子可能对工人世界拥有的体验，而且若那些被抛到工人的状况中却不具备特定习性的人的数量日益增多，则这种印象的可能性在统计学上会变得越来越大，目前正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种特定习性是"通常"强加给那些注定要遭受这种状况的人的制约的产物。民众主义不过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颠倒，如果说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描写几乎总是在赤贫主义与对至福千年说的颂扬之间来回摇摆，这是因为这些描写没有考虑与阶级状况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构成了这种状况的一种全部定义，而且人们阐明（这不一定意味着能够体会）与自己所描写的状况之间的正确关系，比把自己与这种状况的关系投射到描写之中更不容易——哪怕是因为这种虚假的认同和这种认同激起的愤怒具有所有合法性的外表。[2]

---

[2] 有必要说出身于这些阶级并不足以产生对这些阶级的社会世界观的一种准确表现吗？哪怕仅仅是因为保持距离的做法，可能跟外人与这些阶级之间的纯粹距离一样，同样意味着或决定了与这些阶级的关系（比如传布信仰的民众主义热忱）是彻底隔绝的。

434



必然趣味与一致性原则

必然趣味特有的作用不断地、但隐蔽地发挥——因为必然趣味的效力与必然的效力混在一起——这种作用在如下状况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即必然趣味在某种程度上不适时地发挥作用，它在生产出它的条件消失后继续存在，手工业者或小工厂主或小职员的行为便是明证，手工业者或小工厂主，如同他们本人所说的，“不知道怎么花他们挣的钱”，而小职员很晚才摆脱农民的或工人的状况，在算计和玩味“他们的所得”却不肯利用这些 436
所得（通过节制或“亲自”动手干活）的做法中找到相当于一种财产或一种服务可能会为他们提供的一种满足，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无法不在享受的时候体会一种浪费的痛苦感觉。拥有一百万并不足以过上百万富翁的生活：暴发户通常要花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一生才知道，他们看作一种有罪的挥霍的东西，在他们的新状况中，构成了必不可少的消费。[3] 比如，他们忘记了这一点，即为了“评判”纯粹象征的服务的“正确价值”——这些服务在很多方面（旅馆、美容师等）构成了豪华场所与普通场所之间的根本差

3　诺伯特·埃利亚斯（在泰纳之后）转述了黎世留公爵的一个举动，这个举动显示了这一点，即慷慨花钱的艺术，可能在一个阶级的极端状况下，成为一种明确的教诲，这个阶级的存在本身依靠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通过这种花钱艺术，17世纪贵族与追求节俭和利益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距离显示出来。正如这种花钱艺术在今天显示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距离：“公爵交给他儿子一个钱袋，让年轻人学会像大贵族那样花钱；他把满满的钱袋拿回来给他父亲，他父亲夺过钱袋，当着他儿子的面扔到窗外”（N. Elias, *La société de Cour*, Paris, Calmann-Lévy, 1974, p. 48）。

别——应该感到自己是这些照料和这些事务性的个人化关注的合法接受者，并且对这些收钱以提供服务的人持一种掺杂着疏远（给予"慷慨的"奖赏构成了这种疏远）和随便的态度，资产阶级对他们的仆人就持这种态度。有些人怀疑"懂得如何让人伺候"这种做法，如资产阶级话语指出的，是资产阶级生活艺术的一个因素，对这些人而言，只要想想那些工人或小职员就够了，他们借着某个大场面进入一家高级餐馆，不断纠缠老板或服务生——而后者"立刻明白他们在跟谁打交道"——好像为了象征性地破坏服务关系并消除这种关系令他们感受到的不安。一个工人看到有人展示一块两百万的手表，或听到一个外科医生为他儿子的订婚仪式花了三百万，并不羡慕那块表或那场订婚仪式，而是羡慕那两百万，他可以用这两百万干任何别的事情，他无法想象那个需求系统，在那个系统中，似乎用两百万买一块这个价钱的手表再合适不过了。[1] "有那么多事情排在前面"，就像人们说的，实际上，"只有疯了"才会想到一块两百万的手表。但是一个人永远无法真正"处在"

---

[1] 成千上万的理由——尤其是生活空间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分隔——使得这两种经验非常不可能存在（尽管它们全都是从经验借鉴而来）。其实，正如马克思不无尖锐地指出的，"在质量上和在数量上呈现在他眼前的东西，不仅倚赖于他在当中无足轻重的世界的现状，而且倚赖于他的钱包和劳动分工给他带来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地位可能禁止他得到不少东西，无论他的眼睛和他的耳朵多么贪婪"（K. Marx, *L'idéologie allemande*, Paris, Ed. sociales, 1968, p. 326）。除了例外，民众阶级的成员"无法设想"特权阶级的需要系统可能是什么，也无法设想他们的收入，因此他们对这些收入只有一种非常抽象的认识，与现实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比如当被问道"香榭丽舍区的一顿大餐的平均价格"时，工人中的13%称不知道，35%称在15到24法郎之间，22%称在25和29法郎之间，13%称在30到39法郎之间，13%称超过50法郎——与之相比，管理者、工业家和自由职业者的相应比例分别是2%，11%，20%，33%和14%，中等管理者则给出了折中的估计）。

那些位居社会世界的另一端的人的地位上。一些人眼里的挥霍是另一些人的绝对必需。不仅仅因为这两百万的边际效应随着拥有的百万数目而变化：人们所说的许多炫耀性消费丝毫不属 437
于一种浪费，这些消费除了是某种生活水平的必要因素，还往往——如订婚典礼一样——是一种有助于积累社会资本的优良投资。

统计学以需求系统的形式记录的东西，正是一种习性的诸多选择的一致性。无法"消费更多"或换句话说，无法进入包含在一种高收入水平之中的需求系统，这是不能把消费倾向归于占有能力或把习性归于严格定义的经济条件（诸如人们在某种确定的收入水平上把握的经济条件）的最佳证明。如果一切都让人认为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关系，这是因为趣味几乎总是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经济条件相似的经济条件的产物，于是人们能够将一种因果关系的有效性归于收入，而收入只有与它产生的习性相结合，才能发挥这种有效性。实际上，当相同的收入与迥然不同的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习性本身的有效性表现得非常清楚，只有当人们设想不同的选择原则的干预，这些消费才能得到理解。

因此，工长相对于技工，在家庭平均收入高得多的情况下（34 581 法郎对 25 716 法郎），工长用于食物的那部分消费与技工非常接近（35.4%，与技工的 38.3%和中等管理者的 30%相对），乃至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总数与高级管理者相当（12 503 法郎对 12 904 法郎）。实际上，这一切说明工长固守大众的"美食"价值，尤其是实现这些价值的大众方式：首先，

438 大众食品的最典型消费，淀粉类食物、猪肉、土豆、家禽，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其次，昂贵的消费大大增加，如猪肉食品、酒、咖啡，尤其是（在高等阶级中大大减少的）糖，还有黄油（444 法郎对 365 法郎，油却减少了），而工人不得不限制这类消费，尽管这些消费对他们而言代表了"美食"；第三，属于典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昂贵消费，增加非常不明显或根本没增加：牛肉、羔羊肉、羊肉、鱼、虾蟹、柑橘等，就属于这种情况；同样地，新鲜蔬菜比新鲜水果增长快得多，两者都比猪肉食品增幅小。[5]

另一个例子：当我们从包含在 30 001 法郎与 50 000 法郎之间的收入级别过渡到高级别时，高级管理者的食物购买丝毫也不按照与工人相同的逻辑发生变化；如果说食物消费在这两种状况中增加（高级管理者的食物消费增幅相对较大），增加的项目，在高级管理者（包括教授和工程师）中，依次为开胃酒、饭馆用餐、不含酒精的饮料、羊肉、甜点、牛肉、新鲜水果、鱼和虾蟹、奶酪，而在工人中，依次为猪肉、开胃酒、兔肉、新鲜水果、豆类、面包、新鲜蔬菜。[6]

在生活风格还有"生活的风格化"范畴内的最重大区别的根源，在于与世界、与世界的物质束缚及其物质急需之间的客观和主

---

5 鉴于工长用在食品上的收入份额的绝对值大大增加，其他消费的份额增幅相对较小，而且消费结构大致与技工的消费结构相同。不过有几项增加明显（小家电、维修费、美容美发、电话、书籍—报刊—演出、学费、度假花费）（S. C.，III）。

6 C. Roy, Les conditions de vie des ménages, exploitations triennale 1965-66-67, *Les collections de l'INSEE*, décembre 1973, M 30.

观距离的变化。相对于世界和他人的疏远的或随意的配置，如同成为其维度之一的审美配置一样，只有在相对摆脱急需的生存条件中才能形成，人们几乎无法称这种配置为主观的，因为它是被内在化的客观性。正如我们看到的，对必然的顺从使民众阶级倾向于一种实用的和功能主义的"审美"，拒绝形式训练和一切种类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无动机和无价值，这种顺从也是日常生活的所有选择和一种生活艺术的根源，这种生活艺术迫使把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意图当成"荒唐念头"驱除。[7]



439

7　无疑，同样的"现实主义"导致把可能在使用的手段上（包括打上典型的大学生游行印记的一切）尤其是在制定的目标上，给予政治活动或工会活动一种纯粹象征的外表的一切，从这种活动中驱除。



440 因此，工人往往比所有其他阶级更常说喜欢干净整洁[8]、容易打理的室内布置，或穿着方便的衣服，不管怎样，经济必然分配给他们这样的室内布置和衣服。加倍谨慎地选择一件既“简朴”（名曰“万能”、“百搭”等），也就是尽量不引人注目和不冒风险（也说“不繁琐”、“实用”等），又“划算”也就是便宜又结实、能花最少的钱“派最大用场”的衣服，无疑必定成为最合理的策略，这一方面是鉴于他们能在一件衣服的购买上投入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必说时间），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能从这样一种投入中期待的象征利

8 民众阶级的成员，像被压迫民族的成员一样，可能用他们看重的名誉来揭穿统治者对他们构成的阶级形成的印象。因此，大众对整洁或正直的崇拜——俗话说，“贫穷，可是正直”——无疑从驳斥资产阶级偏见这种想法中获得某种收益——比如某些炫耀简朴的形式。同样的恢复名誉的意图是这种话语的根源，他们通过这种话语说服自己，“缺的是钱”（而不是品味），而且“有了钱，就知道买什么”（或“穿着得体”）。

益(至少在工作中——这与比如职员不同)。

自称"多半不倾向于考虑时装"的那部分妇女,在不外出工作且不读女性杂志的妇女当中总是更加常见(59%对47%),在手工业者或商人、农业劳动者和工人中(62%,61%,55%)比在中等管理者和高级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大商人或工业家中(43%)更多。同样,"追赶时尚"的想法在中等管理者或职员的妻子身上更强烈,而选择"最实用的或最经济的东西"(这种选择的频率随年龄明显增加,而且在那些不工作的妇女中比在其他人中普遍得多)的多半是农业劳动者、手工业者或商人和工人的妻子(后两个等级最倾向于声称她们首先被"取悦于她们的丈夫"的想法所左右)。最后,选择一件"传统的"(而不是"雅致的"、"不保守的"或"运动的")衣服,如同选择"最实用的和最经济的"衣服一样,随着年龄明显增加,并与《伊人》杂志的阅读——在穿衣打扮上的一种投入的指标——成反比,这尤其体现在农业劳动者的妻子(67%)和工人的妻子(59%)当中,而资产阶级妇女最不倾向于进行这种选择(39%),她们选择"运动的"或"雅致的"衣服居多(S. C. XLII)。在这些方面,衣服上的微小投资和审美追求上的投入的微弱倾向的另一个证明,是这个事实,即民众阶级的妇女在市场、通过邮购或在"大众的"大商场买衣服的居多,而资产阶级妇女倾向于专门在时装店或高档的大商店购物(S. C., XLV)。在化妆品范畴内也是同样的逻辑,关于这个问题的 441
大量市场调查一致说明,民众阶级的妇女将美容产品和美容护理的消费降到最低(按照从农业劳动者到工人、手工业者和

商人、中等管理者和高级管理者的次序，美容消费的数额明显增加）；因此，她们代表了化妆的零度，化妆的复杂性（单独的口红，口红和粉底，口红和粉底与睫毛用品，口红和粉底与睫毛和眉毛用品）、金钱尤其是时间的花费，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按照与上面相同的次序）增加，至少一直到职员和中等管理者的层次。

因此，尽管民众阶级的实践似乎可以从客观条件中直接推断出来，因为这些实践确保一种金钱、时间和无论如何不怎么值钱的精力之节省，但这些实践是以必然的选择为原则的（“这不适合我们”），这种选择的意义，一方面是在技术上必要的、“实用的”（或者，换个词，功能性的），也就是说对于“合适、不多余”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是被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必然所强迫的，这种必然迫使“简单的”和“朴素的”人们具有“简单的”和“朴素的”趣味。与客观机遇的契合被纳入构成习性的配置中，这种契合是所有现实主义选择的根源，这些现实主义选择，建立在放弃无论如何无法获得的象征利益的基础上，将实践或物品还原为它们的技术功能，“清爽的”发式、“非常朴素的小裙子”、“结实的”家具等。因此，没什么比以下这种典型的资产阶级观点更令民众阶级的妇女感到陌生了，这种观点旨在让室内装饰的每一件物品都成为一种审美选择的机会，将和谐或美的意图带入浴室或厨房这类由其功能严格定义的地点，或在选择一个平底锅或一只壁橱时采用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标准。节日的饮食和服装通过一种中断传统的随意性——“该有什么有什么”，“应该把事办好”——与日常生活的服装和饮食对立，如同被社会指定为需要“装饰”的地点，客厅、餐厅或“起居室”，

与日常生活的地点对立，而且这是按照一种大致相当于“装饰”与“实用”之对比的一种对比，人们按照惯例装饰它们，小摆设放在壁炉上，森林内景置于橱柜上方，鲜花放在桌子上，而这些惯用的选择无一意味着深思熟虑或有意为之。这种墨守成规，也是大众摄影的墨守成规，大众摄影坚持按照惯例记录惯有的姿态，[9] 所以这种墨守陈规与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和所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对立，而为艺术而艺术的所有形式，接待艺术、餐桌艺术、做母亲的艺术，是礼仪手册和女性报刊所宣扬的。“做该做的”或“应该这样 442
做”的选择（销售家用产品的人知道“应该这么做”对大众的不安全感施加的影响），在人们几乎没有任何自信的一个空间里，除了提供一种最低级的安全形式之外，自然而然地包含在一种建立在追求“实用”并拒绝“矫揉造作”和“繁文缛节”基础上的实践经济中。[10] 从占统治地位的标准看来最“违反理性”的选择，根源在于必然的趣味——当然，还有缺乏信息和特定能力这种相当消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源于文化资本的匮乏：比如，喜欢花哨的小饰物和扎眼的小东西，让“客厅”和“门厅”充斥着小玩意儿和小摆设，这种趣味受到不为普通经济学家和美学家所知的一种意图的影响，这种意图就是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效果”（“这样会很有效果”），这种说法，对资产阶级趣味而言，就是庸俗的定义（区分的意图之一是以尽可能最小的效果暗示时间、金钱和创造性的最高耗费）。什么是赝品或次品，若不是花钱很少就产生很大效果的东

9　Cf. P. Bourdieu, *Un art moyen*, Paris, Ed. de Minuit, 1965, pp. 54-64.

10　Cf. Y. Delsaut, L'économie du langage populair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75, 4, pp. 33-40.

西，也就是我们只有觉得“没花什么钱就弄到手”才允许自己进行的浪费？推销商和推销专家非常清楚，他们应该设法取消禁止浪费的限制和约束，让不允许的消费，比如过时的长沙发或不能穿的尼龙裙子，看起来好像是“好买卖”，我们努力忘掉长沙发的颜色，说服自己，考虑到价格，它正是我们很久以来梦想“放在电视面前”的长沙发，我们最终还是买下了裙子，因为它打折了，尽管我们曾经“发誓不再穿尼龙衣服”。

如果还需证明，对必然的服从是必然趣味的根源，只要指出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就够了，这种浪费是拒绝让家事的日常管理服从理性计算和生活的形式原则（“每件物品都有固定位置”，“每件物品都有使用时间”，等等）的限制引起的，这种浪费只在表面上与拒绝在健康（“过分关心自己的健康”）或美容（“精心打扮”）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对立：其实，在这两种生活风格的特征中，受到双重压迫的民众阶级妇女表明，她们没有给予自己的辛劳或自己的时间即她们能够慷慨地消费（和奉献）的仅有的东西以足够的认可，从而
413 想到爱惜和节约这些东西，或者也可以说，她们不够尊重自己（毕竟她们在劳动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与资产阶级妇女的技术劳动力和有教养的身体不同），从而给予自己不费点心思就无法实现的照料和一种关注，从而给予她们的身体这些时时刻刻的护理、关心、关注，而这对于保证或保持身体的健康、苗条和美丽是非常必要的。[11]

一系列指标一致倾向于说明，民众阶级的妇女给予她们

---

11 我们会在这里找到民众阶级的妇女对女性主义要求所产生的印象的根源。

身体的价值和关注比其他阶级的妇女少：比如，农业劳动妇女中的40.2%和工人妇女中的36.0%自认为在美貌上低于平均水平，与统治阶级妇女中的24.2%和中产阶级妇女中的33.2%相对；相应地，前者中的13.0%和14.0%和后者中的10.1%和7.6%称比她们的实际年龄显大；民众阶级的妇女几乎总是把不如其他阶级妇女的体貌特征（除了皮肤、鼻子和手）归于自己。此外，她们不大看重美貌而且系统地花在所有身体护理上的时间、金钱和关注较少（S. C.，XLIV）。

一致性的原则，即民众趣味的唯一明确标准，在恢复秩序的要求（"她以为她是谁？"，"这不是给我们这些人的"）中得到表达，这种要求力求鼓励无论如何由客观条件规定的"合理选择"，此外还包含着对试图与其他群体认同以求出人头地的野心的一种戒备，也就是对状况一致性的一种强调。不同阶级的文化实践与文化偏好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这个事实，即在其周围人找到"市场"的机会大致随着拥有文化经验的机会而变化并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决定这些经验，因为在这个"市场"中，文化经验和它们产生的话语能找到价值：民众阶级的成员对他们能够——尤其通过电视——了解的合法文化作品表现出的微弱兴趣，不只是一种能力和熟习之缺乏的结果；如同以通俗闻名的主题，如电视，被资产阶级的谈话驱除一样（S. C.，VI），资产阶级谈话的典型主题，展览、戏剧、音乐会甚或电影，事实上且合法地，被民众阶级的谈话驱除，因为这些主题在民众阶级的谈话中只能表达出人头地的企图。恢复秩序的最无情要求，无疑足以解释民众阶级不同寻常的现实主义，这种要求无疑

是直接被感受到的社会空间的一致性所实施的隔离作用形成的：没有其他可能的语言，没有其他生活方式，没有其他亲属关系。可能性空间被关闭了。别人的期望是由客观条件所强加的配置的极大强化。

> 实践和话语的礼仪化，可能会一直发展到公式化，这种礼仪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严格地使用协调性原则的一种结果：一个成年男人出门做客应该愿意喝点东西，同样地，一个成年妇女穿对她的年龄而言过短的衣服会受到严厉的甚至残酷的处分（背地里的嘲笑、玩笑等）。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巨大差别则受到很大宽容（“这是一个怪人”，“他不像我们一样”），因为这些差别看起来似乎是以本性的差别为依据的（人们说医生的妻子“生来就要化妆”），对本阶级的成员（或那些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人），人们则不放过丝毫的越轨或丝毫的差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差别的原因只能是意欲出人头地也就是拒绝或否定群体（因此，人们对与家庭决裂的资产阶级子弟印象不错，却谴责同样这样做的工人子弟）。[12]

如果说男人在文化、语言或衣着方面的任何一种“追求”特

---

[12] 鉴于受到谴责的不是差别而是划清界限的公开意图，人们更容易接受为资产阶级定义的“天然”差别，尤其因为资产阶级的“简朴”证明这种差别不是一种否定的区分意图的产物。差别只被受过政治和工会培训的人看到并如是揭露，其他人说这些人“搞政治”，言外之意就是“这是一个找麻烦的人”，“一个不随和的人”，“一个什么都不放过的人”。我们看到了所有形式的父权主义的恩赐策略能够从这些配置中获得的利益。

别遭到禁止，这不仅是因为一种比在其他阶级中更严格的性别之间劳动分工和性伦理的表象，把审美追求，尤其在化妆和衣着方面的审美追求，专门留给女人，[13]或者，因为审美追求或多或少含混地与某些倾向和举止联系在一起，这些倾向和举止被视为资产者的特征（“装模作样”、“矫揉造作”等）或那些准备服从资产者的要求从而被他们接受的人的特征，通常被辱骂的“奴才”或“鸡奸者”代表了资产者的极限；这也是因为，对同时被视为女性的和资产阶级的要求的服从，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对男性气概的一种双重否定、双重服从的标志，而普通语言自然地通过性别统治的逻辑和词汇思考一切统治，注定要表达这种双重的服从。

民众阶级与统治阶级（尤其是这个阶级的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对立，通过与男女对立的类比，也就是按照强与弱、（食物的但也是玩笑的）荤与素（或精）等的等级，不仅仅在思想中形 445
成。因此，在食品方面，民众阶级（无疑男人比女人更甚）与其他阶级对立如同男人与女人对立一样：比如，我们看到，高级

13　一系列指标倾向于说明，民众阶级在一切涉及性和性别之间劳动分工的方面，都忠于一种过分严格的道德。因此，在衣着方面，民众阶级无疑出于功能的原因，在工作中很愿意接受长裤，但在家里和外出时则比其他阶级更经常拒绝长裤；同样地，民众阶级总是非常不赞成迷你裙——尤其在工作中和外出时（*Sondages*，n°1，1968，p. 79）。工人尤其是农业劳动者（34%和53.2%）比中等管理者（57%）和高级管理者（59%）更不倾向于说他们毫不看重童贞；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认为生活中的肉体之爱相当或非常重要的那部分人略有增加；反之，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声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的那部分人，还有那些声称不能同时爱两个人或爱情首先带来温情（而不是肉体享乐）或色情和不忠损害爱情的那部分人，则减少了（S. C.，XLVI）。

管理者比其他阶级(农业劳动者除外)每天早餐喝牛奶的人数多(59%,与工人的42%相对),就像女人总体上比男人喝牛奶的人多一样;吃巧克力(12%,与工人的5%和农业劳动者的5%相对,在这种情况下性别之间的差异消失了)和喝茶也是同样的,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12%,与工人的3%,农业劳动者的0%相对)和女人的饮料。但是,民众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区别,表现在咸的和富于营养的、明显属于男性的食物在他们的早餐中所占的地位,这些食物,包括几乎全是农民食用的汤,或肉(农业劳动者的46%,工人的17%,与高级管理者的6%声称至少时不时吃肉)和奶酪,而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在食用甜的和含糖的食物上明显居于首位(40%声称每天食用,与农业劳动者的29%和工人的11%相对),这些食物,比如果酱和蜂蜜,毕竟属于女性(只有38%的男人声称时不时食用,而女人中则有63%——S. C., XLVIII)。[14] 毕竟,我们知道,随着一个人的社会等级逐渐升高,尤其当他趋向于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时,由社会构成的性别之间的总体差别倾向于减弱,而在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中,妇女倾向于取得最典型的男性特权,比如阅读所谓表达政党观点的报纸、对政治感
447 兴趣,而男人毫不犹豫地显示有可能让人视为"女人气"的兴趣

[14] 同样的对立也出现在从前的一项调查中,在这项调查中,从农业劳动者依次到工人、职员和高级管理者,早餐吃咸的食物(鸡蛋、火腿、香肠、肉糜或奶酪)的人的总数在下降,而吃甜的食物(果酱、蜂蜜或水果)人的总数则反向变化(cf. H. Gournelle et A. Szakvary, Enquête sur le petit déjeuner en France, *Annales d'hygiène de langue française*, T. 3, n° 2, mai-juin 1967, p. 28)。

和配置，比如在趣味方面。[15]

一种进化论模式使得统治者有可能把其存在或行为方式看成实现了的应在，在通过这种进化论模式的应用指出一种文化惰性或"文化滞后"的作用之前，应该考虑，民众重视作为男性气概的基本维度的体力[16]与产生和支持体力的一切，如无论成分还是味道都"刺激"的食物和饮料或体力劳动和训练，是不是与以下事实存在着一种明白易懂的关系，即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全都依靠劳动力，而文化再生产的法则和劳动市场的法则将这种劳动力简化为体力，这对他们而言比对其他任何阶级都更甚[17]；同时不要忘记这个事实，即一个阶级，比如工人阶级，仅仅在劳动力上富有，这个阶级除了收回劳动力，只能通过其战斗力与其他阶级对抗，这种战斗力依靠其成员的身体力量和勇气，也依靠他们的数量，也就是他们的意识和他们的利害相关，或者，也可以说，依靠他们的利害相关的意识。

人们无疑可以将被认识和被认可的同性恋的人数随着社会等级升高（也随着居住区的规模扩大）而大大增加这个事实，部分地归于对违反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标准的最大宽容：声称"认识身边的同性恋"的被询问者的人数，从农业劳动者的10%，增至工人的16%，小商人和手艺人的22%，中等管理者和职员的25%，工业家、高级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和大商人的37%——这个人数从不到2000居民的城市的10%，增至大巴黎的37%（S. C.，XLVII）。

16　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具有表现个人或集体身份的内涵（比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对各行各业分类时，把所有非体力劳动职业都归入相同的等级，说道："都是些搞同性恋的！"），对性别之间劳动分工的参照与其说让人想到实践的严格意义上的性维度，不如说让人想到法定地与两性相联的道德和能力，也就是强大或软弱，勇敢或怯懦，而不是有力或无力，主动或被动。

17　这个事实通过伴随衰老而来的劳动力迅速贬值得到具体体现。



"定居在贝内亚克(Bénéjacq)[1]的弗朗索瓦·布吕阿,今天晚上要在奈城[2]捍卫他食干菜豆最多(一刻钟之内吃2.7公斤)的法国冠军称号。"波城[3]人昂利·布瓦拉梅,今年会不会成为他的挑战者?

他们像拳击手一样报上名号,餐巾围在脖子上,在街区拳击场的观众面前,立刻扑向热气腾腾的白豆烧肥肉盘子……

来吧,我吞掉你!一勺为了魏尔伦,一勺为了兰波,一勺为了西曼·帕雷[4]……

不要对他们抱太大指望。豆子噎人,让人喘不过气,非得猛喝……

来吧,再来一盘……观众再次提议,鼓励他们的宠儿贝内亚克的弗郎索瓦·布吕阿,公认的法国冠军。一位食量上的雷蒙·普利多尔[5],无敌的计时赛选手,超出他的追赶者500克。真正的饕餮,这个家伙。

两个下颌骨和肚子胀成了这样!

他们在两个盘子之间摆出摔跤运动员的架式,让对手们泄气。

第三份。来吧!学着点儿!"

《比利牛斯共和报》,1978年7月

① 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市镇。——译者

② 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市镇。——译者

③ 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省会。——译者

④ 西曼·帕雷(Simin Palay,1874-1965),法国诗人和语文学家,法国20世纪用贝亚恩语写作的最伟大诗人。——译者

⑤ 雷蒙·普利多尔(Raymond Poulidor,1936-),法国非常受欢迎的著名自行车运动员。——译者

这就是说，忽视教化（或去-教化）活动的特定政治意义之作用是错误的。这种作用通过所有新治疗学伦理的媒介（女性杂志、周刊、无线电广播等）发挥出来。占统治地位的生活风格和身体的合法表象之强制规定，损害了农民特定的再生产条件（农场主独身）和他们作为能够自己确定其同一性原则的阶级的这种存在，所以，正如农民的极端状况（cas limite）所揭示的，对工人阶级成员赞同男性气概的价值之所有质疑所威胁到的，无疑正是被统治阶级的自主性、他们自己形成关于成人和社会世界的特有表象的能力的最后寄托之一，因为男性气概的价值是他们作为阶级证明自身的最自主形式之一。阶级同一性和统一性的最根本原则，即寓于无意识中的最根本原则，实际上受到了影响，因为在与身体的关系这个关键点上，被统治阶级只通过统治者的观点，也就是相对于身体及其用途的占统治地位的定义，把自己当作阶级来领会。所以，在这个领域，如同没有在政治方面构建的同样重要的其他许多领域，任何对强制作用的集体反抗事实上都被排除了，因为这种反抗会导致要么把占统治地位的分类从负面评价的属性（按照黑即美的策略）树立为价值，要么创造被正面评价的新属性。于是，留给被统治者的只有忠于自己和群体（而这种忠诚总有重新落入自惭形秽的境地的危险）与通过个人努力与占统治地位的理想同化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了，而占统治地位的理想与共同夺回社会身份的抱负（美国女性主义者的集体反抗宣扬本色时所追求的这类抱负）本身也是对立的。

448

449





统治的作用

对一个被统治位置的适应意味着一种对统治的接受形式。政治动员的作用本身很难完全抵消自我评价对社会价值的符号即职业身份和工资的必然依赖的作用，这些符号事先被学校教育市场之认可合法化了。我们很容易列举出被统治阶级的生活风格特征，这些特征通过无能力、失败或文化上不够格之感，包含了一种承认占统治地位的价值的形式。葛兰西(Gramsci)在某处说过，工人倾向于将他的执行者配置带到所有领域。由于不存在所有奢侈消费，如威士忌或绘画、香槟或音乐会、旅行或艺术展览、鱼子酱或古董，民众阶级的生活风格以许多这类稀有财产的廉价替代品的 450
存在为特点，如汽酒代替香槟酒、仿皮代替真皮、彩色石印画片代替绘画，这些替代品是由值得拥有的财产的定义实施的一种二度剥夺的标志。发行量很大的文化产品出现了，如某些音乐，这些音乐简单和重复的结构只需要一种被动的和心不在焉的参与，又如从事大批量文化生产的新工程师为电视观众设计的预制的娱乐节目，尤其是体育表演，这些表演在外行与内行之间建立了一种被认可的分隔，内行即掌握一种玄奥技术的高手或有异乎寻常能力的"超人"，于是，对提出自己目的之意图本身的剥夺，同时也是承认被剥夺的一种更潜在的形式。很久以来，阿多诺为批判大众文化生产提供了公式，他在流行音乐的形式本身和用途与异化劳动的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和天真的类比，这种批判如同某种对体育的批判一样，其可信性无疑主要来自以下这个事实，即这种批

判允许将业余爱好者的一种怀旧和一种厌恶表现在民众主义的完美中，但这种批判实际上掩盖了根本的东西[18]：普通人不只在音乐或体育运动领域被简化为崇拜者的角色，而崇拜者乃活动分子的漫画式极限，他注定要进行一种热情的——有时发展到沙文主义——然而被动的和虚构的参与，这种参与不过是对为了行家的利益而受到的剥夺的一种虚幻补偿。由与"大众"的（更不必说"精英"的）文化产品的关系再生产、复活和加强的东西，不是流水线或办公室的单调乏味，而是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工人对世界的体验的基础，它使得劳动和劳动产品即个人劳动（opus proprium）在劳动者面前表现为他人劳动（opus alienum）。被剥夺之所以完全被忽视进而被默认，只是因为随着自动化的发展，经济上被剥夺同时也是文化上被剥夺，文化上被剥夺为经济上被剥夺提供了表面上最好的证明。普通劳动者无法拥有被归并的文化资本，而这
451 种文化资本是对体现在技术对象中的文化资本的常规占有的条件（按照合法的定义），鉴于此，他们被机器和工具统治，与其说他们使用工具，不如说他们为工具服务，他们还被掌握着统治他们的合法的也就是理论的手段的人统治。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学校，他们都遇到了作为一种秩序原则的合法文化，这种秩序原则无需为了被证实而显示其实际功用，因为学校教人尊重无用的和无关利害

---

18 Cf. T. W. Adorno, On Popular Music,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9, 1941. 很容易说明这一点，即随着唱片和电台的出现，最合法的音乐也会像"流行"音乐一样，得到被动的和断断续续的使用，但是它并未因此而降格，而且人们没有将他们归于流行音乐的异化作用归咎于它。至于形式的重复特征，它在（毕竟受到高度评价的）格里高利圣咏或今天被推崇的许多中世纪音乐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嬉游曲之中达到了顶点，因为嬉游曲最初也是为了作为"背景音乐"使用而创作的。

的知识并在按照利害一致的原则被分成等级的个人和行动之间建立了具有科学和教育理性之"天然权威"的关系。最缺乏文化资本的人从合法文化作品(甚或从娱乐圈产业为他们提供的许多预制表演)中得到的体验,只是更根本的和更普通的体验的一种形式,这种体验即对实践的、片面的和未明言的本领与(倾向于在政治领域再生产的)理论的、系统的和明确的认识、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想法"与"执行"、"知识分子"或"创造者"与"匠人"之间的分隔的体验,"知识分子"或"创造者"为一部"创新的"和"个人的"作品署名并将作品的属性归于自己,而"匠人"只是优于仆从本人的一种意图的仆从,被剥夺了实践思想的执行者。[19]

教育系统,即制度化的分类操纵机构,本身也是一个被客观化的分类系统,这个系统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再生产社会世界的等级,以及社会世界的符合社会阶层的"层次"分化与专业和学科划分,这些划分无限反映社会划分,比如理论与实践、想法与执行之间的对立,所以,这个系统以表面上中立的形式,把社会分类转变为学校教育分类并建立了不被当成纯粹技术的,进而片面的和不公正的,而是被当作全面的、以本性为依据之等级的等级,由此导致将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将学位与人的尊严等同起来。学历被当成"文化"的保证,这种文化是构成占统治地位的完人定义的 452

[19] "在8月8日的《西南星期天报》上,出现了一辆改装成四座敞篷汽车的雷诺R5的一张照片。一篇标题为'当一个汽车设计师和一个裁缝联手装扮一辆汽车时'的文章将设计师罗尔当成汽车的创造者来介绍。绝对不是这种情况。是我设计了这款汽车,我为卡沙雷尔这个品牌画了设计图,保持了汽车的艺术属性。我亲自在汽车设计师那里监督汽车制造,他只扮演了一个技术角色。因而将标题命名为'当一个艺术家和一个裁缝联手改造一辆汽车'更符合事实"(《读者来信》,*Sud-Est Dimanche*,22 août 1976)。

基本因素之一，于是这方面的欠缺就被视为一种基本的残缺，这种残缺损害一个人的身份和他的个人尊严，迫使他在所有正式场合保持缄默，而在这些场合，他不得不“公开露面”，在别人面前，通过他的身体、他的风度、他的语言，展示自己。[20]

对学校教育前途的社会决定因素——由此，对这种前途帮助决定的社会轨迹——的无知，赋予学历一种天赋权利的价值，把学校变成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机构之一。无疑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被统治阶级的成员最没有机会发现他们的客观利益并制造和规定符合他们利益的问题体系：事实上，对文化剥夺的经济和社会决定因素的意识，几乎与文化剥夺成反比（如表 26 和 27 明确显示的）。将一个人的社会命运的全部责任归于个人、其天赋或其成就的超凡魅力观念，远在学校教育系统范围之外发挥作用：没有什么等级关系不从“教养”与无知之间的对立获得一部分的合法性，被统治者本人也通过自身的参与，承认这种等级关系的合法性，尽管他们的参与未被清楚地意识到。

453

表 26 对学业和社会成功的社会因素之意识的变化

	学习依赖			生活成功依赖				
	无答案	智力	社会环境	无答案	敬业意识	社会环境	智力	教育
农业劳动者	6	65	29	—	51	13	21	15
工人	3	55	42	2	48	11	19	20
手工业者、商人	1	74	25	—	45	9	35	11
中等管理者	4	45	51	2	34	18	28	18
高级管理者	4	52	44	5	34	18	35	8

来源——法国民意调查公司，1971 年 1 月

[20] 一个贝亚恩的农民就是这样。为了说明尽管他在市政选举中获得了最多的票数，但他为什么不想当市长，他回答：“可是我不会说话！”

表 27　对缩小不平等的手段之表述的变化

缩小法国青年的机会不平等的最佳手段：	农民	工人	企业主	职员和中等管理者	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
深入改革继承制度	—	3	—	1	**6**
将教育完全民主化	10.5	16.5	—	25	**29.5**
增加最底层的社会福利	38	50.5	**71**	49	23.5
把私有企业国有化	—	**4**	—	3.5	—
促进国家经济的繁荣	24	20	8	18	**38**
无观点	**27.5**	6	21	3.5	3

来源　法国民意调查公司，1970 年

对社会环境作用的意识在手工业者和商人、农业劳动者和工人身上极其微弱，而在高级管理者身上，对这些作用的承认并不排除对智力的效用的赞同。[21]

一个“为别人辛勤工作”的工长

454

L. 先生，61 岁，14 岁半开始在国家铁路公司当学徒工，然后他成了工人，现在他当上了工长：他“负责乘务机车”。他的妻子，52 岁，从未工作过，中学毕业，很愿意找到一份工作。他们有四个孩子，大儿子是程序设计员，二儿子是多明我会修士，三女儿是管理秘书，自从结婚后不再工作了，小儿子在准备中学毕业考试。他们住在格勒诺布尔一座廉租房类大楼的一套房里。

“得懂行……”

L. 先生在房子里做了很多工程：“您只要看看，从前这儿一个

---

[21] 一切似乎说明，为了使民众阶级承认他们在教育方面的阶级利益，至少应该让他们加入教育过程；对保守主义学校的发现是以对“自由主义学校”的预先体验为前提的。我们于是看到，出身于中产阶级和民众阶级的大学生对“民主化”问题最敏感，尽管他们往往赞同支配学校教育制度的超凡魅力价值。但尤其是被发配到被贬至最低的系科和专业的经验，还有对所获文凭贬值的发现，能够有助于引起一种集体的觉悟。

房间，那儿一个房间。由于人多，真感到里面憋闷，于是我把墙拆掉了，这样地方就更宽敞，我们可以接待更多人，尤其是全家人在一起……要有地方，尤其当我儿子的朋友们来家里的时候，要有地方，跳舞，唱歌”。家具大部分是在突尼斯买的，他们在那儿生活过很多年。旧货商或古董商，“都是投机商……滑头”，他的妻子补充道，“得懂行……但我们对这些东西的价格没有任何概念，所以我丈夫说他们是投机商，说我们受骗；他们可以把假的当成真的卖给我们，再说，考虑到价格……”

“我知道怎么派上用场”

家不是“博物馆”；小摆设、花瓶“是藏尘土的地方”。装饰屋子的不同物品大多数是孩子们和朋友的礼物，或是被“回收”的，它们全都有“用处”。L. 夫人不会买任何“没法先在家里给它找到地方”的物品：“比如这个花瓶，我需要一个花瓶，需要花瓶是因为需要鲜花，人家问我想要什么，我说‘一个花瓶’，于是人家就送给了我，但我知道怎么派上用场”。她的孩子们“非常明白，不应该买没用处的或我放在碗橱里的东西。首先要有地方……换句话说，我不喜欢把东西摆在那儿不用。”他们大多在家乐福、纪录（Record）或新百货（Nouvelles Galeries）这些超市购物。“我不喜欢逛街看橱窗，我去一家大超市，那儿几乎什么都有，不用跑腿就可以选择”，L. 先生说明，他度假时总是从“逛市场”开始，“我关心我买的东西的价格，关心我拿到手的东西的质量。要是你闭着眼睛买东西，人家给你的就说不准是什么了”。

“现在，我乐意干”

他们不久以前成了格勒诺布尔郊区山里的一座小房子的主

人。这座房子，“是朋友——他是工程师——”很多年前建议他们买下的。三年中，他们大兴土木：“全都朽了，我在二楼地板上走，结果掉到下面……没有瓦，到处漏水”；他整个修了一遍，全部自己干：“你知道，我在铁路上是从学徒干起的，而且学徒什么都得干，要实习，三个月在卫生所，三个月干电焊……那么，多多少少，我没丢这一行”。他们想把这座房子变成主要居所：“现在，我乐意干，现在房子是我的了；我不是为别人干，我干得和被剥削得够多了”。

“42 岁滑雪”

他很喜欢“寒冷、下雪但不喜欢滑雪”：“我害怕受伤。我跟我的孙子滑小雪橇。应该说我曾跟我的姐夫在突尼斯出过一次车祸……我的手腕受了伤，您只要看看我的手腕成了什么样子……所以我更喜欢滑小雪橇；我坐着，没有摔倒的危险”。（他的妻子“42 岁开始滑雪”而且“因为孩子们才开始的”。“我们陪他们去，我们不想整天待在咖啡馆里看报纸或在汽车里冻着”）。他年轻时，“运动很多，踢足球”。

“但应该喜欢这些事”

他有时下厨做饭：“我妻子休假或到她姐姐家去，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我宁愿一个人做饭，而不是到我母亲或她姐姐家里去吃”。他的妻子想要“讨某人喜欢”时，“就从烹调秘诀中拿出一道菜来”：“我一点也不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他们对我说，‘应该干自己爱干的事’。我说‘在生活中，人们经常干开始时不喜欢干的事，但 456
应该喜欢这些事’”。“至于佐餐用的酒，我在家乐福买促销装的，比别处更便宜；11°的，要价 1.40 法郎，单买一瓶，我想，11°的要花

2.35 法郎。”

“总有事儿干”

度假期间，他们露营：“在海边，我们洗海水浴……我很喜欢捡贝壳……在山里，我们要么采蘑菇，要么拾蜗牛，肯定总有事儿干”。他的妻子补充说，上次度假时，“他有点失望，因为确实没什么可捡的……他不想待着不动，他要找点儿事儿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了露营的形式，因为他待在旅馆里、饭店里不舒服。而在这儿，他一方面忙着买东西，当然还在海里游泳，爱做什么做什么。另外，我们一般先在周围游览……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走遍了，就在有古迹的地方，有考古发现的地方，我丈夫不大喜欢。我本人加入了一个文化小组，所以我也对这个感兴趣。”

“杂技，群星马戏[①]，居伊·吕克斯[②]游戏节目”

看电视方面，他“看足球比赛、自行车赛、体育运动；看世界杯已经有两三年了，我凌晨一两点起床看球赛”。其他的，他看的不多：“我喜欢西部片，我喜欢这类片子，如果是武侠电影，我喜欢。但如果是戏剧或这类的东西，我就打瞌睡了”。他妻子非常喜欢看戏，补充道，他很喜欢“杂技，群星马戏，居伊·吕克斯的游戏节目……”。他不去看比赛因为他“太容易激动”，但他在报纸上读“比赛结果”。他不买报纸，但有时捡旅客留下的报纸；昨晚，他就“带回了《费加罗报》、《黎明报》、《鸭鸣报》、《新观察家》”：“在他捡

① 埃莱娜和吉尔·马加里蒂斯(Hélene et Gilles Margaritis)1963 年创办的马戏节目。——译者

② 居伊·吕克斯(Guy Lux，1919-2003)，法国最受欢迎的电视游戏节目主持人和制片人。——译者

的报纸当中，他多半读《黎明报》，交通事故，斗殴，这类的事情，而《世界报》上都是政治上的事儿”。他读“侦探小说，莫里斯·勒布朗[1]，米歇尔·泽瓦科[2]”，“所有武侠一类的东西；我手头要是有，我就读。不然，您知道，我不大留意。我躺在床上，立刻拿起报纸，为了能入睡”（他的妻子常去街区图书馆，最近读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米歇尔·德·圣皮埃尔[3]、皮埃尔-昂利·西蒙[4]、弗郎索瓦丝·帕蒂里耶[5]的书信，买她“觉得有价值的”书）。 457

“别问我古典作曲家的名字”

他年轻的时候，“吹单簧管，接下来踢足球，我不能同时干两样……后来我总是鼓励我的孩子们学音乐，因为我喜欢音乐”。“维瓦尔蒂，很好，作为音乐很美，很吸引人，就是这样。贝多芬，很好，因为这是一种悦耳的音乐……别问我古典作曲家的名字，贝多芬、肖邦、巴赫这些人除外，而是后来的，其他人……”他们有几张唱片，主要是舞蹈音乐。在歌手中，他喜欢希拉：“有两个我实在无

---

① 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1864-1941），法国小说家，擅长心理小说和侦探小说，曾创作阿尔塞纳·吕班（Arsène Lupin）系列小说。——译者

② 米歇尔·泽瓦科（Michel Zevaco，1860-1918），法国作家、记者，以写武侠小说著称，曾创作帕尔达昂（Pardaillan）系列小说。——译者

③ 米歇尔·德·圣皮埃尔（Michel de Saint-Pierre，1916-1987），法国作家，创作了大量小说、戏剧、诗歌、游记等，代表作有小说《可饮用的大海》、《贵族》、《圆桌》等。——译者

④ 皮埃尔-昂利·西蒙（Pierre-Henri Simon，1903-1972），法国文学史家、随笔作家、小说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世界报》文学评论家。——译者

⑤ 弗朗索瓦丝·帕蒂里耶（Françoise Parturier，1919-1995），法国小说家、记者，女权主义者，代表作有《五日情人》、《灾难，我的爱人》、《给女人们的公开信》、《爱尔兰书简》等。——译者

法忍受，西尔维·瓦尔坦[1]和居伊·贝亚尔[2]"（他妻子特别喜欢玛丽·拉弗雷[3]、歌友、穆斯塔基[4]）。

"这代表了某种东西"

他们很少看电影："家里有电视，为什么出去看电影呢？"当他们在巴黎的时候，他们到夏特莱剧院去看"《白马小旅店》[5]、《金羊毛》[6]，到莫格多尔剧院看维也纳华尔兹"。自从他们结婚以来，他们就没看过歌剧；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看过并喜欢《托斯卡》、《茶花女》。他们第一次去巴黎旅行的时候，他们"看了所有的博物馆"，"甚至格雷万蜡像馆、卢浮宫、凡尔赛宫、先贤祠，一次都看完了"。"我喜欢绘画，但我不了解画家……我听说过戈雅，听说过皮兰德娄、米开朗基罗这类人"。他妻子看到他这样承认缺乏情趣感到有点难为情，提醒他："啊，但你喜欢米开朗基罗，毕竟西斯廷教堂你也喜欢"。于是他补充道："我喜欢这些画儿，因为它们代表了某种东西。但你看到寥寥几笔，就有人花大价钱买，从我个人来说，要是让我碰上，我就把它们扔到垃圾箱里……再说，我也害怕受骗。"

在工人阶级内部可看到的公认的（也就是公开记录在身份和工资中的）差别的最明显根源是资历和（技术的或一般的）教育水

---

① 西尔维·瓦尔坦（Sylvie Vartan，1944-），保加利亚裔法国摇滚歌星，1960-1970年代的代表歌手，唱片销量达到两千万张。——译者

② 居伊·贝亚尔（Guy Béart，1930-），法国创作歌手，曾获法兰西学士院的法国歌曲勋章。——译者

③ 玛丽·拉弗雷（Marie Laforêt，1939-），法国歌手。——译者

④ 穆斯塔基（Georges Moustaki，1934-2013），法国1960-1970年代富有盛名的歌手。——译者

⑤ 奥地利轻歌剧，1930年在柏林上演，其法语版1932年在巴黎莫格多尔剧院上演，获得极大成功，1960年代以来一直在外省巡演。——译者

⑥ 法国悲剧作家高乃依（1606-1684）的剧作，创作于1660年。——译者

平，我们可以想象，尤其在工长身上，资历和教育水平是作为能力的保证，还是作为"美德"的证明也就是服从甚至驯服的证明被看重。没有任何文凭（或生父没有文凭）的人的数量，从非技术工人，中间经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再到工长大量减少。常常与升迁的抱负相连的一种苦行配置的各种指标，如生育率或体操和游泳运动，与良好的文化意愿的标志如参观城堡和古迹、看戏或听音乐会、拥有唱片或在图书馆注册成正比。但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处在工人等级顶端的劳动者与小资产阶级的最底层混在一起。这些劳动者以多种方式与后者区分开来，而且首先通过这个事实，即他们表现得像是体力劳动者，甚至在他们对业余时间的利用上（工长中的53.9%，技术工人中的50.8%，至少每星期都要干一次零活儿）。他们与民众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一致性表现在所有领域中，表现在他们的消费、他们的阅读、他们的娱乐上，尤其是一切涉及社会地位的象征化的东西比如衣着上，与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相比，他们在衣着上不那么节省，他们没有表现出对穿戴的考虑，而这 458
种考虑体现了从事非体力劳动职业的人的特点，从职员开始。总之，一切都似乎说明，在服从一致性原则的技术工人和工长与至少在思想上已经进入这个过程的职员之间，存在着一条真正的界线，无论在生活风格的范畴内，还是在政治立场的领域内，都是如此。[22]

---

[22] 通过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分析来确定这条界线如何在语言领域得到确定是很有趣的。如果我们接受调查者的"社会意义"判断，这种判断不是对被调查者使用的语言的语言学地位之正确度量，而是对有教养的对话者可能从这种语言中看出的社会形象之正确度量（为语言和发音分类而使用的分类学是学校教育用途的分类学），那么看起来，这些差别实际上在工人（还有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与职员之间是非常明显的：在前者中，仅有42%说一种被认为"正确"的语言，与职员中的77%相对（还要加上4%讲"仔细推敲的"语言的人，工人中完全没有这类人）；同样，"一点儿没有口音"的人从12.5%增至28%。

前者不像后者那样一心与最典型的民众娱乐和消遣如集市日或体育表演保持距离：他们中的60.4%（与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中的52%）声称去年至少去过一次集市日，与职员中的49.5%，中等管理者中的49.6%相对；我们知道，工人总体上更经常看体育节目或马戏表演，而中等管理者和职员看科学、历史或文学节目则多得多（S. C.，VII）。在收入大致相等的情况下，工人在食物上花费更多，在一切关系到维护个人仪表（衣服、保健、美容、药物）的预算上则花费不那么大；对职员中的男人来说，衣服的花费占85.6%，对女人来说，则占83.7%。工人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相同的衣服（比如相当于职员在大衣上的相应花费的83%，在西服上装上的相应花费的68.7%，在鞋上的相应花费的83.5%，这些差别在女人身上明显得多）尤其是不同的衣服：一边（工人），是皮衣或仿皮衣和羊皮衬里上衣，用于寒冷的早晨骑轻便摩托车出行，另一边（职员），是服从小资产阶级体面的大衣；这里（工人），是上衣连裤装、工作服或蓝色工装，那里（职员），是宽松罩衫和围裙、上衣、西服上装和运动上衣。技术工人，在可利用的统计资料中唯一一个特别的等级，几乎既与职员区分开来，尽管他们的收入相同，又与全体工人区分开来（除了在电影和唱片方面的消费这一点上）。

然而，不应该在文化领域寻找与统治阶级及其价值的一种距离或一种保持距离的表现，除了由于缺乏而产生的完全否定的距离或表现：当然有属于生活艺术的范畴的一切，有一种智慧，它经
459 过必然、痛苦、屈辱的考验获得，被储存在一种继承来的、精炼到公

式化的语言中，有一种享乐和节日的意识、一种自我表达和与他人出于实用而利害一致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乐天派这个形容词表示，民众阶级通过这个词互相认可），总之，有在现实主义的（而非顺从的）享乐主义和怀疑的（而非厚颜无耻的）唯物主义中产生的一切，这种享乐主义和唯物主义既构成了一种适应生存条件的形式，也构成了对这些条件的一种防御[23]；有一种说话方式的有效性和生动性，这种说话方式摆脱了使差不多书面的、因而独立于实际语境的说话方式不堪重负的约束和限制，在对共享的情境、经验和传统的共同参照中找到它的省略、概括和隐喻的原则；也有与政治、工会斗争的传统相关的一切，其中可能存在着一种反文化的唯一真正原因，但我们会看到，文化统治也不断在其中发挥作用。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定义通过"大众文化"这个真正的词语组合得到推行，那些相信存在一种"大众文化"的人应该料到，即使他们将会从这个词语中看到这种存在，他们也只会发现一种或多或少陈旧的学院文化的残片（比如"医学"知识），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反文化，因为这些残片显然按照阶级习性的基本原则被选择并被重新阐释并被归入阶级习性产生的统一的世界观之中，而反文化是真正奋起反抗占统治地位文化的文化，是作为身份的象

---

[23] 工人选择"乐天派"这个词来描述理想朋友的最多，声称他们倾向于对一个喜欢美食和美酒的人做出好评的也最多——而且多得多（相当于63%，与农业劳动者的56%，中等管理者和职员的54%，商人和手工业者的50%，工厂主、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48%相对）（S. C.，XXXIV）。我们可以将已经提到的喜好的非常明显的倾向与这些特征进行对照，他们喜好构成一场演出及一个节日、一顿饭的"气氛"的一切以及懂得促成这一切的人，他们倾向于让照片把生活的"美好时刻"和节日的象征永久保存下来。

征或单独的生存声明而有意要求得到的。

如果说不存在城市工人阶级艺术意义上的大众艺术，这或许是因为这个阶级除了知道完全被否定的等级之外不知道其他等级，而这些等级是按照其与赤贫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和不安全的距离来衡量的，所以这个阶级从根本上是由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关系确定的，这种关系将这个阶级与资产阶级连在一起，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24] 人们通常理
460 解的大众艺术，也就是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阶级的艺术，是一种风格化意图的产物，这种风格化意图与一种等级的存在相关：以地方性为基础的相对自主的隔离群也有其奢侈等级和必然等级，有象征的标志，衣服、家具、珠宝通过表现这种等级，加强了这种等级。在这里，艺术显示了它以之为前提的差别。自在的风格在其中实现风格化的唯一民众阶级实践领域，是夹杂着黑话的语言领域，并不是偶然的。黑话，作为头目、"黑帮老大"的语言，包含着一种反合法性的声明，这种反合法性是出于比如嘲弄和亵渎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审美"价值"这种意图。

人们常会忘记这一点，即文化统治的全部特殊逻辑使得对文化合法性的最全面认可可能并往往与对政治合法性的最彻底抗议

---

[24] 呈现给工人的"前途"，无疑首先被当成导向赤贫无产阶级的负面前途的反面；在"提升"中，重要的是与金钱利益一道而来的额外保障，以抵御总是存在的重新落入不安全和贫困的威胁。负面前途的可能性对解释普通工人的配置的重要性，不亚于提升的可能性对理解职员和中等管理者的配置的重要性。

共存。还有，政治觉悟往往与以下这项恢复和找回自尊的真正事业利害一致，这项事业经过了一种被视为解放的文化尊严之重申（这种重申一向被视为解放的），它导致一种服从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某些原则的形式，统治阶级将其统治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比如承认与学校被认为应该保证的学历或能力相连的等级。

必须要有一种特定的调查才能以毋庸置疑的方式建立以下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工人阶级内部，把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政治意识和与文化的关系连在一起。但我们知道，一方面，加入工会的人数，从非技术工人的23%增至普通工人的29%和技术工人的30%（其中24%加入法国总工会），但到工长和技师那里又降到18%，教育水平与参加工会的比例之间的关系，被教育水平更高的工长更少参加工会这个事实弱化了（cf. G. Adam, F. Bon, J. Capdevielle et R. Mouriaux, *L'ouvrier français en 1970*, Paris, Armand Colin, 1971）；另一方面，如同教育水平，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了解也随着职业等级中的地位而增加。技术工人和工长比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更年长而且受教育的时间更长一些，所以他们显示出一种稍高的文化能力：他们当中只有17.5%只知道不到两部音乐作品的名称，而前者中有48.5%，回答绘画和音乐方面的问题时，不表态的比例在前者中很高；技术工人和工长常常举出经典画家，达芬奇（38%对20%）、华托、拉斐尔，而普通工人大致偶然地指出众所周知的名字，毕加索、布拉克、卢梭

[无疑将海关职员(画家卢梭)与作家(卢梭)弄混]。[25] 尤其,
461 当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轻易地承认,他们对绘画不感兴趣或"高雅音乐"在他们看来太"复杂"时,对文化的合法性更顺从的技术工人,往往通过一种认可的声明让人辨认出来,这种声明伴随着对无知的招认:("我喜欢高雅音乐,但我不了解"或"绘画,很美可是很难")。[26]

因此,一切都让人想到,工人阶级中最自觉的阶层在文化和语言方面仍旧极度服从于占统治地位的标准和价值;因而这个阶层对权威的强制作用极度敏感,任何一个拥有一种文化权威的人,都能对这样一些人实施这种强制作用,包括在政治上,对这些人,学校教育系统——初等教育的社会作用之一就在这里——灌输一种无需认识的认可。

---

25 10.5%的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与17%的小商人将作家卢梭当作画家列举出来,与6%的技术工人、3%的小学教师和技师、0%的中等行政管理者相对(布拉克的名字被10.5%的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举出,与4%的技术工人相对,似乎这个名字是由于听说而知道的,因为调查恰好与布拉克之死同时发生,布拉克之死在电视和电台上受到广泛评论)。

26 年龄差别和教育差别的作用结合起来,导致歌曲方面的趣味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差别,工长和技术工人大多倾向于最老的和地位最稳固但也在文化价值的等级中地位最高的歌唱家,皮亚夫、贝科、布雷尔、布拉桑,而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大多举出约翰尼·阿利代和弗朗索瓦丝·阿尔迪。

第八章　文化与政治

在提出政治问题上，无疑没有什么方式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问题带入这个领域的方式更根本了，他们从分析艺术生产 463
能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大众相应（甚或接连）被剥夺出发，想象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画家，有的充其量是画画的人"，[1] 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与一种总体减少和一种平等分配相关的）劳动时间普遍减少，这有助于留给"所有人足够的空闲时间参加社会的一般事务，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2] "没有政治人物，有的充其量是搞政治的人"：乌托邦，在这个领域如同在别处，在它摧毁那些自明事实的方式中，找到了它的科学的（无疑还有政治的）证明，这种方式迫使人们去揭示那些平常秩序的前提。实际上，尽管民众主义的逢迎表面显示出的慷慨，使它与另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自愿展开的对普选制的精英主义揭露截然对立，但是这种承认民众生来就有政治认识的逢迎，却通过掩盖而不是阐明（或揭露）以下这一事实，同样促使人们认可了 464
这一事实，即生产关于社会世界话语的能力，以及由此生产的针对

1　K. Marx et F. Engels, *L'Idéologie allemand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8, pp. 433-434.

2　F. Engles, *Anti-Dühring*,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50, p. 214.

这个世界的有意识的行动的能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乌托邦的悖论打破了信念:通过想象一个社会世界,其中"每个身上蛰伏着一个绘画上或政治上的拉斐尔的人"都能充分实现自我,这个悖论迫使人们看到,(被归并或客观化的)生产工具的集中,在政治方面几乎不亚于在艺术方面,并使人们不会忘记所有这些拉斐尔,因为造成这种垄断的机制比所有"国家意识形态机器"都更能让拉斐尔们处于蛰伏状态。

如果我们要把一种若非对原样的社会世界、至少对理想化的民众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和利益的彻底的实践认识归到这种民众身上,那么还需要检验,这种政治意识是否以及如何能表现在一种话语中——这种话语符合这种意识以实践状态包含的真理——,以及这种政治意识是否以及如何能由此变成一种行动原则,而这种行动是有意识的[3],并通过阐明所包含的动员力量,是真正集体的;或者,为了更贴近现实,要检验这种政治意识是否真是人们有时把它当成的那种可靠的预感,并至少有助于在话语市场上——这种话语是由把持合法问题和观点的生产工具的人所生产和提供的——发现最适宜的产品。[4]

政治科学很久以来就记录了这个事实,即被提问的大部分人都对政治问题"不表态",这种"不回答"随着性别、年龄、教育水平、

---

3 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引书,第59页)中提出的公式:"语言是真实的、实践的意识"。

4 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哲学的历史生成及它在经济和政治思想中的功能,参见 Albert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职业、住所和政治倾向而有显著不同，但政治科学从未从中得出任何结论，只满足于为这种有罪的“弃权”痛心。只要注意到这种“沼泽派”中的大部分人来自其他人称作“人民”或“大众”的人，就足以让人设想“沼泽派”在“自由民主”的运作中完成的功能以及他们为合法秩序的维护做出的贡献。弃权主义也许与其说是一种系统的缺陷，不如说是它作为不为人知的、进而被认可的纳税选举系统运转的条件之一。

应该质疑的是“个人观点”的观念本身：民意调查不加区别地敦 465
促所有被提问的人发表一种“个人观点”——问卷中的所有“在您看来”、“您的看法是”、“您是怎么想的”所强调的意图——或敦促他们通过自身的手段，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在多种现成的观点中进行选择，所以民意调查潜在接受一种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将政治选择变成一种运用政治原则回答一个被当成政治的问题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判断，并认为所有人不但有权利而且有能力产生这样一种判断。一种关于“个人观点”的观念的社会历史无疑可以说明，这项 18 世纪的发明植根于理性主义信仰中，按照这种信仰，“正确判断”的能力，如笛卡尔所说，也就是通过一种内在的、自发的和直接的情感区分善恶、真假的能力，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普遍天赋（如同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能力）——即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尤其从 19 世纪开始，普遍的教育对于让这种天赋完满实现和真正建立普遍判断即普选制是必不可少的。“个人观点”的观念或许从以下这个事实获得了它的部分明证性，即这种观念是通过反对教会垄断判断的合法生产、判断的生产工具、判断的生产者的野心建立起来的，而且与宽容观念也就是与对一切权威的质疑密不可分，对

权威的质疑凭借的是这种信心，即在这些方面，所有观点，无论其生产者如何，都有价值，所以这种观念从一开始就表达了知识分子即弱小的、独立的观点生产者的利益，他们的角色与一个特定的生产场和一个文化产品的市场，然后是一个专门致力于政治观点生产（包括报纸、党派和所有代表机构）的次场的形成同时发展起来。

对一份政治问卷给出一个答案的行为，如同投票的行为，或者在另一个参与层面上的读一份政党的报纸或加入一个党派的行为，是一种供给与一种需求相遇的一个特殊情形：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生产场这个相对自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在一个固定时刻客观上可利用的社会世界思想工具在竞争和冲突中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政治上可设想的场，或可以说，合法的问题体系得到明确；[5] 另一方面是在阶级关系场中占据不同位置的社会行动者，他们由
466 一种或大或小的特定政治才能确定，也就是由一种承认政治问题的政治性并如是对待它，并从政治上也就是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原则（而非伦理原则）出发回答这个问题的或大或小的能力确定，这种能力离不开一种或强或弱的感觉，即感觉有完全意义上的才能，也就是被社会认可的承担政治事务、对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甚或改变政治事务的进程的资格：其实，我们可以假设，技术能力意义上的才能（政治文化）随着被社会认可的能力、法定的标志和授予之意义上的才能而变化，这种才能的反面既是无能也是客观排斥（“这不是我的事”）和主观排斥（“我对这不感兴趣”）。[6]

---

5 如同在别处，艺术生产场每时每刻都在限定可能的艺术位置的场的范围。

6 众所周知，这种非常普遍的关系可以在艺术才能的领域中看到，在这个领域里，主观排斥（“我对这不感兴趣”或“这不是给我们的”）不过是一种客观排斥的结果。

选举权与不信任投票

认真对待不回答及其变化形态，即民意调查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一点，即与拥有这样或那样观点的一个确定等级相关的（和通过这个等级的成员选择这种或那种给出项的频率表现出来的）可能性，不过是一种有条件的可能性，即一种或然性产生是以另一种或然性实现为条件的，在我们讨论的特定情形中，是以提出一种观点而不是干脆不回答为条件的。我们要正确地解释被记录的也就是达到明确化的观点，必须牢记这一点，即这些观点在其存在及其意义上依靠产生一种观点的（绝对）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以至少跟产生这个或那个特定观点的有条件的可能性一样能说明问题的方式）按照回答者的属性也按照问题的属性，或更确切地，按照问题的属性与回答者的属性之间的关系而发生变化：对男人比对女人可能性更大，一个人越年轻，居住在一个人口越多的城市（尤其是巴黎），拥有的（以文凭衡量的）学校教育资本和（以收入衡量的）经济资本越丰厚，占据的社会地位越高，可能性越大；提出的问题在内容和表达上，离经验越远、越抽象、越脱 467
离一般现实（以及次要地，出现在意识形态生产场的时间离现在越近），而且这些问题要求从严格政治意义上的原则出发产生一个答案的态度越坚决（这一点通过问题的句法和词汇本身表现出来），与这些变量相关的变化也越明显。

一切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提出的问题越“合法”，那么，最“合法的”也就是最有能力和资格（compétents 有这双重意义）的行动

者，就越合法而且感觉自己越合法，也就是既倾向于又被要求表态。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无法（通过指出他们感到最接近的政党）回答有关他们的政治归属或偏好问题的人，也最倾向于不回答其他问题；提出的问题越明显地处在专业政治的领域，这一点就越明确：被法国民意调查公司归入“沼泽派”的被调查者，当被问到法国是否应该帮助“贫困国家”时，他们回答的比率（81%）并不太低于那些自称接近极左的人（93%）、接近左派的人（90%）、接近中间派的人（86%），接近右派的人（93%）或接近极右的人（92%）；相反，当他们被问到法国是否应该关注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时，前者回答的比率（51%）明显低于自称接近极左的人（76%）、接近左派的人（67%）、接近中间派的人（75%）、接近右派的人（70%）或接近极右的人（74%）。[1]

> 为了让这些建立在二度分析基础上的主张有效，鉴于这种分析针对1960至1976年之间不同调查机构提出的问题的不回答和回答的分布情况，应该进行一种调查，使得所提问题的目标和形式有系统地发生变化，比如可以从既与具体经验无关又被当成无法达成任何可设想的政治行动的外国政治问题，到要求日常生活的伦理答案的最平常的问题，或到最直接植根于政治或工会经验的问题，比如一切涉及工资、劳动关系、工会的东西，还有，可以从最抽象的“政治学”公式到具体的提问，这些提问有时是前者的实践对等物。实际上，我们只有将从不同机构借鉴来的问题并列在一起，才能重建这种理

1 SOFRES, *La France, l'Algérie et le Tiers Monde*, février 1971.

想问卷。但是，不回答的比率随着调查机构（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法国民意调查公司得到的不回答比率似乎总是比法国民意调研所低）和各次调查（撇开主题不谈）而不同，也就是随着调查者被给予的执行规则、随着这些人使用这些规则的倾 468
向之不同而变化。在主题相同的情况下，它也随着形势而变化。[8]

此外，不回答并非总是一种负面决定的产物，而且，除了这里着重分析的由于缺乏能力而不回答的情形之外，还应该算上有选择的不回答，即真正的弃权，在这种弃权中既体现了一种与合法回答的分歧的结果（这种分歧不敢表达出来，就实行自我审查）又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或政治的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除了沉默没有其他解决办法。非常明显的审查状况是，回答一个关于偷税的问题时（“关于纳税申报，以下三种可能的态度，您觉得哪种更正常？认真地申报收入，申报收入时有意隐瞒，尽可能减少申报的收入”，法国民意调研所，1969 年 2 月），农业劳动者和小企业主不表态的比例很大（17.1% 和 15.8%，与职员和中等管理者的 4.1%、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 5.1%、工人的 8% 相对）。冲突和相应审查的典型状况是，在回答一个关于工会角色的问题时（“您赞成还是不赞成职工工会目前在法国扮演的角色？”法国民意调研所，1969

8　在目前的研究状况下，不可能把握某些变化的逻辑，这些变化可在同一机构在不同时刻提出的相同问题的不回答比率中看到（法国民意调研所在 1974、1975、1976、1977 年进行了关于原子能的一系列调查）。无论如何，一切都似乎说明，这些变化总是小于表达出来的不同观点的变化。

年4月),高级管理者不表态的频率较高(22%,与工人相同,与职员和中等管理者的19%、企业主的27%、农业劳动者的41%相对);我们在一种较高的不表态比率中难道不能读出农民与工人及其组织保持的关系的含糊性甚至双重性吗?这种不表态比率不应仅仅归于无能,因为,在同一个调查中,他们更经常回答他们并非更了解的关于学生运动的问题(72%对59%)。

一个分成三个大致均等的等级的群体的成员即弃权者、赞成者和反对者的典型分布表现了一种同样的拘束:面对法国民意调研所在1968年提出的一个关于俄国和捷克的关系问题("您认为俄国和捷克8月26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协定令捷克满意还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支持者中37%的被调查者不回答,19%称这些协定令人满意,44%称不令人满意。支持其他右派或左派政党的被调查者比前者回答比率更高(统一社会党中仅有18%,中间派中有22%,社会党和激进派中有26%,保卫共和联盟中有27%,独立共和派中有32%不回答),而且回答说这些协定不令人满意的比率更高(统一社会党有80%,中间派有73%,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中有70%,保卫共和联盟中有69%,独立共和派中有64%)。同样地,当被问道是否应将性教育引进学校时("您赞成还是不赞成在学校中设立性教育课程?"法国民意调研所,1966年),农业劳动者中19%不回答(与11%的工商企业主,9%的工人、职员、中等管理者,7%的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相对),33%声称(尽管在这种状况下合法性的强制作用无疑非常强大)他们不

赞成这些课程而48%声称他们会赞成这些课程(而74%的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还有72%的工人、职员、中等管理者 469
和60%的工商企业主声称他们赞同这些课程)。

无论如何,通过考察不回答的比率之间的差距——比如对男人和女人而言——如何在某一调查(法国民意调查公司在1971年2月从事的关于"法国、阿尔及利亚和第三世界"的调查)中,也就是在所有事物都被视作同等的情况下,发生变化,我们就能对回答者的能力和资格与问题的目标和形式之间关系的特定作用形成一种比较明确的看法。我们首先看到,当问到以下问题时,女人的回答比例几乎跟男人一样,例如"法国是否做了足够的努力解决外国劳动者的住房"(在两种情况下都是85%),"为他们提供培训"(70%对75%),"友好接待他们"(80%对83%),"付给他们合适的工资"(77%对83%)等问题。这些问题适于一种伦理解读,按照传统道德,女人在这些问题上很在行;但当她们碰到更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时,则比男人更不倾向于回答:因此她们中仅有75%(与男人中的92%相对)回答一个关于是否"继续推行与阿尔及利亚合作政策"的问题,这是个纯粹的政治问题,问题本身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外国事务比国内政治离具体经验更远,尤其在伦理参照之外接触外国事务时("在涉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关系的方面,您希望法国继续推行一种与阿尔及利亚合作的政策吗?")。其实,只要将抽象的合作问题重新放在伦理的甚至慈善的领域("在不同类型的不发达国家中,您认为法国是不是应该特别关注最贫困的国家?"),女人和男人回答问题的比例就一样了(在两种情况下都是88%),因为性别之间的传统劳动分工将上述领域分配给女人,心地善良和富

于同情心的典范。可是一旦人们重新引入一种更专门的政治或政治学问题——和一种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现实的抽象词汇——比如询问法国是否应该关注"拥有一种民主制度的国家"时，回答问题的妇女的人数重新锐减，跌至59%，与男人的74%相对。

> 我们在这里看到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作用的一种典型表现：女人越觉得自己可以不去提出一种观点，越觉得自己有权推掉这个任务并通过代理人选择，男人就越强烈地感到自己被督促提出一种观点——不仅是被准许这样做。这是责任的例证——这种责任有时是难以承受的，正如人们在关于文化的调查情形中清楚地看到的，因为一个人在经济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的等级中地位越低，性别之间劳动分工的法定表象就越被认可而且越有强制性，而这种表象对被其统治所统治的男人来说，就包含着责任。[9]

470

---

[9] 性别身份的作用可能被政治能力的另一个凭证即文凭的作用加强或抵消。因此，当女人们被问到她们在立法选举中的投票意向时，她们回答的比率总体上比男人低，随着社会等级的降低，性别之间的差距倾向于扩大：在高级管理者中，女人不回答的比例是21%，男人不回答的比例是18%，在中等管理者中比例分别是22%和17%，在职员中分别是27%和17%，在手艺人和商人中分别是32%和24%，在工人中分别是28%和18%，在农业劳动者中分别是38%和26%(G. Michelat et M. Simon, Catégories socio-professionnelles en milieu ouvrier et comportement politique,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XXV, 2 avril 1975, pp. 291-316)。事实上，一种阶层分析无疑表明，在政治方面如同在美学方面，从被统治阶级到统治阶级，同时，在统治阶级中无疑也在小资产阶级中，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到被统治阶层，性别之间的差别倾向于减小。一切似乎说明，对性别身份的拒绝，在政治方面或其他方面，倾向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加强。因此，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女人认为参加计划生育运动构成一种政治行动或声称性教育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比受过同等教育的男人(在受教育水平低的男人与女人之间可看到颠倒的关系，在两个问题上都是如此)多。

更普遍地，提问越针对关系到日常生活或私人生活并属于家庭伦理范围内的问题，比如涉及住房、食物、儿童教育、性行为等的一切，把男人与女人、教育水平最高的人与教育水平最低的人分开的差距就越小，有时甚至消失了：因此，比如，关于女孩的教育问题，[10]女人回答的比例比男人低不了多少（93.9%对96%），教育水平最低的人回答的比例比教育水平最高的人高一些（初等教育水平占94.5%，高等教育水平占92.8%）；被问到烹调这个被社会派给女人的领域时，女人回答的比例总体上比男人高（回答关于喜欢的菜肴的问题时，98%对94%）——如果我们不考虑关于酒的问题，对酒的了解是男人的一个特性，也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比如针对普遍性的领域而提出的烹调问题（"您觉得法国人普遍吃得多，正常还是不够？"：男人回答的有98%，女人回答的有96%）。[11] 471

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理解，通常不回答的比率相当高的工人可能表现得最急于问答有关政府在劳资冲突中的角色问题（不回答的比例，从工人的13%增至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18%，职员和中等管理者的19%，手工业者和商人的25%，农业劳动者的31%）[12]或有关最维护雇佣劳动者利益的党派和工会问题（不回答的比例为：工人的36.4%，企业主的37.6%，职员和中等 472

10　而且被观察到的男性更高的回答比例无疑来自这个事实，即他们要回答的是明确要求运用一种原则的问题："您认为应该让18岁的女孩看她们想看的电影吗？"（法国民意调研所，1971年3月）。

11　SOFRES, *Les habitudes de table des Français*, déc. 1971 (S.C., XXXIV).

12　"您认为，在劳资冲突中，政府应支持劳动者的要求，还是支持雇主的利益，还是中立？"（法国民意调查公司，1970年10月）。

表 28 不回答比率按照性别的变化

“目前在法国有很多外国劳动者：他们往往做艰苦的工作。您认为法国做的努力足够还是不够给他们……”				“在不同种类的不发达国家中，您觉得法国是否应该特别关注……”			
	足够	不够	不回答		是	否	不回答
解决住房				最贫困国家			
男人	30	54	16	男人	70	18	12
女人	27	57	16	女人	74	14	12
提供培训				过去的殖民地			
男人	34	41	25	男人	50	37	13
女人	31	39	30	女人	41	39	20
热情接待				对外政策接近法国的国家			
男人	47	36	17	男人	56	24	20
女人	40	40	20	女人	48	20	32
合适的工资				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			
男人	44	39	17	男人	40	34	26
女人	37	40	23	女人	25	34	41
“在涉及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方面，您希望法国继续推行一种与阿尔及利亚合作的政策吗？”				SOFRES, La France, *l'Algérie et le Tiers Monde*, février 1971.（这里缺少教育水平的分布情况）。			
	是	否	不回答				
男人	56	36	8				
女人	47	28	25				

管理者的 38.9%，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 40.1%，农业劳动者的 49%）。[13] 相反，提出的问题越是严格政治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像这样设计出来，不直接参照被考察的群体自身的利益，无论在其目标还是在其语言上，那么男人与女人或教育水平最高的人与教育水平最低的人之间的差距就拉得越大；因此在法国

13 “在以下的工会组织和政党中，您觉得哪个目前最维护雇佣劳动者的利益？保卫共和联盟，中间派，共产党，法国民主工联，总工会，社会党，总工会-工人力量？”（法国民意调研所，1970 年 2 月 2 日）。

民意调研所关于中东“冲突”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关系这个极端问题上[14]，女人不回答的比例达到40%，男人不回答的比例为21.8%，而初级教育水平的被调查者的不回答比例为40.6%，高等教育水平的被调查者的不回答比例为8.5%；或者，在我们已经提到的关于莫斯科协定对捷克有无好处这另一个问题上，相应的比例分别为44.6%和21.1%，39.4%和11%。[15] 作为一种选举民主的实验成果，民意调查表明，民主的自发主义与专家政治的贵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某些机制中找到了实际的解决办法，这些机制促使那些不管怎样都被专家政治论者的选择排除的人，“自由地”退出民主游戏，尽管民主的自发主义赋予所有人，不论性别与阶级，发表观点的权利和义务，而专家政治的贵族主义者则将这种权利和义务仅仅留给“专家”，由于其“智慧”和“才干”被选中的人。

法定的能力与无能

473

因而，回答的可能性每种情况下都在一个问题（或更普遍地，一种状况）与一个行动者（或一个行动者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得到确定，这个行动者由一种确定的能力确定，这种能力本身与发挥这种能力的可能性相称。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使用一种政治“权力”

14　“您觉得在中东冲突与越南战争之间有没有联系？”（法国民意调研所，1967年10月9日）。

15　对于一个关于对外政策的问题：“您对政府在以下领域——法国的对外政策——中的行动满意还是不满意？”（法国民意调研所，1966年），我们看到了相同形式的分布（不回答的比例分别是女人中的43.4%，男人中的19.6%，教育水平最低的人中的38.9%，教育水平最高的人中的9.4%）。

(投票、"谈论政治"或"搞政治"的权力)的倾向与这种权力的现实是成比例的,或者不如说,漠不关心只是无能的一种表现,我们就更能理解"对政治的兴趣"或"漠不关心"。[16]

表 29 不回答比率按照教育水平的变化

	初等	中等	高等
当教师是个好职业	10.5	9.8	11.4
教师在目前的状况下从事他们的职业是值得尊敬的	11.2	8.3	4.1
许多教师目前没有认真做他们的工作	35.5	26.7	17.7
教师对孩子们不够严厉	21.6	16.9	8.3
法国的教师假期太多	12.0	7.2	3.1
教师的报酬不够	46.4	25.9	19.2
教师搞政治太多	32.3	17.6	12.4
教师对他们的工作准备不足	47.9	24.5	12.5

(法国民意调研所,1970 年 3 月)

174

要是我更了解情况……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更了解情况,我会理解得更好一些,某些东西什么的。就是这样。我会更了解情况,情况就会不同。因为我开会不够多而且……有很多别的办法,有报纸,有电视,"手段相同",就像人们所说的。好吧,应该坚持看,总是一样的,要有时间。尤其是这一点,我缺的就是时间。要我有了时间,我很愿意了解这一切,然后知道某些事情什么的。可是,我真地没太多时间。要是我有时间,

16 不同的观察者看到了漠不关心与无能之间的关系,比如,D. Riesman and N. Glazer,《Criteria for Political Apathy》,in A. W. Goulder, ed., *Studies in Leadership*, New York, Russel and Russel, 1965, pp. 505-559; E. Kris and N. Leites,《Trends in twentieth Century Propaganda》, in G. Roheim, ed.,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IUP, 1947(尤其见 p. 400)。

我会留意，尽量知道某些事情，关心得更多一些。这就是说更了解情况的话，我可以跟某些人讨论更多。不知道什么事情，就不参与了。

（家政女工）

自然，谁都能搞政治，这是真的。但最终还是需要受点儿教育才能搞政治。应该先上学，嗯，学很多东西。

（市镇女职员）

总体上，不回答比率比尚且属于普通经验范畴内的第一个问题的不回答比率要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提问针对教育系统，一个人学历越低，这种制度越显得无法检验。在家庭与政治之间的这个中间区域，我们看到不回答的比率随着提问离开道德范畴（在这些问题中，这个范畴由附带伦理内涵的词语“尊敬”、“认真”、“严厉”得到强调）趋向政治而增加。对最后两个问题的数列的比较（尤其是这个事实，男人与女人的不回答比率之间的差距，在倒数第二个问题上（18.5%对32%）比在最后一个问题上（32.5%对42%）更明显）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回答或弃权的倾向——或者不如说，社会能力——可能有两个能够或不能够累加的根源，即学历赋予的评判教育系统的法定能力和同样依性别而不同的评判政治的法定能力。

唯有以下这个假设有助于理解这个习惯上被自然而然接受的事实，即如同回答的倾向一样，对政治的公开兴趣在男人身上比在女人身上更明显，而且随着教育水平、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年龄和住所的聚居规模的上升而提高：按照法国民意调研所的一项调查（*Sondages*，1-2，1969），那些声称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人的比例，从初等教育水平的人中的2%，发展到

中等教育水平的人中的13%，高等教育水平的人中的34%；按照埃默里克·德奇(Emeric Deutsch)、德尼·兰东(Denis Lindon)和皮埃尔·魏尔(Pierre Weill)的说法(*Les familles politiques aujourd'hui en France*, Paris, Ed. de Minuit, 1966, pp. 104-105)，相应的比率分别是6%，14%和32%(男人的比例是11%，女人的比例是5%)。同样，对政治辩论("面对面")与讨论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节目的公开兴趣，对男人比对女人而言，在巴黎比在小城市中，对教育水平最高的人比对教育水平最低的人而言更强烈：那些"经常"或"不时"看"面对面"辩论的人的比例，从无文凭的人中的43.3%，发展到持职业教育证书的人中的51.8%，持结业证书和专业技能合格证书的人中的55.5%，最后到持中学毕业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的人中的65.7%，看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节目
475 的人的比例，分别是34.8%、47.8%、55.8%和65.7%(Secrétariat d'Etat à la Culture, *Pratiques culturelles des Français*, Paris, 1974, T. II, pp. 28 et 29)。按照同样的逻辑，男人比女人更常说他们对民意调查的结果很感兴趣(26%对22%)，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常说他们对民意调查的结果很感兴趣(不到49岁的人中的26%，与50—64岁的人中的23%，65岁以上的人中的19%相对)，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32%)比中等管理者和职员(28%)、手工业者和小商人(27%)、工人(23%)、农业劳动者和农业雇佣工人(17%)更常说他们对民意调查的结果很感兴趣(SOFRES, *Somdage sur les sondages d'opinion*, nov. 1975)。同样，根据法国民意调查公司在1976年9月进行的另一次调查，自称最愿意在他们周围谈论一个党派的纲领、参加游行、加入一个党派或捐钱给一个党派"让他们的

观点获胜"的人，出自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中的最多。

应该把这些规律与在政治人员的招聘和提升中看到的规律进行对比。其实，一切都有助于证明这一点，即当一个人是男人而且他拥有一种更丰厚的学校教育资本时，他积极参与政治并在一个党中占据重要职位的可能性大得多。妇女在众议院中仅占1.8%，在参议院中仅占2.5%。在所有党派中，在领导班子中的妇女人数比在地方代表中的妇女人数少得多。[17] 在投票意向上占社会党潜在的50%选民的妇女，在1977年6月南特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只占5%，在巴黎的地区分部占总数的30%。妇女在出席巴黎联盟支部会议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中占31%，在党内行使职责的代表中占29%，在同一联盟的支部秘书中占26%。

同样，1968年，占保卫共和联盟选民的31%和党员的16%（纪隆德省党员的17.6%）的工人，却只占负责人中的2%和当选众议员中的1%。1968年，按照投票意向，占（工人比例为40%的）全法国社会党选民的36%和纪隆德省分部

---

[17] 我们主要使用了以下材料：关于活动分子的一般情况，参见 J. Lagroye, G. Lord, L. Monnier-Chazel, J. Palard, *Les militants politiques dans trois partis français, PC, PS, UDR*, Paris, Pelone, 1976; M. Kesselman, Système de pouvoir et cultures politiques au sein des partis politiques français,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XIII, oct.-déc. 1972; 关于社会党活动分子，参见 R. Cayrol, Les militants du parti socialiste, contribution à une sociologie, *Projet*, 88, sept.-oct. 1974; H. Portelle, T. Dumias, Militants socialistes à Paris, *Projet*, 101, janv. 1976; *L'unité*, 257, 1er-6 juillet 1977 et Qui sont les cadres du PS? *Le Point*, 249, 27 juin 1977; 关于共产党活动分子，参见 F. Platone, F. Subileau, *Les militants communistes de la Fédération de Paris*, Paris,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75; 最后关于众议员，参见 R. Cayrol, J. C. Parodi, C. Ysmal, *Le député français*, Paris, A. Colin, 1973 et M. Dogan, Les filières de la carrière politiqu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VIII, 4, 1967, pp. 468-492。

(这个省的工人比例为34.2%)党员的21.9%的工人,在巴黎的地区分部中几乎没人(1.7%),只占南特代表大会代表的5%,议员的0%。在共产党党员中比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更大(比如,在纪隆德省,占53.8%,与就业人口中的34.2%相对)的工人,在行使职责的代表或支部书记中(在巴黎占
476 17%,与巴黎就业人口的26%相对)或众议院中(1968年占37%,与法国就业人口的40%相对)所占比例较小。

我们注意到,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在政治人物中的代表人数大大超过比例(尽管战斗精神为那些教育水平低的人提供了另一条途径):1968年,67.5%的众议员上过大学,14%的众议员上过中学。社会党格勒诺布尔国家代表大会(1973年6月)的代表,其中54.6%进过高等院校,23.3%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一切似乎说明,拥有一种雄厚的学校教育资本越来越倾向于构成被委派为社会党代表的一个必要条件:1971和1973年之间加入社会党的三分之二的众议员曾受过高等教育,而1968年之前加入的只有36.4%受过高等教育。众议员要进入"领导职务"(国民议会执行部、委员会等),要么依靠学校教育资本总量(在社会党代表中,"领导人"中有64%曾上过大学,"非领导人"中有31%上过大学),要么在大部分众议员都上过大学的党派中,依靠拥有的学校教育资本的种类(进步和现代民主党或保卫共和联盟的众议员"领导人"学法律或文学的往往比"非领导人"更多)。

因而在学校教育资本与回答最严格的政治意义上的问题的倾向之间建立的非常紧密的关系中,只看到特定的政治能力的不平等分配的一种简单而直接的作用,是很幼稚的。而特定的政治能力在

狭义上是由拥有足以产生严格政治意义上的行动和判断的博学认识和实践认识确定的，也许特别是由掌握严格政治意义上的语言确定的，这一切都令人想到，这些能力随着学校教育资本不同而变化。

> 调查对象被请求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为一系列政治运动、团体或党派分组，通常他们占据的社会地位越高，或他们拥有的学校教育资本越雄厚，他们分出的类别越多：学历低于中学的大部分人最多分四组，而学历最高的人分五组以上；拥有高于学士学位的四分之一的人分出了至少九组（这种成绩出现在拥有职业教育证书或专业合格证书的人身上纯属例外，在无文凭的人身上从未出现过）。进行精细分类的天赋，对产生的分类进行评论尤其是为分出的类别取名或定性的倾向，依据社会地位、学校教育资本和社会出身的不同变化很大。[18]

---

[18] 我们在这里依靠对通过深度访谈（人数为 130 人）进行的一项预调查的结果的简明统计学分析。这项调查是 1970 年代在巴黎地区对 18 岁以上的男女做出的（样本的数量小和不完善不允许我们在此样本中观察到的规律性中看到除了倾向指示之外的东西，倾向指标在这里与其说是用于论证，不如说用于说明，而且显然是服从于检验）。第一阶段，有人给调查对象总共 15 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写有一种运动、团体或党派的名称（法兰西行动，民主中间派，共和制度委员会，无产阶级左派，戴高乐左派，共产主义联盟，拉图尔杜班运动[a]，西方，共产党，进步和现代民主，统一社会党，激进派，独立共和派，社会党，保卫共和联盟），要求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这些卡片组合起来（并不特意要求他们对产生的组合进行评论或为构成的集合定性或命名）。第二阶段，有人给他们总共 24 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有一个政治人物或一个工会活动家的名字（贝热龙[a]，沙邦-戴尔马[b]，德康[c]，杜克洛[d]，迪阿梅尔[e]，埃德加·富尔[f]，莫里斯·富尔[g]，热斯马尔[h]，吉斯卡尔·德斯坦，克里文[i]，勒卡尼埃[j]，马歇[k]，孟戴斯-法朗士[l]，密特朗，莫莱[m]，尼库[n]，菲利蓬[o]，布热德[p]，罗卡尔[q]，萨瓦利[r]，塞吉[s]，塞尔旺-施莱伯，蒂克西埃-维尼扬古[t]，瓦隆[u]，加入菲利蓬的名字是为了判断在一个陌生名字面前的反应），先问这些人中的每一个属于那个团体或党派，然后用这些卡片构成组合。

[a] 法国极右派社会天主教运动。

接下页

477

一种觉悟

首先，第一，当我结婚的时候，我没有明确的观点，我来自布列塔尼，嗯，我的确感到存在着一些问题，然后，好了，我感到了，但我

接上页

[a] 贝热龙(André Bergeron，1922-)，法国工会活动家，1963年担任法国第三大工会"总工会－工人力量"的总书记。

[b] 沙邦-戴尔马(Jacques Chaban-Delmas，1915-2000)，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国民议会主席和总理。

[c] 德康(Jean-Jacques Descamps，1935-)，法国政治家，持中间派立场。

[d] 杜克洛(Jacques Duclos，1896-1975)，法国政治家，法国共产党领导人。

[e] 迪阿梅尔(Duhamel，1924-1977)，法国政治家，持中间派立场，曾任法国农业部长和文化部长。

[f] 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1908-1988)，法国政治家，曾多次担任部长和国民议会主席。

[g] 莫里斯·富尔(Maurice Faure，1922-)，法国政治家，持中间派立场。

[h] 热斯马尔(Alain Geismar，1939-)，法国大学教授和政治家，曾任国家教育总监。

[i] 克里文(Alain Krivine，1941-)，法国极左派政治家，托洛茨基分子。

[j] 勒卡尼埃(Jean Lecanuet，1920-1993)，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民族联盟主席。

[k] 马歇(Georges Marchais，1920-1994)，法国政治家，1972-1994年担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l] 孟戴斯－法朗士(Pierre Mendès-France，1907-1982)，法国政治家，属于温和的左派。

[m] 莫莱(Guy Mollet，1905-1975)，法国政治家，曾任社会党总书记和第四共和国的内阁总理。

[n] 尼库(Gérard Nicoud，1947-)，法国著名工会领导人。

[o] 菲利蓬(Jean Philippon，1909-1982)，法国海军上将，1961年进入戴高乐将军的特别参谋部。

[p] 布热德(Pierre Poujade，1920-2003)，法国政治家和工会领导人，1953年创立了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联盟。

[q] 罗卡尔(Michel Rocard，1930-)，法国政治家，曾任社会党第一书记和法国总理。

[r] 萨瓦利(Alain Savary，1918-1988)，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曾任教育部长。

[s] 塞吉(Georges Séguy，1927-)，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总工会总书记。

[t] 蒂克西埃－维尼扬古(Jean Louis Tixier-Vignancour，1907-1989)，法国民族主义政治家。

[u] 瓦隆(Louis Wallon，1901-1981)，法国政治家，左翼戴高乐派。

——译者

无法确定。我无意中跟一个共产党员结了婚。起初，您知道，我看到《星期天人道报》时，我回到家，非常愤怒。您知道，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报纸，多少年来我都不知道。然后，渐渐地，您知道，我认识到也许它是采取了有点强硬的姿态，但事实上，这种姿态是有效的。我丈夫是工会的，所以我碰上了一个工会分子；然后我有了一个两个三个孩子，然后，您知道，我的生活渐渐遇到了困难，就像人人都遇到困难一样；我的困难特别大，因为我另外还要养活母亲。我丈夫是个工人，好，是的，您知道我了解工人的问题。然后，我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真正表了态，您知道，我承认毕竟有人做了可怕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跟他们斗争。我们一直认为这场战争不正当，就是在这一点上，真的，我理解了党的斗争。尤其是有沙罗纳地铁站事件，[①]您知道吗？这事儿，我太恶心了，因为您知道，那天晚上我把我丈夫留在了家里，他本来该在那儿。

（缝纫女工，缫丝工的妻子，42岁，共产党员）

可能这样完全表面化的阅读，只记录了政治劳动分工的两种 478
互相对照的和补充的表象，即专家政治的表象和补充的表象，前者将它如是确定的纯粹技术能力变成行使"政治职责"或实行"负责的"政治选择的条件，而后者建立在无能和无用感的基础上，这种感觉使经济上和文化上最贫困的人求助于"专家"或对秘密体制（cryptocratie）的信仰，这另一种高估其他阶级的方式。正如任何

① 1962年2月8日，法国巴黎市民举行示威游行，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反对秘密军队组织，在沙罗纳（Charonne）地铁站遭到警察攻击，9名示威者死亡，都是共产党员。——译者

对原样呈现的材料的记录一样，这种表面的报告的作用是阻止对这些表象的客观基础进行调查，以及更确切地，阻止在政治劳动分工的现实中寻找这种劳动分工的表象的真理。实际上，在这个领域如同在别处，现实与表象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配置建立的，配置是与劳动分工中的一个确定位置相关的可能性被归并的形式。“技术”才能基本上依靠社会才能和相应的感觉，即感到法定地有充分理由并被要求发挥这种特定的能力；进而把持这种能力，这是通过获得这种能力的倾向实现的，这种倾向与被社会认可的获得这种能力的能力和必然性有关。换句话说，为了理解学校教育资本与回答政治问题的倾向之间的关系，仅仅考虑由学历保证的理解政治话语、再生产政治话语乃至生产政治话语的能力是不够的；应该也考虑到一种（被社会允许和鼓励的）感觉，感到有充分理由关心政治，被准许谈论政治，有权从政治角度谈论政治事务，也就是运用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也就是明确的政治分析和分类原则，而不是从伦理原则出发漫无边际地回应。[19] 学历的作用与性别身份的作用的差别根本不像看上去那么大：在两种情况下，起作用的，既是一种政治上的合法权利，也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文化，即这种权利
479 的行使条件，那些自觉有权行使这种权利的人具备这种条件。技术能力之于社会能力，相当于说话能力之于话语权利，既是一种实施条件也是一种结果。学校教育身份或性别身份这类属性的规定

19 需要冒着被认为大逆不道的风险指出这一点，即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能够以对文化能力（或如人们在人民阵线时代说得很多的“智识”）所赋予的合法性之信仰的名义，揭露普选制的危险，或与福楼拜一起衷心呼唤官吏统治，今天他们仍会感到，按照他们的本质在当代重大问题上产生和宣告他们的观点既是合法的又是必须的。

所产生的标记作用，既强加给被迫符合其社会定义的有标记的个人，也强加给其他人，他人期待他实现他的本质（这种关系的心理社会学在夫妻关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就使得特定文化意义上的能力之于身份属性意义上的能力，相当于存在与本质的关系：只有那些应该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才能真正获得这种能力，只有那些有资格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才自感有权获得这种能力。

人们会在这个事实中看到这些分析的证据的一个开端，即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尤其是学校教育资本），女人与男人的区别，与其说在严格的技术能力领域内，不如说在她们显示技术能力的方式上。因此，在学校教育资本相等的情况下，女人在政治运动和党派领域内分出数量大致相同的等级并差不多同样能经常指出这些等级的名称。无疑，一部分原因在于，政治是男人特别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在这个领域上的投入更大，男人知道的政治人物的名字比女人多，更经常知道他们属于哪个群体、党派或运动，更经常能够说出他们选区的众议员的名字和政治倾向。但尤其涉及在社会方面显示这种能力时，差别便显露出来：在教育水平相等的情况下，声称不知道调查所提出的不同问题是否属于政治范畴的女人比男人多[20]；她们比男人更经常承认，她们不知道菲利蓬是谁，而男人们更倾向于掩盖这种无知；她们更经常满足于指出政治范围内的一个区域，而男人们则倾向于指出一个明确的要点。

[20] 调查对象被请求在一份包括17个问题的名单上选出他们认为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

尤其，她们更经常愿意承认政治是专家的事情。最后，她们声称在选择一个候选人的投票时刻感到为难的明显更多。除了更倾向于将政治选择的能力委派给别人（无疑首先推给她们的丈夫），女人似乎对政治持有一种比男人更局部的、更有道德感的和更感性的观点：因此，在所有层次上，认为帮助残疾人是一个政治问题的女人比男人稍微多一些；相反，认为为国民议会选举或市镇议会普选投票或为越南募捐是一个政治问题的女人则要少一些。

因此，按照性别、学校教育资本或社会阶级也就是说大致按照在无论哪个场掌权的可能性，不做回答所产生的变化，在这里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即被社会认可的能力意义上的政治能力，属于这些禀赋，人们只有在有权利或有义务拥有这些禀赋的情况下才能拥有这些禀赋；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按照由符合非政治化了的政治话语之标准的指标（风格的中立、委婉措辞等）构成的问题饱和度而观察到的变化，在这里是为了证实信念论者、徒有其表的学者和只重表面的学者如何促进了能力范围的强制规定：当他们把促使自己置身事外的表象（apparences）强加给提问和分析，强化“无能者”的不够格之感时，他们就促进了能力范围的强制规定。

480

合法的国家

发言，甚至以不成熟的方式发言的倾向，即旨在产生是或否，或者在一个预制的答案前划叉的倾向，与有权发言的感觉严格相称。没什么比所谓自发的若干个人的样本构成更好地说明这一点

了，这些人对1968年之后在报界协助下举行的一个关于教育系统的"全国民意测验"做了答复，他们表现为有连带关系的一方[21]，有充分的理由表达一种被批准的和起权威作用的观点，并产生一个具有合法影响的群体的述行话语[22]：针对教育的——请愿逻辑中——被鼓动的观点大致与利用高等教育的大众同时产生。一个 481
孤立的行动者，如果没有任何授权的话，他发表关于教育系统的一种明确而合理的观点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依靠教育系统再生产的程度与他在客观上和主观上从教育系统的运行中受益的程度。

> 似乎一个人的影响力越大，对制度的命运施加影响的倾向就越强烈，一个人感觉自己谈论教育系统的合法性越充分，越直接地与教育系统的运行利害一致，越愿意回应关于教育

21　这项调查是经由发展科学研究学习联合会的要求，在1969年8月1日和15日之间，在许多日报和周刊上刊登一份问卷（《人道报》和《自由巴黎人报》没有刊登问卷这个事实，毫无疑问，使民众阶级参与的数量愈发不足）而实施的。问卷包括20个问题，涉及学年的进展，教育的状况，教学和大学组织的内容、方法的变化，教师的培训、选择和报酬，教师、学生家长和中学生或大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同等级行动者的权力，学校被分配的功能（准备就业、灌输一种道德培养等），学校教育机构的政策，义务教育的延长，对私立教育的补助，等等。这个问卷前面有一段依党派报纸不同而或长或短的文字，把调查说成是关于一个"重大主题"的一项"真正的全国民意测验"，"多亏报纸的善意支持"，发展科学研究学习联合会这个"独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体"才做了这项调查。

22　在这群人中，不同群体按照其影响教育系统的抱负得到体现，这群人完全代表了自动合法化了的影响的群体，这个群体不断地在系统的所有层次上对系统的走向施加影响；于是，这群人表达的观念力（idées-force）可能有助于预见将来的整个变化：比如"大多数"——在这个恰当情形下的说法——的回答者希望继续进行招聘竞争、引进选择、保留重点大学、加强面向通识文化（为自身）和职业训练（为他人）的教育，等等。在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所有方面（也就是说对上述所有问题而言，除了那些针对重点大学和招聘竞争的问题以及从未被任何民意调查所提出的问题之外），在自发的样本中，比在有代表性的样本中，倾向更加明显。

系统的民意测验。[23] 因此，做出回答的可能性，男人比女人大得多（此外，后者倾向于以“学生家长”而不是以一个群体的利益或普遍利益的权威代言人的身份表达自己的观点），巴黎人比外省人大得多，这种可能性对于一个确定的社会阶级而言，非常接近让其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客观机会（也就是说，对农民和工人而言大致为零——10 000 人中有 0.09 和 0.05 人；对手工业者和商人而言，10 000 人中有 0.7 人；对职员而言，10 000 人中有 0.9 人；对中等管理者而言，10 000 人中有 3 人；对小学教师而言，10 000 人中有 19 人；对工业家和大商人而言，10 000
482 人有 5 人；对高级管理者而言，10 000 人中有 11 人；对工程师而言，10 000 人中有 22 人；对自由职业者而言，10 000 人有 26 人；对于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而言，10 000 人中有 110 人。这些数字是通过将每个等级的回答者的男性人口与相应的就业人口联系起来获得的）；对中学生和大学生而言，参与的可能性与社会出身密切相关（从大学生来看，工业家、高级管理者或自

---

[23] 很自然地，这些能力和这些配置与通过书写回答一份问卷所必需的能力和配置相关，与跟学校教育资本密切相关的能力和配置相关，而且离不开伦理配置的一种固有作用。当调查对象被要求进行一种定期的和持久的真正活动，就像在对有代表性的一组调查对象进行的调查中那样，这种作用就表现得很明显（因此，在广告媒体研究中心的调查中，调查对象应该在一个月当中，每天、每十五分钟，记录他收听的电台，这些调查的回答比率，部分程度上随着表现在学校教育热情中的良好文化意愿而发生变化；实际上，在中等管理者和工长中最高——在技术工人中次之——我们知道技术工人的特点是去图书馆、搞收藏等的比率相对较高）。为了使调查全面，还应该考虑到通过报纸的选择的固有作用，并要确定，通过日常报纸而不是通过儿童注册的机构，不是通过一个协会、一个工会或一个党派来发出这些提问这个事实，如何影响到了这群回答者的结构（例如，报纸订户往往比偶然的读者回答问题的倾向更强烈）。

由职业者子女的可能性是工人子女的两三倍，从中学生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是后者的六倍），他们的学习水平越高，他们进入的学校等级越高（公立中学而非一般中学或技术专科学校，重点大学而非一般大学），或住在巴黎比住在外省的人，回答的比率更高。

在民意调查研究所提出的关于教育系统的不同问题得到的回答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同样的倾向：普遍来看，不回答的比例，女人比男人高［在关于定向规则的一项调查中（法国民意调研所，1968 年 10 月）比例是 29.7％对 25.7％；在关于入学选拔的一项调查中（法国民意调研所，1968 年 9 月）比例是 16.9％对 11.2％，在关于四年级拉丁课程问题的一项调查中——法国民意调研所，1968 年 9 月——两者都是 26％］；教育水平低的人比教育水平高的人高［对以上三个问题而言，不回答比例分别为 32％（初等教育水平）对 15％（高等教育水平），19％对 6％，35％对 10％］；外省人比巴黎人高；回答者的人数也随着社会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这就是说，自发样本是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回答者群体所趋向的极限，或可以说，通过一项代表性样本调查所获得的回答，构成了一个自发样本，尽管这个自发样本不被这样看待，仍是一些建构法则的产物，这些法则在原则上非常类似于这里描述的法则。

数量和质量

在这个领域重视数量的概念超过质量的概念是危险的。在我看来，为了对问题进行一种客观判断，非有某种能力不可。

——取得学衔的教授在发展科学研究的学习委员会问卷上的旁注。

每个等级的代表越属于一个被代表人数少的等级，他们总体上越无法代表群体，而且偏差的根源大致总是与教育系统的关系（因此，工业家和大商人中90.7%的学历等于或高于业士，仅占就业人口中的11.3%，而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有28.7%，仅占就业人口中的2.8%）；同样，我们看到，一个阶层离教育系统越远，那些回答问题者出现在从教育系统中受益最大的那部分人中的越多，而这部分人在调查阶段正好有上中学或大学的孩子：因此，自发样本中35至54岁之间的教授占49.7%，与就业人口的38.9%相对，自发样本的35岁和54岁之间的自由职业者占69.7%，与就业人口的53.5%相对；自发样本的35岁和54岁之间的工业家和大商人占77.1%，仅与就业人口的50.7%相对。

483 这种过度选择作用的结果是，阶级之间和阶层（在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内部，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文化资本越多，他们的代表就越多）之间的差别缩减到了最小，由此，关于提出的不同问题的一致同意程度比在母群体中更大。[24] 如果说教师的

---

[24] 将问卷交回科尔内克学生家长顾问协会（而不是发展科学研究的学习联合会）的学生家长，与其他家长的区别表现在他们的社会和学校教育水平较低而女性回答者的数量更多；这让人想到，如果其他情况都相等的话，在一个组织内部的预先动员和这种归属赋予的"权威"的增加，趋向于加强政治干预的倾向。（所以，也许可以解释这一点，在教育体制中，自发的和无组织的回答者表现出与"教育"活动分子非常不同的特点，后者往往来自获得大中学教师学衔的妇女和有中学师资合格证书的男人。参见：J. M. Chapoulie et D. Merlliè, *Les déterminants sociaux et scolaires des pratiques professionnelles des enseignants du second degré et leurs transformations*, Paris, CSE, 1974, 尤见第120-124页）。科尔内克学生家长顾问协会的学生家长，在社会和文化资本方面达到入选标准的人数不足，尽管他们受到动员，他们回答不同问题的倾向普遍比较弱，除了（尤其是）有关资助私立教育的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比率较高。

代表也过多，这是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受益并获得了合法化。实际上，回答者出现的可能性的等级显示出，合法性的作用胜过仅与身份归属相关的利益的作用：其实，不同等级的教师出现的可能性，随着机构等级的升高而增加（对小学教师而言，10 000 人中有 19 人；对技术专科学校的教师而言，10 000 人中有34 人；对普通教育中学的教师而言，10 000 人有 60 人；对公立中学的教师而言，10 000 人中有 199 人；对大学教师而言，10 000 人中有 224 人），并在每个机构中，随着级别的升高而增加（从学区教师的 58 人，到有师资合格证书者的 175 人，获得大中学教师学衔者的 382 人，从大学助教的 164 人，到大学讲师的 204 人，教授和副教授的 320 人）。如果获得教师学衔的中学教师尤其是那些教授“古典”科目（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历史、地理）的教师，在所有等级中，具有最强烈的回答问题的倾向，这是因为，他们比与系统的关系同样密切的小学教师更有合法性，他们对教育系统的依附比大学教师（最传统的文科如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历史的教师除外，因为他们比其他学科和专业的教师更倾向于回答问题）更强，而大学教师可以将他们的投入放在体制之外，而且不仅仅放在研究中。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比其他所有等级都更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受到危机的质疑。

如果以前在中学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科目如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历史的教师，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回答问题的倾向（1968 年 5 月之后他们写了许多书或文章），这也是因为对合法文化的内容和对传播这些内容的方式的重

新定义，尤其在中学教育中的重新定义，威胁了他们作为产品的生产者（或再生产者）的存在，这些产品除了中学教育和在中学教育中准备的招生考试之外，没有别的市场和存在理由。

484 但从这种分析得出的主要教益是，将只对几个人存在的问题，按照一种如同为一个代表性样本预制答案的一份问卷的安排那样无懈可击的程序，一律强加给所有人，这很有可能通过让某些观点存在而产生一个百分之百的简单赝品，但这些观点在提问之前并不存在，它们无法以别的方式表达，或即使它们以别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被任命的代言人来表达，它们本来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些观点，无论如何，几乎无法自发地形成和表现——表现是通过表现这些观点动员的群体而赋予观点以力量的方式之一。政治观点不是一种能够通过其真理的内在力量强加于人的纯粹信息性判断，而是一种观念力，它通过其严格象征意义上的效用所动员的群体人数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它所包含的通过行动得到实现的意图就越强烈；换句话说，因为政治观点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种动员力量和一种存在要求，所以它既由它的信息性内容也由它从中获得它作为特有的政治力量之存在的力量确定，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它动员了拥有这种处于潜在状态的力量的群体，才使这种力量存在。

与具有法定能力的权威话语对应的是同样法定的无能的沉默：权威话语，即强大的话语，促使言语化为行动，而沉默则被当成技术无能，迫使形成委托，即迫使能力更低的人遵受能力更高的人、女人遭受男人、教育水平较低的人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

才不好”的人遭受“口才好”的人的这种被人们忽视和认可的剥夺。如果说将政治事务的责任委派给技术能力得到认可的其他人的倾向，与拥有的学校教育资本成反比，这是因为学历（和学历注定要保证的文化）被——其持有者但也被别人——暗中视为行使权力的一种合法资格。一方面，一些人承认政治不是他们的事；而且由于不具备从事政治的真正手段，放弃了他们被承认的表面上的权利；另一方面，一些人感到自己有权提出“个人观点”甚或权威的、有影响力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有能力的人的专利：政治劳动分工的两种互相对立但互相补充的表象，在配置、实践和话语中再生产出阶级之间和性别之间的政治“权力”的客观划分。[25] 因此，尽管19世纪的改革者首先期待教育可产生能够投票的公民，从而保证 485
普选制的良好运行条件（“决断者，”朱勒·西蒙[①]说，“应该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应该自明”），今天，通过在这些方面习以为常的自相矛盾的各种倒转之一，教育倾向于作为一种选择原则发挥作用，由于这种原则不是被公开甚或暗中规定的，它为不平等地参与选举民主并有倾向性地为整个政治劳动分工提供依据并使之合法化，所以这种原则就更加有效。

---

[25] 任何促使民众阶级的成员表达他们关于社会世界的表象（比如他们对阶级划分的看法）的意图，都会碰到这种掺杂着无资格的无能为力之感引起的困难（“我不明白你们这样的人为什么来问我这种人有什么想法。你们对这些了解得比我多”）。另一方面，社会学之所以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作法，即社会学总是询问随便什么人（或无论他是谁），而不是只让那些有权威的代言人说话。

① 朱勒·西蒙（Jules Simon，1814-1896），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著作有《意识的自由》（1857）等。——译者

个人观点

尼采曾在某处嘲弄学校教育对“个人措词”的崇拜，而且，全面描写一整套制度的机制，尤其是智力的和学校教育的机制——这些机制有助于鼓励“个人”崇拜和修养，即这一整套个人的、专有的、独特的、创新的属性，比如“个人想法”、“个人风格”，首先是“个人观点”——，并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可以说明，稀有、杰出、优秀、独特、专有、不同、不可代替、无与伦比、独创与一般、普遍、平常、普通、寻常、中等、通常、平庸之间的对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出色与平淡、细致与粗糙、优雅与粗俗、高级（或高雅）与低级（低俗）之间的所有对立，是资产阶级道德和审美词汇的基本维度之一（另一个维度围绕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对立形成）。有些人试图把握教育系统可能对一种世界观的灌输产生的推动作用，他们如同许多针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那样，从最直接和最可见的意识形态干预方面找原因，甚或，如同这种针对历史形象的基本因素的德国研究那样，从这个学科的教学中盛行的精英主义历史哲学方面找原因，他们
486 无疑忽略了基本的方面：[26]实际上，从总体上说，学校教育制度，从它规定的严格个人主义的劳动组织，到它在分类活动中使用的、并总是重视创新而不顾一般的分类模式，经由它传授的内容本身和

---

26 相关分析的功绩在于指出，学校教育历史强调占统治地位的主体（“伟人”）或个人化的集体实体，所以它传播了一种超凡魅力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没有为社会利益和对立群体之间的冲突留有任何位置，并导致对历史进程及其社会条件进行道德判断而非批判的反思。

传授内容的方式，倾向于加强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的子女带到系统中来的。如同纪德在《日记》中说的，文学中“没什么比个人的东西更有价值了”，文学与它在文学场和教育系统中得到的颂扬，显然是这种自我崇拜的中心，在这种崇拜中，哲学往往被归于思想家之卓越的一种高贵证明，也加入了赞美的声部。我们有各种理由推测，尽管精神分析描述一般的机制，却准许和鼓励人们沉浸在先天经验的独特性之中（这与社会学相反，社会学若不以一般、共同为总结目标，就不会遭到这么多抵制），因此成为这种崇拜的现代主义变种之一。

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观点

我对党派不感兴趣。我不想给一个党投票，我给一个候选人投票。最好是一个没有派别的候选人。

我对社会主义没什么确切的定义；这是一个现在用滥了的词，什么都想说，什么也不想说，所以我无法向您解释应该怎么建设它或不建设它，鉴于我现在再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糟蹋得太厉害了！

从我个人来看，我不认为我能加入一个党。我不可能一上来就和他们有相同的爱好。我出身冉森派，我的祖父是书商，所以我对一切持开放态度，我无法为一个普遍的观点而兴奋；这就是说我接受许多党派中我觉得好的东西。因为只有个人的观点才是重要的，所以我认为不可能找到一个党，能把我觉得并非不相容的许多主张的某些因素集中在一起。

（会计）

为了彻底说明小资产阶级对“个人观点”的要求，我们不仅应 487

该考虑学校教育系统或传播机构发挥的强化作用，而且应该考虑习性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之特定特征，因为这种要求是习性的一个维度。其实我们看到，对发表“个人观点”之权利的要求和对所有委托形式的不信任，尤其在政治上，合乎逻辑地存在于个人特有的配置系统中，个人的整个过去和整个计划都依赖于基于个人“才能”和“业绩”的个人拯救的赌注，还依赖于对沉重的利害一致的终止，甚至对碍事的义务的否认，依赖于无论在居住环境上还是在工作上、无论在娱乐上还是在思想上有系统地偏重个人、私密（“自在”）以对抗公众、集体、公共、平常、不自然的选择。[27] 但是，小资产阶级天真的“利己主义”配置与一些人的微妙的利己主义毫无共同点，这些人有办法在他们的所有实践中，而且首先在他们的职业中，显示他们个人的独特性——他们的职业乃自由选择的和自由从事的自由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一种不可简化为无名的、无特点的、可互换的角色的“个性”，好像仅仅通过它的这个功能证明自己，而小资产阶级为了生存，或至少，为了让人承认他们的社会存在，尤其在他们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时，仍需与这个角色认同（“规定就是规定”）。[28] 不信任的谨慎态度限制了任命或加入，它与当独一无二的思想和观点的最佳代言人的自信毫无共同点。

---

[27] 个人拯救的要求——夜校或对上级的服从，与集体拯救的要求——参加工会活动等发生冲突，并不少见，这往往出于各种实际的原因，也因为这两类要求源自两种彻底对立的社会世界观。进修或内部晋升（内部考核等），若不是像技术进步一样，确保对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依附，也不可能受到广泛肯定。

[28] 在这里可以举出“医疗秩序”的维护者为了维护一个自由（和单独）的人自由完成的医疗行为的独特性而写出的所有专著，或者要求集体劳动得到认可的做法在大学秩序的维护者那里引起的愤怒抗议。

一位无法归类的教授

488

——您在政治上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

听着，这还是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可以跟您说，我在这个或那个阶段投票给这个或那个群体。

——您能以另一种方式给自己下定义吗？

通过那些运动？听着，您把戴高乐主义放哪儿？该我提问了。一些戴高乐主义者自称左派，还有的自称右派。有个人说过一次。（笑）有勇气。要是我事后查看我的选票，自从我成年以来，我投过右派的票，投过孟戴斯-弗朗斯的票，还经常投戴高乐的票。那么您愿意把我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要是有人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要我选一个政党，首先我不会选的。我得找到某种不让我受束缚的东西。不，我不知道，我对政党的原则也不满意，您这么想也行。我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恶，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但我感觉跟个人无关。我能清除某些东西，您要这么说也行。就凭清除这一点，我不是共产党员。肯定有对类似左派、孟戴斯派或左派戴高乐主义的向往，这些向往万不得已会合在一起，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另一方面，自相矛盾地，我赞同某种秩序。我认为，在混乱中，我们什么事也干不了。当然是在平常时期。另一方面，我不是一个中间分子。当我觉得要表态的时候，我就表态。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您看。所以，您也可以这么说，现在，我首先有点倾向于戴高乐派，主战的戴高乐派，我从前就是。这不是一个政党，更是一种哲学态度。这并非表明……在戴高乐主义运动中，我也不赞成很多东西。因此我从来不加入什么党。

（大学教授，巴黎）

高级管理者自称在政治消息方面他们尤其相信日报(人数比例为27%,中等管理者和职员的比例为24%,与农业劳动者的14%,工人的11%,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8%相对)或周刊(19%,与中等管理者和职员的7%,工人的6%,手艺人和小商人的5%,农业劳动者的4%相对)的人数最多。我们可以在这个事实中看到某种想法的一种表现(这种想法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这种想法旨在通过求助于最特定的和最合法的工具即所谓的表达政党观点的报纸,如人们所说的,形成一个自己的观点,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来选择表达政党观点的报纸,并与电视或电台进行对照,因为电视或电台乃提供公用产品的"大众传媒手段"(Sofres, *Télévision et politique*, mai 1976)。而且我们可以在以下事实中辨认出一种相同的结构对立,即,为了达到其要求,高级管理者往往采用通过公共机构进行交涉的方式,而工人和职员比所有其他等级更经常寄希望于罢工,手工业者、小商人和中等管理者尤其提出游行示威,即一种事先不存在而且过后不继续的突然动员。

489

政治,我觉得是一场斗争。所以,人要多。大家都要参加。

(家政女工,共产党员)

他们真要罢工的话,那是他们真地需要。人们不是为罢工而罢工。

(家政女工)

但是,只要强调、哪怕是简要地强调"个人观点"之要求形成的

社会条件和实现这种抱负的社会条件，就可以表明，与对政治面前的形式平等的天真信仰相反，民众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对最贫困的人而言，它看不到其他选择，除了纯粹的舍弃——对法定无能的顺从认可，或除了彻底地委托，无保留地交出自己，正如潜在的信仰(fides implicita)这个神学观念巧妙地指明的，这种信仰，是潜在的信任，默默地交出自己，它通过选择其代言人来选择自己的言论。

观点的生产方式

490

其实，并非所有的回答都是观点，而且一个既定群体的回答不过是被掩盖的不回答、迎合强制的问题的妥协或作为“个人观点”被天真地接受的伦理话语——这种可能性无疑随着表现这些群体特点的不回答的可能性发生变化。将关注和经验提升到政治话语层次、寻找观点的一致性并围绕明确的政治原则整合全部立场的倾向和禀赋，其实非常紧密地依赖学校教育资本，其次依赖总资本的结构，并随着文化资本相对于经济资本的比重的增加而增加。[29]

承认法定能力的不平等是不够的，尽管这些不平等迫使我们突出了做出政治判断的可能性的社会条件；如果我们接受唯智主

---

[29] 这个命题，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在审美范畴内也有其对等物。它是一个更普遍命题的一种特定状况，按照这个命题，让语言的或实践的立场依靠明确的、照此服从于一种有意识系统化的原则(一种伦理的、审美的或政治思想的而不是一种精神气质的原则)的倾向和禀赋，随着学校教育资本的增长而增强；这种关系之建立，至少既通过获得这种资本的必要生活条件，又通过这种资本所保证的特定能力的作用。

义的这种公设，即对政治问题的一切回答都是一种判断行为和一种严格政治意义上的判断行为的产物，我们就完全掩盖了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对一个政治问题的回答的生产方式问题。[30] 实际上，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之定义的使用导致一个问题（比如关于大学生游行或关于流产的问题）被界定为政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按照三种非常不同的生产方式产生出来。答案的生产原则可能是阶级的精神气质，即一个并不是照原样构成的生成公式，它允许在所有日常生活问题上，产生在客观上彼此一致并与跟世界的一种实践关系的实践公设相协调的答案；这种原则也可能是一种有系统的政治“立场”（在人们谈到一种艺术立场的意
491 义上），也就是说一个明确的和特定政治的、隶属于逻辑控制和反思理解的原则系统，总之是一种政治公理系统（用日常用语来说，就是一条“路线”或“一个纲领”），这个系统允许产生或预见被纳入算法的无限的政治判断和行为，而且仅仅是这些政治判断和行为；最后这种原则可能是一种二阶段选择的产物，也就是在认知方式上对某些答案加以辨认的产物，这些答案符合由一个政党确定的“路线”，这一次“政党”的意义是组织上的，对于由于它的作用而变成政治问题的一系列问题，它提供了一条政治“路线”，而包含在这种暗中的或明确的授权中的赞同本身，我们会看到，可能是以根据一种“立场”并通过精神气质或明确选择而实现的实

30　为了揭示调查与投票之间的相似性，除了应该分析被纳入问题本身的政治哲学之外，还应该分析包含在分析方法中的政治哲学（以及尤其是纯粹集合性的统计学逻辑）。由此我们看到，只有当调查力求预计一种选举的民意测验的结果，进行一种投票模拟时，调查才会如此接近其真实状况。

践认可为原则的。[31]

一切都使从一个明确的和明确"政治"的原则出发生成的实践和话语的有意识的一致性，与从一个潜在的因而在"政治"话语之外的原则出发——也就是从客观上有系统的、通过单纯的熟习、在一切明确的灌输之外、以前反思的方式被运用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出发，所产生的实践的客观系统性，互相对立。这两种形式的政治配置并非机械地与阶级状况相关，而是主要通过物质生活条件与阶级状况紧密相连，鉴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根本迫切需要以严峻的方式摆在面前，严峻的程度不均等，因而可在象征上加以"克服"的难易程度也不均等；还通过能提供对实践的象征支配工具的学校教育培养也就是对政治经验的言语表达和概念化，与阶级状况紧密相连。民众主义倾向将某种"政治学"（如同别处的一种"美学"）归于民众阶级，这种"政治学"自发地且好像自然地具备包含在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定义中的属性，但这种倾向忽视了这一点，即表现在（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定义，无论有没有可能被当成政治的）日常选择中的实践本领，并不是在一种持续警醒的和普遍有能力的意识中，而是在阶级习性的不明言的思想和行动模式中，找到其依据。换句话说，如果必须坚持政治讨论的简化的和极简主义的公式，那么与其说这种实践本领建基于在阶级意识上不如说建基

---

[31]　只要指出二阶段选择在趣味的领域内极其常见就够了。在这个领域内，如同我们经常指出的，消费者选择一个生产或传播单位（一个商店、一家剧院、一个广播电台等），而且，通过这个选择，选择这个单位提供的被挑选产品，若他们没有完全将选择委托给在这方面扮演一个与党派角色非常类似的角色的审美代理人，如装饰艺术家、建筑师和其他审美服务出售者的话。

于阶级的无意识之上。

492 我嘛，我有政治观点，因为我小时候吃苦太多，您明白吗？

（市镇女职员，共产党员）

因此，当遇到某个家庭道德问题，比如性教育问题——它倾向于通过学校教育制度化变成政治问题，所有等级，除了高级管理者之外，都做了受到阶级的精神气质支配、大致与公开的政治观点无关的回答：比如农业劳动者中认为不应该对孩子谈论性或只能在15岁之后进行性教育的人数最多，而职员和中等管理者中声称应该在11岁之前进行性教育的人数最多，因为他们的良好文化意愿促使他们在这个领域如同在其他领域，认可（通过问题本身得到强调的）占统治地位的准则；相反，对这两个等级而言，依政治归属而发生的变化则几乎不明显。反之，一切都似乎说明，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回答表现出一种倾向于某种教育宽容主义的阶级精神气质与明确的政治原则密不可分的特点：他们当中，自称是左派的人中的80%，自称接近中间派的人中的50%，自称是右派中的33%，认为应该在11岁之前进行性教育。在这里我们看到，如同我们针对“纯粹”审美配置——“纯粹”审美配置致使把每个审美选择都变成一种审美“立场”的表现——所指出的那样，从严格政治意义上的原则出发，也就是以政治“立场”的而不是伦理直觉的逻辑，进行日常选择的倾向，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气质的维度，这种精神气质也表现在与语言、身体、他人以及与通常的世界的关系之中。

其实，后两种观点生产方式与第一种的差别表现在：政治判断生产的严格政治意义上的原则，在这里，要么被人们信赖的这些原则的生产和管理机构，要么被单独的政治行动者，提到明确的层面上并像这样构造，而单独的政治行动者拥有自身的政治问题和答案的生产工具，能够为列普钟表厂[①]的劳工斗争、性教育或污染这些表面上如此不同的问题带来系统的和一贯政治的答案。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阶级与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通过阶级的无意识直接建立起来：为了确切地理解政治观点并透彻地阐明它，应该引入一种严格政治意义上的机制，要么是政党的政治"路线"或"纲领"——这个政党由此在事实上获得了政治观点生产原则 493
的生产专利，要么是政治公理体系——这个公理体系允许产生一种关于所有问题的严格政治意义上的观点，无论这些问题是不是被确立为政治的。[32] 无论如何，对那些没变成"阵线"的问题或没被党派确立的问题，行动者只好求助于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成为其产物的特定社会生产条件由此显示出来）。普通的行动者如此，专业生产者如知识分子、社会学家、记者或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在关于社会世界的（科学的或其他的）话语生产中，如同在关于这个世界的某条政治行动路线的定义中，是阶级的精神气质负责补充公理体系和方法之不足（或补充对这些思想和行动工具的掌握

① 法国贝藏松的一家历史悠久的钟表厂。——译者

32 这就是说，公开的政治从属或效忠不是一个随便什么因素，人们可以研究它的作用，如同研究性别、年龄或职业的作用一样：严格政治意义上的原则作为与经济和社会决定因素相比相对自主的因素发挥作用（尽管对这些原则的赞同无法不受这些决定因素的束缚），而经济和社会决定因素使得有可能产生不利于直接的个人利益的观点或实践。

之不足)。革命政党的"工运中心主义"无疑在对政治观点和行动的生产原则的两重性的直觉中,找到了其根基,也在某种有充分理由的怀疑主义——怀疑仅仅从政治公理体系的原则出发回答日常生活的所有提问和所有实践挑战的可能性——中,找到了其根基。无论如何,没什么比政"党"的有意识的和几乎强迫的系统性与从精神气质的无意识原则出发产生的实践和判断的"自在"的系统性更对立的了;或者还有,没什么比既是最小的又是基本的意识与有系统的意识更对立的了,前者对于委托一个政党生产政治观点的生产原则是必要的,后者允许将一切状况都变成政治的并为它带来一种从特有的政治原则出发产生的一种政治解决办法。如果说无配置的政治意识是不真实的和不确定的,那么无意识的配置对本身而言也是晦暗不明的,并由此总是容易偏向虚假的认可。[33]

自由职业者(教授、研究者、艺术家)往往比其他人更经常
494 说自己为了"国际阶级团结"而"赞同革命行动"、反对"专制主义",他们更经常认为"1968 年 5 月危机对民众的总体利益是有利的",并也像工人一样常常宣称"罢工纠察队是正当的"、"人民阵线是一种有益的经验"。他们喜欢"社会主义"胜过"自由主义","如果国家是所有重要工业的所有者,事情就更好办了"。但是他们的回答有时表现出一种与他们的话语不一致的精神气质:他们比工人更经常说,从 1968 年 5 月以来他们

[33] 在所有知识分子中间,萨特无疑是那个以最"真切"的方式感受到"介入"的抽象不现实与一种由存在条件强加的选择的不透明性之间的对立的人,因为"介入"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的产物,所以总是被体会为抽象的。

“对工会的信任”降低了或一个个体的最重要特点是他的个性（工人更经常提到阶级），或者还有，“经济发展对大部分人有利”（工人大多认为经济发展只对一小部分人有利）。（这项分析依据马泰伊·多甘在法国政治科学学会关于“西欧的工人与政治”的圆桌会议上展示的一项调查的结果，这项调查是1968年之后根据一个3288人的样本进行的，这些人中有176个知识分子职业的代表）。这种政治上的超一致性（surcohérence）倾向导致知识分子将一种配置用于所有问题，这种配置能够这些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并在所有的生活维度中寻找所有立场的彻底一致性，然而这种倾向很可能是基本的不一致强加给他们的，因为尤其当他们出身于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时，在他们身上便形成了精神气质与话语之间的不一致，这与在统治阶层的成员身上看到的东西不同。

作为观点生产的根源，配置主要透露或表现在表达观点的方式中，也就是说恰恰在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中，这些小事大致不可避免地消失在一般的回答记录中（这种记录往往最大程度地被简化，以便有利于调查活动的快速和标准化）。由此，人们就把一些回答归入同一个类别中，尽管这些回答若从它们的表面价值看是相同的，但它们可能表达了非常不同的配置，这些配置预示着本身非常不同甚至相反的行动。一般直觉从姿态和风度的无法预测的因素中，从论据和素养的细微差别中，认出了成为“右派”或“左派”、“革命者”或“保守者”的不同方式，即所有双重理解和所有双重游戏的原则，所以这种直觉强调，同样的习性可能导致支持现象上不同

的观点，而不同的习性可能表现在表面上（也就是在选举方面）类似但因其形态分开的观点之中。因此，当李普塞特[①]得出结论说，在一群学生中，父母的职业与孩子的政治地位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并将所有看到的差别都归于诸如学校和学科的类型这类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他忘记了，如同我们在别处指出的，在一个既定时期大学生地位的差别是社会出身的差别在学校教育中的再现，甚至在抱负的层面上也是如此，因为朝一个学科的定向表现了某种社会出身的个人可以实现的、达到一个学业成功的确定水平的抱负；这无疑也是而且尤其因为，由于无法通过一种恰当的提问为自己提供实践方式和政治判断的指标，他被迫认同一些立场，尽管这些立场在其政治内容上是相同的，但是可能表现了相反的配置，而且，如同后来的发展所证明的，由于突然的变化，这些立场从短期尤其从长期来看，与其说是实践的有用指标，不如说是"介入"的形态表现在其中的姿态或语调的微不足道的表面细节；更不用说人们所说的雄辩的沉默了，这种沉默可能是赞许的、询问的、同意的、敌对的、蔑视的、顺从的，等等。[34]

法定秩序的维护者总是援引第一条原则与第二条原则之间的

---

① 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2006），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对阶级结构、比较政治学、政党体制的研究闻名，代表作有《政治人》（1960）等。——译者

34 Cf. S. M. Lipset, Students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aedalus*, Winter 1968, pp. 1-20；关于以对法国大学生所做的一次调查的分析为依据的一种批评，也参见 Y. Delsaut, Les opinions politiques dans le système des attitudes: les étudiants en lettres et la politiqu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XI, 1, janvier-mars 1970, pp. 3-33。

对立，也就是说本人直接的生产与通过第三者的生产之间的对立，495
比如在罢工的情况下，他们将投票或民意调查的“民主”逻辑与由工会表达的“中间派”逻辑对立，试图因此割断授权的有机关系并将个人化为其仅有的个人力量，把他打发到秘密写票室、隔绝状态之中。民意测验无非建立了一种观点生产方式，这种方式能够迫使最贫困的人产生与他们的被委任的代言人归于（借给）他们的观点相反的观点，由此对授权合同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35] 当涉及或多或少完全投入到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的政治拥护者，人们将党派与群众之间关系的两种概念互相对立时，人们参照的仍旧是这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对立。这些政治拥护者一方是群众党派的拥护者，另一方是“先锋”的小党派或团体的拥护者，后一类拥护者中几乎全部的活动分子都能够以“党派”的方式领会政治；由此产生了党派与群众之间的两种概念：一种概念常常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种为了中心领导的利益的高度授权，另一种概念通过对某种与政治的关系的一种无意识的普遍化，要求政治观点的一种自治，而这种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观点的生产工具的小所有者固有的，他们丝毫没有理由将他们自己产生观点的权力委托给别人。人们通常从党派机构与党派的拥护者之间的关系中得出的印象，尤其是不完美表象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政治精英不符合其社会基层的需求”或他“创造允许他保住权力的政治需

---

[35] 代理（或协助）是那些被剥夺“个人观点”的生产工具的人获得政治观点的条件，所以，它是保守主义思想或“保守革命”思想的或多或少巧妙地被掩盖的目标之一并非偶然（Cf. P. Bourdieu, L'ontologie politique de Martin Heidegger,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5-6, nov. 1975, pp. 109-156）。

求”——，忽视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按照不同党派和同一党派内部的拥护者之等级可能体现的完全不同的形式。

代表与其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些变化，还取决于政治负责
496 人的招聘、培训和晋升的方式（比如，一边是共产党，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从零开始，通过一种全面的和几乎完全由党承担的培养活动造就政治人物，[36]另一边是保守党派，它们满足于收编已经受过一种普遍的培训并已占据一个固定地位的知名人士）；取决于基层的社会特点（以及，尤其是基层的普遍教育水平和基层倾向于运用的政治思想方式）；依赖于政治话语的制造方式，或同样地，取决于这种话语在其中制造或传播的团体的组织方式，等等。[37]

对民意调查的分析有助于对第二点进行几点说明。因此，比如共产党的选民据以产生其观点的原则依据领域而变化，也就是依据他们是通过经验还是通过政治训练（在一切涉及在生产关系场中的斗争的方面，都是这种情形）知道在实践上或在理论上“需要思考什么”而变化，或相反，依据他们是不是听凭他们的精神气质的差遣并由此注定表现得像是资产阶级道德的一种过时状况的维护者而变化。同样很容易揭示活动分子甚或领导人身上按照两种原则产生的回答之间的矛盾或不协调，尤其是，他们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的革命配置与他们在“伦理”范畴暴露的保守主义配置之

---

36 Cf. G. Ansart, *De l'usin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7.

37 作为按照自身意愿的话语生产者，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于向企图垄断象征财产的合法生产机构如教会或党派，要求观点自主的权利（由此，生态环境运动，拒绝表现为其选民的选票的“所有者”，拒绝接受党派机构的这种特权之一，代表了实现了的知识分子政党的乌托邦）。

间的矛盾或不协调，这些矛盾和不协调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是真正保守主义的政治实践的根源。相反，统一社会党的选民大多来自"智识"行业，他们通过他们回答的高度一致性表现了他们把一切变成政治（按照一种类似于唯美主义者的配置，唯美主义者能把一切变成审美的）并提供一个答案系统的禀赋，这些答案是明确一致的，比共产党选民的答案更明确地围绕明确提出的政治原则而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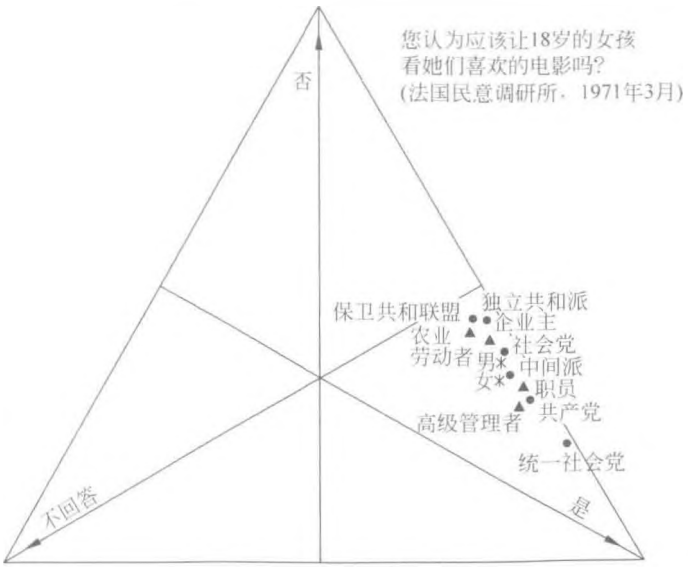


图 19

如同在三角形展示的情形中一样，每当涉及在适合一种伦理认识的领域中表明政治原则时，统一社会党的选民都占据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因此，比如，不赞同"教师对学生不够严厉"这种论断，他们中有 53%，而共产党中仅有 33%，社会党中有 28%，保卫共和联盟中有 22.5%，独立共和派中有 20%。同样地，他们最倾向于不赞同"法国教师的假期过多"或"教师搞政治过多"这类论断（法国民意调研所，1970 年 3 月）。

497

现一体化。他们通过表现出能够在某些领域显示严格政治意义上的生产原则之程度，与所有其他人区分开来，而其他人在这些领域最倾向于朝精神气质的原则“倒退”。

所有政治判断，包括那些意图最明确的判断，都包含一个无法避免的潜在的信仰部分，这个部分与政治选择的逻辑本身相关，政治选择是代言人的选择，代理人的选择，思想、观点、计划、纲领、规划的选择，它们体现在“大人物”身上并且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依靠这些“大人物”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关于判断对象本身比如一个人或若干思想的不确定性，被纳入政治本身的逻辑中，这种逻辑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使得提出政治问题或解决办法并加以推行的责任必然被委托给一些个人，于是，这些代理人总是能被选中，这要么是由于他们的（客观化）纲领，而这个纲领是在已提出的论断和已宣布并公之于众的要采取的措施之概要（在宣誓逻辑中）意义上的；要么是由于他们的“人格”，也就是他们的习性，习性即被编好的程序（在信息论意义上），即一系列判断和行动的发生原则（“政治措施”），这些判断和行动，在“选择”的时刻，既没被候选人也没被选民明确提出，因此应该是通过微妙的配置迹象被预感的，而这些迹象只能通过身体素养、语调、举止、风度表现出来。没有什么政治“选择”不同时考虑保证人的人格和他所保证的东西。代表既是那个表达其委托人已表达过的观点的人（如人们所说的，他受一个纲领、一种明确的委任合同“约束”），也是那个按照被归并的纲领而非客观化的纲领——或按照与他在观念生产场中的位置相关的特定利益——行动的人，他表达尚未提出的、不言明的和潜在的观点，由此使这些观点得以存在：他甚至能运用他的被认可的

代言人身份赋予他的话语垄断权，通过一种无法证明的篡夺，把他的委托人无法弄清的期待、意愿、要求（按照情况不同，可能是整个群体的一个先锋或一个后卫的期待、意愿、要求）归于他们。总之，代表是纲领的保证人，而纲领不仅作为运行功能（opus operatum）、作为一系列已经提出的主张，而且作为生产方式（modus operandi），作为产生尚未确立的主张（“路线”）的一系列生成原则存在，这个事实无疑使得，按照涂尔干的一个说法，在政治代表的契约中并未约定一切。

道德与政治

我总是投共产党的票，因为我认为这是最正派的党。从没看见共产党员引起财政丑闻什么的。我们看到有些人几年之后不愿意待在共产党里，他们有点滑到另一边去了，他们自己离开，或者有人让他们明白得离开，但我认为这是最正派的党，只有它维护工人阶级。

（细木工）

个人的直觉

498

——您在选一个众议员的时候考虑什么？

——首先考虑党派。接着考虑的不是他是否正派，而是斗争方式。我个人喜欢可能有点儿粗暴的壮汉子，哪怕结果可能没有更温和的人那么好。我，我更喜欢直截了当的人。因为现在，比如，说到党的领导，我更喜欢雅克·杜克洛而不是乔治·马歇。因为我认为，雅克·杜克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直截了当。乔治·

马歇也是一样，但有点儿差别，还是有点不直接。

（工人，共产党员）

激进派，他们现在还是，总之，他们从前尤其这样，现在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尽管塞尔旺-施莱伯努力让他们年轻化，但终究这是一个老顽固的党，有很多共济会会员，我想，他们没什么真正明确的观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开诚布公的党。

（秘书）

彻底信任

我信任他们，我总是信任，他们总是说到做到，所以我总投他们的票。

（市镇职员，共产党员）

总的来说，我，我总是心甘情愿地做一切，尤其是为党。就这样。我总是做它让我做的事。我告诉您，有些事我不愿做，我就说：我不愿意。最终，总体上，我，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他们干得很好。

（家政女工，共产党员）

我首先听从我们党的建议。我记下来并按照已经下达的指示投票。

（细木工，共产党员）

许多人都去投票，因为人们应该去投票。但我不是。对我个人来说不是这样。我，我去投票因为我对自己所投的有把握。我，我加入了一个党，我为我自己的观点投票。

（打字员，共产党员）

我认为，从我个人来看，我有信心，而且在中央委员会，当他们 499
讨论这个或那个候选人资格时，嗯，好了，他们有我没有的理由。这个或那个对我来说都很好，我个人觉得可能比正式候选人更好，但确切的细节我不知道，而高层不会不知道。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人而不是别人。这是因为有一种正当的理由。

（钳工，共产党员）

赞成一种变化的人被迫公开地以一种被客观化的纲领的形式，提出他们的异端意愿，与信念决裂——信念是对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惯常秩序的惯常赞同——，由此，他们最容易看到代言 500
人宣告的纲领与其习性暴露的不言明的纲领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由于获得政治能力（以及特别是教育）的隐藏条件，明确纲领的生产甚或再生产的垄断权的把持者是（可以在其习性的明显标志中察觉的）社会生产条件的产物，这些条件很可能与其委托人出生的社会条件不同，这种矛盾愈发明显。相反，那些除了延续法定的秩序没有其他意愿的人，能够省掉这种明确表达并满足于以其人格、以其卓越、以其高雅、以其修养的形式，也以其属性（贵族爵位、学历等）的形式，表现一种被归并的保守纲领的保证：他们自发地、自然地具有身体素养、语调、发言技巧，而且言语与说话人之间的一致是直接的、完全的、自然的。

剥夺与侵占

政治选择的这种基本暧昧，不过是造成某种状况的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即，没有什么行动者，哪怕是政治意识的能手，不在实践

中求助于不同的生产方式的，他要回应的形势从政治上构成的程度越低，就越如此。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提出的问题越是明确地被承认为政治的，严格政治意义上的两种生产方式即授权或自主生产就越常见。当涉及到从政治上构成的问题时，政治意识越强，这两种生产方式就越常见：换句话说，它们取决于一系列因素（性别、教育水平、社会阶级等），这些因素支配回答最特定的政治问题的倾向（与弃权倾向对立）。

> 根据我们的调查，那些承认所提出的问题全部或几乎全部是政治问题的人的数量，在无文凭的人当中很少，通常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在获得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的人中达到三分之二。（无疑是因为这涉及到“问题”，在这里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比涉及将不同行动判定为政治行动的禀赋更重要）。正如我们可以预料的，越是涉及相对而言不久之前才出现在政治讨论中的问题，如妇女解放、自然保护、性教育，或者它们几乎是在意识形态生产场之外提出的，如在中学教育中
501 取消拉丁文，那么，按照学校教育资本将不同的行动者区分开的差距越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把失业、职工参加企业管理、企业中工资的增加、肉类价格这些问题认作政治问题的能力的不可忽视的若干变种。

这表明，社会阶级与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阶级也就是在这个阶级中最常见的观点生产方式而变化：产生对一个从政治上构成的问题的一个严格政治意义上的回答的可能性，随着一个人的社会等级（以及收入和学历等级）的升高而增加。因此，关

于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比如国际关系，无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不是政治的，在涉及获得“观点”的能力方面，与社会阶级（当然，也与性别和教育）关联很大，这种能力由不回答的比率显示出来（农业劳动者，37.7%，工人，38.6%，小企业主，30.9%，职员和中等管理者，25.0%，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16.1%）；当涉及严格政治意义上的明确观点取向时，与公开的政治归属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在赞成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观点方面，共产党，48.7%，社会党，47.7%，激进派，41.2%，中间派，52.3%，独立共和派，56.8%，保卫共和联盟，76.3%——法国民意调研所，1966 年）。非常明显地出现在图 20 上的是，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按照不回答的轴线分布，502
而对不同党派的偏爱按照满意程度的轴线分布，大部分外国政治问题就属于这种状况。我们看到这一点，即忽略不回答者，如同人们在民意调查或选举的分析中经常做的那样，并按照一种选举特有的逻辑，通过仅与回答人数对照来计算比率，这种做法通常具有取消——或减弱——与社会阶级的关系的作用：每个等级被除去的人数越多，实际上这个等级的“幸存者”与整个等级差别越大，这正表现在我们提到的方面即政治化程度上。

此外，产生一个最低限度的回答即赞同或否定的能力，与产生相应问题的能力或至少在提出的问题中抓住产生和提出问题的人在此问题中表现出的特定政治意义（也就是在严格政治意义上的问题体系生产场中）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是问题体系之强制作用的根源，这种作用通过剥夺所给出答案的意义表现出来：实际上，被调查者被剥夺了其回答的意义，“每当他们选择一个他们无法真正提出的问题的某个给出答案，并由此获准把一个观点当成他们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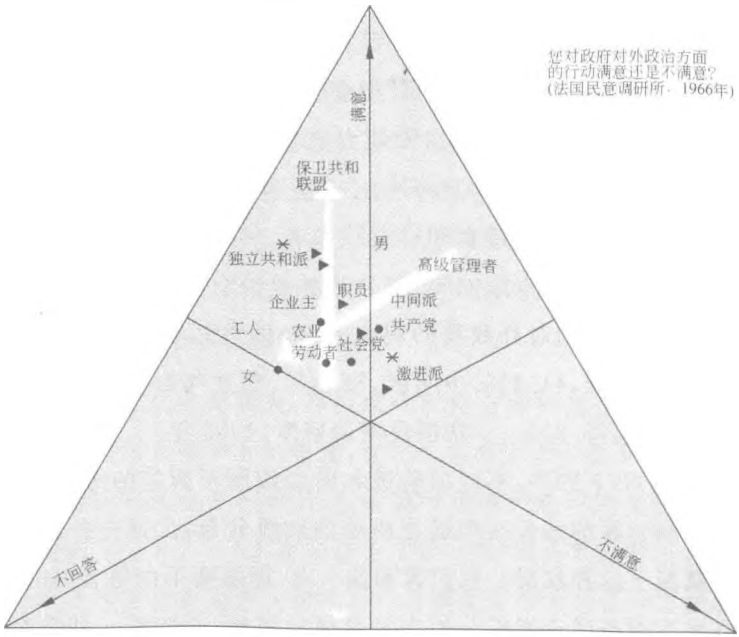


图 20

己的观点，即使这个观点偶然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它对于他们也是完全陌生的；或每当他们不回答提出的问题而是回答他们为了尽力将原始的提问据为己有而不得不自己制造的问题（实际上，据为己有的活动几乎总是通过转化为另一种语言体现出来，"预算选择的合理化"变成了"避免浪费"，但这种活动几乎总被政治学家忽视，要么是在观察的层面上，要么在编码的层面上），都是如此。

为了说明强制作用——和由此产生的误识作用，只需一个例子，即一个关于"经济活动"对政治施加的影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我们顺便看到两个相当常见的修辞方法，即前

提的规定——在这里是“在所有国家”这个无足轻重的结句——整个保守历史哲学，即一贯和到处如此的保守历史哲学都渗透在这个结句中——以及虚假对称的作用，这种作用使一个极度不可能的、几乎荒谬的回答得以存在。尽管表面上所有回答都被给予了均等的机会，无疑，还要补充以中立化和委婉化的作用，这后一个作用能够打消一切“不大审慎的”愤怒或反抗的表达（被考察的问题本身之存在只是为了，如人们所说的，通过另一种对称的作用，以委婉的措辞说出另一个问题，将它“合法化”，而它恰恰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体系的问题并针对工会的活动：“在您看来，工会的影响，是太大，正好，不够大？”）。我们看到，那些认为“经济活动”影响过大的人的数量，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而且，一切都使我们假设，尽管我们没有数据，也随着教育水平等级的提高）而增加，也就是恰恰与那些不回答的人的数量成反比。于是我们看到，只有34%的工人“认为”“经济活动”的影响过大，52%的人躲 504
避到弃权或中立，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人（14%）甚至“认为”这种影响太弱。最贫困的调查对象不得不进行往往产生曲解和误会的转译，以便稍微抓住一点儿涉及一个“政治学”问题的一个冗长而复杂的问题，这种转译也可在另外一种情形中看到，在这个情形中，最贫困的调查对象除了弃权或按照他们对密特朗形成的印象来回答之外别无选择。[38]

38　我们在这里还会看到中和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如密特朗名字之前的M（先生）一样令人无法察觉的风格特征实现，或看到像“主张”这个如此具有学校教育特点的动词的使用（“可能的社会主义”本身属于高度政治的语言层面）。

503

表 30 强制作用

"在所有国家，经济活动都对政治生活发挥了某种影响。在您看来，在法国，这种影响太大，正好，不够大？"

	太大	正好	不够大	无观点
农业劳动者	28	13	3	56
工人，服务人员	34	19	14	33
小商人，手工业者	39	23	7	31
中等管理者，职员	44	25	11	20
高级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大商人	55	21	8	16

（法国民意调查公司：《政治与金钱》，1971 年 11 月）

表 31 强制作用

"密特朗先生主张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可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将要考虑处于共同市场中的法国形势和国际竞争的若干改革。您认为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可行吗？"

	是	否	无观点
男人	37	35	28
女人	24	24	52
农业劳动者	16	33	51
工人	32	30	38
手工业者，小商人	26	31	43
职员，中等管理者	37	31	32
自由职业者，高级管理者	40	32	28
共产党	45	34	21
非共产党的左派	48	22	40
保卫共和联盟	19	37	44
民主中间派（拉卡纽埃）	29	35	36
进步与现代民主中间派（杜阿梅尔）	31	28	41
独立共和派	20	42	38
无效和弃权	18	19	63

（法国民意调查公司：《可能的社会主义》，1971 年 6 月）

看来，这证明了，在调查情形中，最无能力的行动者大致受到强制作用的彻底支配，归根结底，强制作用全都来自这个事实，即

他们不得不在诸种回答之间进行选择，而这些回答只有参照一个政治问题体系才能获得意义。但是这个问题体系就是照这样存在的意识形态生产场，也就是这个场中由互相竞争的行动者和机构占据和维护的这些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客观关系自动转化为占位，占位的内容由它们出自的地点确定，而这些行动者和机构争夺生产和规定关于社会世界的合法表象和针对这个世界的合法行动的垄断权。不存在彻底把这个问题体系据为己有的任何其他方法，除了真正地参与这个问题体系的生产，占据一个重要的、也就是别人也会重视的位置，甚或占据这样一个位置：唯有它的存在改变了其他的位置，迫使它们的占据者重新考虑他们的占位（只要想想左倾主义作为观念力在观念生产场中的出现所引起的结构作用就够了）。政治问题（如同所有哲学、宗教等问题）总是在两个或多个对立群体之间的关系之中并通过这种关系存在。这就是说，由于外行无法积极参与事实上留给全职专业人士（政治家、党派的组织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词很合适——的专职人员，政治记者、职业的空想理论家）的严格政治意义的游戏，所以，只有当供给的产品总是带着制造标志，即既是一种标识也是一种保证的标签时，他们才有些许可能在现成观点的空间里，认出适合他们的、与他们"相配"的现成观点。标签清楚地宣告了在意识形态生产场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事实上表现在一切权威的占位之中，所以标签就是对一种权威（对一个教皇通谕、对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对一个经典作家等）的政治参照，它允许外行"找到归属"，发现要占据的位置。这要么以他明确或暗中给予在意识 505
形态生产场中占据一个确定位置的人的授权为基准，要么靠他对

政治场(也就是平常的或异乎寻常的、潜在的或公开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自发的或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场)与意识形态生产场之间的同源性的实践掌握,在政治场中,他通过实践知道如何定位和定向,而意识形态生产场按照自身的逻辑再生产政治场的结构。[39]

标签作用

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上了电视,在这上面,没错,我们能真正了解情况,然后真正了解党派和所有东西。不然的话,两个人之间……也就是说,还是有口才好的,这个,有人还是能做到的。但不管怎么说,当他开始解释他是哪个党时,所有这些事儿,在这上面,我们更要用心听。

(家政女工)

每当问题要求两种不同的阅读,而且只有当回答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层面回到精神气质的无意识模式直接适用的日常经验的层面才能得到外行的回答时,侵占(détournement)的作用几乎不可避免地发挥出来,因为专家将问题置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层面上,他们提出问题,评价或分析其结果。情况当然如此,若这个或那个问题,已由这个或那个政治群体在政治上构成,因而从整个意识形态生产场来看已在政治上构成,但对一些人而言却没有在政治上构成,这些人由于他们的法定的无能,远离问题体系的生产逻

---

[39] 仍旧在这里,与艺术作品市场之间的对比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作为被归并的分类系统的"趣味"忽然被剥夺了所有标志、所有被客观化了的分类,尤其是在生产场中的位置的所有标记即展览地点或出版地点等——这些标记有助于认出福楼拜所说的"高雅观点"——那么,这个"趣味"会是什么?

辑，只能把这个或那个问题领会为要求一种实践的也就是伦理的回答的一个“实践”经验问题。因此，每当最缺乏特定的政治能力的人不得不按照阶级的精神气质的范畴领会在意识形态生产场的 506
层次上已经在政治上构成的问题时，他们很有可能置身于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阵营，甚至在这个领域表现得比有意识的社会秩序保守者更保守。其实我们知道，只要停留在家庭道德的范畴内，自由主义或宽容主义的癖好就倾向于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而增强（这就似乎为众所周知的民众阶级的“专制主义”论断提供了根据），而且，无疑，这是通过教育水平的提高实现的。但是，一旦社会秩序而不只是道德秩序受到怀疑，这种关系倾向于颠倒过来。

> 李普塞特将他的整个美国民主社会正义论建立在一个类似的证明基础上：“‘当自由主义从非经济方面被定义时’（也就是涉及公民自由时），民众阶级的成员在经济方面越左（自由主义和左倾），他们表现得越‘专制’，而且他们无法达到（利益上的）‘无关利害’，而这种‘无关利害’确定了一切真正的文化，无论政治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所以他们无视这种‘自由主义’，而如此坚决地不受压制的新资产阶级至少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女把这种自由主义当成其生活艺术的信条。”[40] 正因为民众阶级的专制主义是天生的，所以他们能够在深知底细

---

[40] 关于这些论断的一种经典阐述，参见 S. M. Lipset, Democracy and Working Class Authoritarian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XXIV, 4, août 1959, pp. 482-501。

的情况下赞同专制意识形态；正因为他们的不宽容使他们倾向于一种简单化的和善恶分明的观念，所以他们只会期待通过快速的和剧烈的变化改变他们的状况。“进化论的至福千年说”是这种政治神学的天然加冕，这种学说将民众阶级的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变成以美国式民主，也就是以摧毁专制主义和带有专制主义的阶级为目标的一种普世运动的动力。几乎无需强调，若说统治阶级的成员总体上在家庭道德领域更“有革新精神”，而他们在更宽泛地被认可为政治的领域，也就是在一切涉及经济和政治秩序的维护和阶级关系的方面更“保守”（正如他们对罢工、工团主义等问题的回答所证明的），那么，很显然，他们采取“革新的”或“革命”的立场之倾向与这些被考察的变化损害其特权的原则之程度成反比。因此，只举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高级管理者可能比工人对外国劳动者表现得更“宽容”，因为工人更直接地受到竞争的影响：前者比后者更经常说，“法国在为外国劳动者解决住房上做得不够”（67%对48%），“在为他们提供培训上做得不够”（52%对36%），或“在友好接待他们上做得不够”（45%对33%）。但是，当我们考虑会对他们自身有影响的措施时，他们的“宽容主义”就不那么明显了：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中的41%认为“法国在为外国劳动者提供合适的工资上做得不够”，与工人中的43%以及职员和中等管理者中的51%相对；他们中的48%判定“法国应该减少或取消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与工人中的31%以及职员和中等管理者中的35%相对（法国民意调查公司，《法国、阿尔及利亚和第三世界》，1971年2月）。

所以，为了成功最终推动共产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应该夺取 507
权力。在这个时代，也太民主了；人们在许多事情上让步，再也没有几年前的暴力了。暴力，我的意思不是砸碎一切，但是，人们在罢工中软弱无力，犹豫不决。我跟您说吧，我认为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受苦不够。

（细木工，67岁，共产党员）

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

话语生产的原则的双重性，不断表现在工人中的活动分子或最政治化的人的话语中——通过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可观察到的语调和风格的变化，甚至通过相同话语当中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永久紧张冲突：一边，是现成的说法，不可分割的思想和话语的小预制板，它们赋予谈话以概念的普遍性色彩但还有人云亦云的印象以及这种颇具高谈阔论特点的非现实性（一个铁路工人会谈到“不受重视的阶层”，如同一个少年会对“今日的青年”发表长篇大论一样），还有最博学的政治辞典中的词语（“委托人”、“工资的重估”等），这些词语在这里是为了表明，哪怕有时要付出用词不当（malaproprisme）的代价（“这与工薪群众的利益相悖”），他们也能够面对近乎学校教育式的一种考验并能够同时维护一种个人的法定属性和一种阶级尊严，总之，他们不会受骗，他们“可以防御”而且“他们能够以他们的口才，对付所有这些政治家”；另一边，是对具有不可超越的独特性的直接经验的最具体参照，但这些参照被生硬的语气突变隔开，而直接经验赋予话语以现实性、丰富性、

真实性，同时它倾向于禁止话语的普遍化，而后者是动员的条件。[41]

这些作用在口语中显而易见，在书面语中更加明显。因此，回应发展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调查的工人，可以说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通过一系列差别与他们的阶级区别开来（他们的学历更高，他们的孩子上公立中学、私立学校或大学的很多，他们往往是巴黎人并往往读巴黎报纸），在这些工人中，我们看到某个技师以复数第一人称对"法国面对世界的使命"大发议论，某个矿工感叹"可怜的法国，人人都不在乎她"，某个排字工人以一种非常典型的做作话语，好歹复制官方政治话语的高傲、夸张和自大，展示他关于一个教育系统的观念，希望这个教育系统能够保证"一种普遍的更美好生活的来临"。这些普遍化的企图证明了他们对关于教育系统的工会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某种熟悉，而这种话语通常被简化为关键词或口号（钳工："无关全局的改革"、"诱饵"、"失业的消除"；铁路工人："国家有生力量的统一"、"协调"、"不受控制的管理"、"不受重视的阶层"），但是，除了这些企图之外，回答是非常个人化的：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回答者抓住这个机会进行某种个人申诉并与提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也会发生这样的情

41　为了彻底说明这种与精神气质的或政治公理体系的"纯粹"产物的一致性截然对立的话语可能体现出来的特定形式，应该（以巴什拉描述"认识论轮廓"的方式）描述这些话语或实践显示出的"政治轮廓"，而这些话语或实践是按照不同的原则，在不同的境况下，也就是在一些领域中产生的，在这些领域中，政治灌输或严格政治意义上的监督所发挥的作用极不均等。

况，即回答不过是一种“让上面知道发生了什么”，尤其是教师缺乏责任感：这个农业劳动者完全以同一句话回答所有问题，“教师不敬业，他们只想着假期”，而另一个总是在他的评论中回到浪费劳动时间上，最后这一个（丈夫是钣金工的一个打字员）有一半问题没有回答，而对其余每个问题，都以“人们不再有职业意识，人们只谈娱乐”来回答。

一种做作的语言

508

先生们，

创新也就是目前的接触形式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利的，需要努力推动后者，团队精神应该是越来越受欢迎的。

理论现在应该让位给更多的技术，视听方法应该受到最大的支持，视察工厂是合乎愿望的，政治化要朝向一种足够大的合并之中，这样稳定才能明显占上风。

成年人的培训尤其是提高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再满足于基础训练，认识的调整和实践知识应该有助于一种社会发展。

除了所有倾向之外，应该寻求进步，要实现朝职业定向的方式的一种重大转变，教育和智力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正直的领导者或负责人年纪轻轻时就能被找到，一种组织人才很快就被发现……

（排字工人，选自致发展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一封信，对报纸上刊登的问卷的答复）

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培训活动不断地与这些干预作用和 509
自我排除倾向发生冲突，被剥夺和无能为力之感强加了自我排除

的倾向，而政治或工会组织通过培训活动努力向政治上最贫乏的人灌输拥有一种观点的意愿并为他们提供产生观点的手段，所以培训活动本身不断在关于经济和社会世界的普遍用语的形式主义与对直接经验的直接参照之间摇摆。它从未能够进行一种对生产者无疑还有接受者而言都不可能的分析，而这种分析会真正把个案与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最根本基础联系在一起[42]：如果说对具体情况的关注对树立信用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对包含特性因而孤立的个案的超越，也同样必要，因为它是围绕共同问题进行集体动员的条件。这种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是政治的尤其是政治化举动的核心，它对两类人而言是必要的，一些与法定秩序有连带关系的人有必要将其个人利益普遍化，而另一些人有必要通过其状况的普遍性领会其特殊性。民意调查通过它触及的生活领域的多样性，恢复了政治实践的多样性，但在政治实践中，我们不知不觉从特殊的和个人的问题开始，所有这些问题尤其涉及家庭道德（比如子女教育、性、家庭中的权威、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等）的问题，可能已经是某些先锋派的政治斗争赌注；接着我们转到这些问题，尽管它们依旧涉及教育或性，但处在一个更普遍和更抽象的层次上，因为它们牵扯毕竟离实践经验更远的学校教育制度，比如关于教育方法、教师的招聘、培训或报酬、性教育或政治进入中学、大学生游行示威等的问题；最终我们转到被工会或政治斗争的传统政治化了的问题，比如所有这些针对罢工、劳资关系、工会角色等的问

42　使教育机构空间中的这些组织与众不同的，无疑是这个事实，即这些组织在初级群体内部，通过行动者即属于群体本身的活动分子，实现其教育活动。

题。侵占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当在模棱两可的政治局势中，比如在对法定的标志和思想模式进行质疑的所有危机局势（一种特定情形就是1968年5月刚刚过后）中，政治上最贫乏的人——大部分也是经济上和文化上最贫乏的人——把促使别人断定他们倾向 510
于“专制主义”的认识和评价模式（特定的情形就是他们对“娇生惯养的儿子”和放荡不羁生活的荒唐表现出伦理厌恶）用于对他们来说仍旧定义不明的政治问题，比如大学生游行示威提出的政治问题，由此支援了法定秩序的一般维护者。

表32　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

政治秩序	农业劳动者	手工业者、小商人	工人	职员、中等管理者	高级管理者、自由职业者
罢工对劳动者来说弊大于利（法国民意调查公司，1970）	**58**	57	35	33	42
工厂里罢工的时候，那些愿意继续工作的人应该能工作（法国民意调查公司，1970）	74	62	41	61	**82**
劳资双方有相同利益，他们应该为大家的利益一起工作并互相理解（法国民意调查公司，1970）	72	**87**	53	60	80
赞同对国营部门的罢工权利的某种限制（法国民意调查公司，1970）	**60**	54	51	50	57
希望雇佣劳动者工会在法国角色的重要性比目前小（法国民意调研所，1971）	16	**26**	7	14	20

续表

政治秩序	农业劳动者	手工业者、小商人	工人	职员、中等管理者	高级管理者、自由职业者
不赞成雇佣劳动者工会在法国扮演的角色（法国民意调研所，1969）	24	30	19	26	**33**
道德秩序					
女孩只能在18岁以后单独出去（法国民意调研所，1959）	83	**88.5**	81.5	82	69.5
不应该让18岁的女孩看她们喜欢的电影（法国民意调研所，1971）	**38.5**	**38.5**	31.5	29.5	28
男女同校对女孩教育是一件坏事（法国民意调研所，1971）	**24**	**24**	20	14.5	8.5
不赞同在学校里开设性教育课程（法国民意调研所，1966）	**33**	29	19	19	19
向未婚未成年少女出售避孕药需要征得父母同意（法国民意调研所，1967）	74	70	**78**	76	62
最好跟孩子说他们应该做什么并避免在他们面前表现软弱（法国民意调研所，1972）	36	34	**40**	29	25

法国民意调查公司将工业家和大商人与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集合在一起；法国民意调研所将工业家和大商人与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集合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提供了赞成每个所给出的判断的每个等级的成员（比如农业劳动者）的百分比（不回答的比率，对所有阶级而言，在所有触及道德范畴的问题——除了关于向未成年少女出售避孕药和引进性教育课程的问题——上，普遍比在围绕政治范畴的问题上低）。我们用黑体字标示每一行最强烈的倾向用。

如果关于公立中学的混乱和大学里的示威游行或关于学校教育机构中的政治的若干问题，预先倾向于发挥陷阱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只有在它们真正的背景中，也就是在作为一整套问题的主导问题体系中才获得意义，这一整套问题是从维护法定秩序的原则问题出发产生的。正如对统计研究所提出的问题的清点说明的，这个问题体系集中了对这些人且仅对这些人提出的问题，他们需要在这项政策的决定中考虑针对他们的政策的观点的分布情况。这个问题体系只了解统治者针对在他们眼中"成问题"的群体所考虑的问题，却忽视了这些群体考虑的（或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严格来说，最贫乏的人不知道他们正在回答什么问题，不具有 511
某些兴趣和配置——只有这些兴趣和配置才能使他们真正激活提出的问题，并从中认出保持或颠覆法定秩序的问题的一种特定形式——，所以，他们并没有回答实际上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而是回答了他们以自身的本领，也就是从其阶级的精神气质的实践原则出发产生的问题。只有当提出的问题处在道德与政治的中间区域时，道德感染政治和从道德愤怒滑向政治的不妥协的保守主义才显示得最清楚，尤其在这些人身上，比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这个阶级的没落的个人或阶层，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使他们预先倾向于产生对社会世界的一种道德认识。怨恨显然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或保守-革命的立场的根源，他们一心要到处维护秩序，在家庭道德上如同在社会中，他们把对自身社会地位下降的一切反抗，投入到反对道德败坏的道德愤怒之中，但怨恨也往往困扰着上升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严格作风和带有能力主义色彩的反抗，他们确信有

权找一种没有充分奖赏其才能的社会秩序算账；怨恨不过是自命不凡的反面，即被迫在主观上占据一个在客观上不被认可的位置的群体的典型配置，是所有谴责法定秩序的人的行为，他们谴责法定秩序，仅仅因为法定秩序不给予他们给予法定秩序的认可，但他们甚至通过自身的反抗认可了法定秩序，法定秩序却不懂得在他们身上承认它公开承认的价值。由此而来的是开明的保守主义，它总是准备接受甚或实行在所有领域内不触及社会秩序基础的变革，[43]它从右派和左派那里得到它需要的陪衬，以便呈现一种先锋派的假象。

512

阶级习性与政治观点

在这个领域，如同在其他领域，在一个因素或一系列纯粹相加的因素中寻找答案的解释性原则是徒劳的；其实，习性将物质生活条件强加的一系列决定因素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用的有效性越来越服从于预先经历的培训和信息收集活动的作用）并入一个生成原则的原本综合性的统一体中。习性是被归并的等级（包括社会培养的生物属性比如性别或年龄），而且在代与代之间或一代之内的移动状况中，（在其作用上）与在一个既定时刻（以财产、学历等的形式）被客观化的等级区分开来，因为它延续了物质生活条件的一种有区别的

43 这种伦理自由主义在统治阶级的再生产方式的变化中找到了其基础，家庭权利的新近变化是这些变化的记录，这些变化的作用是令旧资产阶级的“道德”无用甚或产生机能障碍（不妥协的保守主义者由于无法转向，注定要没落，他们努力地使旧资产阶级的道德永存，好像他们把资产阶级价值的彻底颠覆当成某种没落的原因，而他们的地位下降就属于这种没落，而且他们从一种伦理复兴中期待他们的社会拯救）。

状况，它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物质生活条件在这种情形下使得它的现实化条件或多或少不同。在整个生活过程中对主体起作用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一种主导力量取决于以下这类因素，如拥有的资本，它由资本总量也由资本结构确定；也取决于在生产关系中的相应地位（这个地位通过职业以及与职业相关的所有决定因素，如劳动条件影响、职业环境影响等被指明）。

> 这就意味着，如同我们看到的，一个单独抽出的因素固有的有效性，从来无法真正按照这个因素与被考察的观点或实践之间的关联得到衡量，同样的因素，按照它被纳入的因素系统之不同，可能与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作用相连；因此，中学毕业文凭可能是反抗的根源，当它被重新落入普通工人行列的中等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之子拥有时（中学毕业生在普通工人中的数量的持续增加，无疑与工人阶级中极左派的发展不无关系），或者可能是一体化的根源，当它属于一个出身于工人或农民的中等管理者时。同样，我们可以指出，一个学历的价值和与之相关的同社会世界的关系，依照学历的拥有者的年龄（在拥有这个学历的机会对不同代人非常不均等的情况下）、依照其社会出身（在继承而来的社会资本如名声、家庭关系等支配他可能拥有的真实收益的情况下），而且无疑也依照其地理出身（通过被归并的属性，如口音，也通过劳动市场的特点）还有其性别，发生很大变化。

我们可以理解，鉴于习性确定了与在共时性方面被占据的位置的关系，并由此确定了关于社会世界的实际的或明确的立场，所

以通过习性，右派与左派之间的政治观点的分布非常符合这个空
513 间中的阶级和阶层分布，这个空间的第一个维度是由资本总量确定的，第二个维度是由这种资本的结构确定的：投票给右派的倾向随着拥有的资本总量的增加而加强，也随着经济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相对比重的增加而加强，投票给左派的趋向在两种情况下按照相反的方向加强。在这两方面建立的对立，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主要对立与统治阶级中的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次要对立，其同源性倾向于支持在不同空间中同源位置的占据者之间的相遇和联合：这些自相矛盾的契合中最明显的一种，建立在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如知识分子、艺术家或教授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一种投票给左派的特定倾向通过表现他们与（共同的）统治者的（在客观上非常不同的）关系。

如果以投票意向的分布为基准，按照米什拉和西蒙建立的社会-职业等级，[44]我们通过投票给左派的意向的百分比与

---

44 Cf. G. Michilat et M. Simon，《Catégories socio-professionnelles en milieu ouvrier et comportement politique》，*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XXV，2，avril 1975，pp. 291-316（spéct 296-297）。作者无论对社会职业等级还是对（被简化为非常粗略的等级且无任何形态说明的）政治观点采取的分类，都不允许将更依附传统的政治组织的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尽管降级的作用在他们当中引发了要求和斗争的新形式）与新小资产阶级明确对立，新小资产阶级可以从所有新政治形式——从极左派到统一社会党和社会党的新倾向再到生态学中，以及所有带有主张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或自治的风格的口号——这些口号能够满足拥有智识抱负的小资产阶级的自主和个人至上的渴望——中，被辨认出来。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处于空间中心的等级之间，社会医疗机构人员（+28）处于由工业家代表的一极一边，而技师大多倾向于矿工的一极（+2），中等行政管理者（+14）和商业职员（+16），与手工业者（+13）、工程师（+19）和农业劳动者（+20）占据一个中间位置。

投票给中间派或戴高乐派的意向的百分比之间的代数差距（撇开变化相对较小的不回答）描述每个阶层的特点，我们看到，一切看来都好像是资本总量的作用和资本结构的作用合并了，以致政治空间看起来好像是社会空间的一种有系统的变形。一方面，小学教师（－43）处于矿工一边（－44），教授（－21）与技术工人（－19）在同一水平线上，艺术家（－15）与非技术工人（－15）在同一水平线上，而办公室职员（－9）处于普通工人一边（－10）；另一方面，工业家（＋61），接着是自由职业者（＋47），高级行政管理者（＋34），非常接近的，还有商人（＋32），占据政治空间的另一极；技师（＋2）和工长（＋1）处于右派与左派之间的交界。一切似乎都说明，在那些大量趋 514
向政治空间的各自区域中分类能力最强之选择的阶层之间建立了一种次要对立：一边是工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包括大量投票给中间派的人，另一边是非技术工人、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他们大量投票给社会党，于是这两者似乎与集中了很多投弃权票和趋向分类能力相对不强之选择的阶层（非共产党的左派或戴高乐左派）对立，这个阶层即艺术家、教授、小学教师和工长，他们也许由此表达了与他们在社会空间中不稳定的位置相关的暧昧和矛盾。

如果不考虑我们通过社会出身的一般指标把握的一切东西，我们自然无法彻底说明政治实践或观点，也无法彻底说明其他实践，而在这些东西中，至少需要分清从最初的位置导向目前的位置的轨迹的作用，分清被纳入一种特定条件中的社会决定作用，因为涉及理解政治立场这种关于社会世界的明确立场时，社会决定作

用是非常重要的；还要分清严格意义上的灌输作用，因为政治教育，如同成为政治教育的一种委婉形式的宗教教育一样，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从童年起在家庭中接受的。

在对宗教活动与政治观点之间所看到的密切关联表示惊异之前，应该考虑这种密切关联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事实，即这不过是相同配置的两种不同表现而已；这不仅是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灌输的戒律上，宗教培养都是政治社会化的一种委婉形式，还因为，对一种实践和公开信仰的强制规定，意味着对一个阶级的服从，因而意味着一种社会身份的授予，无论相应的灌输内容是什么，这种身份都是由它与"不信教者"的互补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确定的，并由此承担着在一个固定时刻被这个阶级排斥的所有属性（比如包含在反"共"中的一种保守政治配置）。对这种身份和从属于这种身份的人（"我是基督徒"）的忠实，赋予信奉的信仰相对于现实生活条件的很大的自主性。至于宗教启示内容本身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它加强了以"人格主义的"或"个人拯救"的逻辑思考社会世界的第一倾向，即把苦难或压迫当成类似于疾病或死亡的厄运或个人厄运的第一倾向。（相反，政治思想方式倾向于把被人格主义思想方式和宗教变成伦理学的所有东西，从所有涉及家庭经济的东西开始，抛到政治之外；由此，政治思想方式并不准备将家庭生活比如消费或妇女状况政治化。这样，困难增大了，由于这个事实，即家庭生活的政治化先锋往往是由来源于基督教的个人或运动组成，所以不容易确定这些个人或运动到底是将家庭生活政治化了，还是将政

治家庭化和非政治化了。）

观点的供给与需求

515

为了尽力说明阶级与在一个固定时刻由社会形成的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我们试图从可利用的统计学材料出发，检验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在或多或少带有政治标志的不同报纸和周刊中进行的选择是如何分布的。只有当我们开始询问不同等级的读者赋予读报的意义——这种意义可能与读报通常被赋予的功能，或生产者或其代理人分派的功能毫无共同之处——时，这种方法才完全合法。人们为了解信息或知道情况，付出不懈的努力，最终“形成”“个人观点”，所以，只有对“个人观点”神话的人种中心主义信仰，才能掩盖报纸（当有人读的时候）不过是少数人表达政治观点的报纸。

因此，《法兰西晚报》和《自由巴黎人报》（1977 年每天卖 51 万份和 36 万份）这类国家报纸的读者在右派与左派之间的分布大致相等——前者是 41% 对 36%，后者是 33% 对 33%（与此同时，愈发令人奇怪的事情是，尽管《黎明报》的内容明显偏右，这份报纸的 27% 的读者宣称准备投左派的票）；这两份报纸的各自读者中的 60% 和 64% 声称他们不会放弃读报，即使报纸采取与他们相反的政治立场；最终，这些读者中的大部分对它们的客观性和它们在竞选活动中的立场不表态。但是，只有一小部分读者（《自由巴黎人报》的 24%，《法兰西晚报》的 29%，与《费加罗报》的 37% 和《黎明报》的 42%

相对)声称完全同意这些报纸表达的观点,而读者当中的很多人(分别是40%和50%)认为这些报纸比他们更偏右。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份报纸的严格政治意义上的作用,并不是按照能够在意识形态生产场中被评估的、它的严格政治意义上的话语的政治导向来衡量的,更不是按照本身用在政治上的版面来衡量的,而是按照读者与报纸保持的关系来衡量的,读者可能无视报纸的政治信息,而报纸最重要的政治行动可能就是毫不看重政治。

其实,一切的发生似乎是这样,即读者所处的社会等级越低,其政治观点越独立于他们所读报纸明确宣传的观点。买一份报纸,诸如《自由巴黎人报》或《法兰西晚报》(甚或《黎明报》),对投票给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工人或职员(他们无疑成了这些报纸的读者中投票给这些党的人数最多的,分别占前者的读者中的10%和20%,后者的读者中的9%和29%)而言,就是完成一个行为,尽管这个行为在客观上是政治的,它无疑要求和产生了"非政治化",不包含任何归附、任何政治授权。《自由巴黎人报》将其16.3%的版面用于体育(与《世界报》的2.6%相对)和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这份报纸被它的许多读者看作一份体育报,但它与《队报》不同之处在于,在售价相同的情况下提供了一般消息和社会新闻。

316 读者的政治观点相对于报纸的政治立场的相对独立性,由此来自以下事实,即报纸与政治党派不同,它提供一种并非绝对政治的(在人们通常赋予这个词的狭隘意义上)信息。作为多样化的产品,它按照各种各样的比例,提供(国际和国内)政治、社会新闻和

体育内容，它受到相对独立于特定政治关注的一种关注。[45] 此外，报业服从有意识追求读者数量最大化的考虑，由于读者通过买报带来的利益，也由于他们在广告客户看来提供的额外价值，所以他们非常珍贵，[46] 人们所说的公共报纸机构（人们可以把大部分地方报纸列入其中）应该系统地避免一切可能冒犯或抛弃它们的一部分现实的或潜在的读者的东西，也就是说，首先避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立场（出于同样的原因，无名之辈之间的随意谈话也被排除——以利于有保证的话题，如下雨或晴天），当然那些可能被视为政治性最小的政治立场也就是官方声明除外（这就赋予公共报纸以半官方的或"政府的"喉舌的色彩）。[47] 随着读者日益增加，不可避免地集中了趣味和观点越来越不同的人，所以这种必要性越来越迫切，它足以解释所有公共文化产品的不变特征，这些产品包括电视连续剧、大场面电影、畅销书，人们所说的"以不大明确的政 517

45　巴黎报纸给予从国际事务到社会新闻和体育这类内容的地位逐渐下降（分别是14.8%，8.8%和8.9%），外省报纸的比例则颠倒过来，依次为7.9%，8.4%和16.5%（Cf. J. Kayser, *Les quotidiens français*, Paris, Armand Colin, 1963, pp. 125-127）。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我们将全国性报纸与其他报纸分开，差别会更加明显，其他报纸（至少《自由巴黎人》如此）给予社会新闻和体育的地位相当于外省报纸，而全国性报纸如《费加罗报》和《世界报》的读者尤其来自统治阶级。

46　在这场斗争中，市场调查是一种武器——因为市场调查使得有可能让广告客户看到报纸的"渗透"、或多或少的一部分资金从这里来——而远非一种让人更好地了解并更好地满足公众期待的认识工具。

47　与那些由于政治色彩过分"鲜明"而被排除出传统上提供阅读物的地点如候诊室或某些公共场所如咖啡馆、美发厅的报纸和周刊不同，特地为不排除任何潜在的顾客群体而创办的公共周刊（《巴黎竞赛》、《法国生活》、《快报》）完全符合人们正好要求它们完成这项功能的状况（《自由巴黎人报》和《法兰西晚报》在美发厅中经常扮演这种角色）。

治纲领获得各阶层支持"的政党的巧妙地非政治化的政治意图、好莱坞女明星或具有官场魅力的职业妇女的毫无意义的美貌、非常文明和有教养的模范管理者形象(他们以有条不紊地磨平所有社会凹凸为代价获得晋升),这么多的产品,万不得已,可能完全不具备归类功能,或如人们所说,可能完全平淡无奇,但以这个代价,被所有的趣味接受。[48]

因此一切都使庞大的公共报纸或周刊与小群体或先锋派小杂志互相对立,前者通过产品的中性化最大限度地扩展顾客,后者要么通过一种迅速消失要么通过一种(由于捐助、负责人的剩余劳动和活动分子的忠诚等)不断的苟延残喘证明他们对最初纲领的忠实。除非这些公共报纸或周刊最终能够克服或利用冲突,因为追求顾客的最大扩张,即取得权力的条件,在与最初的纲领自相矛盾并与资格最老的和最"有意义的"那部分读者决裂的情况下,强行实现让步、妥协或缓和,无论在生产单位中,还是在读者中,都引起了冲突。因此,某些大党派(比如今天的社会党)和某些大报机构能够通过对作为场运行的生产单位的内部竞争的某种合理管理,设法为不同等级的读者或选民(比如从《世界报》的状况来看,为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甚至没有明确以此为目的,而这些产品符合他们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期待。

但是,此外,如果我们除去工人和职员当中读《人道报》或其他极左报纸的最政治化的人,那么,其余的人实际上在日报中从未看

---

48 这条法则也适用于物质消费财产:只要想想(美好*风格的)奶酪或婴儿食品就够了。

* 美好(Bonbel),以大工业方式生产的一种价格低廉的法国奶酪。——译者

到这种政治良师或道德和文化益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良师益友也许只适于《费加罗报》的一部分读者；他们也看不到了解信息、收集资料和进行分析的工具，这件工具无疑只适合于政治科学院或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高级官员和一部分教授，也就是说《世界报》的目标读者。除了星期一早晨的体育比赛成绩和评论，人们从报纸中期待的是人们称为"新闻"的东西，也就是有关全部事件的信息，人们感到自己直接受到这些事件的触动，因为它们涉及熟人（地方报纸刊登的死亡、婚礼、事故或优异的学习成绩）或与他们 518
一样的人，人们间接感受到这些人的灾祸、困苦或不幸（比如，1978年夏天发生在西班牙的一个民众宿营地的灾难）。所谓"严肃的"报纸将对这些"新闻"的兴趣放在末位，因为轻视它们是合乎礼仪的，然而这种兴趣无疑在本质上与最接近政治决定中心的统治阶级成员的兴趣没有区别，他们感兴趣的是所谓一般新闻，对部长办公室成员或计划委员会委员的任命、学士院的选举或爱丽舍宫的就职仪式、政治机构内部的宗派斗争，或这家大日报或那家大企业的领导继任冲突，更不用说上流社会的消息栏或重点大学的考试优胜名单了。只有在资产阶级生活的晚餐或谈话中，引起普遍兴趣的专有名词——财政部长或他的办公室主任的名字、斯伦贝谢[①]的总经理或评奖委员会主席的名字等——让人想到具体认识和来往的熟人，他们如同村庄里的邻居和堂兄弟一样，属于相识的空间（这就大大促使读《世界报》变成进入"上流社会"的一个不可省略的必备条件）。我们忘记了统治阶级恰恰是通过这个事实确

① 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译者

定自身的，即他们对所谓具有普遍利益的事物有个人兴趣是因为他们成员的个人利益与这些事物联系非常密切。

但是，这里只不过给出了揣测新闻与观点、人们所说的"引起轰动的报纸"与"让人思考"的报纸之间一知半解的对立的一个理由。通过阅读这两种级别的报纸所表明的，事实上是与政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读一份全国性报纸尤其是一份合法的大报，比如《费加罗报》和《世界报》，这种做法是表现人们感到自己是合法国家的成员也就是有权利和义务参与政治、真正行使其公民权的方式之一（如同为报纸写作或给报纸写信、在报纸上发表的请愿书上签字或响应报纸发起的调查等）。

看到阅读全国性报纸——尤其是最合法的全国性报纸——按照一种法定分配的作用，与教育水平密切相关，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学历大大有助于引起这种感觉——有充分权利隶属于合法的政治和文化空间，而有权利和义务阅读一份合法报纸的感觉就属于这种感觉。

520 如果阅读全国性日报的可能性总是随着学校教育资本的增加而剧增（阅读地区日报的可能性在相反方向上变化），差距对《世界报》和《费加罗报》而言特别明显，它们的很多读者来自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通过与学校教育资本的联系，阅读全国性日报的可能性与社会阶级相关（尽管不那么紧密）：民众阶级的阅读几乎完全局限于体育报纸和公共日报（《法兰西晚报》和《巴黎人报》），所以这种可能性在他们身上很小，但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这种可能性有规律地增加。一切都使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女人从社会

方面来看比男人更倾向于对报纸的“非政治”内容感兴趣(地区“新闻”、社会新闻、上流社会的消息栏等)。与在文化实践范畴内发生的不同,只有当性别之间的传统劳动分工的作用减弱或消失时,学校教育资本实施的法定分配的作用,才能在政治方面充分在女人身上实现,如同在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的状况中:于是我们看到,除了在统治阶级中,男人阅读全国性日报的比率比女人更高(相反的关系可在地区日报阅读中看到)。阅读至少一份日报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有规律地增加,而阅读一份全国性日报的可能性大致与年龄无关——尽管这种可能性对从25岁到49岁的年龄段比更高的年龄段略微大一点——,好像衰老伴随着需要在政治方面了解情况的感觉的减弱(这种倾向没有出现在《黎明报》和《费加罗报》的情形中,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读者很多来自工商企业主,他们甚至在年事已高时仍能从业)。

但是“引起轰动的报纸”与“提供消息的报纸”之间的差别最终再现了那些在行为、言语或思想上搞政治的人与那些接受政治的人的对立。知性与感性、思考与感觉之间对照的形式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占统治地位的表象的核心。两种报纸之间的对立,通过这种形式,让人想起与世界的两种关系之间的对立,那些在实践上或思想上统治世界的人的至高无上的观点(“普遍的观点”,弗吉尼亚·伍尔夫大致是这么说的,“是将军的观点”)与在战场上丧命的普通士兵、那些被这个世界统治的人的盲目的、狭隘

的、片面的观念之间的对立。[49] 政治分析意味着观察家的距离、高度、俯视的位置，观察家置身激烈的论战之外，或者意味着历史学家的后退，历史学家通过实行一种政治上的陌生化，给自己和别人
521 思考的时间，这种陌生化如同美学上的陌生化一样，能够遏制客体的直接存在、紧迫性、功能，以间接笔法的委婉转述代替原始粗暴的词语或口号的直接陈述，[50]将纯粹事实性的事实、社会新闻、感觉的多样性、即时的、短暂的事件，总之人们称作耸人听闻的一切东西的可感的纯粹多样性，归到政治分析的统一观念中。而普通日报的普通读者的阅读满足于这耸人听闻的一切，他们是好奇的、爱看热闹的人，注定要沉浸在事件中并落入短暂和肤浅的轰动瞬间。如同"艰深的"艺术与"肤浅的"艺术对立或色情与"淫秽"对立，所谓优秀的报纸要求这样一种与客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着对与客体保持一种距离的证明，而这种证明是对客体的一种权力的证明，也是显示在这种权力中的主体尊严的证明。它们给予读者的大大多于读者需要的"个人"观点；它们承认读者的政治主体的尊严，这个政治主体即使成不了历史的主体，至少能成为一种关于历史的话语的主体。

---

49 有必要指出，这种对立就是一切专家政治论的表象的根源，因为这种表象只赋予有见识的领导者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观点，因此把普通个人的特定观点当成错误，而按照这种逻辑，这种错误就是欠缺吗？

50 有人询问一家"优秀的"大日报的最重要负责人之一，他是否会仿效一家周刊刊登关于"公众的头号敌人"的一篇访谈，这家周刊因为这样做而被起诉，他回答说："当然，但是以间接的笔法。"

519

表 33　按照教育水平的读报状况(男子 1975)

被询问人的教育水平	读报可能性	若读报,可能读								
		地区报	全国性报	《队报》	《黎明报》	《法兰西晚报》	《基督教报》	《费加罗报》	《世界报》	《人道报》
小学	64.7	87.3	18.0	3.7	2.7	6.1	0.5	1.3	1.2	3.4
高小	74.2	80.3	25.2	1.2	4.7	7.3	1.6	5.5	3.4	3.1
技术商业学校	65.5	79.0	15.8	6.9	3.5	8.9	0.3	3.0	3.0	4.4
中学	67.2	80.6	28.9	5.6	3.0	7.4	1.0	5.6	8.0	2.7
大学	73.1	60.0	**54.8**	7.3	4.3	8.2	4.0	**16.0**	**28.2**	6.6

表 34　按照年龄读报的状况(男子—1975)

被询问人的年龄	读报可能性	若读报,可能读								
		地区报	全国性报	《队报》	《黎明报》	《法兰西晚报》	《基督教报》	《费加罗报》	《世界报》	《人道报》
15-25 岁	58.9	84.2	21.3	4.6	1.7	5.1	0.1	1.8	5.3	3.2
25-34 岁	64.6	77.4	**32.7**	10.4	2.7	8.7	0.6	4.8	**10.2**	4.3
35-49 岁	66.7	80.0	**28.0**	6.1	2.7	**9.0**	0.9	4.9	6.0	**5.5**
50-64 岁	71.9	81.3	25.4	2.5	3.8	7.7	1.7	3.7	4.3	3.7
65 岁以上	74.1	82.2	23.7	0.5	**5.5**	4.7	1.7	**6.1**	3.3	1.8

表 35　按照社会阶级的读报状况

被询问人的等级	读日报可能性	若读报	
		读全国性日报的可能性	读地区报的可能性
男人			
农业劳动者	60.2	3.8	98.9
熟练工人,服务人员	59.3	17.3	92.5
技术工人,工长	63.0	18.8	89.9
小企业主	70.7	20.2	90.1
职员	66.1	33.4	80.5
中等管理者	63.7	40.6	73.3
商人,高级管理者	74.0	49.8	67.6

续表

女人			
农业劳动者	53.3	—	100
熟练工人，服务人员	46.3	12.8	92.4
技术工人，工长	40.6	14.6	91.4
小企业主	72.2	13.0	93.4
职员	50.2	21.6	83.5
中等管理者	50.3	35.3	70.8
商人，高级管理者	68.9	52.0	61.7

来源——S. C. XXXV(CESP. 76)

这样，我们明确了不同的社会阶级与其报纸保持的关系的意义，而且我们无疑通过这种意义把握了这些阶级与"政治"的客观和主观关系的一个维度——这个维度也表现在加入不同党派的领导机构或担任不同的选举职务的比率中——，然后，我们可以尝试着从阅读政治色彩最明显的全国性日报的变化中得出关于政治立场的说明(参见表 36)。首先，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画出民众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文化和政治不可分的界限：民众阶级，除了地方报纸之外，几乎只读"公共"报纸，而技师的日报阅读层次非常接近工长，与读报明显更多的职员对立，也与读报更多而且读右派报纸更多(也就是《基督教报》、《费加罗报》和《世界报》更多，《人道报》或《队报》更少)的中等管理者对立。在这里，我们无疑抓住了差别很大的职业环境如车间世界和办公室世界的累积作用，但还有能够加强先天差别的培训即技术培训和中等教育的累积作用：技术
522 培训倾向于一些实践和利益，它们接近其他体力劳动者的实践和利益，而中等教育传授合法文化及其价值，哪怕只是一点点，仍然导致与民众阶级的世界观的一种决裂。

表 36 每个等级日报和周刊的读者百分比

	日报										周刊							
	《队报》	《自由巴黎人报》	《黎明报》	《法兰西晚报》	《自由巴黎人报》《黎明报》《法兰西晚报》	《基督教报》	《费加罗报》	《世界报》	《人道报》	总和	《分钟》	《朝圣者》	《生活》	《观点》	《快报》	《新观察家》	《人道报星期天增刊》	周刊总数
	1	2	3	4	5	6	7	8	9	56.7 8.9	10	11	12	13	14	15	16	
农业雇佣工人	—	0.6	—	—	0.6	1.4	—	—	—	2.0	—	9.8	8.4	1.4	—	—	1.4	21.0
农业劳动者	0.3	1.4	0.5	0.5	2.4	0.3	0.8	0.3	0.3	4.1	0.8	12.0	4.8	1.4	2.2	0.3	0.8	21.5
渔民 渔业雇主 矿工	—	—	—	—	—	—	—	—	—	—	3.2	6.4	—	3.2	—	—	6.4	19.2
普通工人		1.7	0.8	1.7	4.2	0.8	0.8	0.8	0.8	7.4	0.8	3.4	1.7	—	1.7	3.4	1.6	12.6
熟练工人	1.8	2.6	0.4	3.6	8.4	0.2	0.4	0.4	2.0	9.6	0.8	7.	3.0	1.6	2.6	1.4	5.0	21.6
技术工人	2.6	4.0	1.1	4.0	9.1	0.1	0.7	1.6	2.0	13.5	1.6	4.3	2.2	2.3	3.0	3.3	5.1	21.8
工长	5.0	3.6	2.1	5.7	11.4	0.7	1.4	2.9	2.1	18.9	2.1	4.3	1.4	4.2	7.1	2.8	6.5	28.4
服务人员	8.3	7.3	5.2	14.6	**27.1**	1.0	3.1	4.2	2.1	37.5	2.0	2.0	1.0	3.1	6.2	2.0	3.1	47.8
手工业者	5.4	3.6	4.8	4.2	12.6	0.6	1.2	3.6	1.2	19.2	3.0	5.4	5.4	5.8	6.6	3.0	5.4	34.6
小商人	8.0	3.1	5.6	8.1	16.8	0.6	1.8	5.0	0.6	24.8	6.2	3.7	6.2	3.1	4.9	1.2	3.0	28.3
技师	8.1	1.0	5.7	7.2	10.1	—	5.0	7.3	4.1	26.5	1.9	6.3	7.7	7.7	14.0	10.0	7.3	54.9

续表

	日报										周刊							
	《队报》	《自由巴黎人报》	《黎明报》	《法兰西晚报》	《自由巴黎人报》《黎明报》《法兰西晚报》	《基督教报》	《费加罗报》	《世界报》	《人道报》	总和	《分钟》	《朝圣者》	《生活》	《观点》	《快报》	《新观察家》	《人道报星期天增刊》	周刊总数
办公室职员	**10.8**	7.9	1.9	8.2	22.4	2.5	4.7	7.3	4.5	41.4	3.1	5.0	3.8	7.3	9.8	8.2	6.0	43.2
中等行政管理者	9.7	5.0	6.4	8.8	20.2	2.8	**11.1**	12.0	2.8	48.9	3.7	3.7	5.9	9.2	21.6	11.1	3.7	58.9
小学教师	10.4	3.5	4.3	7.7	15.5	**4.3**	2.6	**19.0**	**5.2**	46.6	8.6	7.8	**8.6**	**13.8**	**25.0**	**25.8**	**9.5**	99.1
大商人	7.7	—	2.6	2.6	5.2	—	5.1	5.2		15.5	5.2	3.7	—	5.2	12.8	2.6	—	29.5
工业家	8.4	—	—	—	—	4.2	12.5	8.3	—	25.0	—	4.2	8.4	16.7	12.5	4.2	—	46.0
自由职业者	2.0	2.0	4.1	8.1	14.2	2.0	18.4	16.3	—	50.9	**8.2**	**8.2**	10.1	**20.4**	30.7	8.1	—	85.7
高级行政管理者	6.7	1.7	5.9	8.4	**16.0**	**4.2**	15.3	22.0	2.5	60.0	2.5	3.4	**10.2**	17.7	26.3	22.9	2.5	85.5
工程师	8.2	1.4	1.4	10.9	13.7	2.8	**23.0**	24.3	—	63.8	1.4	4.1	8.2	19.0	28.5	13.6	1.4	76.2
教授	**9.5**	—	3.6	6.0	9.6	2.4	8.4	**42.9**	**6.0**	69.3	4.8	4.8	8.2	15.3	21.4	**35.8**	**7.2**	97.5

每个数字代表了每个等级阅读或浏览调查前一天或前两天的相应日报的百分比。对于周刊而言，最后的阅读时期是调查的前一个星期。我们把每栏中，一方面属于中产阶级范围而另一方面属于高等阶级范围的最强烈倾向加重。我们没考虑有关社会医疗机构人员和学徒工的数字，他们的代表人数太少（关于统计来源，参见 S. C. XXXV，基于详细等级的二度分析）。

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即尽管工长的收入明显很高，而且与职员的地理分布大致相同（职员只是在巴黎人数更多一点），但他们的阅读比率明显更低，无论是从全国性日报来看，还是从周刊来看（读日报的比例是18.5%，读周刊的比例是28.4%，与职员的41.4%和43.2%相对），他们读公共日报的更多，或在周刊方面，读《星期天人道报》的更多，而职员读《费加罗报》、《世界报》和《基督教报》的稍微多一点，在周刊方面，读《生活》尤其是《新观察家》的更多。一切都允许我们假设，这种统计学界线分开的人在其他方面也是互相对立的，尤其通过他们对宗教、工会和政党的态度，因为在职员一边，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加入"工人力量"工会的人、社会党的选民（或统一社会党和极左派）但还有戴高乐派更多，而在工人一边，不信教的人和不遵守教规的人、加入法国总工会的人和共产党员更多（cf. M. Dogan, *op. cit.*, *passim*），这些对立本身也是一些生活风格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生活风格与社会轨迹、与从事不同职业的条件相连（比如，按照后代的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之年资的差别，或按照企业规模的差别等）。[51]

日报和周刊，《人道报》除外，只从中产阶级的层次上开始真正

---

[51] 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界线也体现在工人读全国性日报尤其是《人道报》的可能性明显更大，并体现在这个事实上，即农民大致只读天主教周刊（《朝圣者》、《生活》），与此同时，工人的阅读面更广，而且，职业等级越高（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等级与在工人阶级中的资历有关），似乎趋向共产党报纸的越多，趋向天主教报纸的越少——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知道投左派票的倾向按照相同的方向变化。

扮演政治标志的角色。阅读的数量和质量展示出的空间，相当确切地重现了依照资本的总量和结构的一般对立，无论在中产阶级的层次上，还是在统治阶级的层次上：一边，是在经济资本方面（相对）富有的阶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或工业家和大商人，他们读报很少，且尤其读公共日报；另一边，是在文化资本方面（相对）富有的阶层，在第一个层次上是职员、中等管理者、小学教师，在第二个层次上是自由职业者、工程师、高级管理者和中学大学教师。他们读报很多，无论是全国性日报，尤其是最"合法的"全国性日报，还
524 是周刊。在中产阶级中，如同在统治阶级中，按照从小学教师或中学大学教师到小商人或大商人的次序，全国性日报和左派报纸的读者人数下降，地区日报和右派报纸的读者人数上升。

> 只有对统治阶级的成员而言，报纸才真正扮演了它作为立场生成原则的角色，这个角色是由在一个制度化的立场生成原则的场中的某个特殊位置确定的，而且报纸在新闻机构场中的位置与其读者在阶级场（或阶层场中）的位置即他们观点的产生原则的基础之间的一致性越彻底，无疑，这个角色表达报纸的读者的意见就越彻底、越确切。于是我们看到，一极是大商人和工业家，他们读报很少，尤其读公共日报和《费加罗报》，另一极是教授（以及更进一步，知识分子），他们读报很多，尤其读《世界报》、《人道报》或《新观察家》。无疑，因为周刊应该与政治生活的日常进程保持一种更大距离，因为周刊为文化生活留有更大余地，也因为周刊只有在避开所有区分和排斥的原则并寻找最广泛的领域、对象和风格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足以吸引广告客户的巨大发行量，所以周刊的空间描

绘得不那么清晰，尽管《新观察家》仍旧比较明显地与《快报》和《观点》对立。无疑，鉴于连续几年的调查表现了应归因于代表性样本中相应人数不足的不一致，应该避免把对于确定中间位置的阶层（尤其是当中最不相似的阶层如管理者或工程师）差别的阐释推向太远。无论如何，对统治阶级读报的单独调查（S. C.，V）可将私营部门的管理者与国营部门的管理者区别开来，通过调查，我们得知，私营部门的管理者读《黎明报》和《费加罗报》（还有经济信息报刊，《回声报》、《企业报》）比国营部门的管理者多得多，而读《世界报》和《新观察家》比他们少得多，还有，从事文学和科学职业的人，读《新观察家》比中学大学教师多，读《费加罗报》比他们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按照政治内容分类的部分日报和周刊，公共报纸包括《黎明报》、《费加罗报》、《世界报》、《新观察家》、《人道报》，它们的读者阶层分布方式倾向于按照下面的次序——大商人和工业家、私营部门的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国营部门的管理者、教授、知识分子——连续地移动。中间的等级，尤其是自由职业者和工程师，表现出阅读非常分散的特点。

每个阶层内部的对立作用使得阶层之间按照所拥有资本的结构的对立变得模糊，因为每个阶层内部的对立使“青年”与“老人”，或更确切地，使“前任”与“继任”、“老一套”与“新手段”对立。被统治阶层，由于他们在统治阶级的空间中的位置，总体上被归入局部的和象征的颠覆一边，他们也有其（暂时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可能（至少被觊觎者的颠覆配置）被打发到保守的一边；同样地，在与 525
所有保守形式有关的统治阶层的内部，暂时远离权力的继任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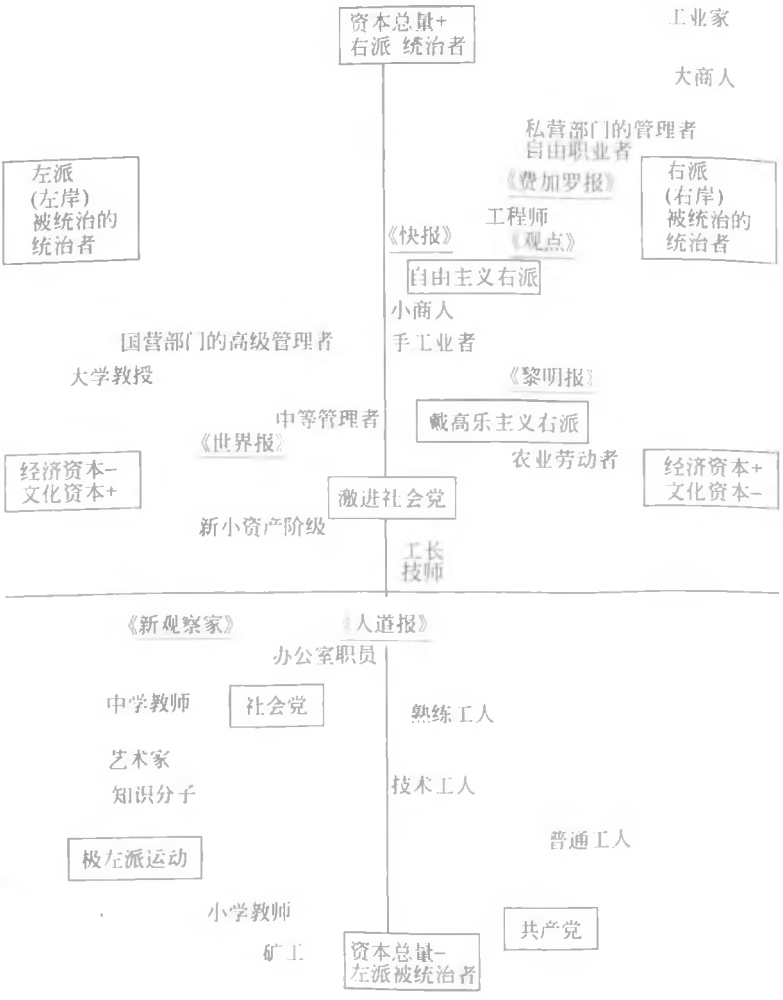
及在某种意义上，妇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隶属于被统治阶层的社会世界观。因此，在《费加罗报》或《快报》与《新观察家》之间的对立中，不仅表现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对立、私营与国营的对立，以及更确切地，表现了一边是最接近经济场的私有一极、在学校教育资本上最不富有而且无疑受衰落威胁最大的企业主，年纪最大和与雇主关系最密切的私营部门的管理者，而另一边是国营部门的管理者和教授的这两者的对立，还表现了前任与继任、青年与老人之间的对立。[52]《新观察家》不知不觉地利用阶级斗争与阶层斗争之间的混淆，或更简单地，右派与右岸或左派与左岸之间的混淆，但也利用自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划分的部分重叠而来的分类的和概念的含糊，使得所有在这种或那种可能的方面被统治的统治者，如知识分子、青年或妇女，能够将他们必然片面的全部异议当成对法定秩序的最根本质疑。因此它将“过时的斗争”打发到逝去的年代，为他们另外提供一种在伦理上、美学上和政治上密不可分的冒充高雅，这种冒充高雅能够通过某种反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使导致精英主义的智识先锋主义的外表与导致民众主义的政治先锋主义的外表协调一致。如果说它针对社会世界的大部分判断似乎仅以“老一套”与新手段之间的对立为基础，如果说对社会秩序的不满在这里被还原为对形

52 不到25岁的那部分读者对《费加罗报》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却占了《新观察家》读者的20%；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中遭遇最强烈衰退的报纸，除了公共报纸（《自由巴黎人报》和《法兰西晚报》），还有年轻读者比例很低的《黎明报》和《费加罗报》（这两家日报的衰落与《世界报》和《新观察家》的上升非常直接地反映了对统治阶级中学校教育资本方面最富有的阶层有利的形态学变化）。

式——法定的礼仪形式、政治形式或艺术形式——的不满，这是因为为了继承而进行的竞争的斗争强加给某些人的象征颠覆策略，在对这些斗争所设定和产生的游戏和赌注之认可中遇到了其局限性，更确切地，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内部秩序非常直接地依靠一切 526
决定社会时间的结构的东西，也就是继承次序(l'ordre des successions)，而次序是在顺序和法则双重意义上的：无论关系到赋予每个年龄以激情和权力、自由和责任的表象，还是关系到对形式的尊重和尊重的形式，而尊重的形式，比所有规则都更能通过保持时间距离即差距、尊重、延缓和期待来保证社会距离，因为礼仪为继承者的急切规定了这种时间距离。

政治空间

达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在一个政治空间的示意图中建立的一系列关系暂时具体化和系统化，这个示意图力求表现不同的阶层彼此之间如何分布(相对位置显然比距离更容易控制因而比距离更可靠)，与此同时表现不同的阶层如何相对于一系列发挥标志或象征之作用的政治"产物"或"标记"而分布，因为人们参照这些标志占据位置，并因这些象征才显示出差别。这个空间直接表现为按照其资本的总量和结构分布的阶级和阶层的空间的一种有系统的变形：处于政治空间(和示意图)中左侧的所有阶层，往往朝下延伸，而处于右侧的所有阶层则向上延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同我们看到的，在资本总量方面的对立作用与从资本结构(及与之相关的轨迹)来看的对立作用累加在一起。阶层或



527

图 21

这个图是依据对可利用的统计数据(和不同的对应分析)的一种深入阅读而构造的一种理论示意图。我们只考虑作为政治"标记"和"标志"起作用的报刊。

“标记”被赋予的位置当然仅仅表示中心点，被考察的群体或支持者围绕着这个中心点或疏或密地分布：与每个被标出的点对应的“社会表层”，事实上按照被指明的群体的数量而大大变化，这个群体的数量往往与其社会分散相关（尽管一群支持者数量的增加很可能既来自向一个有限空间中的强烈渗透，也来自重叠空间的扩展）。

轨迹的固有作用

528

因此，为了表明政治选择独立于社会阶级的程度远远低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而社会阶级本身是由拥有一种确定的总量和结构的资本在共时性方面定义的，只要恰当地建立等级——而且通过考虑每个社会位置的历时性属性，也许尤其是设法描述和理解不同的政治商标和相应的政治产品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能在米什拉和西蒙开辟的方向上走得更远。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法国）可利用的调查无助于把握和抽出（通过父母的职业和政治观点体现的）轨迹作用和灌输作用。甚至也许，这些调查找不出任何办法在陈述或证明这些差别的方式中直接领会这些差别，正是这些差别使得名义上相同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可比的，甚至是不相容的（除非在理论上）。并不是因为选举的逻辑无视艺术家或中学、大学教师投共产党的票与小学教师或更不必说职员、普通工人或矿工之间投共产党票的差别，科学也要仿效之：为了不失去产生出一种科学解释的任何机会，它就应该发现成为或自称共产党员的真正不同的方式和隐藏在名义上的投票一致性中的投共产党票的

不同意义，与此同时懂得重视这个在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事实，即选举逻辑把无论在其意图上还是在其理由上都不同的观点一视同仁。

无论如何，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将客观空间中毕竟接近的等级如手工业者或农业劳动者与工长或技师分开的、有时非常巨大的差别，除非我们除了资本的总量和结构之外，还考虑这些属性在时间中的变化，也就是总体上的群体和被考察的个人及其世系的社会轨迹，这种社会轨迹是客观上被占据的位置的主观表象的根源。政治选择最有决定性的特点之一，实际上在于这些选择比其他所有选择，尤其比习性的隐晦而深入的选择，[53]更牵涉到一个人对社会世界形成的、关于他在其中占据的和他在其中应该占据的位置的多少明确的和系统的表象；政治话语，当它如是存在时，往往不过是这种表象的或多或少委婉化和普遍化的表达——而且甚至在
529 把持这种话语的人眼中也总是难以辨认的表达。这就是说，在真正占据的位置与立场之间插入了一种位置的表象，尽管这种表象由这个位置决定（条件是人们全面地也就是也在历时性方面为这个位置定义），却可能与这个位置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看来所包含的立场不一致（这就是人们有时所说的“虚假意识”）。个人的以及尤其是集体的轨迹的倾向，通过时间配置，支配对在社会世界中占据的位置的认识和与这个位置的着魔的或幻灭的关系，这种关系无疑是位置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借以建立的主要媒介之一：个人

53 如同通过生物遗传传递的东西比通过文化遗传传递的东西更稳定，同样地，由生存条件灌输的阶级无意识是一条比明确构成的政治原则更稳定的判断和观点的产生原则，这正是因为它是相对独立于意识的。

和群体趋向未来、新事物、运动、革新、进步——这些配置尤其表现在对"青年"的宽容上，对他们而言并通过他们，这一切都可能到来——之程度，并且更普遍地，倾向于社会的和政治的乐观主义之程度，或相反，朝向过去、倾向于社会怨恨和保守主义之程度，事实上取决于他们过去的和潜在的集体轨迹，也就是他们成功地再生产他们直系祖先的属性之程度和他们能够（自感能够）在他们后代身上再生产其属性之程度。



当一个阶级或阶层再也不能利用其状况和位置的所有属性进行自我再生产时，当他们为了再生产他们的总资本并保持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他们出身的家庭的位置或他们当前的位置），他们最年轻的成员必须大幅度地实行其资本的至少一种转变，而这种转变伴随着一种由社会空间中的水平移动标志着的状况变化时；换句话说，当阶级位置的再生产变得不可能（降级）或只通过阶

530 层的一种变化实现(转变)时,这个阶级或阶层正在衰落,进而转向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者的社会生成方式的变化决定了不同代的出现,不同代之间的冲突无法归于人们通常纳入代与代之间冲突的东西,因为这些冲突是以生活价值与生活风格之间的对立为原则的,而生活风格与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在财产中占主导地位相关。统治阶级的一些阶层中的自由保守主义与另一些阶层的反动配置对立,前者的再生产得到保障,甚至是天经地义的,而后者的共同未来则受到了威胁,他们只有求助于过去并回忆过去,参照与社会阶级场的结构的一种过时状况对应的价值体系,也就是一种价值决定逻辑,才能维护他们的价值。[54]

一个场的结构历史(无论涉及社会阶级场还是其他任何

54　手工业和商业的小店主尤其是这些总体上年龄最大的群体中某些阶层的压抑配置,通过一系列集中的指标表示出来。因此,他们对现代艺术和一些艺术家表现出一种接近敌意的怀疑,无疑在他们眼中,这些艺术家通过他们的所有实践,尤其通过他们在语言的、服装的、化妆的或伦理的规范上采取的随便态度,代表了他们所痛恨或憎恨的"青年"身上的一切;他们中的20%宣称,"现代艺术家是某个嘲弄大众的人",与高级管理者和工人的13%,中等管理者的9%,农业劳动者的6%相对;他们中的28%赞同"绘画不过是一桩买卖"这种观点,与中等管理者、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20%,高级管理者的15%相对(S. C. ,LI)。他们最倾向于声称,教师无法让人尊敬(占62%,与中等管理者和职员的55%,工人的54%,农业劳动者的48%,高级管理者的45%相对);最趋向于将孩子学习成绩差归咎于"他们不够努力"这个事实(占57%,与中等管理者和职员的47%,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46%,高级管理者的40%相对)或认为学校纪律不够严格(占45%,与工人的38%,中等管理者和职员的36%,农业劳动者的31%和高级管理者的30%相对)(Sofres, *Les Français et les problèm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ude aupres des parents. T. II. juin-août 1973)。他们比别人更支持加强电影审查——与工人和中等管理者相反(S. C. ,L)。我们知道,如同大商人和工长一样,他们将一部分有效的(总体上很少的)周刊阅读花在《分钟》(*Minute*)上,这家周刊赋予带有小资产阶级仇恨的所有社会主题和所有社会幻觉(比如排外)最重要的地位。一切都有助于我们假设,极右派很多都来自这些等级。

场)为介入这个场的行动者的生平进行历史分期(于是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历史包含他隶属的群体的历史);接下来,我们只能依据对相关场的特定历史的一种认识给一个群体划分世代(与随意的单一年龄段对立):事实上,只有影响这个场的结构变化,才有权决定不同代的产生,因为这些变化改变生成方式,并决定个人生平的构成和这些传记组合成按照相同的发展速度协调并产生节奏的阶级。尽管历史大事件(革命或制度变化)的作用是使得不同场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同步,并在一个时期内将这些场中的每一个场的相对自主的历史混入一段共同的历史中,但是,这些大事件经常被用作文化生产场的历史分期的标志,经常引进人为的分隔并阻止对每个场固有的非连续性的追寻。

如果可以肯定,占据相同位置的个人可能按照其社会出身及其轨迹拥有不同的观点,那么,一切都似乎说明,个人轨迹的作用在阶级固有的作用范围内实现,但个人轨迹的作用在某些群体的状况中特别明显,这些群体占据着社会空间中不好确定的位置并 531
由此注定要在所有方面处于一种极度的分散状况;于是,同一阶级的成员的伦理-政治配置表现为从根本上显示整个阶级特点之配置的千变万化的形式。[55] 因此,恭顺,这种对法定秩序的发自内心的认可,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规定了局限性,也是新小资产阶级的

[55] 这其中没有排除本质上模糊不清的所有立场,这些立场的范式是纳粹上台之前的德国"保守主义革命"运动,这些立场无疑通过其不确定性,再现了对阶级的反抗(此乃措辞上的某种矛盾)所固有的矛盾,或个人轨迹与集体轨迹之间的不协调所固有的矛盾。

社会道德的根源：当涉及出售产品或服务，而这些产品或服务像文化产品或物质产品，诸如“舒适生活用品”即家用电器、家具或楼房、衣服或娱乐设施那样，是占统治地位的生活风格的多少成功的体现，获得这些产品或服务包含着对伦理上或美学上占统治地位
532 的价值的某种形式的认可时，那么，没什么比这种配置更适合通过一种伦理时髦出售这个阶级自身的道德、自身的信心、自身的价值，总之对自身价值的自信，这种伦理时髦是典型的独特性的证明，它包含着对所有其他存在或行为方式的谴责。既然这种配置意味着良好的意愿和良知的结合——前者是做事的条件，后者是做事的报酬——，所以这种配置的强制作用非常大，尤其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要改变民众阶级，通过为他们规定最新的资产阶级礼仪、最新的时尚或最新的道德，让他们跟上形势，并把愤怒的信心投入到对民众阶级“压抑”配置的压制中，而其他人从前则把这同样的愤怒的信心投入到对民众阶级的宽容主义和不可抑制的无节制的压制中。

在政治领域内，对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所代表的价值的伦理服从，表现在对法定秩序的一种不满之中，无法在这个秩序中占据合理位置的感觉是这种不满的根源，这种不满甚至通过对向往的阶级的不满本身来遵守这个阶级规定的礼仪规范：因此，小资产阶级求助于他们喜爱的策略，这种策略旨在以统治秩序宣告的原则本身回击统治秩序，他们借此证明了他们对这些原则的认可，进而证明了他们以这些原则的名义进行的不懈斗争应该使他们得到的认可，他们的斗争针对丑行，首当其冲是虚伪，即所有丑行的根源，它妨碍原则的实施。被社会承认的欲望和与统治阶级的预先认同

表现在一些要求的性质上，这些要求首先指向生存的象征特点，这不仅是因为一个人越不受最粗暴的剥削和压迫形式之束缚，对“个人”的尊严和体面的伤害就越让人感到痛苦，而且也因为对尊严本身的考虑倾向于提出一些要求，而这些要求无论从其形式还是从其内容来看，都最适于证明提出要求的人的尊严。因此他们在努力获得（尤其通过学校和学历）许诺给他们的一切东西的同时，害怕失去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但这种恐惧无疑无法彻底解释小资产阶级的要求策略所体现的形式：他们只把工人阶级斗争的普通手段，罢工或游行，看作由于一种过分的不公正使他们失去克制的最后办法（“如果需要，我们就上街”），与这些手段相比，他们更喜欢象征武器，首先是建立一种道德统治关系的教育，或受到狂热信任的“信息”，以及通过社团（l'association）实现的这种集体行动的 533
特定形式，社团即只是由于相同的“动机”、由于实施一种伦理诘责的相同意愿被集中在一起的个人的严格成系列的集合：义务服务，这种良好意愿的炫耀性使用，即除了自身之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目的的纯粹的和纯粹无关利害的伦理行动，以那些献身者的完美无瑕的名义，除了给予其他权利，还给予愤怒的权利，因为这些人尽了他们的全部义务并尤其创造了一个要求得到认可的完美行为。[56] 严格“无关利害的”、“廉洁的”、“令人尊敬的”、摆脱所有“政治”“妥协”的行动，实际上是制度化事业成功的条件，即社会认可的最完美形式，所有社团尤其是小资产阶级运动都或多或少暗中

56　这种策略在人际关系中，尤其在家庭交换经济中，非常普遍，在这种经济中，通过给予帮助而获得的完美无瑕使施主可以扮演激烈指责的角色。

追求这种形式，因为小资产阶级运动，与党派不同，它提供了从“普遍利益”出发的事业的尊严和体面的收益，与此同时允许以完全直接的方式满足个人的利益。[57]

但是，如果说在一定情况下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并不通过我们在其他领域内看到的同样简单和同样直接的关系与政治立场相联，这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和集体的轨迹通过与上升或下降相关的经验左右着对社会世界的认识尤其是对这个世界的未来的
534 认识[58]；这也是而且尤其是因为，这种可能性，即政治“选择”不过是阶级精神气质的一种政治上盲目的反应，随着一个人年龄增大、居住的社区减小而增加，或随着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或社会地位的等级降低而增加，而且这种可能性对女人而言比对男人而言更大。尽管道德对政治的感染在更“政治化的”工人身上比在农业劳动者

---

57 一切都使我们可以假设，小资产阶级对个人尊严的考虑和他们的个人主义谨慎，受从童年时代起较优越的生活条件之鼓励越大，受一种由倾向于个人主义的宗教价值浸透更深的早期教育之鼓励越大，他们越厌恶与共产党有瓜葛，因为共产党不讲礼仪，不大关心他们的特定利益，尤其不大采用说教的、感化的和含混人道主义的浮华辞令，而他们乐意在这些辞令（“价值”、“充分施展”、“担当”、“推动”、“负责”、“伙伴”、“相关”等）中确认自己，而且，他们出身的社会阶层越高，这些影响或灌输的作用越大（因此很有可能被一种下降轨迹的作用加强）。我们也可以假设，他们会趋向统一社会党和它的既有反抗精神又讲究礼貌、既对现实不满又合乎道德的一切，如果它不那么公开地革命，或者如果它温和一些，变成了政府党派，这大概就是由社会党的专家政治——现代主义倾向造成的今天的状况。但是他们也在一种改革的和“智识的”保守主义中确认自己。总之，他们摇摆不定，而且在危机时刻，他们可能会忽然失去平衡。

58 为了理解老人的政治实践和观点，不仅应该考虑**隐退的作用**，还应该特别考虑**社会衰落的作用**，随着退出职业环境和社会关系弱化，隐退的作用倾向于减小集体的压迫和支持，而一个人所属的阶级越不受重视，社会衰落发挥的作用就越强大，尤其是越直接，这种作用无疑可以通过与下降的社会轨迹对个人或群体实施的作用之对比来理解。

和小企业主身上更不明显，但它没有放过民众阶级的成员：其实他们当中有些人，由于性别（妇女）、年龄（老人）、住所（农民），并相应地，由于劳动环境（小企业劳动者），最有可能受到社会衰退、落入或重新落入赤贫无产者境地的威胁，与此同时，他们受到的政治培训和指导较少，因而不大倾向于和准备通过政治认识和评价范畴来理解问题和形势，对这些人而言，没什么能阻挡他们的悲观主义甚至仇恨的倾向，这种仇恨倾向于普遍拒绝“政治”和“政治家”，无论他们是什么，并由此倾向于弃权主义或保守主义。[59]

---

[59] 为了理解可能按照政治化程度表现在“进步主义”或“保守主义”立场之中的配置，应该分析一辈子生活在导致赤贫无产阶级状况的事故、疾病、解雇和消极前途威胁之下的人的体验生出的极度不安全感，而且，对得到的好处和带来这些好处的个人或集体策略的相应依恋，与对一种法定秩序的依恋丝毫没有共同之处。应该考察劳动条件，以及更确切地，企业强加的那些纪律——特别是时间纪律，通过它们本身，并在一切观念灌输之外，如何倾向于持续地加强由一种早期教育灌输的配置，这种教育既通过必然又通过意志，再生产出这种教育为之做准备的生活的必要条件、艰难和严酷。（其实，自然而然地，“政治教育”，无法如那些关注这个对象的人几乎总是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还原为对最直接地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空间相连的表象的有意识传达：配置是政治判断和实践的根源，把配置的生产条件还原为严格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化——或者，更糟，还原为这种社会化的制度化特征，即公民义务教育——，与把趣味——也是一种政治配置——的生产的社会条件还原为严格意义的艺术培养，至少同样荒谬）。应该更确切地分析实践媒介的空间，通过这些媒介，工厂的工人不得不依赖一个**条理分明的世界**，首先是一个条理分明的家庭世界，也就是一个服从劳动空间所规定的**秩序**的世界；还应该更确切地分析工厂秩序——时间秩序、道德秩序、社会秩序——如何一直扩展到所谓的“私人”生活空间，扩展到思想和表达模式，这些模式有助于思考和表达私人生活空间，并如我们看到的，常常用在这个空间之外。应该考虑家庭代表的这个安全的、自主的、稳定的小岛是不是既是最后防御的地点，因为有了对过去斗争的回忆和一切构成**阶级荣誉问题**的东西（比如，对男性气概的某种崇拜即关于性别之间劳动分工的整个“保守主义”观念的原则是这个荣誉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由被法定地“剥夺政治权利”并被指派去消费的妇女同时象征和代表的）最薄弱的反抗地点，统治的力量通过这个地点进入，一直达到实践的最隐秘之处和无意识的最深处。

535 我们可以假设，个人越是缺乏财产——这些财产决定了观点或形成观点的手段产生的可能性（比如读一份全国性日报）——，他们就越容易受到以地方为基础的群体（还有场）实施的屏障（或虚假的背景化）作用的影响，也就是说越倾向于把以地理为基础的一个次要社会空间（村庄、邻里等），当成对他们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之评价的参照对象。一个总体上属于被统治的空间的统治者（在一个小产业地区中50公顷土地的所有者、地方公证人、工长等）可能会由于见树不见林，做出与单纯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一致的政治选择。[60] 同样的逻辑无疑也部分进入了这个事实，即处于行政雇佣劳动者和中产阶级的最底层的办公室职员，比处于工人阶级顶点的工长，投左派票的更多。更普遍地，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无论这些场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如何，一个相对自主的场的统治者比相应的场的被统治者投右派的票的倾向更强烈，而所有场的被统治者比相应场的统治者投左派的票的倾向更强烈。

政治语言

因此，只要人们站在伦理配置的决定因素这一边，不一致之处就无法得到解释，这种不一致之处在于民意调查或选举投票之际

60 经济市场和象征市场的统一与以地方为基础的社会空间的自主性的相应弱化倾向于促进农业劳动者的“政治化”，农业劳动者越来越依靠经济机制和政治决定，关心政治也越来越有好处；如果说“政治化”不一定等于左倾，如同在工人身上表现的那样，无论如何，这种选择的真正可能性出现了，而且保守主义本身也体现了全然不同的一种意义。

建立在现成观点的供给与确定的选择能力之间的关系中：观点的消费者可能会犯对象错误（误识），而且由于不具备严格政治意义 536
上的认识和评价原则，他们对自身的阶级精神气质的政治上不明确的甚至未确定的模式的信任越彻底，他们越有可能认同于那些不属于他们的观点；但他们也可能选择一个法定的观点，无论他们知道与否，他们本来都会选择另一个或多或少不同的观点，若这个观点被如是构造，特别是这个观点被一个确定的专家群体公布，很有可能推行。政治场提出了一个政治可能性的空间，这个空间照此发挥一种双重作用：首先，它促进了虚假认同，这种认同来自这个事实，即相同的言外之意可能在“业已阐明”（déjà-explicité）的不同形式中辨认自己；其次，它倾向于产生一种闭合作用，因为它暗中将已经实现的可能性的空间当作可能的可能性的空间，并由此规定政治上可设想的空间的范围。这两种作用在这里以一种特殊的力量得到发挥，鉴于“需求”几乎从未在政治话语的供给之前存在（至少在被统治阶级中）：未表明或部分表明的需求，只有当它轻率地在一种被供给的观点中认出自己，才能认识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回到对政治学调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分析，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它的方法论的单纯，构成了对政治劳动分工的最根本作用的一种试管内重构：民意调查，比如政治民意测验，通过提出许多陈述以供选择并要求对已陈述的东西表态，将政治问题本身当作已经解决了的，政治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将经验变成话语、将未表达的精神气质变成被建构的和建构的逻各斯、将可能包含着对社会秩序的明证性的一种适应和服从形式的阶级意识变成对这种秩序的有意识的、也就是明确表达的领会。民意调查消除

了对一种陈述活动的要求，它暗中假定，被询问者能够生产甚或再生产构成问题之陈述的命题，甚或自发地选定这样一种提问的产生所意味着的与语言和政治的关系（这种提问总有可能产生的是或否不能被视作这种能力的一个指标），而且与此同时，它通过一种无意识的预期理由放弃了收集某种信息的可能性，而这种信息支配着所有直接收集来的信息可能被赋予的含义。人们只知道问卷面前形式上平等的选举的绝对必要，而选举的绝对必要是与再
537 收集工具标准化的技术绝对必要，即收集到的材料的形式上的可比性条件，尤其是分析的物质和精神自主化条件，连在一起的，所以人们让被询问人承担建构活动，可是建构活动是提问这个行为：回答者的工具越匮乏，与满足从一个被明确构成的原则出发而生成的因而是协调一致的一整套观点之生产条件的距离就越远，提问发挥的作用越大，而工具对于回答者将提出的问题领会为"政治性的"并给这些问题一个答案和一个"政治的"答案是必要的。

在精神气质与逻各斯之间，在实践支配与言语支配之间，非连续性是根本的。[61] 在实践支配与对经验的象征支配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实践支配可以左右日常实践（在客观上）拥有的关于政治的一切，但从未达到明确化，更未达到有系统的概念化；而象征支配表现在被社会承认为政治的话语之中，而且意味着搁置对一切有具体独特性的状况的直接而专门的参照。因为事情就是这样，而且经验与表达也就是与意识的关系相对不确定，同样的经验可能

---

61 关于这一点，参见 P. Bourdieu, *Le sens pratique*, Paris, Ed. de minuit, 1979。

在非常不同的话语中被认出。[62] 无疑这种无约束性并不是无止境的，赋予政治话语一种令它指涉的东西随意存在的权力是错误的：操纵行动倾向于局限在某些范围内，因为人们可以抗拒理由，但无法为抗拒提供理由，更无法明确地表达抗拒的原则；也因为大众的话语拥有自己的根源，这些根源不是分析的根源，但有时能在一种比喻或一种象征中找到对等物（比如这个反对劳动者参与企业分红的比喻："你借我表，我告诉你时间"）。无论如何，涉及在一种言语或一个代言人中辨认自己时，阶级习性不是万无一失的：之所以 538
被统治阶级的成员经常发表一种与其自身、与其实践意义、与其客观条件自相矛盾的谈话，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在不掌握其话语生产工具的属性、不具备俗话所说的政治语言的情况下谈论政治。

他们把这叫什么，老板们？工人时代的元年，这么一个玩意儿，至少我们应该很高兴……

（建筑工人）

话语的专业生产者的干预处于经验与表达之间的过渡地点；专家与外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里：被统治者与意识也就是与语言有连带关系，他们受到人们向他们提出的话语的摆布，有脱离信念又落入误识、落入统治话语支持的所有虚假认可的危险；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受到其发言人的摆布，而那些发言人要为他们提供重新获得他们自己的经验的工具。经验与表达之间关系的基本不确定性夹杂着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用途实施的强

[62] 精神气质相对于被表达立场的这种相对不确定性，无疑是工人阶级中最贫困阶层的（比如在戴高乐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动摇和转向的根源。

制合法和审查作用，这种语言用途甚至被被统治者的发言人默认为政治观点的合法表达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语言通过让被统治者自发的政治话语丧失威信来摧毁这种话语：它只留给他们沉默或借来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逻辑不再是大众用途的逻辑，也不是学术用途的逻辑，是有点不正常的语言，"豪言壮语"在这里不再是为了表明表达意图的尊严，而且这种语言无法传达任何真正的、真实的、"真诚的"东西，它恰恰剥夺了它被认为要表达的说话人的经验。这种语言使人求助于本身也被迫使用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的代言人——这足以导致与委托人，或更甚，与他们的问题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体验，产生一种距离——或至少使人求助于一种因循守旧的和让人墨守成规的语言，这种语言除了它的帮助记忆和警告功能之外，还构成了那些既无法玩游戏也无法"中断"游戏的人的唯一防卫系统，这种语言乃空转的语言，如同一种自动机，生产它的一系列标准的形式和口号，并再次剥夺了委托人的体验。

与整个生活风格互相关联的语言和跟语言的关系，强加给每个想要参加"政治生活"的人，通过语言和跟语言的关系，与世界的整个关系即否认关系被强制规定，这种否认关系，像艺术那样产生距离，保持中立，允许说话时无需思考说话内容。这种本质上被委婉地措辞并能够委婉措辞的语言，通过普遍性的外表强制推行，将它指涉的一切予以非现实化（某个劳动部长可以在正值失业危机的最严峻时刻谈论对"充分就业的某种侵蚀"），对被统治者自身利益的表达实施一种全面的和显而易见的审查，而被统治者注定要接受官方话语的委婉措辞或满足于怀着"怒气和怨气"的无资格。

在最好的情况下，表面上只要求回答“是”或“否”的问题，实际上通过一种暗中的特权，面向某些个人和群体，这些个人和群体与其说被一种特定的政治观点等级确定，不如说被一种与语言和它表达的东西保持中立的和几近理论的关系的才能确定，这种关系是关于“普遍利益”问题的具有“普遍利益”的话语之生产和接受的条件，也就是说被不仅能识别和操纵政治语言的“特殊”用语而且能置身近乎抽象的层次上的能力确定，政治话语通常处于这种近乎抽象的层次上，无论从它的陈述内容的句法还是从它包含的不明言的参照来看都是如此；或更确切地，被这种能力确定，即识别（和承认）“政治”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如是标明，并自感必须回答并“从政治上”也就是遵照政治礼节的标准回答这个问题。总之，政治学问题要求一种高谈阔论的配置，这种配置允许无需参照任何实际情况操纵语言，有点像人们对待一场考试或一个论文题目一样，并允许赋予语言以学校教育训练或集体游戏被赋予的娱乐中的严肃性。

> 只要照搬“面对面”节目的“主持人”为符合其理解的政治讨论下的定义就够了：“根本不用说这是一场政治讨论。我认为，如果你们同意，我开始请你们分别就这个问题确定你们的总体立场、总体解释，然后你们举出在首先是广义的教育，然后同样是广义的信息这两个领域中选择的例子，然后，你们自然可以下结论了。首先从阿比布·德隆克勒先生开始。”如同电视讨论，调查状况非常接近学校教育状况，这表现在它提出的问题上，而这些问题往往在措辞上类似于构成国家行政学院的论文题目、“政治科学院”的讲义主题或《世界报》的文章

标题的问题；这种接近尤其表现在提问建立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上：只有中立和学校教育式的保持距离才能使人对以下这种状况做出确切的反应，在这种状况中，随便什么人都能提出（通常被排除出这类关系的）政治问题，甚至无需考虑求得第三者的担保。从经验上可以确定的是，政治讨论往往在观点一致的人当中进行。如果是这样，这是因为整个自发的符号学是为了有系统地避免所有"棘手的主题"，也就是说，首先是政治主题，而且是为了建立一种临时的共识而使用的，这种临时的共识，在日常生活的偶然接触中，只能通过求助于陈词滥调并以一种持续的警戒为代价建立起来。

我们想到了皮埃尔·格雷科（Pierre Gréco）的意见，他指出，
540 "您的朋友的朋友是您的朋友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各种回答，即使这些回答是相同的，从其原则来看也可能截然不同，这要看它们是一种单纯的逻辑计算的结果——这种计算建立在仅对陈述本身进行一种句法上的重写基础上——还是对具体的朋友空间进行心理参照的结果。如同一向告诉人们采取立场之困难的信念论者（doxosophe）的全部话语一样，这种话语发出的提问产生距离：这种提问远离接受者，通过表达方式本身的复杂性向他强调问题的复杂和深刻；它远离真实，强行规定学校教育话语的必不可少的主题要求的这种空虚的意向性。

最严格政治意义上的问题的非现实性同样而且尤其来自这个事实，即这些问题只有参照一个语意场才能获得它们的所有意义，这个语意场就是与意识形态生产场中的不同位置相对应的占位场。为了彻底把握客观上隐含在某个最简单回答——对诸如"您

赞同还是反对一项力图建立拥有广泛权力的地区的地区改革”这个问题的回答(公民投票的是或否)——之中的意义，应该能够动用政治评论员和分析家持有的这种完全特殊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把握可能性系统，清点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全部立场，确定这些立场在相关的政治群体的内部和外部策略中体现的意义，并识别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投入到这种策略中的赌注。总之，最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提问，最迫切地要求特定政治才能的提问，是对它们面对的专家发出的提问(比如宪法问题，或在另一个范畴内，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或是这样一些提问，尽管这些提问非常直接地触及其接受者的最具体的生活条件，却不得不以某形式出现，以便变成在斗争中被承认的赌注，意识形态生产场中的。

> 没什么比“公民的经济信息”引起的困扰更能解释这种有利害关系的提问的真实性了，这种信息纠缠着领导者，因为被统治者的梦想体现在这种信息中，而被统治者可能刚好具有一定的经济才能，足以识别统治者的经济才能。统治者自愿提供的大量信息倾向于使被统治者在实践状态下依据他们的日常经验掌握的信息(比如他们对生活费用的提高、税收不平等的认识等)丧失信用(如同医生让病人的知识丧失信用一样)。由此而来的一种政治话语，远非说明什么，而是要人有自知之明，远非提供让个人的和实践的信息与一般的信息联系起来的手段，而是满足于教导别人，为独特的经验规定它们不得不进入的一般框架。民意调查往往重拾这些关于“法国人的经济信息”的调查的逻辑，而后一类调查力求衡量被调查者对官方经济和经济信息即一种经济政策的简单辩护性陈述

的认识和认可，而且，这类调查以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种中心主义，将行动者的实践经济和政治还原为一种对官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不恰当陈述（尤其通过事先和事后的编码程序，这些程序非常适合除掉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表达方式）。

一切都有助于加强被统治者对政治语言体会的深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不排斥一种同样深刻的认可形式，政治语言如同一切象征性的东西，总体上处于统治者一边，统治者是搞形式主义和说空话的艺术大师。这种对政治舞台和演出、对整个“演出活动”的怀疑，往往是不问政治与对各种各样的话语和代言人的普遍化不信任的根源，因为人们不大了解演出活动的规则，一般的趣味在这种演出活动面前自感无能为力。为了逃避在话语面前的矛盾心绪或不确定性，人们往往只能信赖他们懂得评价的东西，也就是身体而非词语，实质而非形式，“风度”而非“空话”。

结论　阶级和分类

"如果我必须在两种恶中选择较小的，我一个也不选"。

——K. 克劳斯[①]

如康德所说的，趣味是一种"区分"和"评价"的后天配置，[1]或者不如说，是通过一种区分的举动建立或显示差别的配置，这种举 543
动不（或不一定）是一种莱布尼茨意义上的明确认识，因为它确保对对象（一般意义上）的识别，而不包含对确定对象本身的特殊特征的认识。[2] 习性的模式即原始的分类形式，其特有的有效性来自这个事实，即这些模式在意识和话语之外发挥作用，因而不受有意识的审查和控制：它们在实践中支配这些实践，将人们错误地称

---

① K. 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诗人、剧作家、随笔作家、讽刺作家。他创办了《火炬》杂志，揭露了司法的不公、腐败，他认为报纸造成了语言的腐败，因此是他那个时代的邪恶的主要原因。主要作品有《被摧毁的文学》（1897）、《格言》（1909）、《人类的末日》（1918）等。——译者

1 E. Kant, *Anthropologie du point de vue pragmatique*, trad. M. Foucault, Paris, Vrin, 1964, p. 100.

2 G. W. Leibniz, Meditationes de cognitione, veritate et ideis, in *Opuscula philosophica selecta*, Paris, Boivin, 1939, pp. 1-2（也参见 *Discours de métaphysique*, § 24）.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说明清晰而又含糊的认识观点，莱布尼茨除了提到我们"通过单纯的感官见证而不是通过能用语言表达的标志"懂得区分的颜色、味道和气味的例子之外，还有画家和艺术家的例子，画家和艺术家能够辨认一部作品的好坏，却无法证实他们的判断，要不就是拿"一种不知是什么的东西"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理由。

之为价值的东西隐藏在最不由自主的动作或表面上最微不足道的身体技巧中，比如手势或走路、坐或擤鼻涕的方式、吃饭或说话的
544 嘴形，并且将最基本的关于社会世界的构建和评价原则，那些最直接地表达（阶级、年龄段和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或统治劳动分工的原则，放入身体分工和与身体的关系之中，身体分工和与身体的关系，从劳动的性别分工和性活动的分工中借鉴了不只一种特征，好像为了赋予它一种自然的表象。对这些分类的实践支配有助于感觉和预感，什么有可能突然发生或不发生在一个在社会空间中占据这个或那个位置的人身上，或与此密切相关的，什么适合或不适合这个人；而趣味就是这种实践支配，它作为对社会导向的一种意识（一个人的位置意识）发挥作用，它将社会空间中一个确定位置的占据者引向符合其属性的社会位置，引向对这个位置的占据者合适并与他们"匹配"的实践和财产；它包含着一种实践预想，即鉴于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和其他行动者对财产与群体之间的对应的实践认识，实践或被选中的财产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可能是什么。

因此，社会学家所归类的社会行动者不仅是可分类行为的生产者，也是本身被分类的分类行为的生产者。对社会世界的认识应该考虑在它之前存在的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实践认识，它不应该忘记把这种实践认识纳入它的对象中，尽管在第一阶段，它应该通过反对这种实践认识提供的片面的和利害相关的表象来建构自身。谈论习性，就是把构成对象的行动者对于对象的认识和这种认识为达到对象的真理所做的贡献纳入对象之中。我们可以说，这不只是将一种对实在的思考重新放到需要考虑的实在之中——

尽管对实在的思考推进实在的真理(和实在发挥的有效性),而是将一种特有的建构能力赋予这种认识,当人们以一种关于客观性的客观主义观念的名义,把普通认识或学者认识当成实在的一种简单反映时,人们拒绝给予这种认识的就是这种建构能力。

一些人将认识当成一种被动的记录,因而如马克思已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痛惜的那样,将认识的"主动特征"如此丢弃给唯心主义,以为这样产生了一种唯物认识论,但他们忘记了这一点,即一切认识,尤其是关于社会世界的一切认识,都是一种运用思想和表达模式的建构行为,而且行动者的建构活动介于生存条件与实践或表象之间,行动者远非对机械刺激做出机械的反应,而是对一个世界的呼唤或威胁做出回应,他们自身促进了关于这个 545
世界的意义的产生。然而,这种建构活动的原则,并非如唯智主义和反生成的唯心主义情愿的那样,是一个普遍的形式和范畴的系统,而是一个被归并的模式的系统,这些模式是在集体历史的过程中构成的,在个人历史的过程中获得的,并在实践的状态下而且为了实践(而不是为了纯粹认识的目的)而发挥作用。

被归并的社会结构

这首先意味着,社会科学,在它对社会世界的构建中,首先考虑这个事实,即行动者本人,在他们的普通实践中,是社会世界的构建行为的主体;但是,社会科学还以描述构建原则的社会生成为

对象，而且它在它所领会的社会世界中寻找这些原则的基础。[3] 反生成的偏见往往与对认识的主动特征的承认相伴而生，社会科学与这种偏见决裂，它在（由全部意味着选择和分类的清点和记录所揭示的）属性尤其在物质属性的客观分布中，寻找分类系统的基础，行动者将分类系统用于所有事物，首先用于这些分布本身。人们有时称为“认识”的视角，无论在其人种学形式（结构人类学、人种科学、人种语义学、人种植物学等）中，还是在其社会学形式（互动论、常人方法学）中，都忽视了精神结构和分类的生成问题，与这种视角不同，社会科学询问划分原则和成为其基础的（代与代之间、性别之间等的）社会划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询问从这些原则中得出的用途按照在这些分布中占据的位置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么多问题都要求助于统计学）。

社会行动者为了在实践中认识社会世界而使用的认识结构，是被归并的社会结构。在社会世界中的“合理”举动以对这个世界的实践认识为前提，这种实践认识使用分类模式（或，如果人们愿意，可使用“分类形式”、“精神结构”、“象征形式”，这么些表达方
546 式，如果人们忽视其附带意义，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即认识和评价的历史模式，历史模式是等级（年龄段、性别、社会阶级）的客观划分，并在意识和话语之外起作用。作为对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的归并的产物，这些划分原则是这个社会的全体行动者共有的，并使得一个共同的和合理的世界、一个共识的世界的产生成为可能。

---

3 一种生成社会学应该确定对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邻近和疏远的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受到一种确定的社会训练的所有行动者实际上共同拥有一整套基本的认识模式，这些模式从互相对立的形容词组合中获得一个客观化的开端，这些组合通常用来划分和形容差别最大的实践领域内的人或物。所有陈词滥调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推行，是因为它们有整个社会秩序的支持，作为它们的母体，对立的网络是以统治者"精英"与被统治者"大众"之间的对立为原则的，大众是偶然的和混乱的、可互换的和数不清的、软弱的和无能为力的大多数，只有统计学上的存在，这些对立存在于高（或崇高、高级、纯粹）与低（或平庸、平淡、卑微）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细腻（或精致、优雅）与粗俗（或粗糙、肥胖、粗野、粗暴、粗鲁）之间，轻（或敏锐、轻快、灵活）与重（或缓慢、笨重、迟钝、艰难、笨拙）之间，自由与被迫之间，宽广与狭隘之间，或在另外一种维度上，在独一无二（或稀罕、不同、高雅、唯一、特别、独特、异常）与常见（或普通、平常、流行、下流、一般）之间，在杰出（或聪明）与平庸（或无名、平凡、中等）之间。只要让这些虚构的根源发挥作用，就可以随意地产生以几乎不更新的形式不懈重复的这个或那个永恒的社会正义论主题，作为对"平均化"、"平常化"或"大众化"的所有形式的悲惨可怕的揭露，这些揭露把社会衰落等同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没落，也就是等同于落入同一性、无差别性的境地，表现了多数人、无差别且不考虑差别的大众，或总是准备淹没资产阶级排他主义的专有空间的群众带来的一种困扰。[1]

---

[1] 如同独一无二与大多数的对立是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哲学的中心，作为这种对立的一种变化形式，出色、显著（"醒目"）、不同、高雅、"有名"（也就是著名、杰出）与无名（"小人物、无名的人、无头衔的人"）、"卑微的任务"平庸、无差别、模糊、既没名字又无名声（"著名的无名氏"）的大众的平淡之间的对立，是关于社会世界的占统治地位的认识的基本范畴之一。

这种社会神话的表面上最形式化的对立的意识形态有效性，
547 总是来自这个事实，即这些对立或多或少令人暗中想到社会秩序的最根本对立：如被纳入劳动分工的对立，它建立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以及在统治劳动的分工中建立的对立，它在统治阶级中使两种统治原则、两种权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世俗与宗教、物质与精神等互相对立。这就是说，上面指出的社会空间的概貌也可以读作一幅历史地构成和获得的等级的精确图画，这些等级组成了属于社会世界并由它造就的全部主体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由于相同的分类模式（和这些模式表现在其中的对立）可能通过特定化，在围绕两极位置组成的场中发挥作用，无论涉及统治阶级的场还是文化生产场都是如此，统治阶级的场是围绕与构成社会阶级场的对立同源的一种对立组成的，而文化生产场本身围绕一些对立组成，这些对立再生产统治阶级的结构，这并与前面的对立是同源的（比如资产阶级戏剧与先锋派戏剧之间的对立），因此，基本的对立不断地支持第二等、第三等或第 N 等对立（那些以其低级或高级的情感、容易理解或晦涩难懂的美、轻松或沉重的风格等建立最“纯粹的”伦理或审美判断之上的对立），与此同时，通过委婉的措辞变得令人难以辨认：因此轻与重之间的对立，在其许多用途尤其是学校教育用途中，用于区别民众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与资产阶级趣味，这种对立可能被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的戏剧批评用来思考“智识”戏剧与“资产阶级”戏剧的关系，前者由其“艰涩”意图和“沉重的”教训性质遭到谴责，后者则由于其轻描淡写的分寸和艺术受到赞扬，而“智识”批评仅以一种符号颠倒为代价，通过这种对立的一种几乎不变的形式，思考同样的关系，轻快被等同于

肤浅，因而与深刻对立。我们同样可以指出，右与左之间的对立，在其基本形式上，涉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立也可以经过第一种转变，指涉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于是“右”或“左”这类词获得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接近这些词在“右岸”戏剧或“左岸”戏剧这些表达方式中体现的意义；在非现实化的一种额外程度上，这种对立甚至可能用来区分一个艺术或文学先锋派团体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如此继续下去。由此而来，成对形容词的系统构成了趣味判断的概念装置，然而从每对形容词的用法来看，这些形容词是非常贫乏的，几乎未被确定，但正 548
因为如此，它们适合提供或表达无法确定之感：这些成对形容词中的每一对的每个特殊用途，只有相对于每次都不同、往往不言明的一个话语空间才获得其完整意义——因为这涉及一个在场中被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明证性和前提的系统，言说者的策略依据场来得到确定；但是通过用途被这样特定化的每对形容词，可以与它——按照准许从一个场转到另一个场的各场之间的同源关系——可能拥有的所有其他用途互相协调，而且也与其他的成对形容词互相协调，这些形容词可以代替它，除了略有差别（比如细腻/粗鲁代替轻松/沉重），也就是说在稍微不同的背景中。

语言承载的半标准化的对立，借助非常接近的价值，在所有分成等级的社会构成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世界观的根源（只要想想把民众当成完全不受限制的食欲或性欲滋生之处就够了），如果我们了解了以下情况，这个事实是可以理解的，即相同的基本关系，也就是由重要的等级关系（高/低、强/弱等）准确表达的基本关系，被还原为它们的形式结构，出现在所有划分等级的社会中。乔

治·迪梅齐[①]青睐三个一组的结构的循环，乔治·杜比[②]在谈到封建社会时指出，这种结构循环植根于它使之合法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结构循环如同统治关系表现在其中的不变对立一样，可能只是两种划分原则交错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两种原则在所有分成等级的社会中起作用，这两种划分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划分，与以不同原则的名义觊觎统治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划分，在封建社会是武士和演说家，在今天是雇主和知识分子。[5]

一种无概念的认识

因此，通过与不同存在条件相关的被区别的和区别性的条件限制，通过排除与包容、结合（婚姻、联系、联合等）与分离（不和、决裂、斗争等）即社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挥的建构有效性的根源，也
549 通过被纳入物（尤其文化作品）、制度（比如学校教育制度）或单单是语言中的所有等级和所有分类，最终通过所有判断、意见、分类、

① 乔治·迪梅齐（Georges Dumézil，1898-1986），法国语文学家，比较学者，法兰西学士院院士。通过对古老印欧民族的最古老的神话和宗教文献的精确而直接的比较研究，他发现，这些叙述是按照相似的叙事结构组成的，而且这些神话表达了对按照三种功能组成的社会的一种观念，这三种功能即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功能、战斗功能、生产和再生产功能。这种研究为社会科学研究打开了新视野。主要著作有《不朽的盛宴：印欧社会比较神话学研究》（1924）等。——译者

② 乔治·杜比（Georges Duby，1919-1996），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他采用迪梅齐的三功能理论，提出了精神表象概念，推进了中世纪历史研究，更新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译者

5 Cf. G. Duby, *Les trois ordres ou l'imaginaire du féodalisme*, Paris, Gallimard, 1978.

警告(它们是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置的制度如家庭或学校教育系统所强加的,或持续地出自日常生活的相遇和互动),社会秩序逐渐进入头脑中。社会划分变成了划分原则,而划分原则构成了社会世界观。客观限制变成了对限制的意识,即通过对客观限制的体验获得的对客观限制的实践预想,即一个人的位置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他主动退出他被排除的东西(财产、人物、地点等)。

对限制之意识的特性在于包含着对限制的遗忘。真实划分与实践划分原则、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之间的一致的最重要作用之一,毫无疑问是这个事实,即对社会世界的最初体验,是对信念的体验,信念即对秩序关系的赞同,因为秩序关系以不可分割的方式建立了真实世界与思想世界,所以这种关系总是被当成天经地义的。对社会世界的最初感知,远非一种简单的机械反应,总是一种认识行为,这种行为动用了外在于直接被把握的被构建对象的构建原则,但是这种行为由于不包含对这些原则以及对它们与它们再生产的真实秩序之关系的控制,这种行为是一种忽略(méconnaissance)行为,包含着对社会秩序的最绝对的认可形式。被统治者为了评价其位置和属性的价值而使用了一个认识和评价系统,这个系统不是别的,正是对客观法则的归并,他们的价值在客观上依据这些法则形成,所以他们首先倾向于将别人分配给他们的东西归于自己,拒绝别人拒绝给他们的东西("这不是给我们的"),满足于别人给予他们的东西,以自己的机遇衡量自己的期望。如法定秩序为他们下定义那样为自己下定义,在对自己的评判中重复经济对他们的评判,总之注定要遭受无论如何都要落到他们身上的东西,如柏拉图所说,各自地(*ta heautou*),接受他们迫不

得已的状况，“卑微”、“低贱”和“默默无闻”。我们看到了涂尔干称为“逻辑上的惯例”的东西为维护社会秩序做出的贡献，[6]而这种“逻辑上的惯例”也就是关于社会世界的认识范畴的协调一致，这
550 些认识范畴符合法定秩序的划分（并由此，符合那些支配法定秩序的人的利益），而且是所有按照这些结构被构造的人所共有的，它们通过所有客观必然的表象强制推行。[7]

分类模式的系统与一个建立在明确的和明确协调的原则基础上的分类系统对立，如同构成趣味或精神气质的配置，与美学或伦理学对立一样，尽管这种配置是美学或伦理学的维度。对社会现实的意识是在与社会必然的一种特定形式发生冲突时获得的，它促使人们行动时好像了解社会世界的结构和在这个结构中占据的位置，与此同时了解需要保持或坚守的距离。[8] 对分类的实践掌握与学术掌握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是既与社会现实一致又与之相

---

6 E. Durkheim,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Paris, Alcan, 1912, p. 24.

7 参见 P. Bourdieu, Sur le pouvoir symbolique, *Annales*, 3, mai-juin 1977, pp. 405-411。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发现对这些分析所处的理论背景的更详细的说明。

8 无根无系、漂泊不定、无利无益的乌托邦思想家的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唯物主义粗鄙的最高形式的拒绝，即，拒绝把独一无二还原为阶级，拒绝通过低级解释高级，拒绝把适宜于被划分的人、被归类的人、智力有限的人、资产者、小资产者、平常人的解释模式用于难以归类的事物——丝毫也无法使知识分子，这些无法归类的分类者，倾向于像这样思考对社会地位的意识，更不用说他们自身的地位和这种地位为他们规定的与社会世界的反常关系。（在这里应该重读萨特，他的全部作品和全部生活都是以对知识分子的颠覆性荣誉观念的确认为原则的，比如，《存在与虚无》中关于福楼拜的心理学的篇章，表现出一种悲怆的努力，以便让化身为知识分子的个人，即非创造的创造者、被“当上帝的计划”困扰的靠个人努力成功的人，摆脱被还原为任何形式的一般、类型、阶级的状况，以便证明与“孔德所说的唯物主义，也就是以低级解释高级”对抗的自我的超验性——cf. J. P. Sartre, *L'E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p. 643-652，尤见 p. 648）。

符的一个分类系统的构建所要求的。所以，这种实践掌握，关于在社会空间中占据位置的实践"知识"，丝毫也不意味着人们能够明确处于分类之中（如同许多关于社会阶级的调查要求做的那样），更不意味着人们能够或多或少有系统地描述这种分类并阐明这种分类的原则。"恰如其分地"对待被分类的和有分类能力的（无论是否高雅、是否经常接触的）人或物的艺术，即通过一种对最大值的实际计算，不即（"亲近"）不离（"疏远"）地找到合适距离的艺术，通过增加距离（"保持距离"、"坚守距离"）或从象征上"否定"距离（"平易近人"、"作风纯朴"）从而玩弄客观距离的艺术，是以这种实践"知识"为前提的。[9] 人们通过实践的"归因判断"将某个人归入一个阶级，以某种方式面对他（与此同时分给自己一个阶级），这种"归因判断"与智力活动毫无联系。后者意味着有意识地参照明确 551
指数，并运用通过这个概念和为了概念而制造的阶级。同样的分类对立（富有/贫困、衰老/年轻等）可被用于不论什么分布地点，并

9　要想看到这种对所占位置的意识如何发挥作用，没有比屈尊俯就的策略更好的机会了，这些策略无论对策略的实施者还是对受害者而言，都意味着对实际上所占的位置与由实际做法（比如以你相称）虚拟地标示出的位置之间的距离的实践认识；当一个被认定是开劳斯莱斯汽车、戴礼帽或打高尔夫球的人，却乘地铁、戴鸭舌帽（或穿圆领套头衫）或踢足球时，他的做法会相对于这种法定的归因而获得意义，这种归因好像重叠一般继续影响真正的实践。但是我们也可以指出巴利＊观察到的随着对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而产生的话语风格的变化，或者还有按照说话对象的不同而产生的发音的变化，说话者可能根据情况向地位（被认为）高于其对话者的那个人的"口音"靠拢，或相反，与之拉开距离，突出他平常的口音（cf. H. Giles,《Accent Mobility. A Model and Some Data》,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73, 15, pp. 87-105）。

＊巴利（Charles Bally, 1865-1947），瑞士语言学家。他是索绪尔的合作者，与结构主义的产生密切相关。他建立了与阐释风格学相对的言语风格学，研究从情感内容角度构成的语言表达事实。主要著作有《语言与生活》（1913）等。——译者

在空间的无论什么部分再生产整个空间(常识说得好,一个人总是跟某个人比才是富人或穷人,跟某个人比才是上等人或下等人,跟某个人比才是右派或左派,等等——但这并不导致一种基本的相对主义)。[10] 我们可以理解,抓住对社会空间的实践意识的过错是很容易的,鉴于实践意识是对阶级的归因判断的根源,;一些社会学家以被调查者因其阶级认同而陷入矛盾为依据,否定阶级存在,他们仅仅证明了,他们根本无视这种"意识"的功能,而且,根本无视他们让这种意识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人为状况。其实,无论涉及的是自身处在社会空间中,还是将别人放在社会空间中,对社会空间的意识,
552 如同一切实践意识,总是参照特定状况,它必须在特定状况中指导实践:比如,研究各个阶级在一个小城中的表象的调查("社群研究")与考察全国范围内的阶级的调查之间的不一致由此而来。[11] 但是,若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被调查者既没有就他们在所考察

---

10 因此,以下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当调查者围绕一项旨在为 30 个(写在纸板上的)常见职业划分等级的测验进行一系列(数量为 30)关于社会阶级的谈话时,在这些谈话中,被调查者往往从询问应该把人群划分为多少个阶级开始,他们会多次改变阶级数量和分类标准,以考虑每个职业的不同维度,进而考虑这个职业可能被评估的不同方面,或者他们会自发地暗示,他们可以无限增加细分(由此证明了学者提问建立的情形的人为特征,学者提问要求采取一种完全不寻常的学者态度,最初的慌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被调查者在给予被两两对照地考察的不同职业的地位上,大致总能达成一致,(兰斯基在一项旨在要求被调查者为一个新英格兰小城的若干家庭划分等级的实验中,也得出了类似的观察结果:cf. G. E. Lenski,《American Social Classes: Statistical Strata or Social group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VIII, September 1952, pp. 139-144)。

11 不一致也显示在同一调查中,当被调查者被要求界定其城市范围内或全国范围内的社会阶级时:不回答的比率在后一种状况中剧增,得出的阶级数量也剧增(cf. G. Manis and B. N. Meltzer, *loc. cit.*)。

的群体内部实行的划分的数量达成一致，也没有就"分层"的范围和为确定分层而使用的标准达成一致，这不仅仅是由于实践逻辑固有的模糊性的作用，这也因为分类观念随着在分类中占据的位置而变化。

因而，没什么比这种对社会游戏的意识离唯智主义传统设想的那样一种认识行为更远了，正如趣味这个词表明的，这种意识既是"感知味道的能力"又是"判断美学价值的能力"，它是变成天性、转化为动力模式和身体自动作用的社会必然。一切的发生就好像是这样的：与社会条件相关的社会影响倾向于将与社会世界的关系纳入一种持久而普遍化的与身体本身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即一种行为举止，将身体展示给他人、让身体活动、放置身体的方式，它赋予身体以社会面貌。作为对社会动向的意识的基本维度，身体素养是一种体验和表达如常言道的一个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意识的实践方式：一个人与社会世界保持的关系和他在社会世界中分配给自己的位置，只有通过他感到自己有权从别人那里取得的空间和时间，或更确切地，通过他占据的位置，才表现得如此明显，他占据位置靠的是他在物理空间中的身体，通过一种举止和自信的或谨慎的、大方的或小气的动作（某个人装作了不起往往被精辟地说成摆架子），并且靠的是他在时间中的话语，通过他在互动中据为己有的时间，以及他将时间据为己有的自信的或挑衅的、随便的或无意识的方式[12]。

没什么能比这些动作、身体姿态和语言的复合体——简单的

---

[12] 普通感知将宽和窄或大方和小气的模式用于实践，这种感知预示着最精细的社会心理学的发现，这种社会心理学确定了一个人在物理空间中给予自己的位置与他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关于这一点，参见 S. Fisher and C. E. Cleveland, *Body Image and Personality*, Princeton,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58）。

感叹词或特别过时的陈词滥调——更好地反映把身体当成记号的
553 社会化逻辑了，只要进入这些复合体，如同进入一个戏剧人物一样，就可看到一个完备的感情和经验世界借助身体模仿的联想功能突现出来。体操般的基本动作，尤其是这种体操般动作的严格性别意义上的、因而在生物学上预先被构造的特征，承担了过多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这些动作作为最基本的隐喻发挥作用。这些隐喻能够说明与世界的整个关系，“高傲的”或“服从的”、“僵硬的”或“灵活的”、“广泛的”或“紧密的”关系，并由此说明整个世界。对社会动向的意识所实现的实践“选择”既不意味着可能性的表象，也不意味着在音素之间的“选择”，即可能实现的选择，因为可能实现的选择并不意味着选择行为。知识分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唯智主义，再加上把心魂（psuchè）、灵魂、心理、意识、表象当成对象的科学所固有的偏见相结合，更不用说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地位的企图，这些都阻止我们看到这一点，即，按照莱布尼茨的说法，“我们在我们四分之三的行动中都是自动木偶”，而且终极价值，如人们常说的，从来只是最初的和原始的身体配置，即人们所说的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厌恶，一个群体的最根本利益都被放在这些配置中，为此他们准备把自己的和别人的身体都牵扯进去。区分，即区别（discretio），它导致分开和集中理当如此的东西，排除所有与地位低的人的联姻和所有反常的也就是违反一般分类、分隔（diacrisis）的结合，而分隔是集体的和个人的身份的根源。所以，区分的意识引起了一种内心的和致命的反感，一种彻底的厌恶，一种形而上的愤怒，这种反感、厌恶、愤怒针对一切处于柏拉图所说的混杂领域的东西，针对一切超出理解也就是超出被归并的分类的东西，因为

这些东西对一体化的社会秩序的原则，尤其是对由社会构成的劳动的性别分工和性活动的分工的原则提出了质疑，从而作为对共识的挑战，作为丑闻，侵害了精神秩序。[13]

利害相关的归因

554

对于社会世界的认识所使用的直接关联性原则，确定了物或人的一系列特点，这些物或人可能被那些使用这些模式（共识的另一个定义）的所有人从肯定方面或否定方面认识且并被认为是相关的，这个原则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特定个人或团体通过承认这个特征获得的利益，以及特定个人对由这个特征确定的整体的归属：对被发现特征的兴趣从未完全脱离发现这种特征带来的利益。这一点在所有围绕某种被污名化的特征建立起的分类中表现得非常清楚，这些分类，如同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对立一样，将相关的部分与其余一切（也就是所有其他形式的性关系）隔离，其余一切都被打发到无关紧要的和无分别的平淡之中。这一点在所有"归因判断"中看得更清楚，这些判断实际上是指责行为，是原始意义上的范畴行为，这些行为，如同咒骂一样，只愿意认识构成一个

13　我们可以指出，社会化倾向于把身体变成类比装置，这个装置在社会世界的不同划分，性别划分、年龄段划分和社会阶级划分或，更确切地，在与个人有关的意义和价值划分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实践对等物，个人在由这些划分决定的空间中占据了在实践中对等的位置；这是通过把统治的象征性和社会服从的象征性与性别统治的象征性和性别服从的象征性纳入同一种身体语言实现的——如同人们在礼仪中看到的，礼仪在直与弯之间的对立中，或同样地，在高（傲）与低（下）之间的对立中，找到了用来象征等级关系的（尊敬、鄙视等）标志的生成原则之一。

人或一个群体的社会身份的唯一一个属性("你只是一个……"),比如在结婚的同性恋(或改宗的犹太人)身上看到一个隐藏的或可耻的同性恋(或犹太人),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变本加厉的同性恋(或犹太人)。污名的逻辑强调,社会身份是一种斗争的赌注,在这种斗争中,被污名化的个人或群体,或更普遍地,成为一种潜在的分类对象的一切社会主体,要想反驳把他封闭在他的一个属性之中的片面认识,就只能拿出自己最好的属性,以便确定自身,并且更普遍地,进行斗争,以便强制规定对他的属性最有利的分类系统,或为占统治地位的分类系统提供最适于突出他的所有和他的所是的内容。

有些人在将其划分用于宏大的连续性时,会对普通的逻辑和话语引发的悖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忘记了把语言视为一种纯粹逻辑工具的做法以及这样一种与语言的关系在其中有可能实现的社会境况这两方面可能具有的悖论。日常实践的分类导致的矛盾或悖论,并不像所有实证主义以为的那样,是由于日常语言的基本不足,而是由于这个事实,即这些社会—逻辑行为并不是以有意识地寻求逻辑一致为目标,而且它们不同于语言的语义学、逻辑学或语言学用法——事实上应该称作学校教育用法,因为这些用法总是意味着闲暇,也就是空闲,意味着与迫切性和必然的距离,意味着至关重要的赌注的缺失,以及在大部分社会空间中唯一能够保证这一切的学校教育制度——,它们遵循成见的逻辑,这种逻辑,如同在法庭上,对抗的不是从属于唯一的一致标准的逻辑判断,而是指控和辩护。甚至无需强调以理说服的艺术与以情劝服的艺术之间的对立包含的一切,逻辑学家甚至语言学家把这种对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怎么会看不到学校教育用法之于演说家、律师或

555

活动分子对语言的用法，相当于一心考虑与事实一致和协调的逻辑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分类系统之于日常生活的分类和范畴，而正如词源学所说的，日常生活的范畴处于过程(procès)(既在一般意义上，也在卡夫卡的诉讼意义上，卡夫卡为重新获得一种本质上难以把握的社会身份——作为所有范畴、所有归类的无限界限——的这种绝望追寻提供了一个典型形象)的逻辑中。没有什么关于社会世界的区分的真正询问不牵涉与隶属或非隶属有关的利益：正如对临界群体并对由此而来的策略群体进行的关注所证明的那样，工人贵族在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之间摇摆，或者，"管理者"这一官方统计的等级，他们名义上的和双重否定的统一性，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他们的对手和大部分观察者都掩盖了真正的分散，所以，阶级之间界线的建立受到了"列入"或"算作"、"分类"或"归并"的策略意图的启发，而不是被分类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从法律上得到保证的某种状况的简单记录。

事实上，司法上的任意一种界定的强制规定(比如限定许可的行李重量是30公斤或指定一辆载重量2000公斤的汽车是小卡车)足以消除产生于麦堆的诡辩主义的争执，[14] 如果我们将所有这类情形放在一边，那么界线，甚至表面上最明确的界线，比如将年龄段分开的界线，确定了社会斗争的状况，也就是利益和义务分配

14　麦堆的诡辩主义和物质连续性的所有悖论使得，正如庞加莱*所说，$A=B$，$B=C$，和 $A<C$，或 $A_1=A_2$，$A_2=A_3$，……$A_{99}=A_{100}$，和 $A_1<A_{100}$ 同时成立。换句话说，如果说一粒谷子无法成堆，那么，两粒，或三粒，也无法成堆，很难说谷堆是从264粒或265粒开始，或换句话说，是265粒而不是264粒成了谷堆。

*庞加莱(Henri Poincaré，1854-191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他在光学、微积分、狭义相对论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译者

的状况，比如享受特惠税或退休金的权利和学校教育义务或服兵役义务。如果我们对阿尔封斯·阿莱斯[①]讲述的父亲的故事——这位父亲在他的孩子刚好满三岁的时候（从这个年龄开始旅行不再免费）的那一刻拉响警铃——报之一笑，这是因为我们立刻看到
556 了这种想象中的变化的社会-逻辑荒谬性，这种想象中的变化与所有成为受逻辑学家青睐的悖论之根源的变化一样，在逻辑上是无可指摘的。限制在这里是应该通过激烈的斗争攻击或保卫的界线，而确定限制的分类系统，与其说是认识工具，不如说是权力工具，权力工具服从于或多或少公开地以满足一个群体的利益为导向的社会功能。[15]

陈词滥调和分类系统因此是群体之间斗争的赌注，它们通过使群体之间互相对立，来描述群体的特征，而群体尽力让它们为自身的利益服务，为了它们而互相对立。乔治·杜比清楚地揭示了三个等级的模式如何能够同时和连续被对立的群体利用，这个模式规定一种社会结构的状况，力求通过明确化和标准化让这种状

---

① 阿尔封斯·阿莱斯（Alphonse Allais，1854-1905），法国记者、作家和漫画家。——译者

15 制度化的学科产生的许多伦理的或美学的、精神病学的或司法的分类，更不用说学校教育系统产生和灌输的分类，全都服从于社会功能，尽管它们的特定有效性来自它们表面上的中立性：它们按照相对自主的场特有的逻辑和特有的语言被生产出来，兼有实际上的依赖性和表面上的独立性，它们依赖占统治地位的习性的分类模式并通过这些模式，依赖它们成为其产物的社会结构，而表面上的独立性使它们能够促进分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种状况的合法化。这些半自主的分类系统的最典型例子无疑是形容词系统，这个系统是学校教育"评估"的根源（cf. P. Bourdieu et M. de Saint-Martin, Les catégories de l'entendement professoral,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3, 1975, pp. 68-93.）。

况永存，这些群体即：首先是主教，他们建立这个模式是为了反对异端、僧侣和骑士；然后是贵族，他们建立这个模式是为了反对主教和国王；最后是国王，他将自己变成分类活动的绝对主体，变成外在于并高于他促使产生的阶级的本原（与三个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法官也是当事人的等级不同），为所有利益相关的群体指派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并把自己变成没什么观点可以凌驾于其上的观点。[16] 我们同样可以指出，用来思考统治的不同形式即性别之间和年龄段之间对立，还有代与代之间对立的模式和陈词滥调，也受到类似的操纵。"青年"能够接受老人给他们的定义，并且利用他们在许多社会中被授予的这种临时放纵（"对青年人的过失可以宽容些"），做本来属于他们和适合他们的事，实现青年"特有的德行"、人格（virtú）、男性气概、激情等，并且关注他们自己的事——对中世纪的贵族继承人来说就是游侠精神[17]，对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青年来说就是爱情和暴力，对今天的少年来说就 557
是各种形式的有规律的和娱乐性的放纵（体育运动、摇滚乐等），总之就是让自己保持"年轻"状态，也就是不负责任的状态，以一种不负责任的举动的自由换取一种对责任的放弃。[18] 在继承顺序受到威胁的危机情况下，不想被打发到"青春期"的"青年"倾向于将"老人"打发到"老迈之境"；他们想担负起为成年人（在达到社会成熟

16　Cf. G. Duby, *op. cit.*, 尤见 pp. 422-423。

17　Cf. G. Duby, *op. cit.*, pp. 63-64 et Les《jeunes》dans la société aristocratique dans la France du Nord-Ouest au XIIème siècle, *Annales*, 19 (5), septembre-octobre 1964, pp. 835-846.

18　对妇女来说，大致也是同样的情形，即使至少在资产阶级之外，大部分放弃责任的报偿都拒绝给她们。

的人的意义上)定义的责任,所以不得不把责任的把持者打发到为衰老甚或退休定义的另外一种不负责任的形式中。"负责人"要求的智慧和谨慎反而成了保守主义、落伍,或者干脆是老年人的不负责任。后来者有各种可能成为生物学上最年轻的人,但他们带来了其他区分的属性,这些属性与生产者产生的社会条件的(也就是说主要来自家庭的和学校教育系统的)变化有关。他们越急于与他们被指定的不负责任的举动决裂,他们脱离"青春期"也就是脱离不负责任的状态就越快,而且他们摆脱了被归并的限制(这些限制使得一个人在五十岁时仍然感觉自己"太年轻",无法"合情合理地希冀"一个位置、一项责任或一份荣誉)之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向前挤","不断向前发展"并因此促使他们的前任提前跌到过去、过时,总之就是社会死亡("他完了")的状态。但只有当他们能够规定达到社会成熟的人的一种新定义——通过把通常(也就是按照通行的分类原则)与青春相关的属性(比如热情、活力等),或者把能够代替通常与成年人身份相关的德行的属性归入这个定义,他们才有些许可能在关于年龄界线的冲突中获胜,因为界限意识消失时,关于年龄界线的冲突才出现。

总之,个人和群体通过他们对分类系统的使用给予分类系统特定的意义,他们在这种特定的意义中投入的东西,比一般意义上的利益多得多,这是他们的整个社会存在,确定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558 的一切,一种首要的和默许的契约,他们通过这种契约确定"我们"与"他们"、与别人的关系,这种契约是他们在共同的分类系统所产

生的属性中实行的排除("这不是给我们的")和容纳的根源。[19] 被统治者在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中,分配给自己被理解成劳动力和战斗力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身体力量但也是道德力量、勇气、男性气概,这种做法并不妨碍统治者也通过强与弱的模式设想这种关系,但是他们把被统治者分配给自己的力量,比如他们把青年(在这方面类似于妇女)的力量,还原为激情和冲动的野蛮力量、天生的盲目的和不可预见的力量、无理由的欲望暴力,而把精神的和智

19　社会心理学看到,把一个群体变为两个群体的任何划分,无论它是多么随意,都引起了区分的表现,这种表现对自己群体的成员有利,而对另一个群体的成员有害,尽管自己群体的利益为此受损(M. Billing and H. Tajfel,《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similarity in intergroup behavior》,*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73,3,pp. 27-52.)更普遍地,这种划分以"等级差别"的名义描述行动者借以构造他们对真实的认识的活动,特别是描述强调与外部的差别并加强内部的相似及异化和同化这个过程(比如,cf. H. Tajfel,《Quantitative judgement in social perception》,*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1959,50,pp. 16-21 et H. Tajfel and A. L. Wilkes,《Classification and quantitative judgement》,*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1963,54,pp. 101-104;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概貌,见 W. Doise,*L'articulation psychosociologique et les relations entre groupes*,Bruxelles,A. de Boeck,1976,p. 178-200)。对种族主义的分析在相同的意义上揭示了这一点,即不同群体的并列导致对照的表象,每个群体都倾向于以一种对适宜的、被看重的举止的定义反对另一个群体的被鄙视的举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群体和阶级通过明确的并列被确立,每个群体的价值和习俗就都被并列。在群体对立之外出现了一种尖锐的价值对立,这种对立最终通过社会秩序反映出来并用来加强社会分层"——L. Copeland,《The Negro as a Contrast Conception》in E. Thompson; ed. ,*Race Relations and the Race Proble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59,pp. 152-179)。社会身份存在于差别中,一个人与离他最近的人相对照,才显示出他的差别,因为离他最近的人表现了最大的威胁。刻板类型分析是承认隶属一种类型(比如北方人或南方人,西方人和东方人)与拥有某种属性之间的一种联系的倾向,它使得关于一个人的类别所属的信息,强烈影响了对他形成的判断,所以,刻板类型分析与这种社会刻板类型分析一致,后者使得一种社会培养的全体行动者倾向于达成一致,将某些属性赋予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参见附录 4,一种社会游戏)。

力的力量，即预先倾向于支配别人的自我克制、灵魂的力量或心灵的力量归于自己，这种力量使他们把自己与被统治者、民众、妇女或青年的关系看成灵魂与肉体、知觉与感觉、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559

分类斗争

在逻辑学上和在社会学上密不可分的划分原则是在斗争中并出于斗争的需要而发挥作用的，这些划分原则通过产生概念而产生群体，即产生划分原则的群体和因为反对这些原则而产生的群体。为社会世界的意义而进行的斗争的赌注是掌握分类模式和分类系统——这些模式和系统是群体的表象以及由此而来的群体动员和解散的根源——的权力，这种权力是陈述的联想权力，让人产生别的看法（比如，当一个简单的词，如家长作风，改变了关于一种社会关系的全部体验），或者通过改变认识和评价模式，让人看见以往一直不被觉察或被放在次要地位的别的东西、别的属性（比如到那时为止一直被种族或国家的差别掩盖的共同利益）；这种权力是分离的权力，区分、分隔、区别，它从不可分割的连续性中产生隐蔽的单一性，从无差别中产生差别。

只有在斗争中并通过斗争，被归并的限制才变成了界线，应该移开的障碍。事实上，只有当分类模式的系统不再作为限制意识发挥作用，而且法定秩序的维护者为了维护这种既是真实的又是被表象的秩序的生产原则，以反对异端的质疑，不得不把这些原则明确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总之把信念变成正统观念时，分类模式

的系统才变成了被客观化和制度化的分类系统。官方分类系统，比如三个等级的理论，以明确和系统的方式做分类模式以不言明的和实践的方式做的事：由此，谓词意义上的属性变成了分配给一项职位的合法持有者的权限，即权力、能力、特权、特长，战争不再是战士做的事，而是职务、固有的功能、武士的存在理由，武士因此被证明有理由如他存在那样存在。分类的区别以权利的方式，确定它力求通过明确化和系统化的做法使之永存的一种力量关系状况。只有当逻辑的和政治的划分原则即分类系统，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按照区别性差距也就是非连续性所特有的象征逻辑，再生产出往往是逐步的和持续的差别，而这些差别赋予法定秩序以结构时，这种划分原则才能获得存在和有效性；但只有这个划分原则因为具有特定的象征权力，让人看到和让人相信精神结构强加的东西，它才为这种秩序的维护增加了特定的也就是特定象征的贡献。

倘若分类系统没有通过加强客观机制的有效性促进阶级的存 560
在，并按照分类被建构的表象强化了这种有效性，那它们不会是一种如此具有决定性的斗争赌注。作为对充分的社会存在的认可行为，一个被认可的名字的强制规定实现了被命名物的一种真正蜕变，这个被命名物不再以既成事实的状态也就是作为被忍受的、非法的和不合法的操作存在，而是变成了一项社会功能，也就是一种授权、一项任务、一份责任、一个角色，这么多词语都很好地说明了被许可的行为与纯粹的篡夺行为之间的区别，被许可的行为由一种暗中的或明确的授权分配给一个个体或群体，而篡夺“建立”的是等待制度化的“一个既定事实”。但是，“集体表象”与涂尔干的

这个概念内涵可能让人相信的相反，它可能是应用同一种认识模式或一种共同分类体系的产物，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再具备对立的社会用途，只有在词先于物时，对名义上的身份的篡夺加速真实身份的形成时，集体表象的作用才显示得如此清楚，比如在一些慈善协会或一些行会保护团体的情形中，慈善协会变成了被认可的职业，行会保护团体（如"管理者"团体）逐渐将其存在表象及其统一性的表象，同时强加给自身的成员和其他群体。

一个群体在官方分类中的存在或缺席，取决于它的这种能力，即让人承认、让人觉察并让人接受，因而往往通过激烈的斗争在社会秩序中获得一个地位，并由此脱离埃米尔·邦弗尼斯特[①]所说的"无名职业"的杂种存在，这些"无名职业"，在古代——和中世纪——是商业，或非法活动，比如没有正式资格的医生（从前叫"江湖医生"），在今天是土法接骨医生或妓女。这些群体与指涉它们的词语有联系：其实，强制认可的权力依赖这种能力，即围绕一个名称如"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管理者"进行动员，进而将一个普通名词据为己有，并通过一个专有名词形成感情上的相通且由此调动团结构成的力量，即名词、口号的统一权力创造的力量。

实际上，词的秩序并不总是严格地再生产物的秩序。象征策略的原则存在于有分类能力的和被分类的词语系统（每个特殊标签的区分价值在这个系统内部得到确定）结构相对于资本分配结

① 埃米尔·邦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法国语言学家，以其对印欧语言的比较语法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闻名。主要著作有《普通语言学问题》（1966，1974），《印欧制度中的词汇》（1969）等。——译者

构的独立性中，更确切地，存在于与生产机器变化相关的职位变化 561
和身份变化之间的差距中（这种差距部分来自分类系统固有的惰性，分类系统是认可一种力量关系状况的近乎法律的制度）。象征策略力求利用名与实之间的不和，将词据为己有以便拥有词指涉的物，或将物据为己有，期望获得能认可物的词；象征策略力求在无资格的情况下行使职能（这就是那些“替代者”），从而使自己有资格要求合法的资格，或反之，放弃与这些贬值的资格相关的物质酬劳，以避免丧失由更有威信或至少更模糊、分类不那么明显并由此更容易操作的标签提供的象征收益；象征策略力求借鉴最有利的可用标签指涉自己，若需要，甚至发展到欺骗的地步——如同陶瓷工自称为手艺人或技师自诩是工程师一样——或力求创造新的名称以突显自己，比如运动疗法医师，他们期望这种新标签使他们与纯粹的按摩师区分开来并使他们接近医师。这么多策略，如同所有竞争过程，即力求保证区别性差距之恒定的自行车追逐赛一样，其作用是支持一种有名无实的持续通货膨胀，可是这种通货膨胀受到制度化分类（集体公约、工资等级表等）的惰性的制约，法律的保障就附属于制度化的分类。集体公约的建立导致利益对立的群体之间的协商，这类协商针对包含在职位中的不可分割的任务和职位的占据者被要求的属性（比如文凭）以及相应的物质和象征酬劳（名声），这些协商的效用是通过它们提供的制度化表演，强调为了分类的不断斗争，分类有助于产生阶级，尽管分类是阶级之间斗争的产物而且分类依靠阶级之间建立的力量关系。

表象的现实和现实的表象

对他人的属性和实践或对自身的属性和实践实行分类的有分类能力的主体，也是可分类的客体，这些客体通过把已经被分类的（比如庸俗的或高雅的、高级的或低级的、沉重的或轻松的，等等，即最终是民众的或资产阶级的）实践和属性，按照它们在本身已被分类的群体之间的可能分配，据为己有，（在他人眼里）为自身分
562 类；这些属性中最有分类能力的和被分得最清楚的显然是明确被指定作为高雅的符号或不名誉的标志、污名以及尤其是表达所属阶级的名称和身份而发挥作用的属性，而阶级的交叉在某一时刻确定了社会身份，包括国家、地区、种族或家庭的名称，职业名称，学历，荣誉称号，等等。那些实行分类或为自身分类的人，通过为被分类的和能分类的实践或属性分类或将它们据为己有，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通过区分性的客体或实践，他们在其他有分类能力的主体（也是可分类的，如同他们的判断）眼里为自身分类，他们的“权力”就表现在这些客体或实践中，这些客体或实践被阶级占有并与阶级适合，为那些将它们据为己有的人分类，而其他有分类能力的主体，具备若干分类模式，这些分类模式类似于那些使得前者有可能多少恰当地预见其自身分类的分类模式。

社会主体理解包含他们的社会世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是用物质属性来描述他们，因为物质属性，从身体开始，是把人当成物质世界的随便什么别的物品那样计数和测量的。其实，这些属性中的任何一个，无论涉及固有的或不变的属性中的身高、身体

体积或外表，都由配备了被社会构成的认识和评价模式的主体参照同一阶级的其他属性予以认识和评价，因而没有什么是不作为象征属性发挥作用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符号学”之间的对立——“社会物理学”以统计学的客观主义用途为装备，建立了（统计学上的）分组统计资料和（经济学上的）分配，即许多个人之间分配的数量表达，这些个人为了占有通过“客观指标”被把握的有限数量的社会能量而互相竞争；而“社会符号学”致力于辨认意义并揭示主体借以产生意义和辨认意义的认识活动。我们应该超越以下意图与努力之间的对立，这种意图旨在付出与社会世界的一般表象（涂尔干的“前概念”）决裂的代价，达到一种“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的客观“现实”，并揭示“法则”，也就是分配之间的有意义（但在非偶然意义上）的关系；而这种努力的目的并不是把握“现实”而是把握主体针对“现实”形成的表象，这些表象构成了一个被当作“表象和意志”的社会世界的整个“现实”。

总之，社会科学无需在涂尔干代表的社会物理学的这种形式——它与社会符号学一致认为，人们只能通过使用分类的逻辑工具才能认识“现实”[20]——和唯心主义符号学之间进行选择，这种符号学如加芬克尔[①]所说，以进行“一种对阐述的阐述”为目标，

20　几乎无需说出将社会物理学与实证主义倾向的相似性，它们要么将分类看作随机的和“可操作的”划分（比如年龄段或收入档次），要么将分类看作只需记录的“客观”分隔（分布的非连续性或曲线的变化）。

①　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17-），美国社会学家，常人方法学理论创始人。他注重日常生活研究，主张用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对常识性行动和情景过程进行说明。——译者

只能是关于一个最终不过是精神结构也就是语言结构的产物的社会世界的记录。重要的是让实践认识进入关于稀有物的科学和为了稀有财产而进行的竞争的科学，实践认识是行动者以他们对分配的体验为基准产生划分和分类而获得的，他们对分配的体验本身也与他们在分配中所处的地位有关，所以这些划分和分类并不比社会物理学的计算总结表的划分和分类更缺少客观性。换句话说，重要的是超越客观主义理论与主观主义理论之间的对立，因为客观主义理论将社会阶级（还有性别等级或年龄段）等同于普通的群体，即可统计的并在客观上被纳入现实的界线分开的单一人群，而主观主义理论（或，如果人们愿意，边际效应理论）将"社会秩序"还原为一种集体分类，这种分类是通过个人分类之集合，或更确切地说，对被分类的和能分类的个人策略之集合获得的，行动者通过这些策略为自己和别人分类。[21]

财产一旦从关系上被认识，就变成了区分的符号，这些符号可

---

[21] 下面是这种社会边际效应的一种非常典型的甚至是隐喻式的表达方式："每个个体为自身的外表形象和他人的体面形象负责，所以为了表现一个完整的人，诸个体必须在一系列仪式中携手，每个人以合适的风度尊贵地献给右边的人的东西，左边的人也能尊贵地得到"（E. Goffmann，《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ur》，*American Anthropologist*，58，June，1956，pp. 473-502）。"……从常规来看，问题是谁的观点更经常并更有力地得到表达，谁做出任何一种共同行动的连续不断的次要决定，而这些决定表面上是要求协调的，谁的偶然的关注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无论这样一些小得小失显得多么微不足道，通过它们出现的所有社会状况把它们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它们的总体作用是巨大的。通过这一系列总体环境的方法来表达服从和统治的方式，不止是对一种社会等级的一种单纯描摹或象征，亦或惯常的证明。这些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等级。"（E. Goffmann，《Gender Display》，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sium《Female Hierarchies》，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April 3-5，1974，着重由我加）。

能是高雅的符号，但也可能是庸俗的符号，只要牢记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个人和群体通过其实践和属性不可避免地显露的表象，是其社会现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阶级既由它的被感知的存在 564
也由它的存在确定，既由它的消费——这种消费不需要成为炫耀性的就可成为象征性的——也由它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确定（即便后者的确支配前者）。贝克莱式的观念——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将社会存在还原为被感知的存在，还原为外表，它忘记了不需要进行（戏剧）表演就可以成为精神表象的对象，它将社会世界还原为不同的群体针对其他群体提供的（戏剧）表演形成的（精神）表象的集合，但它的功绩在于强调象征表象的逻辑相对于物质状况的决定因素的自主性：个人的或集体的分类斗争，力求改变关于社会世界的认识和评价范畴，并由此改变社会世界，所以分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被遗忘的维度。但只要牢记这一点，即分类模式是行动者与其状况保持的一种实践关系的根源和他们可能对这种实践关系形成的表象的根源，而且分类模式本身也是这种状况的产物，那么，就足以看到这种自主性的局限：在分类斗争中的位置依赖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而且社会主体——从知识分子开始，对于思考什么确定了他们关于社会世界的思想的局限，即无限制的幻想，并非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无疑，他们更不可能通过他们对其位置形成并让人看到的表象超越“他们头脑的限制性”，因为这种表象确定了这些局限。

附言　对“纯粹”批判的一种“通俗”批判的若干因素

565 有人可能会想，为什么在一部论述趣味和艺术的作品中，哲学的或文学的美学传统从未被提及。无疑他会明白这涉及一种有意识的拒绝。

其实，毫无疑问的是，学院美学，无论是以实践状态被纳入合法作品的学院美学，还是表现在力求把这种美学明确化和形式化的著作中的学院美学，不管有多少变种，基本上都是通过反对这种研究可能获得的一切成果而形成的，这种成果就是趣味的不可分割性，最“纯粹的”趣味和最优雅的趣味、最崇高的趣味和最理想化的趣味、最“不纯粹”的趣味和最“粗俗”的趣味、最普通的趣味和最原始的趣味之间的统一性。这相反意味着这种研究首先要求人们懂得通过一种有意识的遗忘，放弃关于文化的全部有教养的话语，并由此不仅放弃认可符号的展示所提供的利益（这些利益至少通过忽略本身引起的代价就可让人想到），还要放弃文学修养乐趣的更内在利益，这是普鲁斯特指出他对阅读愉快的清晰观念令他付出的代价时提到的利益：“我要在这里与我最珍贵的审美印象搏

斗，尽力将理智的真诚推至最终的和更残酷的限度"。[1]（这无法掩盖这一点，即"清晰观念"的愉快可能代表了最"纯粹的"和最精致的尽管往往有点忧郁的愉悦形式）。 566

一切合法的美学，都是通过一种巨大的压制，通过反对趣味的真理而构建的，趣味的真理一旦产生，就应该准许被压制的东西重现，这不仅是为了让已经获得的真理服从一种最终的检验（这种检验丝毫不是与敌对理论的一种对抗），也是而且尤其是为了避免这一点，即由于一种相当常见的二分法作用，直接对抗的缺乏使得两种话语不可能在两个被精心分开的思想和话语空间里和平共存。

对"浅薄"的厌恶

"纯粹"的趣味和把这种趣味变成理论的美学，在对"不纯粹的"趣味和知觉（aisthesis）的拒绝中找到了它们的根源，知觉是被还原为一种感官快乐的可感快乐的简单而原始的形式，如同在康德称为"舌头、腭和喉咙的口味"的东西中，也就是听任直接感觉的放纵，这种放纵在另一种范畴内表现为无远见。冒着似乎迎合"纯粹趣味"所谴责的"浅薄效果"的风险，我们可以指出，美学的全部语言封闭在对浅薄的一种原则上的拒绝中，浅薄可以在资产阶级伦理学和美学赋予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来理解；[2]"纯粹的趣味"，

1　M. Proust, En mémoire des églises assassinées, in *Pastiches et mélanges*, Paris, Gallimard, Idées, 1970, p. 171.

2　关于一种明确建立在美与浅薄对照基础上的美学，参见 S. Alexander, *Beauty and Other Forms of Value*, London, Macmillan and C°, 1933, 尤见 pp. 40 和 164。

在其本质上是纯粹否定的，它是以人们经常说的发自内心的厌恶（它“让人难受”并“让人恶心”）为原则的。这种厌恶针对一切“浅薄”的东西，人们可以这么说一种音乐或一种风格效果，但也可以这么说一个女人或她的品行。拒绝在简单因而无深度和“便宜”的意义上的浅薄的东西，是因为辨认浅薄的东西在文化上是容易的而且“花费”不大，这种拒绝自然而然导致拒绝一切在伦理或美学意义上浅薄的东西，拒绝一切提供过于唾手可得并由此被贬低为“幼稚”或“原始”的快乐（与合法艺术的被延迟的快乐对立）的东西。于是人们谈到“浅薄的效果”，用来描述比如某种新闻风格的有点刺眼的优雅或所谓“轻松”（这个词的涵义大致包含了“浅薄”的涵义）音乐或某些古典音乐演奏的有点过于
567 重复和过于烂熟的魅力之特点，比如某位批评家可能揭露“庸俗的肉欲”或“集市的东方风格”致使对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中七个戴面纱少女的舞蹈的处理，变成了“一种有歌舞杂耍表演的咖啡馆音乐”。用来揭露“庸俗”作品的词语，当然包括“浅薄”或“轻浮”，但还有“轻佻”、“无意义”、“扎眼”、“肤浅”、“诱人”（译自英语中更文雅的俗艳一词），或在口腹之乐方面，“令人作呕”、“淡而无味”、“温吞吞”、“让人恶心”。正如这些词语说明的，“庸俗”作品不只是对雅士的文雅的一种侮辱，一种冒犯“苛求”的公众的方式，而这些公众没有料到有人给他们提供“浅薄”的东西（人们喜欢说艺术家尤其是乐队指挥要自重并尊重公众）；而且这些作品通过它们使用的引诱方法，引起不安和厌恶，这些引诱方法通常被当成“低级的”、“堕落的”、“可耻的”来揭露，让观众感到自己被当成随便什么人，人们可以用劣品的魅力引诱他们，促使他们朝最原始的

和最基本的形式倒退，无论涉及喜爱淡淡的和甜甜的酒的儿童口味的被动满足（让人想到"糖浆似的"），还是涉及几近兽性的性欲满足，都是如此。[3] 我们还可以提到不厌其烦地被重申的、看重"高贵"感官即视觉和听觉的柏拉图偏见，或者康德赋予更"纯粹"的形式的不利于颜色及其几近肉欲诱惑的特权。我们只需举出一部非常典型的著作就够了，在这部著作中，叔本华在"美"与"好看"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立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在"愉快"与"享乐"、"美"与"美观"、"愉悦"与"快适"之间建立的对立是一致的，叔本华将"好看"定义为"通过为意志直接提供感官愉悦刺激意志的东西"，如同"让纯粹直觉——它对于美的直觉是必要的——状态中的静观者地位下降的东西"，如同"通过让意志观看立刻令它愉悦的对象而必然诱惑意志的东西"，而且，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将两种形式的满足即口腹满足和性满足一并加以谴责，而被认为是严格美学意义上的满足试图通过反对这两种形式来构 568
成："'好看'的低级形式"，他说，"出现在荷兰画家描绘室内家庭生活的绘画中，当他们过分向我们描绘食物，这些只能激发我们食欲的假象时，意志由此受到了刺激，但对对象的美学静观则没法进行了。他们画水果，尚可以忍受，只要水果在这里显得像是花的继续，像是一种自然的产物，因它的颜色而美，因它的形状而美，只要

3　E. H. 贡布里希多次并尤其在一篇关于精神分析和艺术史的文章（E. H. Gombrich, *Meditation on a Hobby Horse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oery of Art*, London, Phaidon Press, 1963, 尤见 pp. 37-40）中提到，对基本的因而是粗俗的满足的拒绝，是合法趣味的根源，或者可以说，是如此"容易捕捉"的时髦戒律（fashionable don'ts）的根源，时髦戒律构成了合法趣味的整个内容（*op. cit.*, p. 146）。

人们丝毫不必切实想到它的食物属性;但不幸的是,他们追求逼真和幻象往往发展到描绘摆上的和做好的菜肴的程度,比如牡蛎、鲱鱼、螯虾、涂黄油的面包片、啤酒、葡萄酒,依此类推: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在历史绘画和雕塑中,好看通过裸体表现,裸体的姿态和裸露再加上裸体被表现的普遍方式,倾向于刺激观看者的淫乱:美学静观立刻停止了;作者的作品与艺术的目的是相反的"。[4]

叔本华在这方面非常接近康德[5],以及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层的精神气质以一种理性化的形式表现在其中的所有美学,正如叔本华清楚地说明的,好看把"摆脱主体性及其不纯粹欲望的""纯粹认识主体",贬低为一个"有意识的、服从于所有需要、所有奴役的主体",对观看者施行一种真正的暴力:它下流,有裸露癖,它进入并让人们接受,通过它的节奏引诱身体,这种节奏与身体节奏是一致的,通过它的情节、悬念和意外的假象迷惑人们的精神,强迫人们接受一种真正的参与,这种参与与纯粹趣味的"间离效果"和"无关利害"截然对立。[6]

569 没什么比观众的参与形式更令大众演出——从吉尼奥尔木偶剧到兰开夏式摔跤或马戏团甚或从前的街区电影,再到足

---

4 A. Shopenauer, *Le Monde comme volonté et comme représentation*, trad. Burdeau, Paris, Alcan, 1888, T. I, LIII, § 40, p. 215.

5 叔本华的美学基本上表现为一种有点依托康德美学的评论,而且福科内很有理由地指出:"基本上无关利害的审美判断在康德那里与其他利害相关的判断对立,完全像是在叔本华那里,只为了行动、斗争而认识的主体的意志活动与纯粹主体的静观对立"(A. Fauconnet, *L'esthétique de Schopenhauer*, Paris, Alcan, 1913, p. 108)。

6 按照这种逻辑,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可能是一种差距,知识分子通过这种差距,在大众艺术的中心领域,显示他与大众艺术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得大众艺术在智识上成为可接受的,也就是对知识分子而言是可接受的,以及更进一步,显示他与民众的距离,知识分子对民众的指导意味着这种距离。

球赛——与资产阶级演出截然对立了：这种形式在前一种状况下是持续的、明显的（嚎叫、嘘声），有时是直接的（有人下到场地里），在后一种状况下则是非连续的、远距离的、高度仪式化的，伴随着掌声，甚至必不可少的热情喊声，最终甚或是完全沉默的（在教堂音乐会期间）。爵士乐只在表面上使这种对立模糊不清：它是模仿大众演出的资产阶级演出，它将参与的符号（拍手或跺脚）约简动作的为无声开始（至少在自由爵士乐中）。

"反思的趣味"与"感官的趣味"

纯粹的趣味拒绝的，正是民众阶级的观众所服从的暴力（我们想到了阿多诺对民间音乐及其效果的描绘）；这种趣味要求尊重，即这种允许保持距离的距离。这种趣味期待艺术作品作为除了自身别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它按照康德的指令对待观众，也就是把观众当作一种目的而非一种手段。因此，纯粹趣味的原则就是一种拒绝，[7] 甚或，一种厌恶，对迫使人享乐的对象的厌恶以及对满足于这种强加的享乐的粗俗和庸俗趣味的厌恶。"唯有一种丑是无法依自然那样被表现出来而又不摧毁一切审美愉悦和接下来的艺术美的：这就是厌恶。其实，因为在这种只依赖想象的独特感觉

7　康德说，"是拒绝致使具有纯粹肉体冲动的人走向理想的感觉"（E. Kant, Conjectures sur les débuts de l'histoire, in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trad. S. Piobetta, Paris, Gonthier, 1947, p. 115）。在指出当对象"脱离感官"时性冲动倾向于"延长甚至在想象作用下增强"之后，康德将美的发现与性本能的升华联系在一起，得出结论："拒绝是将具有纯粹肉体冲动的人导向理想冲动并且逐渐将纯粹兽欲导向爱情的巧妙手法。而且，因为有了爱情，对纯粹快意的东西的感觉变成了美的趣味"（*Ibid.*）。

中，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被表现为好像迫使人享乐，而我们努力地抗拒它，艺术表象在我们的感觉中不再与这个对象的本质区分，而且艺术表象不能被当成美的"（第 138 页）。[8] 厌恶是被暴力逼迫的
570 自相矛盾的享乐体验，是让人憎恶的享乐体验。被那些沉溺于感觉的人忽视的这种憎恶，基本上来自表现与被表现的事物之间距离的消除——而自由显示在这种距离中，总之这种憎恶来自异化，来自主体在客体中的消失，来自"快意"的奴役暴力所导致的对即时现在的即时服从。"快意"引起的倾向，与美不同（第 47 页），是动物和人共有的，能够引诱"那些一心想着享乐的人"（第 44、46、47 页）并"与感官一拍即合"——可是"快意""间接地让理性不快"（第 45 页）[9]——，因此，通过与这种倾向对抗，"纯粹的鉴赏"（第 64、66 页）即"反思的鉴赏"（第 51 页），与"感官的鉴赏"对立，如同"魅力"与"形式"对立（第 59、60 页），它应该驱除兴趣并且不应该"对事物的存在有一丝一毫的爱恋"。[10]

"强迫人享乐"的对象，无论在形象上还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

---

8 这里，如同在下文中，关于括号里的页码，参见 E. Kant, *Critique du jugement*, trad. J. Gibelin, Paris, Vrin, 1928。

9 快意固有的有效性表现在它强迫欲望立刻得到满足，排斥"对未来的审慎期待"："这种不只享受现在生活的时刻而且以一种现实的方式想象一个往往非常遥远的未来之能力，是人类崇高的最典型的区分标志"（Conjectures, *op. cit.*, p. 117）。

10 单纯的语法分析就可说明黑格尔有道理，他责备第三《批判》停留在应当（Sollen）、应该的范围内，关于鉴赏批判的陈述是以命令式写的，甚或，以一种虚假的状态描述写的，这种虚假的状态描述促使回避实际上是述行性质的陈述的实现条件。几个典型例子："我们说那些在我们认为崇高的东西面前无动于衷的人没有情感；我们要求每个人具有这两种东西而且我们同样推想有点修养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第 97 页）；"此外我们要求，在一切应该证明主体的鉴赏力的判断中，主体通过自己来判断"（第 111 页）；"既然这应该是一种鉴赏力的判断，而不是知性或理性的判断"（第 114 页）；"艺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应该是自由的……"（第 146 页）。

既遏制了伦理反抗又遏制了审美中立：总之，它消灭了表象的间离权力、人类固有的自由，即搁置对感性的即时的、兽性的赞同并拒绝对纯粹的情感、单纯的知觉的服从之自由。作为对自由、对人性、对文化这种反-自然的双重挑战，厌恶因而是对可厌之物和享乐的可怕诱惑的充满矛盾心绪的体验，这种体验实行一种把一切还原为兽性、肉体性、肚腹和性欲也就是共同的因而普通的东西的普遍活动，消除了那些竭尽全力抵抗的人与那些在快乐中满足、享受享乐的人之间的差别："借助'共同'这个词（它在这里真地表现出一种模糊性，不仅在我们的语言中，在其他语言中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普通的东西（das Vulgare），我们到处可见的东西，拥有 571
它既非一种功绩，也非一种特权"（第 121-122 页）。被理解为感性的天性与之不相上下，但处在最低层次上（这已经是海德格尔派痛恨的"平均化"了）。亚里士多德教导说，不同的事物靠其相似之处也就是一种共同的特点区分开来：厌恶在反感中发现了共同的兽性，道德的高尚在这种兽性的基础上并通过反对这种兽性而形成。

> "我们认为那些对美丽的自然没有感情……并以宴饮满足于享受单纯的感官刺激的人的思想方式是粗俗的且无高贵之气"（第 130 页）。而且康德在别处也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宣告"反思的鉴赏"与"感官的鉴赏"之间对立的社会基础："本能，所有动物都要听从的这种上帝的声音，首先应该单独引导我们的新造物。它允许它们为了食物做一些事，同时禁止它们做另外一些事。但是不必为了这种用途承认今天已经消失的一种特殊本能；嗅觉感官已经足够，鉴于它与味觉器官的亲缘关系，还有后者与消化器官的众所周知的联系；因此人在某

种程度上有能力预感要吃的食物无害还是有害，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子。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感官在人类始祖身上并不比今天更敏锐。因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在那些只沉浸在肉欲中的人与那些此外还被其思想占据并由此脱离感官刺激的人之间，有一种知觉力的巨大差别"(E. Kant, Conjectures, *op. cit.*, p. 113)。在这里，我们认出了一种观念机制，这种机制旨在把我们在社会阶级之间建立的对立项描述为一种进化(在这里是从自然向文化的发展)的若干时期。

因此，尽管纯粹鉴赏理论不断地拒绝一切可能与一种经验的、心理的尤其是社会的生成相似的东西(比如第 73、96 页)，并每次都使用超验与经验之间的神奇分割[11]，这种理论仍在一种社会关系的经验论中找到了它的基础，正如它在("不事个人修养"而且无
572 非是一种享乐的——第 97 页)快适与修养[12]之间制造的对立，或

---

11 题为"美的经验性利害"的第 41 段，让人想起了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进程"("只有在社会中，他才有了这种观念，即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要做一个以他的方式高雅的人"——这是文明的开始)，但又把它用一句话抛到经验中："这种通过社会倾向间接地附属于美的利害，因而是经验的，它在这里对我们而言毫不重要"(p. 125，还有 pp. 107-108)。承认鉴赏的社会维度的另一个例子："对于一个愉悦的对象所作的判断可能完全是无关利害的，但却是非常有利的，也就是说它并非建立在任何利害之上，但它却产生一种利益，所有纯粹的道德判断都属于这种判断。但是鉴赏判断本身并不构成任何利益。只有在上流社会中，有趣味才变得有利"(p. 43, n. 1)。

12 关于音乐，康德说，"它与其说是教养，不如说是享乐"(p. 152)。而且更甚，他暗中将艺术"培养"精神的程度等同于艺术要求的"能力发挥"："相反，如果我们按照美的艺术给内心提供的教养评估它的价值，并把那些为了认识而必须在判断力中集合起来的能力的发挥作为尺度，那么音乐就占最低的地位"(p. 153)。

者还有对鉴赏的训练和可教育性的影射[13]所证明的那样：文化与身体快感（或可以说，本性）之间的对照，植根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14]与民众之间的对立，民众乃没有教养的本性、投入到纯粹享乐之中的野蛮行为的奇幻之地："鉴赏总是粗野的，当它为了愉悦而需要混有刺激和激动时，甚至把这变成它给予赞同的尺度时"（第59页）。

> 一种美学，按照康德的《论负量》的逻辑，应该按照被克服的罪恶的严重性衡量道德并按照被否定的冲动和被战胜的庸俗的强度衡量纯粹的趣味，如果我们了解这种美学的最终后果，我们应该承认一些作品中的最完美的艺术，这些作品将文明化了的野蛮、被抑制的冲动、升华了的粗俗的反衬，推向最高的紧张程度：因此，比如今天的马勒，他把与浅薄玩的危险游戏和对"民间艺术"甚或"矫饰手法"的所有形式的学院式回收，比任何人都推向更远；或者，在另一个时代的贝多芬，他的

13　"至于谈到对象由于其形式而被赋予的美，只要人们认为它可以完全通过魅力而得到提升，这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并且对纯正的、准确的和透彻的鉴赏力非常有害的错误；当然，为了使内心除了单调的愉悦之外还可以通过对象的表象而产生兴趣，并以此来作为对鉴赏力及其培养的鼓励，特别是当鉴赏力还是粗糙和未经训练之时，那么在美之上再加上魅力是可以的"（p. 60，着重由我加）；"他甚至可能开始怀疑他是否通过认识相当多的某个种类的事物而充分培养了他的鉴赏力……"（p. 113）；"为了修正和扩大我们的鉴赏判断"（p. 115）。

14　康德将普遍性（l'universel）等同于有教养的人的空间（l'univers）的倾向的几个迹象："没有人会轻易承认，一个有鉴赏力的人在一个圆圈中，必然比在一个乱画的轮廓中，在一个等边和等角的四边形中，必然比在一个歪斜的、角不相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残缺的四边形中，会找到更大的满足，一种普通知性对此足够而且鉴赏力在这里不是必要的"（p. 75）；"我们要求每个人有这两种东西（美感和崇高感）而且我们也推定所有有点修养的人都这样"（p. 57）。（也见 p. 119，n. 1）。

被公认的伟大，是按照往往被圣徒传记赞颂的暴力、夸张和过度的负量来衡量的，而艺术禁欲，即某种哀悼活动应该克服这些暴力、夸张和过度。作为"纯粹"愉快的体验条件，对过快获得的愉快之抑制，甚至可能变成快乐的源泉本身，因为文雅导致为自身培养弗洛伊德所说的"初步的愉快"，导致总是推延紧张的解除，并扩大不协调的一致与其彻底的
573 或常规的解决之间的距离。这样，唯美主义者的最"纯粹"愉快，净化的、升华的、被否认的知觉(aisthesis)，就此可以自相矛盾地建立在一种禁欲之上，这种禁欲即幻影(askesis)，一种被引起的和被保持的紧张，它恰恰是最初的和原始的知觉的对立面。

作为禁欲的愉快，即本身意味着放弃愉快的空虚的愉快，即愉快的被净化了的愉快，纯粹的愉快注定要变成一种道德卓越的标志而且艺术作品注定要变成伦理优越的一种检验，即为真正具有人性的人定义的理想化能力的一种不容置疑的尺度[15]：美学话语的赌注，以及这种话语力求实现的一种人类本质定义之强制规定的赌注，最终就是对人性的垄断[16]。艺术需要证明的就是人与非

15 贡布里希提到了很早就将静物画与虚空的主题连在一起的关联——比如象征节欲的钟表主题，他承认，清教思想可能在这种提醒中为单纯的感官愉快找到了一种借口或一种解毒剂，是诱人的食物和奢华的花束，即感官享乐的永久化、"眼睛的节日"，让人想起过去的或未来的节日，从而提供了这类感官愉快。但是他看到，绘画本身是一种虚空，因为表象提供的愉快在本质上是虚幻的(E. H. Gombrich, *op. cit.*, p. 104)。

16 我们看到包含在表面上描述性的陈述中的应当(Sollen)一词掩盖了什么，康德将纯粹鉴赏力的定义包含在这些陈述中。

人之间的差别：艺术体验乃对自然的创造、**创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nt）——而不是**被创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ta）——的自由模仿，通过这种模仿，艺术家（而且，通过艺术家，观众）产生了仅仅服从于创造的天才的构造法则（第 136 页）的"另一种自然"（第 140 页），表明他相对于被创造的自然的超越性，所以艺术体验是最接近原始直觉即创造知觉的神圣体验，而创造知觉除了自身的法则或限制之外不承认其他的法则或限制（第 133 页），自由地生成它自身的对象。艺术"创造"产生的世界不仅是"另一种自然"，而且是一种"反自然"，一个以自然的方式但是通过与一般的自然法则——舞蹈中的重力法则、绘画或雕塑中的欲望或愉快的法则等——对抗而由一种艺术升华行为产生的世界，这种行为注定要完成一项社会合法化功能：对低级的、粗俗的、庸俗的、唯利是图的、贪财的、奴性的享乐的否定，总之，对自然的享乐的否定，同时包含着对那些懂得从升华了的、文雅的、高雅的、无关利害的、无动机的、自由的愉快中获得满足的人的高尚行为的肯定。自然趣味与自由趣味之间的对立，引进了一种关系，即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那些不过是本性的人与那些通过他们支配自身的生物本性的能力显示他们支配社会自然的合法抱负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可以理解，正如巴赫金论拉伯雷时指出的，民众的想象力只能颠倒 574
成为审美社会正义论的基础的关系：这种想象力通过一种简化的策略，或者可以说，它通过一种贬低的策略，就像在行话、滑稽模仿、诙谐文学或漫画中那样，回应崇高的立场，将统治者的高尚行为在其中得到承认和证明的所有"价值"颠倒过来，它求助于猥亵或淫秽，有系统地否定差别，它嘲弄高雅，如同狂欢节游戏那样，将

高雅的精神愉快还原为肚腹和性欲的普通满足。[17]

一种被否认的社会关系

美的理论作为人造神(artifex deus)的绝对创造，允许任何(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模仿创造的神圣行为，这种理论无疑是那些喜欢自称"创造者"的人的职业观念的"自然"表达，这就说明了即使在一切直接的影响之外，这种理论仍不断地被艺术家再创造，从把艺术家变成"一切事物的主人"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到试图像自然造物那样创造的保罗·克利①[18]。更不用说这种理论与审美愉快的两种形式之间的对照，并由此与两种对立所保持的明显的关系，这两种对立即文化"精英"与野蛮的大众之间的对立，康德
575 在"自由的艺术"、"为自身而愉悦的艺术"与"商业艺术"之间建立的对立。前一种艺术的产物是自由——因为它也为自身而愉悦并

17　于是，科学地谈论艺术作品或审美经验的单纯意图，或更简单地，放弃微妙的随笔主义风格——随笔主义关注真理少于新奇，一向喜欢虚假观点的有趣胜过真实观点的平淡——的单纯意图，就注定要表现为还原论唯物主义所热衷的这样一种亵渎神圣的贬低，而且由此，表现为一种无文化修养，而这种无文化修养揭露它无法理解或更甚，无法感觉的东西。

①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瑞士画家。曾受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和未来派的影响，作品表现出分解平面几何和色块面分割的特点，充满梦想、音乐和诗意。——译者

18　近期，我们无疑在马尔罗身上发现了表达这种观念的最系统的企图：艺术是自由的主宰，由此，艺术是属于创造一个有意义的和完全人道的世界的人的能力的象征，或至少，是人为了超越奴役并"让世界人道化"而进行的永久斗争的象征。

且不对观看者施加任何限制[19]；而后一种艺术是奴隶的和奴性的活动，"只通过它的效用（工资）吸引人，可能受到强力的驱使"（第131页），它的产物通过它的感性诱惑的全部奴役力量强加给观看者，因此它非常直接地表现了康德对这些"纯粹"或"自主"的知识分子在劳动分工，以及更确切地，在智力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形成的表象，这些知识分子，按照《学科的冲突》的说法，是哲学院的教授，作家和艺术家无疑代表了他们的纯粹极限[20]。《判断力批判》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远离"从宇宙观点来看的一种普遍历史理念"，我们很有理由在这种理念中看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化利益的表达；这个智识资产阶级，正如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精辟地指出的，"首先从他们精神的、科学的或艺术的成就中获得他们的自我辩护"[21]，他们在社会空间中占据一个与今天知识分子的位置同源的悬而未决的位置：作为"民众眼中的精英"，他们"在

19　观看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作品，也就是将作品当成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他在一种对创世纪的模仿之模仿中复一制了创造行为（"创造的阅读"理论也是这些观念主题之一，这些主题对于重申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精神荣誉问题"必不可少，因而经常被重新创造）。

20　在这部被评注者蔑视的著作中（它似乎受到琐事的严重妨碍，评注者甚至猜想这是不是衰老的结果），康德首先区分了（属于大学的）"行会学者"或"独立学者"与把一种后天的知识出卖给大学的纯"文人"、"商人和技师"、教士、法官、医生，最后，还有后者的主顾，即"由无知者构成的大众"。接下来他让在世俗中占统治地位的学科，法学、医学和神学，与在世俗中占被统治地位但在精神上占统治地位的学科也就是哲学学科对立，哲学学科没有世俗权力，但是"独立于统治秩序"而且完全是自主的，只承认其自身的法则，理性的法则，因此自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完全自由地行使其批判权力（E. Kant, *Le conflit des facultés*, trad. Gibelin, Paris, Vrin, 1955）。

21　N. Elias, *La civilisation des mœurs*, Paris, Calmann-Lévy, 1973, p. 19.

宫廷贵族眼中地位很低”[22]。

如果能看到以下这一点，康德著作的许多奇怪之处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即，看到愉快与享乐之间的基本对立的第二项具有二重性，修养的愉快的伦理纯粹性不仅通过反对奴性享乐的野蛮性得到确定，而且通过反对文明的非自主享乐得到确定：“我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修养程度最高。就一切等级的礼貌和社交礼仪而言，我们的文明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但要说我们已经有德行，还差得很远。因为道德观念仍属于文化；相反，这种观念的应用，仅仅
576 达到在荣誉和外在名声中的道德的一种外表，只是构成了文明”[23]。如我们所见，康德把文明过程产生的、“由社会倾向间接与美连在一起的利益”抛入“经验”的蒙昧之中，尽管这种不产生任何享乐满足的对象的“高雅倾向”离纯粹的愉快如此之近。对本性的否定既导致“多余倾向”的反常，又导致审美愉快的纯粹道德：“理性的一种属性旨在能够通过想象的支持，人为地创造欲望，不仅无需建立在一种自然本能上的基础，而且甚至与这种本能对立；这些欲望逐渐支持一大堆多余的倾向出现，而且，与被称为‘肉欲’的本性相反”。[24] “反-自然”表明了一种模棱两可：文明受到责备，文化受到赞扬。康德只能在伦理领域解决文明化的、非自主的和外在

---

22 N. Elias, *op. cit.*, p. 35.

23 E. Kant, Idée d'une histoire..., in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op. cit.*, p. 39，着重由我加。

24 E. Kant, Conjectures..., *op. cit.*, p. 113.

的愉快与意味着一种"漫长的思想内部修养努力"[25]的有教养的愉快之间的差别，而这个伦理领域一方面是审美愉快的外部的和"不正常的"决定因素的领域，另一方面是审美愉快的纯粹内部的决定因素的领域。这种纯粹的美学就是一种精神气质的理性化：纯粹的愉快，也就是完全清除一切可感的或肉欲的兴趣，与此同时彻底脱离一切社会利害和上流社会利害的愉快，既远离色欲，又远离炫耀性消费，它既与廷臣的高雅的和利他主义的享乐对立[26]，也与民众的野蛮的和粗俗的享乐对立。在这种典型职业美学的内容中[27]，没什么能阻止这种美学的仅有的一般读者即哲学教授辨认出它的普遍性，哲学教授过分忙于追捕历史主义和社会学主义，无法看到历史的和社会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不止在这种状况中，是他们对普遍性的幻想的根源。[28] 形式化活动对于让冲动和社会 577

25　E. Kant，*Idée d'une histoire…*，*op. cit.*，p. 39. 埃利亚斯说明了宫廷贵族与文化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如何围绕一方面是优雅、礼仪、谈话，另一方面是情感、真诚、个人修养、道德完善，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总之是浅薄与深刻之间的对立形成（N. Elias，*op. cit.*，尤见 p. 36 和 p. 47）。对立的整个第二项都包含在康德所说的"漫长的内部修养努力"中。

26　"理性从来无法承认一个只为了享乐而生活的人（无论以此为目的他多么勤劳）本身有一种价值，即使他作为工具尽量帮助别人一心追求享乐，无论出于动机还是由于同感，他也会享受所有这些愉快"（p. 46）。而且康德在注释中揭露了"以享乐为唯一目的的行动的所谓义务，尽管这个目的被尽可能地理想化（或美化）"。

27　我们可以在以下事实中看到关于这一点的另一个迹象，即康德将自己变成学校艺术教育和对规则的必然服从的维护者：这完全符合他维护文化的学院价值的隐秘话语的逻辑，但与他拒绝趣味的一切经验生成互相矛盾，这种拒绝应该使他赞同（他恰恰与之斗争的）无限制的天才理论（p. 136）。

28　教授的状况尤其是教授群体在统治阶级中的位置（被统治阶层）和整个阶级场中的位置的不变量，具有充分的重要性，足以建立精神气质的相似性，尽管存在着与时代和社会相关的差别，而精神气质的相似性是对普遍性的幻想的根源。

利益以一种特定的社会规范的形式表现在审查的范围内是必要的，这种活动只能促使支持这种幻想，因此使得一种把艺术变成伦理的和审美的卓越之证明的话语可能被读作对艺术和审美经验的普遍性的一种普遍表达，然而这种伦理的和审美的卓越却是不被了解但被承认的社会差别。

康德对鉴赏判断的分析是完全反历史的，如同一切名副其实的哲学思想一样（只有永远存在的才是哲学），完全是人种中心的，因为它除了一个审美人（homo aestheticus）的实际经验之外别无馈赠（datum），这个审美人只是变成艺术体验的普遍主体的审美话语主体，这种分析在一系列伦理原则中找到了其真正根源，这些伦理原则是与一种特定的条件相连的配置的普遍化。但是，应该避免将形式话语通过解决问题和表达康德思想的努力得到的这一切当成一种单纯的形式伪装，因为这种话语努力解决其他《批判》中建立的理论划分和概念区分引起的问题，并按照构成人们称作
578 "康德思想"的思想模式表达"康德的思想"。[29] 要知道，哲学话语的象征有效性原则本身存在于两种话语结构的游戏中，形式化活

29　一种具有系统化野心的思想的特性是将确定这种思想的普遍应用模式用在所有对象上。这就可能导致叔本华称为"可笑的学究"的人所特有的有趣效果，当这些模式（同样的模式在《判断力批判》中运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出所有必然性的表象）过分明显地无结果运作："我在多少朋友或相识死后还活着，他们过着一成不变的规矩生活，夸口自己身体完全健康；但正在酝酿中的死亡的种子（疾病）在他们身上，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而且那个感觉自己很健康的人不知道他生病了；因为人们无法为一种自然死亡的原因换一种说法。但人们无法感觉到因果关系，知性对于因果关系是必要的，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可能出错，而感觉是不会错的，但它只是因为人们感觉自己病了才冠以此名；但如果人们感觉自己不是这样，等等……"（E. Kant, *Le Conflit des facultés*, trad. Gibelin, Paris, Vrin, 1955, p. 117, 着重由作者加）。

动力求归并这两种结构，但未完全成功，所以，这样做是非常天真的：即把这种双重话语的真理约简为康德关于美的思想体系表现在其中的隐晦话语，而分析则通过恢复被结构的干涉扰乱的符号网络来重建这种隐晦话语。审美判断的社会范畴只有以高度升华的范畴的形式，才能在康德本人及其读者身上起作用，这些高度升华的范畴，诸如美与魅力、愉快与享乐，或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立这类委婉措辞，在一切有意识的掩盖意图之外，使人们能够通过一种符合一个特定场的表达规则的形式，表现并体会社会对立。被隐藏的东西，也就是与宫廷（与文化对立的文明之地）并与作为天性和感觉之源的民众之间的双重关系，既存在又不存在；它以人们可能在著作中无法直白地看到它的种种形式表现在著作中，而且天真的还原论阅读会将康德的著作归为在著作中被掩盖和被改变的社会关系，因此跟一般阅读一样是虚假的，一般阅读将这部著作约简为它在其中只有通过掩盖自己才暴露自己的现象真理。

附言与补遗

没什么比看到这些社会机制在一种注定（至少在表面上）显示它们的评论中，也就是说在德里达提出的《判断力批判》的阅读[30]

---

[30] J. Derrida,《Le parergon I》, *Diagraphe*, 3, 1974, pp. 21-57;《Le sens de la coupure pure (Le parergon II)》, *Diagraphe*, 1974, 4, pp. 5-31;《Economimesis》, in *Mimesis des articulations*, Flammarion, 1975, pp. 57-93（收入 *La vérité en peinture*, Paris, Flammarion, 1978）。

中起作用，更具决定性地显示这些机制了，这些机制导致否认（并在所有标准的阅读中再度否认）鉴赏判断的真正原则，尽管这种阅读以违反正统评论的最明确规则为代价，揭示了康德的鉴赏判断哲学的某些暗藏前提，但仍旧服从纯粹阅读的审查。德里达清楚地看到，起作用的是，合法的"愉快"与"享乐"之间的对立，或者，客观地看（a parte objecti），通过感性内容的"魅力"吸引人的快适艺术与提供愉快但不提供享乐的美的艺术（Beaux-arts）之间的对
579 立；他在没有与前面对立建立明确联系的情况下，也看到，那些"满足于通过宴饮享受单纯感官刺激"的人的粗俗趣味、作为"关乎利害的趣味"的"口腹之欲"与纯粹趣味之间的对照；他指出，厌恶或许是纯粹趣味的真正根源，因为它"消除了表象的距离"，而且通过不可抑制地走向完结，消灭了一种自由，这种自由表现在对感觉的即时依从的悬置中和对情感的遏制中，也就是在"无关利害"即对被表象事物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兴趣缺乏中。无疑我们可以将上述所有涉及消费者与艺术作品之关系的对立，与提出的最后一个对立，即康德在生产范畴内建立的"自由艺术"与"商业艺术"之间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自由艺术"发挥自由意志，而"商业艺术"以其劳动价值换取工资，尽管德里达避免明确这样做。自然而然地，这样的转译，通过凝聚和压缩，建立了脱离原作的对照，而且，这样的转译，通过建立一种"论证的顺序"，产生了仅仅被暗示的连贯性而且尤其随时做出由一种真理的赌注指导的一种论证的样子；这样的转译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变化或变形：一种话语，正如书写和版式受到的关注所证明的那样，是形式化意图的一种产物，它预先拒绝一切将内容与形式分开的努力，把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文

本、一目了然地呈现文本的概要当成"概括的"和"简化的"予以事先拒绝，这种话语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否认最根本的作品意图，并且通过任何一种批判都从未想到实行的一种超验的还原，悬置了哲学著作得以证明它作为哲学著作的存在也就是它的"无关利害"、它的自由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高贵、它的卓越、它与所有"通俗"话语的距离的一切东西。但是德里达玩的非常高明的游戏意味着在对游戏的赞同中体现的洞察力："这关系到愉快。关系到思考纯粹的愉快，即愉快的愉快——存在(l'être-plaisir du plaisir)。愉快的游戏，第三《批判》就是为愉快而写的，应该为它而读。有点枯燥的愉快——无概念且无享乐，有点严格的愉快，但我们又一次从中得知，无严格性便没有愉快。我听任愉快的引导，我认识到而且同时绕开了一条指令。我遵守它：愉快之谜让整本书处在运动中。我诱惑它：将第三《批判》当成一件艺术作品或一个漂亮的物品，即它不单注定要成为的东西，我所做的，就好像书的存在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康德对我们解释说，这是通过全部审美经验获得的)而且可能以一种不可动摇的超脱被看待"[31]。由此，德里达 580
向我们说出了他的关于作品和阅读的真理(纯粹愉快的经验的个案)，它包含一切存在论题的悬置，或更简单地，对被考察对象的存在的漠视，但这是通过一部包含这种悬置和这种漠视的作品：这是一种典型的否认形式——(对自己)说出真理，但以一种好像没(对自己)说的方式——，它确定了哲学作品的社会功用的客观真理，它按照哲学作品的非现实性、无动机性、至高无上的漠视赋予哲学

[31] J. Derrida,《Le parergon》, *loc. cit.*, p. 30(*La Vérité en peinture*, p. 51).

文本一种社会可行性[32]。因为他从未退出哲学游戏，他尊重游戏的常规，甚至在只会冒犯非妥协保守派的礼节性违犯中也是如此，所以他只能从哲学上说出哲学作品的真理和哲学作品的哲学阅读的真理，这（与正统派的沉默不同）是不说出真理的最好方式，而且他无法真正揭示康德的艺术哲学真理，或更普遍地，哲学本身的真理，他的话语本身促进了这种哲学的产生。如同继续对一切艺术家施加影响的形象化修辞学，会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唯美化作用，同样地，谈论哲学的哲学方式将可能说出的关于哲学的一切非现实化。

其实哲学宣告的根本质疑，在与属于哲学生产场相关也就是与这个场本身的存在和相应的审查相关的利益中，发现了其局限性。尽管哲学生产场是接连不断的哲学家劳动的历史产物，这些哲学家把一些问题、理论、论题或概念，强加给评论、讨论、批判、论战，把它们变成哲学的，这些问题、理论、论题或概念被放入在某个时刻被视为哲学的（书、文章、论文主题等）并构成被客观化的哲学之著作之中，但是它们作为一种自主的世界强加给了那些意欲进入哲学的人，他们不仅应该把它们当成修养的因素，了解它们，而且应该把它们当成（前反思的）信仰对象，承认它们，否则他们就可

---

[32] 哲学否认在这里不过是艺术否认的一种特殊形式，如同我们在音乐状况中明确看到的，艺术否认与一种对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遏制或否认相互关联："如果浮士德应该代表德国的灵魂，"托马斯·曼写道，"那么他应该是音乐家，因为德国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抽象的和神秘的，也就是音乐的。"（Th. Mann，《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Die Neue Rundschau，I，1945-1946，8，cité par J. Frank，*The Widening Gyre，Crisis and Modernity in Modern Literature*，Bloomington and 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3，p. 138）

能被排斥出哲学场。所有从事哲学的人都从这个被认可的作品库 581
的存在中得到一种对于哲学家生死攸关利益，对这个作品库具有多大程度上的彻底控制构成了其特定资本的根本。而且，他们从未将以下这些决裂进行到底，否则有可能对他们作为哲学家的固有存在和这个称号给予他们的象征权力提出疑问，因为这些决裂导致对哲学存在之论题进行实践悬置，也就是说，揭露为从属于场的条件定义的不明言契约，抛弃对游戏惯例和赌注价值的基本信仰，拒绝给予无可置疑的认可符号——参照和尊敬，恭顺，甚至在不恰当的状况下也遵守惯例，总之是对从属之认可得以实现的这一切[33]。纯粹阅读中最大胆的智力决裂，由于也不是真正放弃与从属相关的报酬的社会决裂，仍旧促使被认可的作品库摆脱仅对思想史或认识社会学有用的一纸空文、档案文献的状态，并促使这个作品库的存在及其严格哲学意义上的权力永久延续，因为这种决裂让这个作品库作为某些话语的标志或母体发挥作用，无论这些话语的公开意图如何，它们也总是象征策略，从被认可的作品中获得它们所行使的基本权力。如同某些神秘异端的宗教虚无主义[34]，哲学虚无主义因此能在自由违犯的仪式中找到一条最终的

33　每个学术生产场都有其特有的合宜"法则"，这些法则可能处在不言明的状态并只为内行了解，学者们有时努力使它们系统化（布瓦洛、拉潘、多比尼亚克、叙布利尼*之流命令悲剧作家避开可能触犯公众的政治或道德观点的主题或排除血腥的、会触犯公众的同情心的场面，让他们的人物服从上流社会的礼仪标签的规则或避免粗俗或下流的措辞）。

* 叙布利尼（Perdou de Subligny，1636-1696），法国演员、作家、戏剧家，曾创作多部喜剧。——译者

34　Cf. G. Scholem, *Der Nihilismus als religioses Phänomen*, Eranos, 1974 et J. Habermas, Le voile de la Thora, *Les nouveaux Cahiers*, n°53, été 1978, pp. 16-22.

拯救途径：现代艺术为反艺术而增加了嘲讽的和非神圣化的行为，然而通过一种神奇的辩证法逆转，这些行为总是作为艺术行为，转化为艺术和艺术家的荣耀，同样地，当一种彻底重建的希望本身消失时，对哲学的哲学"解构"正是对哲学毁灭的唯一哲学回答。

582 自杜尚以来在艺术家中变得相当常见的策略，旨在把人们源自其中的传统和人们从事的活动当成对象，从而让它们经受一种准客观化，这种策略的作用是将评述变成一种个人作品，评述乃典型的学校教育方式，无论从它的产生条件（课程尤其是学衔考试的课程）上，还是从它基本上非个人的作品的性质上和它所要求的既顺从又严格的配置上，都是如此，而这种个人作品有可能——通过另一种违犯——在先锋派杂志上发表，这种对大学场与文学场之间也就是"严肃"与肤浅之间的神圣界限的违犯冒犯了正统派。这是通过付出一种表演的代价实现的（在"开会兼演出"中非常明显），这种表演力求将目光吸引到哲学"动作"上，将话语的声明本身变成一种"行为"——这个词是在先锋派画家赋予它的意义上使用的，与此同时，将哲学家个人置于哲学舞台的中心。

对哲学话语的真理的哲学客观化，在哲学话语自身作为觊觎哲学合法性的活动之存在的客观条件中，也就是在一个哲学场的存在中遭遇了其局限性，这个哲学场要求成为其存在基础本身的原则得到认可：这种半客观化允许同时处在里和外，处在游戏之中和游戏之外，也就是在边缘，在边界，在那些像"范围"、附录（parergon）

一样成为许多限制的地方，终之始，始之终，在这些地点，人们与内部保持最远的距离又不落入外部，不落入外部的蒙昧之中，即不落入非哲学的平庸，"经验的"、"常人的"、"实证主义的"等话语的粗俗之中，这样，人们可以兼得违犯的利益和归属的利益，产生既与一种哲学话语的典型实现最接近，又与一种对这种话语的客观真理的阐明最接近的话语。[35]

> 正统阅读严格采用圣书的不容置疑的逻辑、它所提出的"论证顺序"、它宣布的计划，它还通过这个计划将它的次序强加给对它自身的辨读；与正统阅读相反，异端阅读在圣书的维护者为一切阅读规定的规则和形式上随意发挥，而一切想要合乎常规的阅读都应该为自己规定这些规则和形式。一方面，是康德预先指定的正确观点，他通过一整套被巧妙连接的标题和小标题的装置，通过一种对推论严格性的外在标志的永久展示，表现他的话语的明显的建筑原理和逻辑；他通过一种循环论证的自我合法化的巧妙作用，将一个问题体系建立在其从前著作的基础上，这个问题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这些著作制造的（知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等之间的）划分和对立的人为产物，在黑格尔和其他许多人之后，谁想作为哲学 583
> 家被人认可和认识，从此就该认识和承认这些划分和对立。另一方面，是一种有意迂回的、偏离的、若非颠覆的也是自由

35　需要阐明这些边界位置的普遍属性，比如这些位置许可的双重游戏和它们提供的双重利益，但还有它们强加给其占据者的双重脆弱性，人格的分裂或个人身份上的客观和主观上的不确定性等。

的目光，这种目光无视要遵守的步骤并拒绝被强加的次序，致力于一般评论家忽略的细节，注释、例证、题外话，并因此被迫——哪怕是为了证明它给予自己的自由——揭露正统阅读的随意性甚至被分析话语的不容置疑的逻辑的随意性，提出一些争执[36]甚至揭示某些社会疏漏，从这些疏漏中，尽管委婉化和理性化发挥了其全部作用，根本上被正统评论忽略的被否认的意图仍流露出来。

阅读的愉快

尽管这种纯粹阅读标志着与膜拜阅读的常规的一种决裂，但它仍旧承认哲学著作的根本[37]：它要求像它对待它的对象那样被

---

36 由此，德里达揭露了把针对认识判断力建立的范畴表用于审美判断的人为的和牵强的特点，尽管康德不断强调审美判断不是一种认识判断（J. Derrida，《Le Parergon》，loc. cit.，pp. 47-52，*La Vérité en peinture*，pp. 79-83）。相反，路易·吉耶尔米通过对三个《批判》的一种对照，努力说明，康德曾经重新思考了他的整个感觉理论——提出了一个关于情感的新超验定义，这个定义打破了情感与欲望能力之间的联系——以便让位给他在审美判断中发现的一种无关利害的愉快，即静观的愉快，这种愉快与对对象的欲望无关，而且对它的存在无动于衷，仅专注于它的表象（L. Guillermit，Esthétique et Critique，in H. Wagner ed.，*Sinnlichkeit und Verstand in der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Philosophie von Descartes bis Hegel*. Bonn，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1976，pp. 122-150）。

37 将《批判》当成一件漂亮的物品，德里达无疑与康德最深层的意愿背道而驰，康德利用肤浅与严肃之间的对立——一种炫耀般的非美学风格证明了这一点——，试图将哲学和哲学家置于艺术和艺术家之上。但由此而来，他仍旧赋予作品无条件的、脱离社会决定性的客体的地位，任何纯粹的和纯粹内部的阅读都赋予作品这种地位；而且这种阅读与此同时给予自身这种地位。

对待，也就是被当成艺术作品来对待，它以阅读作品的目的也就是有教养的愉快为目标，培养有教养的愉快，通过一种费尽心思的过度文雅，人为地称颂这种人为的愉快，这种文雅，照此说来意味着对这种愉快的一种洞察，它首先提供对这种艺术感到的愉快、这种爱艺术的愉快的一种典型的例证，而这种愉快，如同一切愉快，谈论起来并不那么容易。纯粹的愉快，可以说，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即它不可还原为对区分的利益的寻求，它被当成一种单纯的愉快，584
愉快地玩游戏，玩好文化游戏，利用玩的艺术，培养这种"有教养的"愉快，并由此，像一种无尽的火一样，产生它吸取的不断更新的燃料，微妙的暗示、恭敬的或不恭敬的参照、意料中的或不寻常的对照，等等。我们可以信赖普鲁斯特，他不断地同时培养并分析有教养的愉快，当他为了理解并让人理解他怀着这种膜拜的愉快阅读这著名的一页（罗斯金的《威尼斯的石头》的一段），除了作品本身的属性，他不得不提到围绕作品编织的整个交叉参照网络，作品对它在读者身上附加、促进甚至产生的个人经验的参照，个人经验对它暗中以其意义感染的作品的参照，最终，关于作品的体验对关于同一部作品的一种先前体验的参照，或者对关于其他作品的体验的参照，每种参照都由于附属于它的所有组合和反响而变得丰富："它本身是神秘的，充满了既美丽又虔诚的圣像，如同这座圣马可教堂一样，所有《旧约》和《新约》的形象在这座教堂里都出现在一种辉煌的黑暗和变化的光芒背景下。我记得第一次读它，就在圣马可教堂中，在一个小时的暴风雨和黑暗中，镶嵌画只发出它们特有的物质之光和一种内在的、尘世的和古老的金色，威尼斯的阳光，一直照到钟楼的天使，却与这金色毫无牵连；我身处这些在周

围的黑暗中闪闪发光的天使中间，读这一页所体会的感情，非常强烈但也许不太纯粹。看到这些美丽的神秘肖像的喜悦增强时，某种程度上的考据的愉快却变质了，这种愉快是我理解出现在它们有光轮的前额旁边的拜占庭字母经文时感受到的，同样地，罗斯金的圣像之美被参考《圣经》的傲慢增强和败坏。在这些掺杂着考据和艺术的喜悦中，一种自我中心的回归自我是不可避免的，审美愉快在这些喜悦中可能变得更加强烈但无法保持得那么纯粹。"[38]有教养的愉快从这些交叉的参照中汲取营养，这些参照互相加强，彼此合法化，不可分离地产生对作品价值的信仰和无法模仿的魅力，这种信仰即"膜拜"就是有教养的愉快的根源，而这些参照在客观
585 上对一切能够作为受支配的支配者进入游戏的人施加这种魅力。这种游戏即使在它最纯粹、表面上最不受一切"世俗"利益束缚的形式下，也总是一种社会游戏，并如普鲁斯特再次说明的那样，建立在"一种习惯的秘密联系"和一种传统的继承基础上："真正的高雅，总是装作只面向了解同样习惯的高雅的人而且它不解释。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一本书意味着许多学识，包含着无穷无尽的暗示，这些暗示，俗人在书中看不到，而且除了它的别的美之外，造就了它的无与伦比的高贵"[39]。普鲁斯特所说的"智识贵族"懂得以最不容置辩的方式显示他们的高雅，把他们属于"精英"且他们懂

---

38 M. Proust, En mémoire des églises assassinées, in *Pastiches et mélanges*, Paris, Gallimard, 1970, p. 170(着重由我加)。普鲁斯特在《阅读的日子》中，重拾对阅读之各种反常的分析，包括考据之反常，将追求真理等同于发现一部文献，要求一种肉体的劳苦；文学修养之反常，它导致"为读而读"，为"记住"所读的东西而读(M. Proust, *op. cit.*, pp. 234-240).

39 M. Proust, *op. cit.*, p. 244.

得审慎地证明这种归属的既不引人注目又无可辩驳的标志(比如象征参照的傲慢,象征参照与其说意味着来源或权威,不如说意味着非常排他的、非常有选择的被认可的对话者的圈子),留给懂得辨识它们的那些人中的"精英"。

"经验的"利益进入了纯粹趣味的最无关利害的愉快的构成中,因为这些在文人雅士之间玩的极尽文雅的游戏所提供的愉快的原则,最终存在于对一种从属和排除的社会关系的被否认的体验中。区分意识,即后天的配置,以本能的模糊需要发挥作用,与其说体现在宣言和自信的明确表现中,不如说体现在数不清的风格或主题的选择中,这些选择是以显示差别的考虑为原则的,除掉了智识(或艺术)活动的所有(在一个固定时刻被视为)低级的形式,如庸俗的对象、不相称的参照、平淡无奇的专业术语陈述方式、"天真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贵族身份证,也就是没有它们的哲学谱系)或"琐碎的"问题(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的正确吗?阅读《批判》的目的是不是照实评说康德所说的?等等),被当成经验主义或历史主义加以谴责的立场(无疑因为它们威胁了哲学活动本身的存在),等等。我们看到,哲学区分的意识不过是这种对庸俗化的发自内心的厌恶的一种形式,这种庸俗化把趣味定义为变成本性的被归并的社会关系;而且我们无法期待对《判断力批判》的一种在哲学上与众不同的阅读会揭露区分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社会关系是这部作品的根源,这部作品有理由被当作这种哲学区分的象征。

附　录

附录 1　关于方法的几点思考

587 在这部著作的一个先前版本中，我们曾决定破一次例，采用一种尽可能接近研究本身步骤的陈述顺序并按照某些被执行程序本身的顺序逐渐展示这些程序，这些程序曾有助于系统地解释在不同的统计学和人种志调查过程中直接收集的材料。因此我们曾希望更自然地让人接受一整套理论假设，这些假设若一上来就被提出，可能显得随意或勉强；但我们无法忽视（或让人忽视）这一点，即这些假设无法从被分析的材料中得出，如果它没有以阐释模式的形式从研究的开始就存在。尽管以研究的终点为起点的陈述顺序，不大有利于自鸣得意地展示程序的材料和记录，而人们通常把这种展示当作科学性的最佳保证，尽管这种陈述顺序包含的额外的严谨是以一系列省略和概括换来的，而这些省略和概括会加深那些依恋科学活动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表象的人的偏见，但是它最终确立起来，只有它能将每个事实重新放在它从中获得其真理价值的关系系统中。

这就是为什么应该扼要地提到研究的主要程序，而不试图掩盖这种回想的重构可能会有的些许不真实性。作为这项工作基础
588 的调查是在 1963 年，在一项通过深入访谈和人种志考察进行的预

调查之后，围绕巴黎、里尔和一个外省小城的一个 692 人（男人和女人）的样本进行的。为了拥有足够多的人数，以便有可能分析按照足够同质的社会单位产生的实践和观点的变化，我们在 1967-1968 年从事了一项补充调查，由此把所询问人数达提升至 1217 人。由于调查衡量的是相对稳定的配置，这种时间差距似乎并未影响回答（除了关于歌曲这个文化领域的问题，因为文化领域方面的更新更快）。[1]

第一次分析显示出的等级非常混杂，无论在其客观特点的层面上还是在选择的层面上，尤其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等管理者、高等管理者和大学教授。对这些等级的深入考察导致把（被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学院划入知识职业并与大学教授归在一起的）艺术生产者、（被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学院与小学教师归在一起的）文化中间人，以及手工业者和小艺术商人单独抽出，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并导致在中等管理者中把中等行政管理者、中等商业管理者与秘书分开，在高等管理者中把私营部门的高级管理者与国营部门的高级管理者分开，在教师中，把中学教师与大学教师（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分开。

包含数量大致相等的巴黎人和外省人的样本[2]，是以有助于

---

1 这类风尚的作用在合法文化方面也可看到。因此，某些被给出作品的社会价值可能在 1963 年与 1967 年之间发生了变化，如《四季》和《小夜曲》由于它们的传播被引向了中产阶级文化。

2 在每个阶级和阶层内部，我们一方面在巴黎和巴黎地区，另一方面在北方，进行了数量大致相同的调查。北方地区在就业结构上表现出与巴黎地区截然不同的特点，而且尤其表现出文凭比率低得多的特点。按照 1968 年的统计，北部地区的（大小）工业或商业企业主的人数比巴黎地区多得多，反之，工程师、高级管理者、技师、中等管理者、办公室职员的人数则少得多。除了在北方地区相对较多的小学教师之外，在文化资本方面最富有的阶层在北方似乎代表人数不足。

分析不同阶层的实践和选择的方式构成的：因而高等阶级和中产阶级代表人数超过比例，以便使构成这些阶级的各个阶层都有足够的样本，同时不歪曲他们在阶级内部的真正分布。这尤其有助
589 于研究在调查的时刻人数很少的社会职业等级的趣味，但是这些等级，如新小资产阶级，似乎占据了战略位置，而且实际上他们的数量和重要性在不断增加。

在民众阶级的状况中，我们没有给予最不受优待的等级，即普通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等级，通常应有的比重，这些等级在被考察的方面是非常统一的，也就是说一致受到合法文化的排斥。工人阶级总体上在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中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比重。显然，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发表关于全部被询问人口的所有材料，这些信息严格来讲总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去分析农业劳动者和农业雇佣工人，因为先前的一项预调查使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即问卷完全不适合把握一个对合法文化甚至基本上对中产阶级文化完全陌生的群体的配置，我们有必要借助其他方法来把握这一情况[3]。无论如何，这种经验有助于收集唯一的和最基本的信息也就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大致普遍的认可，当关于合法文化的提问针对被合法文化排斥的个人时，就能够提供这种信息；与此同时，这种经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看到问题体系的强制

3 Cf. P. Bourdieu et al., *Un art moyen,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 Paris, Ed. de Minuit, 1965, pp. 73-84 et P. et M. C. Bourdieu, 《Le Paysan et la photographi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n°2, avril-juin 1965, pp. 164-174. 事实上，鉴于尤其在农民与教育系统的关系中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全部倾向于保证象征财产市场的统一，今天这种排除的做法无疑理由不那么充分了。

作用，任何这种提问，当它不去询问自身而在权威的状况下强加给行动者时，就实施了这种强制作用，因为对行动者而言，这种提问在这种状况之外是不会存在的（这种作用，如我们以后通过对许多民意调查的二度分析证实的那样，是纯粹的假象产生的根源）。

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即对每个社会职业等级而言，按照性别、年龄和取得文凭的分布情况最大限度地接近于 1968 年关于全法国的统计得出的分布情况。对于组成新小资产阶级的等级而言，这种证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不具备这个阶级在统计中按照年龄和文凭的分布情况[4]。

问卷是围绕趣味的统一性这个假设来设计的，它除了包括我 591
们在别处分析过的关于摄影和对摄影的态度的一系列问题之外[5]，还包括房屋内部装饰、衣着、歌曲、烹饪、阅读、电影、绘画、音乐、摄影、电台、娱乐节目等方面的趣味的 25 个问题（参见后文的调查表）。对于重新把握趣味系统，通过封闭问卷的调查从来就是一个权宜之计，获得关于一个数量多到准许统计学处理的群体的大量可比信息的必要性迫使我们这样做：首先，这项调查几乎彻底忽略了涉及实践模式的东西；但是，在一个在特定的存在和行为方式意义上被理解的领域即艺术领域，如同在“生活艺术”中，完成实践的方式和无论是幻灭的还是轻松的、严肃的还是热情的谈论

---

4 我们同样应该说明，在样本中，几乎全部的社会职业等级都拥有高于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调查中的文凭比率和社会出身；这样，我们无法完全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占样本 50% 的巴黎地区居民学历更高而且社会出身更高这个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对不同等级的定义更严格这个事实。

5 Cf. P. Bourdieu *et al.*, *op. cit.*

表 37　样本的主要特点

	数量	性别		年龄			文凭						父亲的社会阶级		
		男子	妇女	不到13岁	31-45岁	46岁以上	职业教育证书初级师资合格证书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	中学毕业证书	大学肄业	学士	高于学士	民众阶级	中产阶级	高等阶级
普通工人，熟练工人	66	69.7	30.3	45.5	36.4	18.2	100	—	—	—	—	—	70.0	30.0	—
技术工人，工长	69	73.9	26.1	27.5	36.2	36.2	73.5	26.5	—	—	—	—	59.3	41.7	—
服务人员	31	19.4	80.6	38.7	29.0	32.3	96.6	3.4	—	—	—	—	41.2	53.0	5.9
小商人	44	48.8	51.2	16.3	30.2	53.5	65.1	18.6	14.0	2.3	—	—	11.8	82.3	5.9
手工业者	56	71.9	28.1	12.3	42.1	45.7	87.7	7.0	5.3	—	—	—	44.2	53.5	2.3
商业职员	40	47.5	52.5	47.5	32.5	20.0	57.5	32.5	10.0	—	—	—	30.3	57.5	12.1
办公室职员	200	34.0	66.0	50.0	24.0	26.0	50.0	32.0	16.0	2.0	—	—	12.2	68.3	19.6
中等行政管理者	47	70.2	29.8	10.6	44.7	44.7	30.5	39.1	30.4	—	—	—	23.8	66.7	9.5
技师	38	81.6	18.4	36.8	39.5	21.1	27.8	47.2	22.2	2.8	—	—	19.4	58.1	22.6
小学教师	40	37.5	62.5	42.5	37.5	20.0	—	5.0	75.0	20.0	—	—	17.6	70.6	11.8
中等商业管理者	20	65.0	35.0	30.0	60.0	10.0	20.0	15.0	40.0	20.0	5.0	—	5.0	60.0	35.0
秘书	14	—	100.0	50.0	42.9	7.1	7.1	28.6	57.1	7.1	—	—	14.3	50.0	35.7
社会医疗服务人员	45	22.2	77.8	40.0	40.0	20.0	4.7	25.6	46.5	16.3	7.0	—	10.8	40.5	48.6

续表

	数量	性别		年龄			文凭						父亲的社会阶级		
		男子	妇女	不到13岁	31-45岁	46岁以上	职业教育证书初级师资合格证书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	中学毕业证书	大学肄业	学士	高于学士	民众阶级	中产阶级	高等阶级
艺术手工业者	23	60.9	39.1	47.8	30.4	21.7	40.9	13.6	18.2	22.7	4.5	—	10.5	47.9	42.1
文化中间人	17	76.5	23.5	23.5	52.9	23.5	11.8	11.8	23.5	35.3	17.6	—	18.8	18.8	62.6
大商人	72	66.7	33.3	13.9	30.6	55.6	16.7	25.0	36.1	11.1	2.8	8.3	5.9	47.0	47.0
工业家	30	73.3	26.7	3.3	40.0	56.6	13.8	13.8	37.9	24.1	3.4	6.9	3.6	17.9	78.6
国营部门管理者	80	85.0	15.0	5.3	47.4	47.3	—	—	25.0	10.0	60.0	5.0	11.8	35.3	52.9
工程师	72	91.7	8.3	27.8	38.9	33.3	8.4	—	2.8	38.9	38.9	11.1	12.5	25.1	62.5
私营部门管理者	80	70.0	30.0	20.0	35.0	45.0	—	11.1	16.7	27.8	44.4	—	5.6	11.1	83.3
自由职业者	52	69.2	30.8	19.2	36.5	44.2	1.9	—	—	5.8	71.2	21.2	2.2	26.1	71.8
中学教师	48	52.1	47.9	37.5	45.8	16.7	—	—	4.3	4.3	47.8	43.5	12.5	48.0	39.7
大学教师	19	84.2	15.8	—	47.4	52.6	—	—	—	—	—	100	—	26.3	78.7
艺术生产者	14	78.6	21.4	28.6	42.9	28.6	14.2	7.1	21.4	28.6	21.4	7.1	16.7	—	83.3
全体民众阶级		62.0	38.0	36.7	34.9	27.1	88.2	11.2	0.6	—	—	—	61.8	37.4	0.8
稳定的小资产阶级		49.0	51.0	36.3	32.0	31.6	48.7	27.3	21.0	3.0	—	—	19.7	72.7	7.6
新小资产阶级		42.0	58.0	38.7	43.7	17.6	15.5	19.8	37.9	19.8	6.9	—	11.4	43.8	44.8
统治阶级		74.5	25.5	17.9	39.3	42.8	5.5	6.8	16.7	17.5	37.9	15.6	8.0	29.4	62.6

实践的方式，往往造成了全部的差别（至少每当我们触及公共实践如电视或电影便是如此）。这就是使这里所说的有关阶级或阶层之间差别的一切有价值的第一个原因。

此外，在必然有限的一个问卷范围内为构成趣味的配置的系统提供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和尽可能多样的应用场的这种考虑，迫使我们采取一系列冒险行为，就是冒险将整个领域（比如音乐、电影、烹饪、衣着）的探究交给两三个（有时只是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往往会代替一整套的检验和观察：因此，比如要求被询问者在一个形容词名单中选择在他们看来最符合其朋友的形容词，而这个名单是从一系列非指令性的谈话和测试（对具有社会标志的面孔的照片的阐述，旨在通过能进行社会划分的特征如发型、唇髭、颊髯、胡须等附加条件重构一副“理想的”男人或女人的面孔的测试）出发经验性地确立的，因此我们除了由此获得一种深层配置的轻微和模糊的表现之外，无法指望得到别的东西，这些深层配置支配着调查者对恋人、朋友或同事的选择（特别是因为被提出的形
592 容词名单，无论制作多么精心，都表现出不完善之处并迫使许多被调查者消极地选择与他们的感觉相差不那么远的项目）。[6] 让一种如此不完善的测量工具，有可能记录如此明显的而且尤其是如此系统性的差别，这本身就构成了被衡量的配置之力量的一种证明。

---

6 当然，这同样适用于房屋室内装饰、衣着或烹饪方面的判断。（我们以另外的方式进行的）对几种特别有代表性的室内装饰的分析，无疑会更好地揭示这些系列的（在非命令的谈话中非常明显的）客体和关系的具体系统性，这些系列把室内装饰与其他系列如衣着和音乐偏好统一起来。但是，这些统计学规律的建立意味着，我们要想方设法重新有系统地把握每个空间最能说明问题的特征，哪怕与此同时剥夺自己展示结构的每种独特成果的全部丰富性的权力。

其实，在对可以接受一系列调查、观察和检验的每个特殊领域的分析中，我们于精确和细微方面丧失的，在系统性方面重新赢得了：如同在单独一个场比如绘画场的范围内，我们会在偏好的独特情形中（雷诺阿跟达芬奇和毕加索联系在一起时，与他跟于特里约和布费搭配在一起时，意义并不相同）发现直接的观察和提问可能提供的一种风格指示的替代物，同样，独一无二的配置系统的每种特殊应用的意义都体现在它与其他应用的关系中。没什么比这种无限创造中的有系统的重复更清楚地显示了习性的系统性，这种无限创造确定了习性的所有产物，判断抑或实践。

但是，无疑通过围绕一项系统的调查，动用所有可利用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涉及每个直接被探究的领域以及未曾作为最初限定的调查对象予以考虑的领域如经济文化、看戏的频率、在儿童教育和性别方面的倾向等，我们最终才能尽量补充和控制主要调查提供的数据，并因此补偿对一个如此广泛的系列的如此不同的领域所直接收集的信息（按照所使用的指标的效能）可能会有的片面的且有时肤浅的东西；而且，这样做并不由此落入对不一致数据的“二度分析”的抽象非现实性之中，这些数据是由不具备理论资本的“数据库”即研究上的官僚作风酷爱的实证主义机制机械地积攒的。[7] 无论如何，二度分析的某些固有的局限性无法克服。因此，

---

[7] 为了避免将测量条件中的变化结果当成客观差别对待的危险，我们有系统地统计并考虑了所采用指标的性质中的所有差别，比如提出问题的方式或结果编码，还有调查条件和样本结构中的所有差别——打猎和钓鱼在这里被合成一个问题，而在别处则被分成两个问题，教育水平在一种情形下按照五个等级编码，而在另一种情形下按照七个层次来分析。

593 如同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进行的各种调查那样，1966 年法国民意调查公司应一系列企业的要求进行的以确定购买意愿为严格实用目的的调查(S. C. ,V)，几乎没有提供多少关于消费的频率和机会或关于消费品质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不只一种情形下造成了整个差别(比如在既包括先锋派戏剧又包括通俗喜剧的看戏的情形中)；此外，这项调查将参观博物馆和展览集中在同一个问题中，而我们(通过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知道它们并不总在相同的方向上变化——参观博物馆更具苦行色彩，大多是教授所为，而参观展览更“有上流社会特征”，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和一部分老式雇主资产阶级所为——而且此外它并没有提供参观博物馆、展览或画廊的节奏方面的任何指示；同样地，它将音乐会、歌剧和舞蹈演出混在同一个问题中，但是我们无疑会在音乐会与歌剧之间重新发现一种对立，这种对立类似于在参观博物馆与参观展览之间建立的对立。另一个例子，阅读哲学著作并不意味着什么，只要人们忽视所读的作者的质量：实际上，一切都倾向于假设，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哲学家甚或关于哲学家和哲学的观点。一些人会提到泰亚尔·德日进[①]甚至圣埃克苏佩里或勒普兰斯-兰盖[②]，而其他人会想到萨特或福柯。因此，1967 年，被问到愿意看到谁被邀请到学校做演讲时，很多出身于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的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首先想到的是萨特、列维-施特劳斯、

① 德日进(Teillard de Chardin,1882-1955)，法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曾参与鉴定北京猿人化石。——译者

② 勒普兰斯-兰盖(Louis Leprince-Ringuet,1901-2000)，法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和随笔作家。——译者

利科和福柯，而大部分出身于高等公职人员或自由职业者家庭的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大多说出阿隆、布洛克-莱内[①]、马塞[②]或德卢弗里耶[③]的名字，在高等师范学校名列第一的萨特，在国家行政学院只出现在第五位——后者将三个政治人物，在高等师范学校排第二位的孟戴斯-法朗士、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戴高乐放在首位。另外一个局限性，法国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S. C. ，V）没有提供对构建消费和实践的解释原则系统而言必要的所有信息，如财产的 594
总量和结构、社会轨迹：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经济财产（农村的或城市的产业、工业的或商业的利润等）或被客观化的文化财产（艺术作品、古董家具、钢琴等）或被归并的文化财产（教育水平）的说明，也没有关于被调查者的社会出身和从前职业的任何说明。广告媒介研究中心 1970 年从事的调查（S. C. ，VI）有助于填补某些这类空缺但是非常不完备，因为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只拥有按照日报或周刊（而不是按照阶级或阶层）的分布情况。至于应国家文化秘书处的要求进行的调查（S. C. ，VII），它包含了非常值得关注的信息（比如关于拥有艺术作品的信息），但是不允许进行基于阶层的分析（关于职业的确切信息未收集）。

最终，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关于娱乐的调查（S. C. ，IV），尽管提供了在文化消费方面收集的一系列最值得注意的信息，仍旧

---

① 布洛克-莱内（François Bloch-Laine，1912-2002），法国高官，童子军、住房、社会旅游积极活动分子。——译者

② 马塞（Alfred Massé，1870-1951），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工商部长。——译者

③ 德卢弗里耶（Paul Delouvrier，1914-1995），法国第四和第五共和国的高官。——译者

具有其局限性，体现在采用的分类的性质中（工业家的奇特地位来自比如这个事实，即采取的等级集中了所有雇用五个人以上的企业主）；体现在这个事实中，即我们涉及的是公开声明的实践，我们知道公开声明的实践并不按照阶级与实际的实践保持一种完全恒定的关系；最终在体现以下这个事实中，即调查并不提供关于文化消费的质量的信息并因而低估了实践的分散性。在几乎全部涉及质量的方面，由于把不同的实践和消费等级还原为它们的频率，也就是数量，人们有系统地缩小（可是不改变等级关系）了阶级之间的差别。由此，我们知道，参观博物馆的数量上的差别往往好像被这些参观的质量上的差别无限地增强了。不那么服从共同节奏的特权阶级设法通过在一年或一星期当中分布更均匀的参观，避开高峰时期的人群和这种人群引起的失望体验。这些节奏的差别本身与一些显著差别联系在一起，后者既体现在展览地点的质量上——不同"水平"的博物馆、"高雅"和特别程度或大或小的展览——，而且密不可分地，体现在体裁、风格、作者的品质上。但是，对区分的或多或少无意识的寻求，可能尤其在参观的方式——特别还有花在参观上的时间——以及尤其也许在参观期间的举止风度上，为大致无限的细分提供材料。

我们不断地牢记收集的资料的局限性和在一种不管怎么说都
595 与问卷调查一样人为的关系中获得的一切信息的局限性，因此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也就是每当一种困难出现或一种新假设这样要求时，我们就按照真实的境况进行观察和提问（比如插入第三部分的谈话）。但是，我们尤其要逐渐学会违反不成文的规则——这种规则认为只在被社会确定为科学的条件下也就是通过有装备的提

问或观察(这种提问或观察的功能若不是使社会学家摆脱干系,进而使他们避开一切采用正确方法的分析意味着的社会-分析,它就不会如此有力地被强加给科学无意识)收集的资料才能介入科学的构建——,这样我们才能让社会学家作为社会主体必然拥有的所有信息重现,这些信息经过与可测的观察数据之对照的检验,能够进入科学话语。

只有一种研究日记才能让人对所有如此低下而微不足道、所有如此困难而有决定性的数不清的选择,进而对往往是低微的并与从一般意义上得来的理论名称不符的数不清的理论思考,产生一种正确的看法,因为需要在数年当中,对一份难以归类的问卷、一条出乎意料的曲线、一个提得不对的问题、一种第一眼看上去无法理解的分配数列,进行上面的选择和思考,才可获得一种话语,这种话语越是让人忘记无数的重复、修改、检查、更正,就越成功,而这些重复、修改、检查、更正使这种话语成为可能,同时承认这种话语的每个词的高度的现实含量,这种现实含量使这种话语与甚至连错误也称不上的社会学随笔区分开来。于是我们满足于在展示结果的过程中,按照时间顺序提供对于理解和检查统计分析的步骤必不可少的信息,同时考虑既要避免方法论的夸张又要避免理论的傲慢,方法论的夸张往往掩盖了一切对程序的真正思考的缺失,而理论的傲慢则剥夺了读者的一切检验工具(因此,比如,我们努力为熟悉情况的读者提供对于检验我们详细展示的那些对应 596
分析的结果有用的一切信息,但又不使不大了解方法的读者迷失方向,尽管我们避免给予这一切信息以一种按法定格式的、被这样展示的实验记录的外表。这些对应分析的结果包括——统计表的

几个要素，问题的数量和对应模式的总数，人数，统计表的性质和编码，变量的名单，对活跃变量与典型变量之间的差别中暗藏的假设的描述，固有的价值和惯性比率的名单，主要的绝对贡献率和相对贡献率）[8]。

无论如何，无疑最后一个值得做出详细阐述的问题，就是写作问题：主要的困难，尤其是关于这样一个主题的主要困难，在于这个事实，即使用的语言同时应该标志着与普通经验的一种决裂——普通经验对于完全把已产生的认识据为己有，对于产生这种认识，以及让那些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这种认识的人感受到相应的社会经验，都是必要的。人们所说的具体分析，尽管丝毫不具备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的具体性，因为这些分析意味着建构，但在这里是为了帮助科学描述的产物回到经验之中并促使伪科学的一知半解的语言通常支持的疏远和中立化变得更加困难。被插入作品之中的所有文献（书或文章的复制、照片、谈话摘录等）都是如此，以便阻止我们所说的超然的漫不经心的阅读，之所以说这些阅读是超然的，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中丝毫没有参照对象。

艺术是否认社会世界的特殊地点之一。但是同样的无意识否认意图也是许多话语的根源，这些话语以谈论社会世界为公开的

8　我们不得不放弃发表真正作为分析之基础的许多统计表（或至少，借助于比如综合说明将它们完整地发表出来），许多曲线图、图表或文献（访谈、照片等），以避免过度增加出版费用。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放弃了一个参考书目的名单，即便这个名单被缩减为有用的和使用过的著作，数量也是非常巨大的。相反，统计信息的补充来源的名单（参见附录 2）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以提供在所有常见状况中必不可少的检验工具，在这些状况中，我们只能部分地转录在分析中用过的数据。

计划，而且相应地，能够在分裂中被写作并被阅读。（多少哲学家、社会学家或语文学家走向哲学、社会学或语文学，如同来到这些在社会空间里位置不确定因而允许逃避定义的地点？所有这些实际上的空想家，不愿意知道他们身在何处，对于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空间是什么，并非处于最有利的条件。否则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阅读和读者，这么多无物质的唯物主义者，这么多无思想工具进而无对象的思想，这么少的观察同时这么少的作者？）我们只有通过遏制中立化、否定各种各样的否认，迫使被压制的东西再现，才能推动并传播关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这种科学丝毫不是通过某种革命话语的夸张的激进化实行的非现实化。若要反对既不真也不假、既无法验证也无法提出反证、既非理论的也非经验的话语——这种话语如同拉辛不说母牛而说牝牛，无法谈论工人阶级的最低保证工资或紧身内衣，只能谈论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或下层中产 597
阶级的角色和态度——，那么仅仅指出某些物甚至某些人是不够的，还要揭露这些物或人，让一些人醒悟过来——这并不意味着责难他们，排斥他们——，让他们进入大众小酒馆或橄榄球场，进入高尔夫球场或私人俱乐部，这些人习惯于谈论他们认为他们思考的东西，却再也不懂得思考他们谈论的东西。

写作的主观和客观困难不仅来自这个事实，即人们要求语言说出它注定要否定或否认的东西。当人们为了构建对象应当提出的问题本身事先在对象上就被确定为不规范时，要找到正确的语调、避开颂扬和不过是其对立面的挑衅这种取舍并不容易。关于艺术和艺术作品的社会用途的科学话语，注定要表现为既是庸俗的又是恐怖主义的：庸俗的，是因为它违背了将艺术和文化的纯粹

主宰与社会和政治的低级领域分开的神圣界限，这种界限即作为由文化或以它的名义实施的象征统治作用之根源的区分；恐怖主义的，因为它企图将人们今天所说的一切“分散的”和“自由的”、“多样的”和“不同的”还原为“统一的”阶级，并企图将“游戏”和“享乐”的最高体验封闭在一种“实证的”因而是“实证主义的”、“综合的”因而是“总体的”“知识”的平庸命题中。如果有恐怖主义，那么它就在专断的意见中，这种意见以趣味的名义，将男男女女打发到可笑、不配、羞耻、沉默的境地（在这里应该举出从每个人习以为常的空间借来的例子），这些人，在他们的评判者眼里，完全缺乏构成行为举止的良好风度的东西；它就在象征的强制措施中，统治者努力通过这些措施推行他们自己的生活艺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周刊中都充斥了这些措施。“康福浪漫[①]（Conforama）是家具中的居伊·卢克斯[②]”，《新观察家》如是说，在这份杂志中，人们从来只读出《新观察家》是文化的地中海俱乐部。恐怖主义存在于阶级的仇恨或蔑视引起的所有同类话语中，在利害相关的洞察眼神中。片面的观点和对立的策略就在斗争场内部得到确定，唯有对如是构建斗争场必要的活动才使得我们有可能达到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有别于参与者的盲目敏锐又不等同于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的至高无上目光。若要彻底实现客观化，必须予以客观化的，是客观化的地点，是一种不被看到的观点，这个所有理论的盲点，即知识场及其利益冲突，为了真理的利益有时通过一种必然的偶然在

① 法国家具品牌，世界第二大家具零售商。——译者

② 居伊·卢克斯（Guy Lux，1919-2003），法国著名的游戏节目和电视娱乐节目制片人和主持人。——译者

这个地点中产生;这也是这个地点为维护象征秩序做出的微妙贡 598
献,哪怕是借助统治劳动的分工往往派给它的完全象征性的颠覆意愿。

既然涉及这样一个客体,那么关于客体的科学研究与关于研究主体的一种研究就密不可分。这种科学研究首先依赖于研究主体实际上在他的实践中支配他努力使之客观化的机制之能力,这种能力还可能继续主导他与客体的关系。我们还应该如从前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一样,思考普林斯顿计划的历史。普林斯顿计划这一关于音乐消费的广泛经验研究,把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这一对活生生的认识论组合聚集在一起。(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理论家的傲慢,他们拒绝在经验的厨房里弄脏自己的手,而且过分发自内心地依恋文化的价值和利益,乃至无法将文化变成一种科学的对象;经验论者的服从,他随时准备接受严格服从社会秩序的一种科学秩序所要求的所有放弃和弃绝。实证论者的傲慢,他试图将一种怨恨的方法论变成一切科学实践的规则,这种方法论是以一种反对一切总体提问的报复性愤怒为原则的;高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服从,他在理应雅致之处让马克思主义变得通俗,而在理应有勇气变得通俗之处让马克思主义变得高雅。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的真相。

社会科学应该克服的认识论障碍首先是社会障碍;诸如对构成社会学家职业的任务之等级的共同观念,这种观念促使许多研究者离开低微的、容易的和丰富的活动而转向既艰难又贫乏的练习或一个混乱的补偿系统,这个系统使研究面临有序或混乱、正题或废话的取舍,阻止一种伟大的抱负和长期的耐心的组合,而这个

组合对产生一种科学研究是必要的。其实，与随笔主义有时暗示性的直觉不同，也与理论主义有时严密的论题不同，或与经验主义有时有效的报告不同，科学命题的临时体系努力将内在的严密性和与事实的一致性相结合，这些体系只能经过一种漫长的、困难的而且注定要被所有仓促的阅读忽视的研究产生出来，那种阅读只能看到在一系列持续的综合化的临时成果中被熟知的这么多论题、直觉或事实的反复重申，因为它们忽视了根本的东西，也就是命题之间关系的结构。

599

问　　卷

——性别：

——出生年：

——家庭状况：

独身　　结婚

丧偶　　离婚

——子女数量和年龄：

——居住地：

——到达居住地的时间：

不满 5 年

5 年到 10 年

10 年以上

——以前居住地：

——所获最高学历：

——从事的职业(尽可能明确)：

——您的父亲和祖父的最高学历和职业(如有必要,指出最后从事的职业)

	文凭	职业
您的父亲		
您的祖父		

——您能大致指出您家庭年收入处于哪一档次:

不到 10 000 法郎　10 000 到 15 000 法郎　15 000 到 20 000 法郎　20 000 到 25 000 法郎　25 000 到 30 000 法郎　30 000 到 40 000 法郎　40 000 到 50 000 法郎　50 000 到 60 000 法郎　60 000 法郎以上

——您是否拥有:

一台电唱机　一台录音机　一台照相机　一辆汽车(如果有,说明车牌)　一台电视　一台摄像机　电话

我们没有照录关于摄影的问卷部分(24 个问题)(Cf. P. Bourdieu et al., *Un art moyen*, *op. cit.*, pp. 352-356),除了不同主题能拍出一张什么样的照片的问题(问题 26)。

1——您的家具从哪里来?

- 从大商店购买
(说出名字)
- 从一个古董商那里购买
- 在专卖店购买
(说出名字)
- 从一个手艺人那里购买
- 从跳蚤市场购买
- 在拍卖行购买
- 继承
- 租借
- 其他(说明)

600

2——您的家具是什么风格的？

现代的

古典的

乡村的

3——若您能选择，您喜欢买什么风格的家具？

现代的

古典的

乡村的

4——哪三个形容词对您喜欢居住的室内环境描述最准确？

整洁，干净	温暖	精心布置
舒适	容易打理	充满奇思异想
混合风格	古典	实用，功能性
简约，低调	和谐	私密

5——在上述性质中，您认为哪三个最不重要？

6——在下面列出的活动中，您能说出哪些是您经常从事的，很少从事的和从不从事的？

	经常	很少	从不
• 修修补补			
• 体育运动（说明）			
• 露营			
• 步行			
• 造型艺术，绘画，雕塑			
• 演奏一种乐器（哪种）			
• 智力游戏（哪些）			
• 看电视			

7——下列歌手中，您最喜欢哪三位？

夏尔·阿兹纳伍尔	埃迪特·皮亚夫	路易·马里亚诺
莱奥·费雷	雅克·布雷尔	佩图拉·克拉克
约翰尼·阿利代	乔治·盖塔里	雅克·杜埃
乔治·布拉桑	弗朗索瓦丝·阿尔迪	吉尔贝·贝科

8——您喜欢的衣服是：

601

传统裁减且质量上乘的

受到时尚的启发并符合您的个性的

简朴而得体的

大胆且罕见的

您穿上感到自在的

优雅而高贵的

其他（说明）

9——您的衣服：

	便装	正装
• 在您家里由您自己或您家里人做的		
• 在来料加工的小裁缝那里做的		
• 在大成衣店或大裁缝那里量身定做的		
• 买成衣		
• 买高级成衣		

10——当您待客时，您喜欢准备的饭菜：

• 简单但外观好看	• 好吃且省钱
• 精致且稀有	• 创新且有异国风情
• 丰盛且美味	• 按照法国传统精心准备和烹制
• 简便	• 其他（说明）

11——在下面列举的形容词中，指出哪些说明了您最看重的品质：

乐天	优雅	有责任心
审慎	善交际	有趣
有艺术家气质	注重实际	坚强
有活力	有教养	高贵

12——在上述品质中，您认为哪三个是最不重要的？

13——在下列不同种类的书中，您喜欢的是哪三种？

侦探小说，惊险小说	诗歌
感伤小说	政治著作
游记或历险记	哲学著作
历史故事	古典作家的作品
科学著作	现代作家的作品

14——您最喜欢的三种电影是什么？

惊险片	场面豪华的电影
战争片	音乐喜剧片
西部片	喜剧片
侦探片	主题片
历史片	悲剧片
新浪潮电影	

602 15——您看过这个名单中的哪些电影。您能同时指出这些电影中的每一部的导演和主要演员的名字吗？[1]

看过的电影	导演	演员
《意大利式离婚》		

① 这份名单是提交给巴黎人的。我们向北方地区的被调查者提交了另外一份名单，没在这里转录，它是按照在调查时刻放映的电影确定的。

《罗科和他的兄弟们》

《雨中曲》

《猎豹》

《求婚者》

《可恶的海关职员》

《杀戮天使》

《一个流氓的叙事诗》

《北京 55 天》

《阿弗莱城的礼拜天》

《剑与秤》

《诉讼》

《七侠荡寇志》

《比亚利茨之旅》

《群岛冒险家》

《萨尔瓦多·朱利亚诺》

《最漫长的日子》

《罪恶与美德》

《帝国维纳斯》

16——在一部电影中，最让您感兴趣的是什么？

演员

导演

故事

17——若您听广播，您主要听什么节目？

娱乐节目　　文化节目

新闻　　古典管乐节目

时事节目　　其他（说明）

18——若您看电视，您主要看什么节目？

戏剧　　电视新闻

科学节目　　历史节目

电影　　文学节目

娱乐节目　　时事节目

其他（说明）

19——下述评论中，哪一种最接近您的观点？

高雅音乐，是复杂的

高雅音乐，不适合我们

我喜欢高雅音乐，但我不懂

我很喜欢高雅音乐，比如施特劳斯的圆舞曲

我对一切好音乐都感兴趣

603 20——在这份名单中，哪些是您知道的音乐作品？您能分别指出作曲家的名字吗？

知道的作品　　作曲家

《蓝色狂想曲》

《茶花女》

《左手钢琴协奏曲》

《小夜曲》

《阿莱城的姑娘》

《马刀舞曲》

《火鸟》

《一千零一夜》

《赋格艺术》

《匈牙利狂想曲》

《儿童与巫术》

《蓝色多瑙河》

《众神的黄昏》

《四季》

《平均律古钢琴曲集》

《无主人的锤子》

21——在上述作品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三部？

22——在下述评论中，哪一种最接近您的观点？

- 绘画，我不感兴趣
- 我很喜欢印象派
- 博物馆，我不在行，我无法欣赏
- 我对抽象派绘画也对古典派绘画感兴趣
- 绘画，很好但很难，要谈论它，就要懂

23——在下面名单上的画家中，您最喜欢的三个画家是谁？

达芬奇	达利	康定斯基	弗拉曼克
雷诺阿	戈雅	拉斐尔	华托
布菲	梵高	布拉克	毕加索
于特里约	勃鲁盖尔	卢梭	

24——您参观过以下博物馆吗（若可能，说明在什么情况下：跟您的学校、父母、朋友，还是单独，在哪一年）？

卢浮宫	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
网球场博物馆	您所在的城市（外省）博物馆
现代艺术博物馆	

25——对下列每个观点发表您的意见：

- 现代绘画，是随便弄出来的，孩子都能行
- 我对谁画的和怎么画的并不关心
- 我无法评价绘画，因为我不懂

604 26——用下面的主题，摄影家有可能拍一幅……照片：

美丽的　　有趣的　　无意义的　　丑陋的

一片风景

一起车祸

一个与猫嬉戏的小女孩

一个孕妇

一幅静物

一个哺乳妇女

一座金属架

流浪汉的争吵

一些白菜

一轮海上落日

一个干活的纺织工人

一场民间舞蹈

一段绳子

一个肉案

一块树皮

一处名胜古迹

一个废铁处理场

第一次领圣体

一个受伤的男人

一条蛇

一幅名画

观察记录纲要(由调查者填写) 605

住房

单元房

小屋

房屋

建造年限：

楼房：

廉租房　　破旧的　　中等豪华的

资产阶级的　　贫困的　　非常豪华的

房间数量：

装饰：

家具：

主导风格：

地面：

其他观察记录：

衣着

男人：

蓝色工作服　　运动装(翻领运动衫,牛仔裤)

西服上装　　整洁的(日常)便服

套衫　　领带

衬衫的形状和颜色：

带纽扣的袖子　　翻袖口

卷袖口

女人：

便服　　衬衫和裙子　　连衣裙

套装　　长裤　　盛装

鞋：　高跟　　平跟，等等

拖鞋

化妆品和香水：

衣着讲究与否：

发式

男人：

短发　　中长发　　刷状短发

很短的头发　　长发　　(中)分发

颊髯　　小胡子(说明)　　胡须

上发油的头发

女人：

短发　　中长发　　非常卷曲的头发

非常短的头发　　长发　　蓬松的头发

发髻　　脱色的头发　　直发

略微烫过的头发(微卷的)　　染色的头发

语言

经过仔细推敲的　　正确的

行话　　犯法语错误(说明)

口音

明显

轻微

丝毫没有

附录 2 补充资料[1]

I—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 1970 年围绕大约包括 45 000 所住 607
房的一个样本进行的关于收入的调查，是基于税务总局持有的文献而完成的。因而这个调查考虑的是可征税的收入，这就排除了许多再分配的收入，诸如社会补助金、救济金等，但也排除了某些动产性质的资本收入。对某些类型的收入而言，尤其是对于个人企业的收入而言，这意味着大大低于现实的税收评估。尽管有这些限制，关于纳税收入的调查，提供了关于每个社会职业等级获得的收入的结构，即等级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异和同一等级内部的不均衡之原始资料(cf. G. Banderier, P. Ghigliazza, «Les revenus des ménages en 1970», *Les collections de l'INSEE*, M 40, déc. 1974)。这里呈现的(关于家庭而非个人的——除了每个家庭提供 608

1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M. C. 德拉戈德利内夫人和 C. 特洛先生乐意将——大部分未发表的——图表给我们，这些图表对实现对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调查的二度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分析的结果在这里得到了使用。我们也感谢 P. 德布勒、P. 勒鲁和 P. 吉格利亚扎先生，他们非常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他们拥有的数据。当然，我们也使用了欧洲社会学中心以前的调查(有时对这些调查进行二度分析)，如对博物馆参观者的调查(cf. P. Bourdieu et A. Dabel, avec D. Schnapper, *L'amour de l'art*, Paris, Ed. de Minuit, 1969)，对大学生和文化的调查(cf. P. Bourdieu et J. C. Passeron, *Les étudiants et leur études*, Paris, La Haye, Mouton, 1964)，以及对重点大学学生的调查。

的有价证券之外[2])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未发表的图表(除了平均总体可征税收入的说明之外,cf. G. Banderier, P. Ghigliazza, *art. cit.*, p. 29),P. 吉格利亚扎先生将这些图表给了我们。

II—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 1970 年进行的"职业培训-技能"调查针对 38 000 个人。这项调查准确地描述了一般培训和职业培训与职业状况之间的关系(职业、技能、工资水平、流动性等)并提供了关于主体的职业和地理移动(1965 年和 1970 年之间发生的变化)以及世代之间的移动(职业、父亲和主体的文凭)的资料。最初的结果曾经发表过(cf. R. Pohl, C. Thélot et M. F. Jousset,《L'enquête formation-qualification professionnelle en 1970》,*Les collections de l'INSEE*, D 32, mai 1974)。这里呈现的资料涉及 1918 年之后出生的劳动力人口。这些资料来自对按照我们的要求制定的图表的二度利用。

III—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关于家庭的生活条件和消费的长期调查是 1972 年围绕包括一系列普通家庭的一个代表性样本完成的,针对大约 13 000 个家庭。[3] 这项调查一方面依靠一项针

---

2 按照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定义,一个家庭由生活在作为主要住处(习惯居住地)而被占据的同一所房屋内部的所有人组成,无论这些人的数目是多少以及他们与房主的关系如何。狭义上的"纳税家庭"包括一家之长,或许还有他的妻子和被认可由他负责纳税的人,也就是共缴一份税的所有人。

3 这里展示的资料涉及家庭。我们也指出了每个社会职业等级中每个人的消费和每个消费单位的消费。按照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定义,一个家庭包含的消费单位的数量是通过下列计算方法获得的:家庭的第一个成年人=1 个消费单位;家庭的其他成年人=0.7 个消费单位;孩子(不到 14 岁的人)=0.5 个消费单位。

对家庭特点(组成、年龄、家长的职业等)、住房设施、重大消费(服装、燃料等)、周期性消费(房租、管理费等)的问卷调查,另一方面依靠对日常消费的记账簿的利用,这些记账簿留给每个家庭一个星期,然后由调查者收回并检查。这项调查使得我们有可能评估整体消费(除了某些重大的和不常见的消费,诸如乘飞机或乘船旅 609
行、搬家费等),还有自给自足,也就是不导致购买的消费(农业劳动者的食品、手艺人和商人从仓库中提取的货物),这类消费是按照零售价评估的,以便有可能与其他家庭等级进行比较。于是,我们得知,对农业劳动者和小企业者(另一方面,在这个等级中低报收入是很常见的)而言,消费总量明显高于收入总量。(关于总结果,参见 G. Bigata et B. Bouvier,《Les conditions de vie des ménages en 1972》,*Les collections de l'INSEE*, M 32, février 1974)。这里呈现的信息来自对按照详细等级制造的图表的二度分析,这些等级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建立的。

IV—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 1967 年最后一个季度完成的关于"娱乐"的调查,围绕一个代表法国整体成年人口的 6637 人的随机样本,使用了一个包括若干问题的问卷,这些问题针对生活条件(家庭补助金,保姆,与某些设施如剧院、游泳池等的距离,拥有别墅,等等),劳动时间和节奏,尤其是针对不同的文化实践,参观博物馆、看展览、游览名胜古迹、阅读、看不同类型的演出,去咖啡馆和饭馆、外出游玩、参加招待会、听电台、看电视,针对不同的消遣:园艺、修修补补、打猎、垂钓、赛马赌博、文学或艺术活动,收藏,等等。(关于调查结果,尤其参见 P. Debreu,《Les comportements de loisir des Français》,*Les collections de l'INSEE*, M 25, août

1973)。这里展示的(仅涉及男性人口的)资料来自对按照我们的要求制造的图表的二度分析。

V—关于"商人和高级管理者"阶层的1966年调查,是法国民意调查公司按广告媒介研究中心的要求完成的。这项调查围绕2257个年龄在15岁以上的人,他们生活在家长是工业家、大商人、自由职业者、高级管理者、工程师或教授的家庭中。问卷包括一系列问题,针对阅读习惯和最近的日报、周刊和月刊的阅读,听广播和看电视,生活水平,家庭设施,生活风格(假期、运动、消费),
610 职业生活(开会、旅行、商务午餐),文化实践,还有主要的基础信息(学习水平、收入、住房规模等)。我们可以通过这项调查拥有按照家长或个人的社会职业等级划分的整体分布情况。

VI—由法国民意调查公司执行的广告媒介研究中心关于读报的1970年调查,针对一个包括2682个劳动力或非劳动力人口的样本,他们生活在家长是工业家、大商人、自由职业者、中学或大学教师、工程师或管理者的家庭中。在访谈结束时,艺术行业促进会和法国民意调查公司拟定的一份邮寄问卷由调查者发出:这样被询问者中的66%交回了这份问卷,它主要针对兴趣中心("人们喜欢谈论的主题"),家庭设施和娱乐设施,主要住处和别墅,度假,商务旅行,文化实践,如阅读、唱片、博物馆、电影等,艺术品收藏,运动,汽车,经济行为。经由这项研究,我们可以拥有按照阅读的日报或周刊(而不是按照社会职业等级)划分的分布情况。

VII—关于法国人的文化活动的调查,是由国家文化秘书处的学习和研究司设计并由集合了总计划署、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国家人口调查所、国家科研中心和法国广播电视局的代表的一个

群体筹备的，这项调查是营销和宣传方面的分析、研究和咨询机构（ARCMC）1973 年完成的。它针对一个包括 1987 个 15 岁以上的人的样本。问卷包括已经在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 1967 年进行的娱乐行为调查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有关某些文化实践（尤其是这些实践的内容——比如所看电视节目的类型、拥有的和听的唱片的类型、拥有的艺术作品等）的更详细更明确的问题。鉴于信息收集的方式（社会职业等级事先被分成 10 个等级），不可能从这项调查出发对按照阶层不同产生的文化实践的变化进行一种精确的分析。主要成果由国家文化秘书处学习和研究司发表，*Pratiques culturelles des français*，2 tomes，déc. 1974。

我们仅限于列举其他被参照的调查。[1] 这些研究几乎总是致力于一个特定领域，通常依靠相对有限的样本，往往使用一个分类 611
系统，这个系统集中了五个等级的职业：1）农业劳动者，2）工人，3）工商企业主，4）职员和中等管理者，5）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

关于电影

VIII—《Cinéma Français. Perspectives 1970》，*Bulletin d'information*

---

[1] 我们在清查原始统计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三个珍贵的书目工具的特别帮助：C. Guinchat，*Bibliographie analytique du loisir，France（1966-1973）*，Prague，Centre européen pour les loisirs et l'éducation，1975；A. Willener et P. Beaud，*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consommation culturelle. Vers une troisième culture*，Paris，Cordes，Cecmas，1972，2 vol.，250 p. et 260 p.，它集中了关于博物馆、摄影、电影、电视、音乐等的数量资料和调查结果；1969、1970、1971、1972、1973 年出版的关于“文化发展和行动”的著作和文章的书目索引，这些索引是由文化部的学习和研究司出版的。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cinématographie, n° spécial, 91, fév. 1965.

IX—IFOP, *Les acteurs et actrices préférés des Français*, oct. 1968.

X—IFOP, *Les acteurs et actrices préférés des Français*, sept. 1970.

XI—IFOP,《La fréquentation et l'image du cinéma en 1970》, *Bulletin d'information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cinématographie*, 126,1970,46 p. et suppléments.

XII—《Le public cinématographique》, *Bulletin d'information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cinématographie*, 153-154, juin-août 1975.

XIII—SOFRES, *Les Français et le cinéma en 1975*, mars 1975.

XIIIbis—CESP, *Etude sur l'audience du cinéma*, Paris, 1975, XVI, 100 p.

关于戏剧

XIV—SEMA, *Le théâtre et son public*, Enquêtes réalisées pour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 Paris, 1966, 2 vol.（这里涉及1964年完成的关于巴黎戏剧观众的一项重要调查的结果）。

XV—IFOP, *Etude auprès des spectateurs des《parathéâtrales》au Théâtre de la Ville*, Paris, IFOP, 1969, 20 p.

关于广播和电视

XVI—《Une enquête par sondage sur l'écoute radiophonique en

France》, *Etudes et conjoncture*, 10, oct. 1963, pp. 923-1002(这里涉及 1961 年完成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调查,这项调查针对一个包括 12 000 人的样本)。

在法国广播电视局的观点研究司 1966 年和 1974 年进行的许多研究中,我们选择了:

XVII—*Les téléspectateurs et les émissions musicales*, Enquête réalisée en 1969 et 1970.

XVIII—*Les dossiers de l'écran*, Enquête réalisée en 1971. 612

XIX—*Une enquête sur les variétés. Traitement des données par l'analyse factorielle des correspondances*, juillet 1972.

XX—*Les auditeurs de France-Musique; attitudes, opinions, habitudes d'écoute des émission*, juillet 1972.

XXI—*Les festivals et la radio*, Phase exploratoire, juillet 1974.

关于阅读

XXII—IFOP, *Les lecteurs et acheteurs de livres*, Paris, IFOP, 1967, 59 p.

XXIII—IFOP, *La clientèle du livre*, Paris, Syndicat national des éditeurs, 1969, 37 p.

XXIV—IFOP, *Les achats de livre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IFOP, 1970, 61 p.

XXV—SOFRES, *Les Français et la lecture*, Paris, SOFRES, 1972, 13 p.

XXVI—SERVO, *Analyse sectorielle de l'édition, I Etude des*

marchés. Résultats qualitatifs, II. *Etude des marchés. Synthèse des résultats du sondage*, Paris,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75, 175 p., 51 p.

XXVII—SOFRES, *L'image des écrivains dans l'opinion publique*, avril 1976.

关于报纸、周刊和杂志的阅读，参见广告媒介研究中心关于《报纸的读者》(*Les lecteurs de la presse*, XXVIII.)的年度研究。

关于戏剧节或音乐节

XXIX—J. Henrard, C. Martin, J. Mathelin, *Etude de 3 festivals de musique, La Rochelle 1974, Saintes 1974, Royan 1975*, Paris, Centre d'études des techniques économiques modernes, nov. 1975, 130 p.

XXX—F. X. Roussel, *Le public du festival mondial de théâtre de Nancy*, Nancy, Centre d'information et d'études d'économie, 1975.

XXXI—SEMA, *Données statistiques sur le système musical français*, Paris, SEMA, 1967, 267 p.

关于室内装饰和家具

XXXII—ETMAR, *Le marché de l'ameublement dans les foyers domestiques. Importance des dépenses et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clientèle*, Paris, ETMAR, sept. 1967.

关于食物消费和衣服

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进行的关于“法国人的食物消费”(XXXIII)的长期调查的成果发表在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丛书中,除了这些调查和我们按照详细的等级对关于“家庭生活条件”的调查(S. C. ,Ⅲ)进行的二度利用之外,我们还使用了:

XXXIV—SOFRES, *Les habitudes de table des Français*, Paris, janvier 1972,63 p. 613

XXXIV bis—SOFRES, *Les Français et la gastronomie*, (n = 1000), juillet 1977.

XXXV—Thi Nauyen Hun, Les dépenses d'habillement des Français en 1972-1972, *Les collections de l'INSEE*, M 38, nov. 1974.

关于体育运动

除了通过详细的等级对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关于娱乐的调查进行的二度分析提供的材料(S. C. ,IV),除了关于文化实践的调查(S. C. ,VII)提供的材料,我们还参照了:

XXXVI—SOFRES, *Les Français et le sport*, février 1968.

XXXVII—IFOP, *Les attitudes des Français à l'égard du sport*, décembre 1972.

XXXVIII—SOFRES, *Les Français et le sport*, juin 1975 (n = 2000,15 ans et plus).

关于报纸

除了已经列举的广告媒介研究中心关于"商人和高级管理者阶层的报纸阅读"的调查之外(参见以上的 S. C.,VI),我们还使用了:

XXXIX—CESP, *Douzième étude sur les lecteurs de la presse*, 1976.

这里展示的材料来自我们对按照详细等级制造的图表的利用,这些等级是按我们的要求建立的(n=5562)。

XL—IFOP, *Les lecteurs de quotidiens dans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février 1978.

关于外形上的消费

XLI—SOFRES, *Pourquoi les Françaises veulent-elles maigrir?*, mars 1974 (n=450, femmes de 18 à 65 ans).

XLII—SOFRES, *Les femmes et la mode*, octobre 1974 (n=1100, femmes de 18 à 50 ans).

XLIII—IFOP-Groupe d'études de Marie-Claire, *L'art de recevoir*, décembre-janvier 1978.

XLIV—IFOP-Groupe d'études de Marie-Claire, *Les Françaises et la beauté*, décembre 1976 (n=1016, femme de 18 à 45 ans).

XLV—ETMAR, *Achats de vêtements*, 1971 (n=552, femmes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关于道德

XLVI—IFOP, *Les Français et l'amour*, novembre 1975.

XLVII—SOFRES-Express, *Attitudes envers l'homosexualité*, 7-11 décembre 1973.

XLVIII—IFOP-France-Soir, *Les Français sont comme ça*, août-septembre 1974 (n=1217).

XLIX—SOFRES, *L'image de la justice dans l'opinion publique*, février 1977.

L—SOFRES, *Les Français et la censure au cinéma*, sept 1974.

LI—SOFRES, *Les Français et l'art moderne*, avril 1972 (n=1000).

附录 3　统计资料

调查

		审美配置 认为可用以下主题拍出一张漂亮照片的一个社会等级的成员的百分比										喜爱的画家										
		落日	第一次领圣体	民间舞蹈	与猫玩耍的小女孩	哺乳的女人	树皮	金属架	怀孕的妇女	白菜	车祸	拉斐尔	布菲	于特里约	弗拉曼克	华托	雷诺阿	梵高	达利	布拉克	戈雅	勃鲁盖尔	康定斯基
民众阶级 数量	(1) 166	90	50	63	56	44	17	6	11	7	—	32	8	20	6	16	49	48	3	5	16	1	—
手工业者，小商人 数量	100	91	43	59	58	57	23	9	14	2	1	23	23	26	6	24	53	47	—	8	14	8	—
职员，中等管理者 数量	287	86	35	57	60	46	25	6	9	8	2	34	19	18	14	23	56	42	3	5	12	6	—
技师，小学教师 数量	78	88	19	51	74	75	49	25	30	13	4	15	15	18	12	12	49	57	7	1	29	15	3
新小资产阶级 数量	(2) 119	72	20	36	54	61	45	22	24	24	2	22	11	16	10	13	42	50	8	12	28	25	6
中产阶级 数量	584	84	31	52	60	55	32	12	16	11	1	27	17	18	12	19	51	47	4	7	19	12	2
工商企业主 数量	102	80	27	38	47	40	30	10	15	4	2	19	14	21	17	23	59	31	3	12	18	19	6

续表

		审美配置 认为可用以下主题拍出一张漂亮照片的一个社会等级的成员的百分比										喜爱的画家										
		落日	第一次领圣体	民间舞蹈	与猫玩耍的小女孩	哺乳的女人	树皮	金属架	怀孕的妇女	白菜	车祸	拉斐尔	布菲	于特里约	弗拉曼克	华托	雷诺阿	梵高	达利	布拉克	戈雅	勃鲁盖尔	康定斯基
行政管理者，工程师 数量	232	59	12	41	50	57	53	20	10	17	1	23	10	24	8	14	47	56	5	6	34	27	2
自由职业者 数量	52	73	17	36	61	58	54	23	33	19	6	12	6	16	22	16	61	57	6	8	22	31	10
中学、大学教师，艺术生产者 数量	81	53	22	23	48	53	54	49	41	37	17	8	1	10	5	10	30	47	9	13	44	36	6
高等阶级 数量	467	64	18	37	50	53	48	23	19	18	4	18	9	20	11	16	48	49	5	9	31	27	4

百分比是在排除不回答之后计算的。

1. 农业劳动者和农业雇佣工人除外。

2. 在新小资产阶级中，我们集合了社会医疗机构人员，文化中间人，手工业者和艺术商人，秘书和中等商业管理者。

	对绘画的判断(1)						喜爱的音乐作品(2)												
	不感兴趣	很好但很难	喜欢印象派	喜欢抽象绘画	现代画家什么都画	画家的名字并非无关紧要	阿莱城的姑娘	蓝色多瑙河	茶花女	马刀舞曲	蓝色狂想曲	匈牙利狂想曲	众神的黄昏	小夜曲	四季	火鸟	儿童与巫术	赋格艺术	平均律古钢琴曲集	左手钢琴协奏曲
民众阶级	26	62	7	4	32	7	42	66	28	25	24	33	4	11	7	5	—	2	1	—
手工业者,小商人	16	73	5	5	44	2	41	60	30	27	24	34	11	15	15	10	1	1	2	—
职员,中等管理者	17	65	12	7	35	8	36	53	23	22	21	40	11	27	22	7	0	3	2	0
技师,小学教师	3	50	26	22	53	14	18	18	18	21	31	38	19	31	46	12	1	10	10	7
新小资产阶级	4	30	32	34	64	13	14	22	10	12	25	25	17	34	47	16	10	14	12	8
中产阶级	14	56	16	14	45	9	30	43	21	20	25	36	13	27	29	10	3	6	5	3
工商企业主	4	51	27	17	42	6	23	24	28	6	28	50	9	21	30	10	3	15	4	5
管理者,工程师	8	27	39	26	55	11	20	20	11	13	25	42	18	30	39	15	2	13	12	13
自由职业者	—	31	40	29	58	13	4	17	6	2	21	32	11	53	55	6	2	13	17	23
中学大学教师,艺术生产者	4	14	39	43	75	21	1	3	9	4	13	21	22	51	51	23	4	31	32	13
高等阶级	5	31	37	27	55	12	15	17	14	9	23	39	16	34	41	15	2	17	14	12

百分比是在排除不回答之后计算的。

1. 每个主体都应邀在不同的判断中选择他认为最接近其观点的判断。

2. 每个主体都应邀在一个包括 16 部作品的名单中选出三个名字。

趣味与文化实践 3

	作曲家(1)					导演(2)					阅读(3)					语言(4)						
	0-2个	3-6个	7-11个	12个以上	没有	1-3个	4个以上	情感故事	游记	探险侦探	历史叙事	现代作品	古典作品	诗歌	哲学随笔	行话	法语错误	正确	精炼	明显	轻微	没有
民众阶级	77	19	4	—	89	10	2	36	61	57	40	19	10	8	2	8	50	42	—	33	54	12
手工业者,小商人	65	27	7	1	80	18	2	3	60	3	51	22	11	10	8	4	28	68	—	12	37	50
职员,中等管理者	49	31	17	3	59	37	4	28	49	54	47	40	28	21	5	4	15	77	4	16	56	28
技师,小学教师	17	28	36	19	56	32	11	9	38	38	49	38	32	17	14	—	—	94	6	—	35	65
新小资产阶级	20	22	39	18	39	44	17	10	25	25	34	56	41	35	30	5	—	74	21	5	26	68
中产阶级	41	28	22	8	58	35	7	23	45	43	45	40	28	21	12	3	14	78	5	10	44	46
工商企业主	30	28	26	15	61	29	10	10	41	43	68	36	30	6	8	—	—	80	20	—	33	67
管理者,工程师	16	22	41	21	52	39	9	3	38	38	40	41	36	29	27	—	—	94	6	—	13	87
自由职业者	11	13	40	35	42	38	19	8	25	44	48	36	21	25	38	6	—	81	12	—	12	87
中学大学教师,艺术生产者	4	11	33	52	22	46	32	7	15	29	24	55	47	35	34	10	—	85	3	—	7	93
高等阶级	15	22	37	26	47	38	15	6	33	38	41	42	35	25	25	5	—	84	11	—	16	84

百分比是在排除不回答之后计算的。

1. 在 16 部音乐作品的名单中所知道的作曲家的数量。
2. 在 19 部电影的名单中所知道的导演的数量。
3. 每个主体都应邀在一个 10 种书的名单中选三种。
4. 这里指的是拥有一种记录表格的调查者所记录的观察结果。

	活动(1)						电台(2)				喜爱的歌手(3)								
	经常修修补补	摄影和/或看电影	经常听唱片	经常从事造型艺术	经常演奏乐器	参观卢浮宫和现代艺术博物馆	综艺	新闻	文化音乐	综艺和文化或音乐	孟塔里	马里亚诺	P.克拉克	阿兹纳伍尔	阿利代	布雷尔	布拉桑	费雷	杜埃
民众阶级	63	50	46	4	6	6	52	26	10	13	31	18	30	52	17	24	41	20	7
手工业者,小商人	79	59	39	6	5	13	46	22	17	15	22	20	30	36	2	31	32	20	4
职员,中等管理者	51	56	47	7	1	23	50	15	18	16	21	12	25	47	11	48	40	30	6
技师,小学教师	61	69	68	10	6	40	13	22	54	11	4	5	19	19	3	55	72	35	14
新小资产阶级	52	60	65	24	15	51	14	21	56	8	9	11	16	29	5	41	50	13	19
中产阶级	57	59	52	11	5	29	37	18	31	13	17	12	23	38	7	45	45	31	9
工商企业主	47	59	52	3	8	44	17	40	36	7	13	10	26	33	6	23	61	10	5
管理者,工程师	38	66	55	8	9	46	8	29	54	9	3	7	23	28	5	42	70	37	9
自由职业者	44	85	63	14	12	61	14	18	53	15	6	4	15	36	—	50	71	38	21
中学大学教师,艺术生产者	38	54	71	16	16	64	9	15	68	7	1	1	2	12	4	54	85	48	25
高等阶级	40	65	58	9	10	51	11	28	53	9	5	6	19	27	5	41	71	33	12

百分比是在排除不回答之后计算的。

1. 每个主体都应邀明确说出他从来不、很少或常常从事的不同活动(在博物馆方面,指的是那些至少去过一次卢浮宫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人的百分比)。

2. 这里指的是听的最多的那类电台节目。

3. 每个主体都应邀在一个 12 人的名单中选择三个歌手。

趣味与文化实践 5

	家具(1)					室内装饰(2)								衣服(2)					朋友(2)				烹饪(2)			
	大商店	专营店	拍卖行	跳蚤市场	古董店	干净	容易打理	秘密	温暖	混合风格	充满奇思异想	简约低调	和谐	质量上乘	符合个性	优雅而高贵	乐天	有责任心	有教养	有进取心	高贵	优雅	有艺术气质	简便	简单但外观好看	创新异国风情	精致，稀有
民众阶级	38	24	4	1	4	41	45	22	25	4	3	8	23	44	28	3	40	63	25	10	5	—	8	23	35	1	9
手工业者，小商人	29	27	3	4	8	41	39	45	26	4	5	15	23	29	24	12	22	68	47	5	6	5	9	14	31	6	11
职员，中等管理者	15	35	10	4	4	35	30	45	24	3	2	6	37	25	48	6	15	46	55	17	5	7	5	15	34	4	8
技师，小学教师	23	42	5	4	10	22	13	41	32	6	10	10	49	31	42	14	19	45	32	18	10	6	27	16	45	11	6
新小资产阶级	15	25	11	14	22	11	12	47	33	19	15	19	47	17	39	26	9	29	30	20	18	18	29	21	26	14	8
中产阶级	19	33	9	6	9	30	26	45	27	7	7	11	38	25	39	12	16	46	44	16	8	9	13	17	35	8	9
工商企业主	10	39	30	18	50	11	17	48	24	5	12	12	47	25	43	23	23	45	53	9	18	17	16	17	22	15	29
管理者，工程师	6	28	17	16	42	15	17	48	19	10	11	36	53	15	34	14	12	31	39	18	16	9	27	16	26	9	5
自由职业者	8	31	11	19	61	10	16	43	25	17	16	10	47	13	33	21	15	52	38	13	6	17	28	17	27	8	8
中学大学教师，艺术生产者	30	27	10	21	32	7	14	36	28	15	12	22	47	15	35	14	19	27	24	14	12	9	31	20	29	12	10
高等阶级	11	31	18	18	44	11	16	45	23	11	13	25	50	17	36	17	16	36	38	16	15	12	25	17	26	11	12

百分比是在排除不回答之后计算的。

1. 这里指的是买家具的地点(或若干地点)。

2. 每个主体都应邀在一个 12 个形容词的名单中指出最准确地描述他最喜欢居住的室内环境的三个形容词；在关于衣服的六个选项中，选出最准确地表达他的趣味的三个选项；在 12 种品质中，选出他赞赏的朋友的三种品质；最后，在给出的七种菜式中选出他喜欢招待朋友的一种菜式。

按照学校教育资本划分的审美配置

学校教育资本	风景	落日	名胜古迹	名画	第一次领圣体	民间舞蹈	小女孩与猫	哺乳妇女	纺织工人	静物	树皮	绳子	流浪汉争吵	孕妇	蛇	金属架	白菜	肉案	废铁处理场	受伤的男人	车祸
无文凭，职业教育证书	82.0	88.5	35.5	**50.5**	**51.0**	54.5	**61.5**	46.0	36.0	26.5	15.5	6.0	4.0	8.5	13.0	6.5	4.0	5.0	5.5	2.0	0.5
初级师资合格证书	**88.0**	**92.5**	35.5	47.5	31.0	**60.0**	57.0	43.0	37.5	37.5	37.0	8.5	4.5	12.0	18.5	7.5	8.5	6.0	3.0	5.5	—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	72.5	85.5	32.5	39.5	32.5	56.0	57.0	55.5	25.5	40.5	27.5	6.5	8.5	13.5	17.5	8.0	13.0	5.0	6.0	5.5	1.0
中学毕业证书	74.5	76.5	20.0	36.5	19.0	37.0	56.5	58.0	44.0	40.5	42.0	22.0	16.0	21.0	23.5	18.0	13.0	10.5	13.0	12.5	5.0
大学初级	68.5	57.5	30.0	23.5	15.0	41.5	46.0	56.0	35.5	41.5	45.0	31.0	14.5	19.5	32.0	29.0	18.0	18.0	22.5	9.5	2.5
学士	72.0	57.0	19.0	31.5	7.0	36.5	57.0	**59.0**	44.0	44.0	56.0	32.5	16.5	22.5	28.5	24.5	22.5	19.5	16.0	17.5	1.5
教授学衔，重点大学	69.0	65.0	**39.5**	41.0	25.5	39.5	34.0	49.5	**52.0**	**45.0**	**60.5**	31.0	**22.5**	**29.5**	**38.0**	**36.5**	**27.0**	**25.5**	**31.0**	**22.5**	**15.5**

我们在排除了不回答之后计算了百分比。由于无法照录对每个对象的不同回答（丑陋、平庸、有趣、美丽）之间的整体分布图，我们在这里记下了被调查者的百分比，他们认为，把这些对象按照从最"易"（也就是已经非常合法）到最"难"（也就是在调查时刻在公共审美的层面上不大合法或不合法）的顺序排列，可以用它们拍出漂亮的照片来。

为了读懂这幅图，应该知道不同回答之间的分布本身按照对象、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因此我们通过强调每一栏中最强烈的倾向而试图阐明的结构本来可能更容易读懂，如果我们向被调查者提供一种（美与丑之间的）二分法选择。

其他资料

1 经济资本的几个指标(%)

社会职业等级	平均总体收入	收入的分布						持有比率						s.c.、Ⅲ住房的身份			
		不到10000法郎	10-20000法郎	20-30000法郎	30-60000法郎	60-100000法郎	100000法郎以上	工资和薪水	工商业收入	非商业收入	农业收入	城市地产	有价证券	房主	抵押贷款房主	租户	免费住房公房
①	12706	43.5	41.3	10.9	4.2	—	—	86.0	1.5	0.4	5.5	0.8	6.3	16.9	12.8	37.6	32.7
②	11339	63.2	22.6	7.1	5.6	1.0	0.4	19.3	5.3	0.5	91.9	6.4	16.5	57.3	18.1	17.8	6.8
③	14903	34.7	42.4	14.7	7.9	0.3	—	93.4	1.3	0.1	1.1	2.3	3.3	17.7	10.2	63.2	8.9
④	18495	13.7	51.8	23.8	10.4	0.2	—	97.7	2.2	0.3	1.6	2.4	3.6	15.0	24.6	55.2	5.3
⑤	21289	8.2	44.3	30.4	16.7	0.3	—	98.2	2.2	0.7	0.5	2.7	3.6	11.4	23.3	57.7	7.5
⑥		0.9	17.5	38.0	42.0	1.5	0.1	99.5	1.4	0.8	0.4	4.1	6.7	15.0	35.5	42.2	7.3
⑦	25729	12.3	32.5	25.3	25.8	3.4	0.7	34.1	96.9	1.1	3.5	12.9	14.2	32.7	30.9	33.2	3.2
⑧	26864	15.3	27.2	23.2	28.8	3.9	1.5	24.3	93.2	4.8	3.8	20.2	19.2	32.2	15.9	46.8	5.1
⑨		11.5	33.8	27.6	22.2	4.0	0.8	97.5	3.4	2.6	0.7	8.9	9.5	9.9	13.4	63.2	13.5
⑩	22546	5.9	41.7	29.4	21.6	1.1	0.2	98.8	2.1	1.9	1.0	5.1	8.6	14.0	24.1	55.3	6.7
⑪		2.1	12.2	26.4	47.9	8.9	2.5	99.3	4.0	5.7	0.5	11.1	17.5	12.8	36.9	43.4	6.9
⑫		1.3	15.1	30.1	48.1	4.8	0.5	98.5	2.4	3.9	0.1	5.8	8.7	9.7	35.5	50.1	4.7
⑬	32770	5.7	32.6	29.6	27.8	3.7	0.6	84.2	—	24.9	—	10.0	12.4	18.1	20.8	56.9	4.1

续表

社会职业等级	平均总体收入	收入的分布						持有比率						住房的身份			
		不到10000法郎	10-20000法郎	20-30000法郎	30-60000法郎	60-100000法郎	100000法郎以上	工资和薪水	工商业收入	非商业收入	农业收入	城市地产	有价证券	房主	抵押贷款房主	租户	免费住房公房
⑭		3.0	19.1	25.4	46.4	5.5	0.5	96.7	0.9	6.0	0.1	7.6	10.4	10.0	26.0	36.1	27.9
⑮	61616	2.2	12.1	11.1	36.9	23.1	14.6	64.0	47.5	9.4	4.9	29.7	30.2	49.8	23.2	27.0	—
⑯	102222	1.3	2.6	4.1	26.4	31.9	33.6	83.0	26.0	4.4	3.7	34.7	40.0	32.8	55.6	11.6	—
⑰		0.5	2.9	11.5	53.3	24.2	7.6	99.6	3.6	5.3	0.9	15.2	27.7	20.5	33.8	39.1	6.6
⑱	57229	0.4	0.8	4.4	51.8	32.8	9.7	98.7	3.1	4.3	0.8	15.5	30.4	12.6	42.6	37.3	7.5
⑲		1.4	8.6	18.5	43.5	22.3	5.6	97.6	2.1	14.1	1.8	10.4	21.0	12.2	28.5	49.2	10.1
⑳	83309	3.1	4.8	6.5	27.6	33.0	24.9	41.0	17.5	87.2	3.4	30.3	40.6	35.6	22.6	40.0	1.8

①农业雇佣工人②农业经营者③非技术工人④普通工人⑤技术工人⑥工长⑦手工业者⑧小商人⑨商业职员⑩办公室职员⑪中等行政管理者⑫技师⑬社会医疗机构人员⑭小学教师⑮商业经理⑯工业家⑰高级行政管理者⑱工程师⑲教授⑳自由职业者

2 社会轨迹和继承的文化资本的几个指标(%)

社会职业等级	父亲的职业(1)(S.C.,Ⅱ)											父亲的文凭(2)				
	农业雇佣劳动者	农场主	普通工人、熟练工人，矿工	技术工人，工长	服务人员	手工业者，小商人	职员(3)	中等管理者	工业家、商业经理	高级管理者	自由职业者	无文凭，不回答	职业教育证书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	中学毕业证书	大学毕业证书
①	29.7	46.9	8.0	5.1	0.8	5.0	3.3	0.4	0.3	0.5	—	81.4	17.2	0.6	0.6	0.2
②	3.8	88.6	1.9	1.2	0.2	2.3	0.8	0.2	0.2	0.6	0.2	69.8	27.9	1.1	0.7	0.5
③	13.6	30.3	23.9	15.0	1.7	5.9	7.6	1.1	0.4	0.5	—	84.0	15.1	0.6	0.3	—
④	8.8	25.3	25.8	17.7	1.9	9.0	7.2	2.1	1.2	0.9	0.1	75.4	22.5	1.3	0.5	0.3
⑤	6.1	14.0	25.3	25.8	1.8	10.9	10.0	2.9	1.4	1.7	0.1	67.3	29.8	1.5	1.0	0.4
⑥	5.5	12.6	23.6	25.6	2.2	10.1	11.3	3.7	2.1	3.2	0.1	65.3	30.7	2.0	0.9	1.1
⑦	6.3	16.7	11.8	13.6	1.9	34.3	8.1	2.4	2.9	1.6	0.4	64.5	32.0	1.9	1.1	0.6
⑧	4.9	18.1	7.0	10.7	0.8	39.4	8.1	2.1	6.0	2.3	0.6	61.2	31.9	1.2	3.4	2.2
⑨	4.8	10.3	16.8	18.0	0.9	18.3	15.4	3.7	7.7	3.4	0.7	54.6	37.1	3.3	2.1	2.9
⑩	5.1	16.8	20.4	17.3	2.7	10.1	15.7	6.4	1.8	3.4	0.3	57.8	34.5	4.1	2.1	1.4
⑪	2.8	10.3	9.9	15.6	3.3	13.7	15.0	11.9	5.2	9.8	2.4	40.6	41.6	6.7	5.1	6.0
⑫	2.0	7.2	15.6	20.5	2.1	11.4	16.4	11.5	4.1	8.2	1.0	42.9	42.9	5.6	5.0	3.6

续表

社会职业等级	父亲的职业(1)(S.C.,Ⅱ)											父亲的文凭(2)				
	农业雇佣劳动者	农场主	普通工人、熟练工人，矿工	技术工人，工长	服务人员	手工业者，小商人	职员(3)	中等管理者	工业家、商业经理	高级管理者	自由职业者	无文凭，不回答	职业教育证书	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	中学毕业证书	大学毕业证书
⑬ H	3.4	22.2	14.8	16.8	4.8	6.4	13.0	8.8	2.0	6.1	1.7	46.8	40.5	5.9	3.1	3.7
F	1.5	12.7	9.5	12.4	1.3	12.4	12.9	12.3	9.1	10.8	5.1	37.2	36.9	6.1	8.6	11.3
⑭	0.6	6.9	14.8	19.8	1.5	13.1	16.1	15.3	3.2	6.9	1.8	36.1	43.2	5.4	9.4	5.9
⑮	3.4	13.5	5.4	5.2	0.8	27.4	9.1	2.6	23.7	5.4	3.4	48.1	38.6	5.3	3.8	4.2
⑯	0.6	19.2	7.7	14.7	1.0	29.2	3.8	1.5	18.0	2.4	1.9	52.9	38.1	2.6	2.2	4.3
⑰	1.3	7.7	7.4	10.3	1.1	14.3	15.2	11.2	9.7	19.1	2.7	35.1	36.5	7.2	10.0	11.3
⑱	0.6	5.2	6.6	11.7	1.0	11.4	12.6	14.8	6.7	25.5	3.9	32.0	29.4	8.7	11.4	18.5
⑲ H	2.1	7.1	4.6	8.7	0.9	15.4	11.7	15.7	3.8	23.2	6.8	31.6	33.6	7.9	11.6	15.4
F	1.6	4.5	2.9	5.2	—	12.0	15.2	20.3	5.9	26.2	6.2	23.3	27.1	12.3	14.5	22.8
⑳	0.4	5.5	2.8	1.7	0.5	14.7	9.4	12.1	11.4	20.7	20.8	30.4	23.4	7.4	12.5	26.2

(1) 关于父亲的职业，计算是在排除了不回答和"其他"职业之后进行的。

(2) 这里指的是父亲的普通或高等教育文凭(技术文凭、专业技能合格证书、职业证书、商业学校毕业证书、工业学校毕业证书等并不包括在计算中)。

(3) 军队和警察被归入职员中。

3 学校教育资本、业余时间、生育、住所(%)

	学校教育资本(1)(S.C.,Ⅱ)								每星期工作超过50小时	平均子女数量(2)	住处 1968年的统计:16岁以上的男女劳动力						
	无任何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初级师资合格证书 职业证书	商业学校毕业证书 旅馆业学校毕业证	中等教育级段业书 初阶毕证书	高等毕业证书	大学初级中学毕业证书	学士以上			乡镇	10000人	10-50000人	50-100000人	100-200000人	200-2000000人	大巴黎
①	67.4	19.6	10.3	1.8	0.6	0.7	—	—	62.9	3.00	77.8	9.3	4.9	1.3	1.9	3.0	1.7
②	45.1	37.3	13.7	1.0	1.8	0.8	0.2	0.1	68.0	2.83	87.5	6.2	3.0	0.8	0.8	1.5	0.3
③	70.0	22.0	7.0	0.1	0.8	—	—	—	21.9	2.77	28.3	11.6	13.0	6.0	7.7	18.1	15.3
④	51.3	28.4	18.2	0.4	1.3	0.3	0.1	—	23.2	2.42	27.0	12.3	14.3	6.7	8.5	15.7	15.5
⑤	29.2	25.1	41.2	1.9	1.7	0.4	0.3	0.1	22.4	2.10	18.2	10.0	13.5	7.4	9.2	19.3	22.3
⑥	19.0	31.9	38.8	5.7	2.7	1.0	0.7	0.2	26.4	1.94	12.8	10.1	14.3	7.7	9.7	21.7	23.6
⑦	23.5	34.5	36.1	2.4	2.1	1.1	0.1	0.2	47.6	1.92	37.0	12.8	11.8	5.2	5.5	13.9	13.9
⑧	19.6	43.1	23.9	1.4	6.0	3.8	1.7	0.5	81.1		28.1	13.2	13.3	6.1	7.0	17.1	15.1
⑨	19.1	39.0	25.6	3.8	5.4	6.5	0.6	—	49.7	1.68	13.6	8.1	14.0	8.5	11.1	21.2	23.4
⑩	15.9	40.1	19.9	1.8	17.4	3.8	0.8	0.3	10.9	1.97	11.7	7.2	12.3	7.4	9.3	20.5	31.5
⑪	8.9	26.0	18.4	9.0	16.0	11.9	5.4	4.4	16.7	1.71	10.6	6.6	11.7	7.1	9.5	20.9	33.7

续表

	学校教育资本(1)（S.C.，Ⅱ）								每星期工作超过50小时	平均子女数量(2)	住处 1968年的统计：16岁以上的男女劳动力						
	无任何文凭	职业教育证书	初级师资合格证书 职业证书	商业学校毕业证书 旅馆业学校毕业证	中等教育级段业书 初阶毕证书	高等毕业证书	大学初级中学毕业证书	学士以上			乡镇	10000人	10-50000人	50-100000人	100-200000人	200-2000000人	大巴黎
⑫	6.0	21.3	28.4	19.6	11.4	5.8	5.6	1.9	14.4	1.67	8.6	7.1	12.0	7.4	9.6	20.1	35.2
⑬	2.2	10.0	6.4	0.7	0.6	3.2	73.9	3.0			10.3	7.8	14.3	8.1	11.1	22.0	26.5
⑭	1.5	5.7	5.1	5.9	6.0	39.3	27.7	8.7	10.3	1.69	22.4	11.1	14.4	7.8	9.3	17.0	18.0
⑮	17.5	39.2	15.5	5.4	9.7	7.6	3.3	1.8	45.1	2.09	15.5	11.8	16.4	7.7	8.6	18.2	21.8
⑯	15.7	36.9	24.1	9.9	4.5	4.0	1.5	3.4			22.3	14.1	16.0	6.8	7.2	16.5	17.2
⑰	6.2	16.7	10.9	8.3	11.8	13.7	8.2	24.0	31.5		6.3	5.9	11.4	7.0	9.5	20.5	39.3
⑱	3.1	4.7	5.5	6.6	5.0	9.2	10.6	55.3	26.8	2.00	5.7	5.7	9.3	6.3	7.9	19.7	45.3
⑲	0.7	2.8	2.6	0.7	0.7	4.6	13.7	74.2	8.3		5.8	5.8	11.6	7.7	11.2	25.4	32.5
⑳	2.6	4.2	1.8	1.2	1.7	2.8	11.5	74.2	67.1	2.06	14.4	11.3	13.4	7.3	8.9	20.0	24.8

(1) 百分比是在其他文凭被排除的情况下计算的。

(2) Economie et statistiques，27，oct. 1971，p. 28(结果关系到属于1892年到1920年的几代且在35岁之前结婚的妇女)。

4 消费与文化实践(%)

社会职业等级	总消费(1972)(S.C.,Ⅱ)			拥有			(S.C.,Ⅳ)												
	每家(法郎)	每人(法郎)	每个消费单位(法郎)	别墅	电话	自动洗碗机	每年看超过5次体育比赛	汽车保养每星期超过1小时15分钟	每星期干一次杂活	集邮	在图书馆办证	上夜校	一年中参观城堡-古迹	一年中逛展销会	每星期至少接待一次客人	每年至少去1次耍杂剧院	每年至少去5次剧院	每年至少听1次音乐会	钢琴
①	22771	5650	7928	1.0	5.8	1.7													
②	26667	6365	8824	2.2	15.8	2.3	12.8	1.3	36.5	0.5	0.2	0.9	23.7	31.6	6.3	16.5	1.3	2.7	1.3
③	21840	6170	8578	2.2	0.3	—	41.9	9.5	34.8	1.3	1.7	1.0	12.5	21.5	13.8	15.4	1.5	2.7	—
④	26471	6552	9350	3.4	3.0	0.7	35.3	10.6	44.4	6.1	4.3	9.3	21.6	26.0	6.5	22.5	0.3	4.7	0.2
⑤	26988	7476	10392	3.3	4.6	0.6	29.0	14.0	50.8	8.6	4.7	6.0	29.2	38.2	8.4	29.0	4.8	4.1	0.4
⑥	35320	9174	12751	10.9	24.2	2.4	39.9	12.6	53.9	9.3	13.6	1.9	40.3	43.9	8.2	26.4	4.7	13.3	3.5
⑦	28540	8444	11489	14.1	48.0	5.8	37.3	12.6	36.8	4.3	—	2.0	30.9	38.8	6.5	16.3	6.6	4.5	2.8
⑧	30861	10118	13360	14.5	57.2	7.1	28.5	4.8	43.7	1.4	4.5	1.9	25.5	43.6	10.6	16.5	5.9	9.0	8.7
⑨	30455	10324	13818	7.2	28.6	5.2	42.2	8.0	29.2	3.7	3.7	5.6	20.5	37.9	12.4	18.0	1.2	9.3	—
⑩	27774	9227	12192	9.6	13.2	1.0	32.7	17.8	37.7	12.9	20.3	10.3	28.8	43.0	12.7	28.2	7.3	13.1	3.8
⑪	36272	11478	15461	11.9	29.4	5.4	23.7	13.1	39.5	14.4	9.8	15.3	58.4	52.9	14.7	38.7	18.3	20.2	12.8

续表

社会职业等级	总消费(1972)(S.C.,Ⅱ)			拥有			(S.C.,Ⅳ)											
	每家(法郎)	每人(法郎)	每个消费单位(法郎)	别墅	电话	自动洗碗机	每年看超过5次体育比赛	汽车保养每星期超过1小时15分钟	每星期干一次杂活	集邮	在图书馆办证	上夜校	一年中参观城堡-古迹	一年中逛展销会	每星期至少接待一次客人	每年至少去1次杂耍剧院	每年至少去5次剧院	每年至少听1次音乐会	钢琴
⑫	37438	10979	15090	6.5	25.1	5.3	29.9	6.6	38.7	29.4	15.8	16.5	52.2	58.4	12.9	38.7	6.5	10.8	6.5
⑬	34175	11316	15277	7.8	41.7	3.6													
⑭	32787	11627	15364	18.6	29.9	5.5	29.3	2.8	54.3	6.9	59.5	19.0	67.2	53.5	10.3	19.8	21.6	21.6	20.7
⑮	41886	10419	14463	29.7	72.3	22.3	64.8	—	14.1	2.8	—	—	38.1	52.1	47.9	43.7	11.3	18.3	7.0
⑯	47680	15480	19751	25.2	75.1	21.7													
⑰	52166	14694	19835	23.9	67.7	24.5	31.4	3.2	28.9	1.6	13.3	4.8	68.5	62.1	12.1	24.3	21.7	25.9	27.8
⑱	49883	13920	19308	22.3	77.6	27.9	29.8	3.1	34.4	4.5	20.9	17.9	77.6	70.1	26.9	50.8	28.3	49.3	23.9
⑲	40853	13136	17708	14.2	39.7	15.4	9.8	—	26.4	2.8	27.8	27.8	38.8	20.9	30.6	13.9	26.4	52.8	50.0
⑳	57133	16370	22467	25.0	84.5	31.5	20.0	—	14.1	9.4	4.7	25.8	57.6	33.0	38.9	42.4	25.9	34.1	57.6

* 百分比是按照100个拥有汽车和二轮车的人计算的。我们没有转录有关农业雇佣工人和社会医疗机构人员(男人)的不能说明问题的结果。

附录 4　一种社会游戏

625 尽管那些想要一个样本中的被调查者把不同选项分派给不同政治人物的人，无疑只在样本中看到关于政治人物的“名望”的定期调查（正如他们为结果之展示附加的评论所证明的那样）的一种“娱乐”变种，他们无意中产生的真正测试目标（这有助于产生这个目标的价值）并不是要展示这个或那个被提出的政治人物是狐狸还是乌鸦，橡树或杉树，白色或黑色，甚或“左派”（红色）是否经常将“正统派”（白色）的发言人看成“极右派”（黑色）而非相反。[1]

调查者出示六个物或人的名单（颜色、树木、传统中的英雄、连环画中的英雄，等等）并要求将这些对象中的一个且仅仅一个分派给以下六个政治人物之一：雅克·希拉克、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乔治·马歇、弗朗索瓦·密特朗、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①]、让-雅克·塞尔旺-施莱伯。1975年6月应《观点》周刊的要求进行的这项调查的结果，发表在《民意调查》上（*Sondages*，n° 3-4，1975，pp. 31-47），而且附加了这样的评论：“对这个游戏结果的阅读是‘娱乐性的’，但是

1　这种社会学测验在社会世界的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重新找到了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完全类似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神话-仪式实践中起作用的逻辑，这种测验的好处之一是让人认识到以下这一点，即只有对实践的特定逻辑的无知才造成了社会科学不断地在所谓“原始的”或“野蛮的”思维与“文明的”思维之间建立的鲜明区分。

① 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Michel Poniatowski，1922-2002），法国政治家，右派政党独立共和派的创始人之一，中右政党法国民主联盟的创始人和荣誉主席，波兰国王后裔。——译者

它的意义超过了这种消遣特点。对每个政治领导者实行的总体归因其实体现了其公众形象的方方面面。无疑有时很难确切地分清众多理由，这些理由可能促使被调查者将一个政治人物想象成这种颜色而非另一种颜色，蚂蚁而非狐狸，或者想象成理发师而非律师。但是，当一个政治人物被三分之一以 627
上的被调查者描绘成这个或那个选项时，解释往往立刻就出现了，而且选择的动机由其他政治人物在相同选项上的不同结果得到阐明。大部分时候，被调查者会进行对比，要么参照人物的身体特点，要么参照他的个性的最为人熟知的特征，要么最终参照他的职位、他的地位和他的政治前程。我们不对这些结果进行评价，有劳读者任意发挥想象力。"这是表面上的放弃，这家周刊借此做出客观性的样子，与此同时让位给记者。这家周刊(*Le Point*，14.7.75)只需不偏不倚地看到，"大多数人"将最具贬义的特征归于左派的代表，尤其是马歇，而且这种策略居然奏效了。问卷的拟定者受到他们强加的等级的困扰，因为等级强加给了他们，他们借助取消了审查的游戏，制造了一种"事实"，只要按照这个事实呈现的样子领会它，就能完全客观地产生一种政治作用。

这种牵涉政治人物的游戏是一种政治游戏；但是，我们不要弄错，这是在比人们在政治科学机构和调查机构中给予政治这个词的意义更深刻的一种意义上的。政治人物在这里只是一种归因、分类的游戏的借口，这些被提出的对象不过是属性、谓词、范畴(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但他让人忘记了此词的原始意义，即指控，而这原始意义在此处是恰当的)。支配这些归因的规则(这个词恰当

吗?)、原则或模式问题客观地被以下这个事实提出,即在我们原本不过期待着记录想象的偶然组合之处,我们却看到了统计学规律,只有假设这一点,即被提问人远非偶然地进行这些个人组合,他们受到他们通过共同的观念和区分原则建立的联系之引导,我们才能解释这些统计学规律。

鉴于这些原则在实践状态中发挥作用,而且,由于它们无法明确,无论在内部形式上还是在应用条件上,它们都无法得到检验,所有行动者思考同一个对象时并不使用相同的模式;但是,正如这个事实即这样被揭示的每个被提出对象的意义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不如被询问的主体那么多,若归因原则需要在主体的个人历史中寻找,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且是即刻可理解的(甚至无需任何明确的规范化),我们有权假设这一点,即被提问人在选择同一物或同一个人的不同特征时有可能在每种状况中都应用的模式,既是数量上有限的,又是所有主体共有的,这样,对同一对象的不同阅读对全部行动者而言是明白易懂的。

	颜色						树木					
	白	黑	蓝	橙	黄	绿	橡树	梧桐	棕榈	芦苇	杨树	杉树
	%	%	%	%	%	%	%	%	%	%	%	%
吉斯卡尔·德斯坦	**35**	10	**29**	6	9	12	**31**	8	14	18	19	10
波尼亚托夫斯基	16	22	14	16	18	13	21	**22**	18	7	12	18
希拉克	16	9	25	12	18	18	11	20	18	12	**22**	17
塞尔旺-施莱伯	14	9	12	**23**	**23**	19	6	6	**21**	**26**	18	14
密特朗	13	10	13	23	18	**24**	16	16	17	21	15	17
马歇	6	**40**	7	20	14	14	15	18	12	16	14	**24**

续表

	花						动物					
	菊花	铃兰	丽春花	水仙	丁香	石竹	牛	蚂蚁	蝉	狐狸	乌鸦	乌龟
	%	%	%	%	%	%	%	%	%	%	%	%
吉斯卡尔·德斯坦	14	**23**	12	14	18	18	12	**29**	18	24	9	9
波尼亚托夫斯基	24	16	8	16	16	**20**	**38**	11	8	13	17	12
希拉克	10	21	9	15	**25**	**20**	16	22	15	15	16	15
塞尔旺·施莱伯	9	14	13	**27**	21	17	6	12	**28**	11	10	33
密特朗	16	16	21	17	13	16	9	14	21	22	16	18
马歇	27	10	**37**	11	7	9	19	12	10	15	32	13
	游戏						帽子					
	桥牌	垄断社会游戏	多米诺骨牌	扑克牌	象棋	轮盘赌	巴斯克贝雷帽	鸭舌帽	草帽	毡帽	头盔	大礼帽
	%	%	%	%	%	%	%	%	%	%	%	%
吉斯卡尔·德斯坦	**39**	14	6	12	**23**	6	11	10	14	10	8	**46**
波尼亚托夫斯基	16	17	21	16	14	17	9	5	14	14	**41**	18
希拉克	15	**24**	18	18	12	13	12	10	21	**26**	17	13
塞尔旺·施莱伯	9	14	17	**20**	13	**26**	13	12	**30**	22	11	13
密特朗	14	17	15	18	18	18	**40**	16	15	16	7	6
马歇	7	11	**23**	16	20	20	15	**47**	6	12	16	4

* 粗体数字表示每一栏中最强烈的倾向。

尽管在孤立状态下被看待的物是多义的，但"被选择的"意义在每种状况下都能毫不含糊地显现，这是因为在每种状况下被使 629

用的那个客观上可应用的认识模式清楚地表明，唯有它使得有可能在被考察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明白易懂的和持久的等价或排斥关系，因而在由此被确立的特征之间建立一种明白易懂的关系，这些对象，物或人，能够通过这些特征进入这种关系。因此，强/弱或直/弯的模式（这无疑大致上与存在于身体图式最深处的男女对立是同外延的）显然是庄严、强大和挺拔的橡树与软弱、柔顺、脆弱和易变的芦苇之间对立的根源，以及吉斯卡尔（或波尼亚托夫斯基）与塞尔旺-施莱伯之间对立的根源，尽管这两种关系是连续产生的，但是它们互相决定并能够以一种类比的形式得到表达——橡树之于芦苇，乃吉斯卡尔（或波尼亚托夫斯基）之于塞尔旺-施莱伯；即使在吉斯卡尔与塞尔旺-施莱伯之间的对立中，这个模式多用于社会力量，用于权力，把橡树当成森林之王并把吉斯卡尔当成国家元首。而在波尼亚托夫斯基与塞尔旺-施莱伯的对立中，这个模式多用于身体外貌和相关的“美德”，因此把橡树当成是高大而强壮的，像童话中的树一样，像波尼亚托夫斯基一样，从他的身体素养来看，他是强壮而结实的。在另外一种状况中，是高贵/低贱的模式，这个模式用于木材，而不是用于从其象征价值或可见的形象上被看待的树木，它提供了橡木与杉木之间对立的理由，橡木是用来制造优质家具的高贵材料，是老宅的特权，而杉木则是质次的木材，人们用来做棺材的（“行将就木”），它与马歇紧密联系，如同

黑色[2]和乌鸦这种不祥之鸟一样。这就是说次要模式的应用让橡树进入其他对立、其他类比之中，导致橡树（如其他对象一样）被赋予一系列属性，而这些属性或多或少被赋予基本的属性：与棕榈这种异国树相比，德洛伊教橡树有高卢根基（我们想到了也 631
与吉斯卡尔相关的阿斯泰克斯[①]）；与杨树相比，它有强大而高贵的坚固性；最终，与梧桐相比，它有单纯的优先地位，梧桐是高大的树木，形态威严，但无疑因为它与公共场所如广场和道路相连，所以更常见。

> 鉴于游戏和给出对象的逻辑本身左右着对政治方面的组合的寻求，只有当被调查者无其他办法避开一个偶然的选择时，他们才援引外形的相似性（比如把希拉克等同于杨树，高大、修长而挺拔的树木）；对于纯粹字面上的组合也是如此，比如轮盘赌无疑是通过俄罗斯轮盘赌，或通过社会心理学家所青睐的对一致性的寻求，才让人想起马歇：只有当其他任何直接的关系无法成立时，人们才参照已经在另一个系列中（比如白色＝吉斯卡尔，所以吉斯卡尔＝铃兰花）或在同一系列内部

---

2 最基本的象征，如颜色，显然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因此，当人们将黑色与马歇联系在一起时，黑色首先是不幸的、不吉祥的颜色，而且，无疑更确切地，在占统治地位的表象中，是悲观主义世界观的象征（把生活看得悲观的人的悲观想法），尽管通过黑旗——对某些被调查者而言，它可以代替名单上没有的红旗——，黑色是一种正面价值即彻底颠覆的象征。但黑色也是贫困（黑面包、过苦日子）、肮脏（尤其与某些职业有关，比如矿工——下黑煤窑的人）、无知（被蒙在鼓里）、酗酒（醉酒）等*。

* 括号内与黑色有关的短语，无法按字面直译。——译者

① 阿斯泰克斯（Astérix），法国著名连环画中的人物，抗击罗马军队入侵的高卢勇士。——译者

进行的选择，因而某些“选择”以完全否定的方式通过淘汰确定。在每个系列中，最初的选择，被真正确定的仅有的选择（因而，在颜色方面，白与黑的对立），限制了所有其他选择，比如将吉斯卡尔与劳斯莱斯或橡树相联系的选择导致了往往是次要选择的第二种选择（也就说，依情况而定，可能是波尼亚托夫斯基或希拉克，他们注定由于地位与标致504或梧桐相联系）。一切都似乎表明，运用一系列给出的可能性的能力随着法定能力也就是教育水平（由低到高）和性别（从女到男）逐渐增加，而法定能力使得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差别。因此，比如，把吉斯卡尔与蚂蚁相联系在男人身上更常见，因为蚂蚁让人想到积蓄和节约的观念——通过与蝉的对立和拉封丹寓言——，只有当人们知道吉斯卡尔在财政部的经历，才会将蚂蚁与他相联系，如同按照相同的逻辑发生变化的《吝啬鬼》一样；同样，男人比女人更经常把象棋与马歇相联系，这无疑是因为这个游戏在苏联得到的地位，而女人仅将它看作一种“智力”游戏，更因此经常把它与吉斯卡尔相联系；同样，无疑因为男人更了解密特朗的职业，他们才更经常把他与律师职业相联系（自然而然地，这些差别也来自与前述事实分不开的事实，即男人更政治化、更倾向于左派）。女人则更倾向于受到与非政治的人格属性的类比的指引，这些属性包括，比如身体素养，尤其是女性报刊大肆宣扬的身体素养（比如在波尼亚托夫斯基身上，波兰亲王的风度抢了他的内政部长风头）。

	汽车						家具					
	雪铁龙2CV	雷诺5	标致504	劳斯莱斯	保时捷	辛姆嘉1100	诺曼底衣橱	路易十六风格座椅	帝国风格办公桌	天盖大床	克诺尔长沙发①	田园长桌
	%	%	%	%	%	%	%	%	%	%	%	%
吉斯卡尔·德斯坦	10	9	19	**39**	18	6	7	**36**	33	12	6	6
波尼亚托夫斯基	10	12	**28**	20	10	20	**25**	15	20	17	10	12
希拉克	8	14	23	9	**28**	17	13	19	19	18	22	9
塞尔旺-施莱伯	10	15	12	16	27	21	12	11	10	**28**	**32**	7
密特朗	12	**30**	15	7	10	**25**	24	12	11	11	17	24
马歇	**50**	20	3	9	7	11	19	7	7	14	13	**42**

	名媛						家庭					
	碧姬·芭铎②	米蕾雅·马蒂厄③	简·伯金④	米歇尔·摩根⑤	杰奎琳·肯尼迪	英国女王	儿子	岳父	兄弟	女婿	父亲	堂兄弟
	%	%	%	%	%	%	%	%	%	%	%	%
吉斯卡尔·德斯坦	14	7	10	**26**	15	27	25	12	15	12	24	11

① 美国著名办公及室内家具公司，创立于1938年，致力于设计现代风格家具。——译者

② 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1934-)，法国演员、歌手，1950-1960年代的国际影星，主张妇女解放和性自由，被视为性感的象征。——译者

③ 米蕾雅·马蒂厄(Mireille Mathieu，1946-)，法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具有国际声誉，出身低微。——译者

④ 简·伯金(Jane Birkin，1946-)，英国籍法国著名女演员和歌手，出身英国贵族。——译者

⑤ 米歇尔·摩根(Michèle Morgan，1920-)，法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金发，具有古典美。——译者

续表

	名媛						家庭					
	碧姬·芭铎	米蕾雅·马蒂厄	简·伯金	米歇尔·摩根	杰奎琳·肯尼迪	英国女王	儿子	岳父	兄弟	女婿	父亲	堂兄弟
	%	%	%	%	%	%	%	%	%	%	%	%
波尼亚托夫斯基	12	15	11	15	14	**32**	6	**26**	12	12	27	16
希拉克	21	14	15	15	21	15	**28**	11	**25**	19	11	8
塞尔旺-施莱伯	**24**	10	19	8	**29**	11	19	13	19	**24**	10	15
密特朗	16	18	21	25	13	7	15	18	17	20	20	10
马歇	13	**36**	**24**	11	8	8	7	20	12	13	8	**40**
	职业						连环画人物					
	律师	门房	科长	理发师	医生	出租司机	阿斯泰克斯	米老鼠	唐老鸭	大力水手①	幸运的卢克②	丁丁
	%	%	%	%	%	%	%	%	%	%	%	%
吉斯卡尔·德斯坦	28	7	20	9	**24**	13	**26**	14	10	7	**22**	20
波尼亚托夫斯基	11	19	14	15	22	19	19	14	14	22	13	18
希拉克	12	11	**31**	17	17	10	15	**19**	19	14	20	13
塞尔旺-施莱伯	12	13	13	**29**	14	20	9	18	**22**	14	16	**22**
密特朗	**32**	14	10	16	15	14	17	18	15	20	14	16
马歇	5	**36**	12	14	8	**24**	14	17	20	**23**	15	11

① 美国连环画和动画片人物，1930年代风行一时。——译注

② 法国一比利时连环漫画人物，除暴安良的美国西部牛仔，该连环画1950-1980年代在欧洲大陆相当流行和畅销。——译注

	颜色						动物						树木					
	白	蓝	黄	黑	橙	绿	牛	蝉	乌鸦	蚂蚁	狐狸	乌龟	橡树	棕榈	杨树	梧桐	芦苇	杉树
	%	%	%	%	%	%	%	%	%	%	%	%	%	%	%	%	%	%
密特朗的选民																		
吉斯卡尔·德斯坦	**36.4**	20.6	9.3	15.0	8.4	10.3	8.4	19.6	10.3	16.8	**29.9**	14.0	19.6	18.7	20.6	11.2	19.6	9.3
波尼亚托夫斯基	15.0	9.3	15.9	**39.3**	12.1	7.5	**42.0**	6.5	25.2	8.4	7.5	11.2	15.0	20.6	9.3	**28.0**	8.4	17.8
希拉克	12.1	**22.4**	18.7	14.0	16.8	12.1	11.2	16.8	**28.0**	14.0	12.1	16.8	5.6	18.7	**23.4**	18.7	15.0	17.8
塞尔旺-施莱伯	15.9	10.3	**30.8**	7.5	17.8	17.8	7.5	**24.3**	7.5	15.0	14.0	**31.8**	5.6	**23.4**	19.6	7.5	**35.5**	7.5
密特朗	11.2	21.5	13.1	1.9	17.8	**33.6**	10.3	21.5	9.3	**24.3**	22.4	12.1	**32.7**	11.2	12.1	9.3	14.0	19.6
马歇	8.4	15.0	11.2	21.5	**26.2**	16.8	21.5	10.3	18.7	20.6	14.0	14.0	20.6	5.5	14.0	24.3	6.5	**27.1**
吉斯卡尔的选民																		
吉斯卡尔·德斯坦	**35.3**	**36.7**	7.2	3.6	4.3	12.9	12.9	14.4	6.5	**38.8**	**18.7**	9.4	**43.2**	10.8	15.1	5.0	18.0	8.6
波尼亚托夫斯基	18.0	18.0	**23.0**	8.6	18.0	14.4	**42.4**	9.4	9.4	12.2	15.8	10.8	28.1	18.7	15.8	18.7	4.3	14.4
希拉克	24.5	28.1	12.2	2.9	8.6	**23.7**	20.1	15.8	7.9	26.6	18.0	11.5	15.8	15.8	20.1	**23.0**	7.2	17.3
塞尔旺-施莱伯	7.2	7.9	22.3	10.8	**31.7**	20.1	4.3	**30.2**	10.8	7.9	11.5	**34.5**	2.9	17.3	**21.6**	20.1	21.6	17.3
密特朗	10.8	7.9	22.3	13.7	27.3	18.0	7.2	22.3	20.1	9.4	18.0	23.0	4.3	**21.6**	14.4	19.4	23.7	16.5
马歇	4.3	1.4	12.9	**60.4**	10.1	10.8	12.9	7.9	**45.3**	5.0	18.0	10.8	5.8	15.8	12.9	13.7	**25.2**	**25.9**

续表

	名媛						家庭						游戏					
	碧姬·芭铎	简·伯金	杰奎琳·肯尼迪	米蕾雅·马蒂厄	米歇尔·摩根	英国女王	儿子	兄弟	父亲	岳父	女婿	堂兄弟	桥牌	多米诺骨牌	象棋	垄断社会游戏	扑克牌	轮盘赌
	%	%	%	%	%	%	%	%	%	%	%	%	%	%	%	%	%	%
密特朗的选民																		
吉斯卡尔·德斯坦	12.1	15.0	18.7	12.1	14.0	27.1	17.8	10.3	20.6	14.0	18.7	16.8	**32.7**	6.5	18.7	15.9	16.8	8.4
波尼亚托夫斯基	11.2	13.1	15.0	11.2	6.5	**42.1**	4.7	5.6	15.0	**30.8**	16.8	25.2	15.9	17.8	13.1	17.8	18.7	15.9
希拉克	19.6	11.2	19.6	16.8	16.8	15.0	17.8	20.6	9.3	13.1	**26.2**	11.2	9.3	15.0	13.1	**19.6**	**24.3**	17.8
塞尔旺-施莱伯	**28.0**	**22.4**	**28.0**	6.5	8.4	5.6	**24.3**	**25.2**	6.5	8.4	15.9	16.8	9.3	15.9	16.8	14.0	15.0	28.0
密特朗	15.0	16.8	10.3	13.1	**40.2**	3.7	**24.3**	20.6	**29.0**	12.1	12.1	1.9	25.2	17.8	15.9	16.8	12.1	12.1
马歇	13.1	20.6	7.5	**39.3**	13.1	5.6	9.3	16.8	18.7	19.6	9.3	**26.2**	7.5	**26.2**	**22.4**	15.0	12.1	16.8
吉斯卡尔的选民																		
吉斯卡尔·德斯坦	14.4	5.8	10.8	4.3	**37.4**	26.6	33.8	18.0	29.5	7.9	6.5	4.3	**41.7**	5.8	**28.1**	15.8	5.0	2.9
波尼亚托夫斯基	13.7	7.9	15.8	15.1	18.7	**28.1**	6.5	16.5	**37.4**	**25.9**	8.6	5.0	17.3	**26.6**	15.1	16.5	11.5	13.7
希拉克	21.6	19.4	18.0	10.8	15.1	15.1	33.1	**30.2**	10.8	6.5	15.1	4.3	20.1	17.3	9.4	**26.6**	16.5	10.1
塞尔旺-施莱伯	**23.0**	16.5	**33.8**	7.9	4.3	14.4	17.3	15.8	7.9	16.5	**29.5**	12.9	8.6	17.3	12.2	13.7	23.7	24.5
密特朗	15.8	22.3	14.4	20.9	18.0	7.9	5.8	13.7	13.7	23.7	27.3	15.1	7.2	12.9	15.8	12.9	**24.5**	**26.6**
马歇	11.5	**28.1**	7.2	**40.3**	5.8	7.2	3.6	5.8	0.7	19.4	12.9	**58.3**	5.0	20.1	19.4	14.4	18.7	22.3

	帽子						汽车						家具					
	巴斯克贝雷帽	草帽	安全帽	鸭舌帽	毡帽	大礼帽	2 CV	标致504	保时捷	雷诺5	劳斯莱斯	辛姆嘉1100	诺曼底衣橱	路易十六风格座椅	帝国风格办公桌	天盖大床	克诺尔长沙发	田园长桌
	%	%	%	%	%	%	%	%	%	%	%	%	%	%	%	%	%	%
密特朗的选民																		
吉斯卡尔·德斯坦	8.4	13.1	8.4	7.5	9.3	**52.3**	7.5	11.2	25.2	7.5	**43.9**	4.7	1.9	**37.4**	**30.8**	18.7	3.7	5.6
波尼亚托夫斯基	4.7	11.2	**44.2**	5.6	12.1	13.1	9.3	23.4	6.5	18.7	17.8	22.4	24.3	17.8	18.7	15.0	8.4	15.0
希拉克	14.0	15.0	12.1	7.5	**33.6**	15.0	11.2	**24.3**	18.7	14.0	12.1	18.7	12.1	21.5	18.7	20.6	19.6	6.5
塞尔旺-施莱伯	12.1	**37.4**	6.5	9.3	25.2	8.4	6.5	15.9	**34.6**	11.2	13.1	17.8	8.4	8.4	11.2	**29.0**	**34.6**	7.5
密特朗	**41.1**	19.6	4.7	16.8	10.3	7.5	10.3	22.4	6.5	**26.2**	7.5	**27.1**	**25.2**	9.3	15.0	4.7	16.8	28.0
马欧	18.7	3.7	13.1	**53.3**	8.4	2.8	**54.2**	32.8	7.5	22.4	4.7	8.4	20.8	4.7	4.7	11.2	15.9	**36.4**
密特朗的选民																		
吉斯卡尔·德斯坦	11.5	16.5	7.2	12.9	7.9	**43.9**	12.2	23.7	15.8	9.4	**33.8**	5.8	7.2	**37.4**	**37.4**	7.9	4.3	5.8
波尼亚托夫斯基	12.2	15.8	**31.7**	5.0	15.1	20.1	8.6	**32.4**	12.8	8.6	22.3	15.8	**27.3**	15.8	19.4	15.8	13.7	7.9
希拉克	10.1	23.7	23.0	8.6	20.1	14.4	4.3	25.9	**30.2**	15.1	6.5	18.0	15.1	18.0	21.6	18.7	18.7	7.9
塞尔旺-施莱伯	12.2	24.5	12.9	11.5	23.7	15.1	9.4	6.5	23.7	15.1	20.1	**24.5**	12.9	12.9	6.5	27.3	33.8	6.5
密特朗	**41.0**	**44.4**	6.5	15.8	18.0	4.3	12.2	10.1	12.2	**34.5**	6.5	**24.5**	24.5	11.5	8.6	13.7	19.4	22.3
马欧	12.9	5.0	18.7	**46.0**	15.1	2.2	**53.2**	1.4	5.0	17.3	10.8	11.5	12.9	4.3	6.5	16.5	10.1	**49.6**

续表

	职业						花						连环画人物					
	律师	业务经理	医生	门房	理发师	出租司机	菊花	丽春花	丁香	铃兰	水仙	石竹	阿斯泰克斯	唐老鸭	幸运的卢克	米老鼠	大力水手	丁丁
	%	%	%	%	%	%	%	%	%	%	%	%	%	%	%	%	%	%
密特朗的选民																		
吉斯卡尔·德斯坦	18.7	**21.5**	15.9	9.3	13.1	20.6	21.5	10.3	13.1	13.1	20.6	**20.6**	14.0	12.1	**23.4**	**23.4**	6.5	17.8
波尼亚托夫斯基	0.9	11.2	9.3	**31.8**	16.8	**26.2**	**38.3**	7.5	6.5	15.0	14.0	18.7	15.9	18.7	10.3	10.3	**24.3**	18.7
希拉克	9.3	20.6	12.1	19.6	21.5	15.0	15.9	10.3	18.7	21.5	19.6	12.1	12.1	**22.4**	15.0	19.6	15.0	14.0
塞尔旺-施莱伯	14.0	12.1	19.6	11.2	**29.9**	13.1	2.8	9.3	**30.8**	12.1	**27.1**	16.8	11.2	17.8	15.0	21.5	12.1	21.5
密特朗	**45.8**	13.1	**26.2**	3.7	9.3	0.9	3.7	23.4	19.6	**25.2**	8.4	13.7	**26.2**	14.0	18.7	12.1	15.9	12.1
马歇	10.3	19.6	15.0	22.4	8.4	22.4	16.8	**38.3**	10.3	12.1	9.3	12.1	18.7	13.1	15.9	12.1	**24.3**	15.0
吉斯卡尔的选民																		
吉斯卡尔·德斯坦	**36.7**	20.1	32.4	1.4	6.5	2.9	5.8	14.4	21.6	**33.1**	7.2	18.0	**34.5**	8.6	23.7	7.9	6.5	19.4
波尼亚托夫斯基	19.4	17.3	**35.3**	7.9	12.2	7.9	13.7	8.6	19.4	19.4	17.3	**22.3**	25.9	9.4	13.7	13.7	20.9	16.5
希拉克	14.4	**43.2**	19.4	5.8	8.6	7.9	7.2	7.2	**28.1**	23.7	12.2	20.9	17.3	12.9	20.9	23.0	11.5	13.7
塞尔旺-施莱伯	8.6	9.4	5.0	16.5	**33.1**	28.1	12.9	15.1	17.3	12.2	26.6	16.5	5.8	**25.2**	15.8	12.9	13.7	**27.3**
密特朗	20.1	6.5	6.5	20.9	25.2	21.6	24.5	18.0	8.6	5.8	**27.3**	15.1	7.2	17.3	12.9	**23.7**	**25.9**	12.9
马歇	0.7	3.6	1.4	**47.5**	14.4	**31.7**	**36.0**	**36.7**	5.0	5.8	9.4	7.2	9.4	26.6	12.9	18.7	21.6	10.1

选择的一致性原则并不存在于一致性的意愿中，而是存在于一个分类模式系统自身的稳定性之中，尽管这个系统以严格的非连续方式运转，但是它以客观上连贯的方式领会它的对象。因此，比如，人们看到，关于每个“人物”的一幅在社会学上一致的社会肖像通过一系列隐喻逐渐显现。与塞尔旺-施莱伯相联系的所有形象是以某种让人想到炫耀和华而不实之类东西为共同原则的，这种东西是由水仙这种接近黄水仙或报春花的黄色花朵和杂耍歌舞剧场的老来俏男人戴的扁平窄边草帽（还是黄色）、橙色和黄色来 633
表示的——它尤其被左派提到，左派无疑对名词的内涵（“黄色工会会员”，即罢工破坏者，是背叛其阵营的人）更敏感，特别是在调查时刻——，它由无端耗费精力和声音刺耳的蝉、带有虚张声势和暴发户的急不可耐特点的游戏即扑克牌和轮盘赌（人们有时也把这些游戏归于希拉克）表示，由唐璜和杰奎琳·肯尼迪这个美国的挑战[①]或惹人议论的美人贝姬·巴铎表示，由保时捷、有天盖的大床、克诺尔长沙发这些现代主义豪华的必备因素表示。[3] 人们若相信这些如此系统的选择可能仅仅从对 J. J. S. S.（J. J. 塞尔旺-施莱伯）的独特“个性”的一种直觉受到启发那就错了：它们实际上非常有系统地针对的，是“新资产阶级”的生活风格，无论被统治阶级还是统治阶级的古老阶层都认出了这种生活风格，这些古老阶层免不了表现出这种轻微的种族主义怀疑，对棕榈树、中东战争和黄

① 这里显然是一种文字游戏，杰奎琳·肯尼迪代表了美国美人向法国美人的挑战，同时《美国的挑战》是塞尔旺-施莱伯 1967 年出版的畅销书。——译者

3 为了衡量这种“集体表象”的真实性，只需参照第 359 页塞尔旺-施莱伯的室内装饰照片就够了。

色的联想表现了这种怀疑，黄色也与种族主义标记即黄星[①]相连。[4] 这种复杂游戏让人对日常的阶级斗争产生了一种相当准确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以自发社会学的准概念武装自己（"他野心勃勃"，"炫耀"等），这些准概念往往更接近辱骂而非判断，以便为对手分类，"抓住"对手，总之就是把对手纳入一种本质中。[5]

鉴于归因行为遵循的实践逻辑一点点地、连续地推行，因而无法显出其自身的不一致，也鉴于，人们可以在不脱离一个确定的分类模式系统的限制的情况下，通过不同的模式把握同一个对象，从而使它与不同对象或与在不同方面被把握的同一个对象产生关系，所以个人归因行为赋予同一个物或同一个人的所有意义，远非总是完全一致的。强壮、结实而忠诚的波尼亚托夫斯基让人联想到牛或斯庞盖罗[②]（橄榄球的赞美者所说的"有责任感的前锋"的
634 典型）和二者代表的服从力量，或者，作为内政部长，他让人想起头盔即暴力镇压的象征，因此，将这些方面与他使人想到劳斯莱斯或

---

① 即以色列星，犹太人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控制下欧洲地区的犹太人被迫佩戴黄星以示区别，所以黄星是一种侮辱性标志。——译者

4 塞尔旺-施莱伯经常被拥有最高收入的人选作女婿：这也许由于野心勃勃的资产者和破产贵族的旧模式的应用——我们想到了《普瓦里耶先生的女婿》。*

*《普瓦里耶先生的女婿》是一部法国电影（1933），描述了资产者普瓦里耶先生的女婿，一个热衷浮华生活的贵族，决心重新做人，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家庭生活中。似乎塞尔旺-施莱伯与这个贵族有相似之处。——译者

5 无疑就是这一点说明，如调查者指出的，它既大受欢迎又被充分理解（特别低的不回答比率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它揭示的关于社会世界和政治的观念终究比"政治学"的伪博学提问整个产生的观念真实得多。

② 斯庞盖罗（Walter Spanghero，1943-），法国橄榄球联盟球员，1968 年协助法国国家队获得五国联赛的大满贯冠军。——译者

英国女王的所有属性进行调和是不容易的。[6] 由于被观察到的关系是一些模式应用的产物，这些模式在实践状态中发挥作用，让它们识别的区分特征和中介项处在不确定中，中介项从未被提到概念层次，而类比的归因则依靠这些中介项，所以每个被牵涉的物或人都被配上了一系列或多或少简化的（但总是很有限的）和或多或少一致的、可能性不均等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考虑几个被规范化（或几乎被规范化）的关系，诸如在丽春花与马歇之间通过红色建立的关系，而红色是革命政党的被认可的象征，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象征也只是有条件地让人接受（因为某些被调查者，无疑是那些最不支持共产党的人可能选择菊花，即丧葬之花），那么，不同的行动者在他们为了构建对象和构建将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关系而使用的模式上达成的一致越彻底，围绕一个主导意义的集中就越有效。

因此，调查和统计分析，通过一种实验的模拟，再现一个人的名声或一个物的社会形象这类集体表象的产生过程，因为调查记录的是或多或少可重叠的模式之运用所产生的意义赠予行为，而统计分析聚集这些行为。这些表象可能是应用同一个认识模式或一个共同分类系统的产物，但不断地被派上对立的社会用途。如

---

6 当涉及人们对之拥有本地把握（maitrise indigène）的一个模式系统时，我们也许对构成实践逻辑的特殊性的东西能理解得更透彻，这种特殊性在仪式的状况中在别处得到了分析（cf. P. Bourdieu, *Le sens pratiqu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9）；因为一切都倾向于让本地人满足于直接的和懒惰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被考察的象征体系的产生模式和阐释模式的实践把握为他提供的，于是他很容易将某种分析看成过度阐释（"他们来找什么！"），而这种分析彻底显示了一切包含在实践的和心照不宣的权限中的东西。

果一切认识都意味着一种评价，认识模式的重合并不意味着评价模式的重合；当在社会空间中（或在政治空间中）占据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位置的行动者运用相同的分类模式时，他们几乎总是在他们赋予这样产生的符号的价值方面对立。因此，比如，右派与左派、富人与穷人同样运用白色（或蓝色：贵族血统？）与黑色（无疑由
635 于缺少名单上不存在的红色）的对立来表达吉斯卡尔或波尼亚托夫斯基与马歇的对立；但这种对立依照它是被密特朗的支持者还是吉斯卡尔的支持者使用而获得截然相反的价值，前者将黑色与波尼亚托夫斯基（和他的头盔）联系在一起，其次将它与马歇相联系，后者将黑色与马歇相联系。同样的逻辑使左派将乌鸦或菊花与波尼亚托夫斯基（其次与希拉克和吉斯卡尔）相联系，而右派将它们与马歇，其次与密特朗相联系；或同样的逻辑使吉斯卡尔的支持者将他与“森林之王”橡树、“典型的法兰西英雄”阿斯泰克斯、勇敢和荣誉的象征勒熙德或“理想女性”米歇尔·摩根相提并论，而左派选民则将密特朗比作相同的对象；或同样的逻辑使右派将阴险才智的象征狐狸与马歇和密特朗（也被与达尔杜弗配对）相联系，而左派则将它与吉斯卡尔相提并论；或者，还有，吉斯卡尔的支持者和密特朗的支持者都用世系与婚姻之间的对立来作为表达社会的或政治方面亲疏的一种方式，然而前者把吉斯卡尔或希拉克归入儿子、兄弟或父亲之列，把马歇或密特朗推到堂兄弟、女婿或岳父一边，相反，后者把波尼亚托夫斯基、希拉克（其次是马歇）归入人们更愿意疏远的亲属之列并把密特朗放到近亲一边。这就是说，只需研究实践应用中的符号或词语，就可发现把它们从这些对立用法得来的基本多义性纳入它们的全部定义的必要性。这个

"社会游戏"代表了政治斗争形势的一种近似反映，这些形势强调——与那些相信阶级语言的人相悖——词语或符号可能是共有的，但从不——与普通的幻象相悖——是完全中立的，因为它们本身带有它们具有的对立用途的潜在性。

当涉及为某些对象分类——它们被社会分类并有分类能力，也就是说它们在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并不均等，因而通过不明言的或明确的关联被不均等地归于各社会阶级——时，我们看到人们关于被分类物的含义达成了同样的一致，但这种一致与关于被分类物的价值的同样的不一致相关。因此，无论被调查者在阶级关系结构中的地位（通过收入被把握）[7]和他们与这种地位的关系（由他们对吉斯卡尔或密特朗的偏好得到说明）如何，他们都一致把桥牌视为一项资产阶级游戏（把它与吉斯卡尔，其次与波尼亚托夫斯基和希拉克相联系），将多米诺骨牌（由于缺少在给出的名单 636
中未考虑到的贝洛特纸牌）留给马歇，也就是留给他代表的民众。在作出以下归类时，人们表现出对把财产和实践与社会阶级连在一起的关系的相同实践认识：当他们（通过基利[①]）把滑雪分配给吉斯卡尔而将拳击或橄榄球分配给马歇时；把大礼帽分配给吉斯卡尔（其次给波尼亚托夫斯基），把城市群氓标志的鸭舌帽分配给马歇并把温和的民众即农民和外省人的象征贝雷帽分配给密特朗；把劳斯莱斯分配给吉斯卡尔（其次给波尼亚托夫斯基），把标致

---

7 除了在《民意调查》中发表的图表，我们还设法分析了按照性别、年龄段和收入档次的分布情况，但我们无法掌握按照社会职业等级的分布情况。

① 让-克罗德·基利（Jean-Claude Killy，1943-），法国滑雪冠军，曾在1968年冬奥会上获三块金牌。——译者

504 分配给“上校们”即波尼亚托夫斯基和希拉克，把辛姆嘉 1000 或雷诺 5 分配给密特朗，把雪铁龙 2CV 分配给马歇，顺便把保时捷分配给一向被认为是有点炫耀的现代主义象征的塞尔旺-施莱伯[8]；把路易十六风格的座椅和帝国风格的办公桌分配给吉斯卡尔和波尼亚托夫斯基，把田园长桌分配给马歇和密特朗并把诺曼底衣橱分配给密特朗和马歇（还有波尼亚托夫斯基，因为他出身贵族），最后把新资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标志克诺尔长沙发和有天盖的大床分配给塞尔旺-施莱伯；把英国女王，女性的劳斯莱斯分配给波尼亚托夫斯基和吉斯卡尔，亲王总算有一次排到首位，把无论从其素养还是保留曲目来看都属于双重“民众的”米蕾雅·马蒂厄分配给马歇，其次给密特朗，把杰奎琳·肯尼迪其次是碧姬·芭铎分配给塞尔旺-施莱伯。被调查者受到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意识的引导，这种意识使得他们有可能评价社会逻辑的适合与不适合、相配

8　我们看到，当给出的系列允许的时候，比如在这里，通过提供一个包含恰当符号的渐进系列，被调查者在两个系列的所有因素之间建立了能说明问题的关系，而不是只考虑当中的两三个因素，如同在其他大部分系列中一样——在这些系列中，一部分或多或少重要的因素只是通过否定淘汰得到确定（比如在花的系列中丁香和铃兰的状况以及在大部分系列中希拉克的状况，或者，在次要程度上，波尼亚托夫斯基的状况）。这里我们有了一个有限产品系列的供给不可避免地产生作用的例子，这种供给通过排除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预料或希望的可能性（比如游戏系列中的贝洛特纸牌或颜色系列中的红色）并提出能够吸引一部分选择的抽象的或非现实的可能性，产生了这种作用。另外一个具有同样作用的例子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蚂蚁分给吉斯卡尔，蚂蚁勤劳、卑微、节约、固执，尤其小而多，这种归因在另外一个可能性空间里，无疑会更好地说明小资产阶级的苦行主义道德，与贵族或资产者的炫耀性的挥霍形成对照（而且仍旧应该把下面这个事实归于有限供给的作用，即，在两个一知半解的对立即蝉与蚂蚁、乌鸦与狐狸的对立中，只有第一个通过拉封丹寓言的原始逻辑发挥作用，而在第二个中，也由于乌鸦的象征负荷，两个因素独自发挥作用）。

与不相配，他们把人与物，或把人与人，按照人或物在分配中的地位，进行匹配，由此实现了被拥有关于分配的相同实践认识的所有 638
人立即视为非常相配的组合。

实际上，政治分歧针对的是对客观结构的认可而不是对客观结构的（实践）认识。在分配中占据最有利地位的人（也就是拥有最高收入的人）也是最倾向于承认这些分配是非常有依据的人，他们给予由吉斯卡尔代表的统治者他们自己很有可能拥有的标志，也就是最罕见和最有身份的标志，桥牌和大礼帽，劳斯莱斯和标致504，滑雪（基利）和路易十六风格的座椅，并通过马歇把最一般和最不稀罕的东西，比如鸭舌帽或雪铁龙2CV，田园长桌或米雷耶·马蒂厄分配给被统治者。相反，推翻归因等级的那部分人，为吉斯卡尔、希拉克或波尼亚托夫斯基戴上最典型的民众阶级的因而最世俗化的标志，比如鸭舌帽、雪铁龙2CV或多米诺骨牌；或相反，把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实践，比如桥牌和劳斯莱斯归于马歇，这些颠覆者的人数随着真正的等级之下降而大量增加。这就是被统治者面对的进退两难的困境，这种困境或许在一个更剧烈的程度上，重新出现在成对的形容词面前，这些形容词如低与高、笨拙与灵巧、艰巨与容易、重与轻、粗与细、粗鲁与礼貌、平常与出众，是等级判断的常用工具：他们要么流露出对法定等级的认可，因为他们把统治者的标志尤其是统治地位赋予统治者的代言人（尽管他们自称支持变革，他们分派给统治者的代言人这些标志和地位，仍比公开支持法定秩序维护的人赋予变革的代言人这些标志和地位常见得多），并显示出把对法定秩序的认可与对法定秩序包含的等级的认可分开是多么困难（因为他们把吉斯卡尔放在“好”亲戚如父

亲、兄弟、儿子之列，或将他等同于橡树——社会等级下降时，这种组合的频率增加）；他们要么流露出对通行的等级化原则的认可，因为他们不过按照这些原则将变革的代言人的分类与保守的代言人的分类颠倒过来。难道不就是因为承认被统治职业（比如理发师或门房职业）的被贬低形象，人们才把这些职业按照一种象征的报复意愿强加给统治者，以尽力贬低他们？[9] 无论如何，把波尼亚托夫斯基、希拉克或不无犹豫地把吉斯卡尔变成出租车司机或门房的愿望，与支持法定秩序的人恢复秩序的提议之间的对称只是表面上的，支持法定秩序的人分配给密特朗或马歇——尤其是后者，连同他作为"地位低下的人"的厚颜无耻的代言人的"自负"神色——，以符合其天性的地位，从而提出恢复秩序的要求。

	树木						游戏					
	橡树	棕榈	杨树	梧桐	芦苇	杉树	桥牌	多米诺骨牌	象棋	垄断社会游戏	扑克牌	轮盘赌
收入不到2499法郎												
吉斯卡尔·德斯坦	**33.3**	18.2	10.6	9.1	22.7	6.7	**33.3**	7.6	19.7	21.2	13.6	4.5
波尼亚托夫斯基	21.2	**22.7**	10.6	19.7	7.6	18.2	19.7	**25.8**	10.6	7.6	16.7	19.7
希拉克	10.6	21.2	21.2	18.2	15.2	13.6	12.1	21.2	13.6	**27.3**	10.6	15.2
塞尔旺-施莱伯	4.5	9.1	21.2	**22.7**	**27.3**	15.2	9.1	10.6	19.7	9.1	19.7	**31.8**

9　民众阶级反抗的整个特征，在辱骂、诅咒尤其是真正民间的节日中很明显，这些节日现在被取消了，以利于被驯化的娱乐（这里我们想到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分析，Mikhail Bakhtine, *L'œuvre de François Rabelais et la culture populaire au Moyen-Age et sous la Renaissance*, Paris, Gallimard, 1970），这个特征遵循这个逻辑，狂欢的逻辑，对平常秩序进行象征的和临时的颠覆[塞内加说，"节日不是天天都有（Non semper Saturnalia）"]。

续表

	树木						游戏					
	橡树	棕榈	杨树	梧桐	芦苇	杉树	桥牌	多米诺骨牌	象棋	垄断社会游戏	扑克牌	轮盘赌
密特朗	18.2	9.1	**25.8**	13.6	10.6	22.7	13.6	9.1	13.6	24.2	**24.2**	15.2
马歇	12.1	19.7	10.6	16.7	16.7	**24.2**	12.1	**25.8**	**22.7**	10.6	15.2	13.6
2500-6499 法郎												
吉斯卡尔·德斯坦	**30.6**	12.4	20.2	6.7	18.1	11.9	**38.3**	6.7	20.7	13.0	13.0	7.3
波尼亚托夫斯基	19.2	16.6	13.5	**23.8**	8.3	18.1	14.5	**22.3**	13.5	18.7	14.0	17.1
希拉克	10.9	18.7	**20.7**	20.7	12.4	15.5	14.5	19.7	11.9	**20.2**	22.3	10.4
塞尔旺-施莱伯	5.7	**24.9**	18.7	13.0	**23.8**	14.0	11.4	15.5	13.0	15.5	20.7	**23.3**
密特朗	17.6	18.7	11.4	16.1	20.2	15.5	14.5	14.5	19.7	16.6	16.1	19.2
马歇	15.5	8.3	15.0	19.2	16.6	**24.4**	6.7	20.7	**21.2**	15.5	13.5	22.3
6500 法郎以上												
吉斯卡尔·德斯坦	27.8	14.8	**27.8**	13.0	11.1	5.6	**44.4**	1.9	**35.2**	14.8	3.7	
波尼亚托夫斯基	**35.2**	18.5	11.1	18.5	1.9	14.8	13.0	18.5	18.5	18.5	14.8	16.7
希拉克	9.3	13.0	22.2	**24.1**	9.3	22.2	18.5	7.4	7.4	**29.6**	16.7	20.4
塞尔旺-施莱伯	3.7	**24.1**	13.0	13.0	**33.3**	13.0	5.6	**25.9**	9.3	18.5	14.8	**25.9**
密特朗	9.3	14.8	11.1	16.7	31.5	16.7	16.7	22.2	11.1	11.1	20.4	18.5
马歇	14.8	14.8	14.8	14.8	13.0	**27.8**	1.9	24.1	28.5	7.4	**29.6**	18.5

	帽子						家具					
	巴斯克贝雷帽	草帽	安全帽	鸭舌帽	毡帽	大礼帽	诺曼底衣橱	帝国风格办公桌	克诺尔长沙发	路易十六风格座椅	天盖大床	田园长桌
收入不到 2499 法郎												
吉斯卡尔·德斯坦	10.6	9.1	12.1	15.2	15.2	**37.9**	10.6	**31.8**	4.5	**33.3**	6.1	13.6
波尼亚托夫斯基	6.1	13.6	**33.3**	7.6	13.6	25.8	16.7	16.7	10.6	15.2	**24.2**	16.7
希拉克	15.2	**27.3**	15.2	12.4	16.7	13.6	15.2	15.2	21.2	21.2	15.2	12.1
塞尔旺-施莱伯	13.6	22.7	16.7	15.2	16.7	152.2	15.2	9.1	**33.3**	10.6	**24.2**	7.6

续表

	帽子						家具					
	巴斯克贝雷帽	草帽	安全帽	鸭舌帽	毡帽	大礼帽	诺曼底衣橱	帝国风格办公桌	克诺尔长沙发	路易十六风格座椅	天盖大床	田园长桌
密特朗	**34.8**	19.7	4.5	15.2	**22.7**	3.0	**28.8**	16.7	19.7	10.6	6.1	18.2
马歇	19.7	7.6	18.2	**34.8**	15.2	4.5	13.6	10.6	10.6	9.1	**24.2**	**31.8**
2500-6499 法郎												
吉斯卡尔·德斯坦	10.4	15.5	7.8	10.9	7.8	**47.2**	5.7	**32.6**	6.7	**34.7**	15.0	4.7
波尼亚托夫斯基	8.8	16.1	**42.5**	4.7	13.5	15.0	**27.5**	19.7	11.9	17.1	12.4	10.9
希拉克	12.4	18.7	14.5	8.8	**30.1**	14.0	12.4	17.6	21.8	16.1	22.8	8.3
塞尔旺-施莱伯	11.9	**29.0**	10.4	11.4	22.3	14.5	11.4	11.4	**30.6**	11.9	**28.0**	6.2
密特朗	**39.9**	16.1	7.8	17.1	13.5	5.7	22.3	11.9	15.5	13.0	12.4	24.4
马歇	16.1	4.7	16.6	**47.2**	12.4	3.1	20.7	6.2	13.0	6.7	8.8	**45.1**
6500 法郎以上												
吉斯卡尔·德斯坦	11.1	16.7	3.7	3.7	13.0	**51.9**	9.3	**38.9**	3.7	**35.2**	13.0	
波尼亚托夫斯基	9.3	11.1	**42.6**	3.7	14.8	18.5	**29.6**	21.2	3.7	14.8	22.2	7.4
希拉克	13.0	24.1	27.8	9.3	14.8	11.1	13.0	24.1	24.1	22.2	9.3	7.4
塞尔旺-施莱伯	13.0	**38.9**	5.6	5.6	**31.5**	5.6	7.4	9.3	**37.0**	9.3	**29.6**	7.4
密特朗	**46.3**	5.6	7.4	13.0	18.5	9.3	22.2	3.7	16.7	14.8	14.8	27.8
马歇	7.4	3.7	13.0	**64.8**	7.4	3.7	18.5	1.9	14.8	3.7	11.1	**50.0**

索　引

（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

Abstention，弃权，468；-nisme，弃权主义，464，534

Académisme，学院派，72，80

Acquisition，获得，93，380-381；
Condition d'-，获得条件，17，70，82，106，122，478-480；
mode d'-，获得方式，70-75，82，88，95n，96-98，100-101，105，122n，298，367，377-378

Adam G.，亚当，460

Adolescents，少年，429；
-de la bourgeoisie，资产阶级少年，58，
也见 esthétisme，唯美主义。

Adorno T. W.，阿多诺，450，569，598。

Age，年龄，26，91，116，120，217，234，237，243，259，299，337，393，395，398，403，405，407-409，464，466，475，482，512，520，526，533n，534，557；
-social，社会年龄，243；
classe d'-，年龄段，544，555-556；
也见 génération（mode de），生成（方式），ordre（des succession），（继承）次序。

Agriculteurs，农业劳动者，26，82，120，128n，136，142，147，152，155，177，201，208-209，224，237-238，278n，366，383，440-447，453，459n，468，470n，472，475，489，492，501，513n，522n，528，531n，534，535n，589。

Aisance，自在，58，71，73，89，97-98，125，196-197，228-229，236，241，274，281，285-286，358，
也见 apprentissage，尝试；
-forcée，强装的自在，282n；
ethos bourgeois de l'-，资产阶级的自在的精神气质，391。

Aisthesis，知觉，71，219，566，570，573。

Alexander S.，亚历山大，566。

Aliénation，异化，92n，390，423，450，450n，570；
-culturelle，文化异化，92，
也见 autodidacte，自修者；
-s génériques et-spécifiques，一般

的和特殊的异化，117，228。
Alliance(de classe)，(阶级)联合，513。
Allodoxia，误识
158，174，184n，391，421；
-culturelle，文化误识，370，370n，377，也见 aliénation，异化，méconnaissance，忽略，reconnaissance，认可；
-politique，政治误识 502，536，538。
Alpinisme，登山运动，301。
Ame，灵魂(与肉体对立)，17，558，573。
Analogie，类比，55，631；
opérateur-ique，类比装置，553n。
Ancien，古老，257，259，319，336，398n，525，
也见 jeune，年轻，nouveau，新，prétendant，觊觎者；
appartenance à un groupe-，属于一个古老集团，319。
Ancienneté，资历，77-79，83，180，
也见 noblesse，贵族；
-dans la bourgeoisie，
在资产阶级中的资历，
见 bourgeoisie，资产阶级。
Apolitisme，不问政治，541。
Apprentissage，训练，28，56，70-71，81，85；
-précoce，早期训练，71，77，79，240；
-scolaire，学校教育训练，28，56，81；
conditions d'-，训练条件，190；
也见 acquisition，获得。
Appropriation(des produits culturels)，占有(文化产品)，22，36，193，229，249，251-252，279，318-321，552，561，也见 comsommation，消费；
-de la problématique politique，占有政治问题体系，502，504；
-matérielle，物质占有，135，243，251-253，309，317，321，332，437；
-symbolique，象征占有，58，135，243，251-253，305，317-318，321，332，348；
-symbolique comme substitut de l'-matérielle，作为物质占有的替代物的象征占有，317-319，321；
instruments d'-，占有工具，196，249，251-252；
lutte pour l'-de biens rares，
为占有稀有财产的斗争，246，273，278，280；
mode d'-de l'-œuvre d'art，占有艺术作品的方式，301-321；
mode d'-légitime des biens culturels，文化财产的合法占有方式，279-280，319，451；
travail d'-，占有活动，110。
Argot，行话，460，574。
Aristocratie，贵族，61，231，237，

380,436n。
Aristocratisme,贵族主义,236,242,325;
-technocratique,专家政治的,472。
Aristote,亚里士多德,286,291,571,627。
Arrière-garde,后卫,92,257,259。
Art,艺术,250-251,280,463-464,538,573-575,577,583,596-597;
-d'avant-garde,先锋派艺术,69;
-s en voie de légitimation,处于合法化过程的艺术,14,96,375;
-légitime,合法艺术,见 culture,文化;
《-libre》et《-mercenaire》,"自由艺术"与"唯利是图的艺术",579;
-moderne,现代艺术,531n,581;
-moyen,中产阶级艺术,13,62,63n,65,96;
-populaire,大众艺术,459-460,568n,572;
-pour l'-,为艺术而艺术,33n,50-51,61n,441;
attentes de la bourgeoisie à l'égard de l'-,
资产阶级对艺术的期待,334-335;
enseignement rationnel de l'-,
艺术的理性教益,72-73,80-81,577n,
也见 pédagogie,教育;
lutte à propos de l'-,关于艺术的斗争,60,284,356;
refus de l'-pour l'-,拒绝为艺术而艺术,221,438。
Art de vivre,生活艺术,49,60-61,71,77,218-219,298,310,319,355-356,378n,393,403,409,423,428-429,438,458,506;
-bourgeois,资产阶级生活艺术,133,200,284,334n,422,436;
-comme enjeu de lutte entre les classes,作为阶级斗争的赌注的生活艺术,50,60,356。
Artisans,手工业者,13,23n,27n,28n,40n,41n,46-47,49n,50,63n,69,128n,129,129n,134,146-147,155-157,203n,208n,209,237-238,383,393,395,397-398,403,406n,408,440-441,447n,452-453,458n,459n,470n,472,475,481-482,489,513n,522,528,530,531n,534,588;
-d'art,艺术手工业者,40n,134,157,415-416,561,588。
Artistes,艺术家,13,30-31,33n,40n,61,63n,65,67,69n,98,100-101,169,174-175,196,208n,225n,249,251,254,280n,284,298-299,321,334,336,363-364,409,433,463,493,513-514,528,531n,573-574,582,588;
也见 fractions(dominé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

被统治)阶层。
Ascension sociale,社会上升,124,160,299,380,382,389-390,393,396,398,405-406,414,424,533。
Ascétisme,苦行主义,135,197,207,235-236,254,301,304,321,324n,325-326,335n,337n,349n,356,382,388-389,426,453,也见 ascension sociale,社会上升;
-électif,有选择的苦行主义,196,221,284-286;
-esthétisant,唯美主义的苦行主义,216;
aristocratisme-ique,苦行的贵族主义,236,242,325,
也见 fractions (dominé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
Aspirations,期望,123,161,174,176,396,423,532;
-décalage entre les-et les chances,期望与机遇之间的差距,61,159-161,166;
manipulation des-,对期望的操纵,24-25。
Assignation (statutaire),法定分配,22,24-25,24n,518,520;也见 titre,头衔。
Association,组合,533,560。
Assurance,自信,229,282,380,414,442。
Attribut(ion),属性(归因),554,559,627,
也见 assignation,分配;
-s analogiques,类比归因,634;
-statutaire,合法的属性(归因),25,317,466,507,551n;
stéréotypie sociale des-s,属性(归因)的社会定式,558n。
Aurore (l'),《黎明报》,515,520,525n。
Autodidacte,自修者,23-24,72n,298,344,377-378,404;
-d'ancien style et-nouveau style,老派和新派的自修者,91-93,106,164。
Autonomie,自主,51,448,
-de l'œuvre d'art,艺术作品的自主,31,33,36;
-du champ de production culturelle (ou artistique),文化(或艺术)生产场的自主,30,33n,249,255,270,273n,275,362n。
《Autoritarisme》(des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的"专制主义",506,510。
Autorité,权威,229,281,285,320,375,382,422,451,461,480,483n,484,504;
symbolique de l'-,权威的象征性,511。
Avant-garde,先锋派,69,92,96,175,257,259,278,280n,297,335,357,509,511,517,525,

547,582;
-consacrée,被认可的先锋派,92;
nouvelle-éthique,新伦理先锋派,360,422-424,428,431;
nouvelle bourgeoisie comme-de la révolution éthique,作为伦理革命的先锋派的新资产阶级,356-358。
Avenir,未来,247n,383,396,398,398n,405-407,414,533;
-indéterminé,不确定的未来,396;
-pré-déterminé,预先确定的未来,396;
rapport à l'-,与未来的关系,174,201-203,407,也见 trajectoire,轨迹;
représentation de l'-de la position,关于位置的未来的表象,395。
Bachelard G.,巴什拉,21n,103。
Bakhtine M.,巴赫金,574,638n。
Bally Ch.,巴利,104,551n。
Bande dessinée,连环画,27,36,92,95n,96,417。
Barnes D.,巴恩斯,370。
Barthes R.,巴特,82-83。
Baudrillard J.,鲍德里亚,84n。
Beauté,美,213n,227;
也见 femme,女人,présentation (de soi),展示(自我),professions de présentation et de représentation,表现和表演的职业。
Becker G. S.,贝克尔,111n,203。
Beckett S.,贝克特,34。
Bénichou P.,贝尼舒,55,380。
Benveniste E.,邦弗尼斯特,560。
Benzecri J.,邦兹克利,253n,293。
Besoins,需求,172,183,427,
也见 intégration,一体化,
lutte (de concurrence),(竞争的)斗争;
imposition des-légitimes,合法需求的强制规定,184,356,397,415,422-423,428;
système de-,需求系统,436-437,437n。
Bibliothèque,图书馆,143,309,309n,404n。
Biens (économiques ou culturels),(经济或文化)财产,122,127,196,246,255,278,318;
-culturels,文化财产,249-250,252,255,259,465,549;
-culturels de grande diffusion,广泛传播的文化财产,见 production,生产;
-culturels omnibus,公共文化财产,516;
-de culture légitime,合法文化财产,136,279,297;
-de luxe,奢侈财产,249,256n,258,270,279,317,334;
connaissance pratique de la correspondance entre les-et les groupes,对财产与群体之间联系

的实践认识，544；
vendeurs de-et de services symboliques，象征财产和服务的出售者，297，356，422，531，
也见（nouvelles）professions，（新）职业。
Billing M.，比林，558n。
Bluff（culturel），（文化的）虚张声势，97-98，101，281-283，371，381，416，419，421。
Böhm-Bawerk E.，博姆-巴沃克，203。
Boime A.，博伊姆，363。
Bonne volonté，良好意愿，48n，325，370，388，406，532-533；
-culturelle，良好的文化意愿，135，164，365，367，370，388，404-406，453，481。
Borges L.，博尔赫斯，290n。
Boudon，R.，布东，179。
Bourgeois，资产者，10，17，42n，67，81，98，100，194，194n，196，204，213，240，246，334，339，348，436n，444，487，494，518，569；
-et intellectuel，资产者与知识分子，10，284；
petit-，小资产者，40n，42n，62，64，67，67n，194，204，229，241，274，283，339，348，370，375-377，379，381，388-390，396，428，436n，487，494，511，532-533，533n，534n；
petit-d'aspiration，
渴望上升的小资产者，203。
Bourgeoisie，资产阶级，66，67n，68，576n，也见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
-ancienne，旧资产阶级，101，169，172，259，322，511n；
-en ascension，上升的资产阶级，98；
-en déclin，衰落的资产阶级，66，98；
-ancienneté dans la-，
在资产阶级中的资历，68，71，71n，74，77，105，240，298-299，339；
grande-，大资产阶级，19，80，105n，225，268，353，358，360；
nouvelle-，新资产阶级，98，129n，133，171，243，259，259n，348-361，422-423，431，506，633，636；
petite-，小资产阶级，61，64，67n，77n，90，225，272，274，278，280，282，331，335，367，380，453，458，470n，511；
petite-ascendante，上升的小资产阶级，48n，50，87n，98，98，367，388，511；
petite-d'exécution，执行小资产阶级，404-409，419，421，424；
petite-en declin，衰落的小资产阶级，50，66，87n，398-405，416，424；

petite-établie，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69，87n，90-91，92n，100，124n，275n，416，419，513n；
petite-nouvelle，新小资产阶级，13，28n，41n，48n，49n，63n，66，87n，92n，96，98，100，134，144，172，227，275n，357，376，393，405，409-431，513n，531，589。
Bray R.，布雷，75。
Bridge，桥牌，240n。
Brillant（与 terne，黯淡，相对），出色，485，546，546n。
Cadres，管理者，117，155，524；
-(administratifs) moyens，中等（行政）管理者，26，27n，41n，48，48n，49n，63n，64，69，98，129n，134，143-144，147-151，177，201，203n，207n，208，224，235，237-238，278n，304，357-358，366，383，393-394，397，404n，405，407-409，437n，440-441，445n，447n，453，458，459n，461n，468-469，470n，472-473，481，481n，489，492，501，506，513n，521-522，531n，588；
-moyens du commerce，中等商业管理者，13，27n，418n，419，588；
-supérieur，高级管理者，16，26，27n，47，82，98，129n，143，148，177，201，203n，206-209，208n，224-225，238，243n，278n，300，324n，337-339，337n，344n，345-354，360，366，383，437n，438，441，445，445n，447n，452-453，459n，468，470n，472-473，482，489，492，501，506，522，531n，588；
-supérieur du secteur privé，私营部门的高级管理者，40n，130-133，136，144，153，299，304，322n，332，344-353，353n，524-525，588；
-supérieurs du secteur public (ou administratifs supérieurs)，国营部门的高级（或高级行政）管理者，98，130-133，144，150-151，155，299，304，308，322n，326n，344n，349-353，419，513，524-525，588。
Camus A.，加缪，379。
Capital，资本，89，112，122-123，192，246，273-274，285-286，299，512，530；
-corporel，身体资本，227，239，也见 corps，身体，
-culturel，文化资本，10，12，26，40n，41n，56，61，69，72n，73，82，96，110，115，128-135，136n，138，142，145，148n，152，156-158，167，168n，169，177，196-197，234，236，240n，243，247，252-253，284，293-295，298，301，304n，308，325-326，331，339，361，366，377，382-383，388-389，

405-406,414,416,440,442,470,483,490,522,530;
-culturel comme principe dominé de domination,作为统治的被统治原则的文化资本,331;
-culturel et scolaire,文化资本和学校教育资本,21-22,88,90,96,116,414;
-culturel hérité (ou incorporé),继承的(或被归并的)文化资本,13n,21-22,69,77,88-90,98,100,104,116,121,133,142,158,252,450;
-culturel objectivé,被客观化的资本,117,251-252,256,348,451;
-économique,经济资本,40n,61,89,128-135,138,142,145,147,151-152,155,168n,196-197,234,284,293-295,298,301,304,304n,308,325,331,348,361-362,382-383,388-389,414,440,466,470,490,522,530;
-et marché,资本和市场,126-127;
-scolaire,学校教育资本,10,12-14,16,21-22,26-27,32,56,68,70,81n,82,85,88-89,95-96,98,100-101,103-104,115-116,121,135,142,147,152,155,158,297,300,324,339,344,348,361-362,398,416,466,475-476,478-479,481n,484,490,490n,501,520,525,525n;
-social,社会资本,89,100,116,128,133,138,142,145,149,151,158-159,166-167,168n,169,225,240n,243,284,326,331,344,348,355,388-389,414,416,436n,437,512;
-spécifique,特定资本,127,581;
-symbolique,象征资本,见symbolique,象征;
-décalage entre économique et culturel,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差距,326,331n;
espèces de-,资本种类,89,118,126,128-130,135,137,145-146,273-274,293,297,320n,356,362,476;
reconversion du-,资本的转化,89,145-146,155,530;
-rendement différentiel du-,有差别的资本收益,89n,151;
structure du-,资本结构,13n,74,89,95,119,124,126,128,135n,139,143,145,152,196,230,297,301,324,391,397-398,483,512-513,522,524,526,528;
volume du-,资本总量,13n,89,95,119,122,124,126,128,135,139,143,145-146,152,196,230,257,273,298,301,391,397-398,476,512-513,522,526,528。
Caricature,漫画,229。
Carrière,前途,339n,397n;

-négative，消极的前途，也见(sous)-prolétariat .(赤贫)无产者。
Castiglione B.，卡斯蒂廖内，475n.。
Catégorèmes，范畴，554-555，627；
也见 attribut (attribution)，属性(归因)。
Cayrol R.，卡约尔。
Célébration，称颂，486；
discours de-，称颂之辞，55，73-74。
Célibat，单身，23n，120，199，448。
Censure，审查，466，468，577-578，580。
Champ，场，70，95，97，103-105，112，114，126-127，142，146，175n，192-193，230，232-234，248，258，258n，272-273，284，356，403n，479，496，517，524，530，535，547-548，556n；
-artistique，艺术场，30，33n；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场，255，257，321，331，335，547；
-de production，生产场，246，255，257-259，275n，428；
-de production culturelle (ou intellectuelle)，文化(或知识生产)场，11，19，19n，31，40，63n，169，252，253n，259-260，266-267，280n，362n，363-364，375，396，465，505n，530，547，597；
-des luttes de classe，阶级斗争场，126-127，176，252，255，257，266，272-273，331，396，465，504-505，524，547，597；
-des possibles，可能性的场，52，55，122，230，536；
也见 possibles (univers des)，可能性(空间)；
-du pouvoir，权力场，见 pouvoir，权力；
-économique，经济场，356，396，525；
-politique，政治场，465，502，504n，505，536；
dynamique du-，场的动力学，279-281。
Chances，机遇，135，176，338，383，388，443，473，478-479，481，490，512；
-de profit，获益的机遇，94，227，339，414；
-de trajectoire professionnelle，职业轨迹的机遇，150，382；
ajustement des espérances aux-objectives，愿望与客观机遇的配合，123，145，441，549；
décalage entre les-et les aspirations，机遇与愿望之间的差距，166；
structure des-d'accès au système d'enseignement，进入教育系统的机遇的结构，116，156，177，179。
Chanson，歌曲，14，65，91，295。
Chapoulie J. M.，沙布里，483n。

Charisme (charismatique),超凡魅力(超凡魅力的),229-230。
Charlie-Hebdo,《查理周刊》,92。
Cheval (Facteur),(邮递员)舍瓦尔,379。
Chômage,失业,159。
Cinéma,电影,14,25,34,67n,68,96,295,376,417;
fréquentation du-,看电影,26。
Cinéphiles,影迷,71-72。
Civilisation,文明,575-576,578;
opposition entre la-et la culture,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对立,280。
Classant (classable,classer,se classer),能分类的(可分类的,分类,为自己分类),14,17,59,85n,127,189-190,192,193,195,246,256n,261,267,273,278,285,514,544,550,560,561-562,563,635。
Classe,阶级,190,290n,476,514,也见 classement,分类;
-logique comme produit de l'incorporation de la division en-s sociales,作为对社会等级划分之归并产物的逻辑阶级,191;
-sociale,社会阶级,122,268,274,279,380,433,448,479,483,492,500-501,520,525,528,530,543-544,550-552,552n,560,563-564,571,也见 bourgeoisie,champ (des luttes de classe),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场;
-d'aspiration,渴望上升的阶级,532;
-dominante,统治阶级,13,40n,48,49n,61,63n,68,74,81n,85,99n,130,132,134,138,204,218-219,222,232,241,254,256,260,284,293-364,380,383,422,443,445,470n,483,511n,516n,518,522,524-526,525n,547;
-dominée,被统治阶级,185,280,284,448,452,470n,538;
-en ascension,上升的阶级,380;
-(ou fraction de-) en déclin,衰落的阶级(或阶层),120;
-incorporée,被归并的阶级,512,也见 habitus,习性;
-s moyennes,中产阶级,16,24n,34,46,63n,64-65,68,81n,85,124n,167,173,223,235,272,274,275n,282,367-431,383,443,483,521-522,524,535;
-objective ou-de condition d'existence,客观阶级或生活条件阶级,112-113,128,195,230,274,290;
-objectivée,被客观化的等级,512,也见 biens,财产,titre,头衔;
-s populaire,民众阶级,13,16,24n,33-37,41-42,42n,46,61-62,63n,64,67,67n,81n,85,90,129n,199-204,210,212,216-

218,222-223,227,232,234-235,274,275n,282,382,419,433-461,485n,491,506-507,507n,510,520-521,532,534,537n,558,572;
lutte des-quotidienne,日常的阶级斗争,73,也见 lutte,斗争;
rapport aux-s populaires,与民众阶级的关系,17,433-435,433n,435n;
soumission éthique à la-dominante,对统治阶级的伦理服从,532;
structure de la-dominante,统治阶级的结构,547。
Classement (classification),分类(划分),28,40,61,147,189,195,272,278,283,376,378,396,428-429,476,543-544,549-550,551n,553-554,556,560,563,563n,也见 habitus,习性,goût,趣味,poste,职位;
-incorporé et-objectivé,被归并的和客观化的分类,256n,505n,553,559;
-officiel,官方分类,559-560;
scientifique et-indigène,科学分类与本地分类,192;
-scolaire,学校教育分类,23,25,174,429,451,486;
lutte des-s,分类斗争,256n,337n,355,556n,559-561,564;
refus du-,对分类的拒绝,429;
système de-,分类系统,72,181,190,195,213,256,256n,261,290,337n,355,451,505n,545,549-550,554-560,556n,569;
vision du-et position occupée dans les-s,分类的观念和在分类中占据的位置,552,也见 système scolaire,学校教育系统。
Classicisme,古典主义,297。
Clubs,俱乐部,114,182,234,239,355。
Collection,收集,379,404,404n。
Commerçants,商人,142,146-147,155-157,177;
-d'art,艺术商人,134,588;
-de luxe,奢侈品商人,57;
petits-,小商人,13,27n,28n,40n,41n,46-47,49n,50,63n,69,128n,129,129n,134-135,146-147,152,155-157,203n,207n,208-209,208n,225,237-238,297n,383,393,395,397-398,403,406n,408,440-401,447n,452-453,458n,459n,461n,470n,472-473,481-482,489,522,530n,531n,534,588;
gros-,大商人,16,40n,41n,129-133,129n,135,147,152,155,198n,204-209,242,243n,278n,297,299-300,304,306,309,309n,322,322n,332-333,332n,353-354,353n,383,393,395,

440，447n，459n，481-482，522，524，531，531n。
Commun（与 rare，罕见，对立），常见，21，33，219，485-487，546，570；
lieux-s，陈词滥调，546，556。
Communisme culturel（illusion du），文化共产主义（的幻想），251，252n。
Compétence，能力，21，29，68，71，83，93-95，97，166，252-253，295，319-320，325，331，360，370，375，405，406n，408，416，420，426-427，442-443，452，467，469，472，478-479，484，491，也见 marché，市场；
-artistique，艺术能力，21，54，466n，也见 disposition（esthétique），审美配置；
-culturelle，文化能力，12，70，72n，93，95，97-98，105，349，391，421，460，478n；
-économique，经济能力，540；
-légitime，合法能力，294，426-428；
-politique，政治能力，465-466，470n，476-480，500，504，540；
-statutaire，合法能力，24，94，103，375，378，473-480，484，490；
art de jouer de la-，运用能力的艺术，97，也见 marché（mondain），（上流社会）市场。
Concret，具体的，309。
Concurrence，竞争，142，147，176-177，183，255，257-258，260n，272，279，388，398n，422，465，504，517，561；
-entre les fraction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阶层之间的竞争，337；
也见 champ，场。
Condition，条件，状况，39，43，184，191，198，225，290，438，509，514，564，572；
-sde classe，阶级状况，112，118，192，195，257，274，281-282，433-435，444，491；
-d'existence，生活状况，28，56-59，112-113，118，122，128，190，195，230-231，275n，324，438，441，443，459，490n，491，493n，512，514，529n，533n，538，540，544，548；
-professionnelle，职业状况，522；
-professorale，教师状况，577；
-s sociales，社会状况，139，210，229，271，295，425，433n，435，487，489，493，500，534n，552，557；
changement de-，状况的改变，145，530；
éternisation de la différence des-s，状况差别的永久存在，184，也见 lutte（de concurrence），（竞争的）斗争；
rapport à la-de classe，与阶级状况的关系，433-435，564。

Conditionnements (sociaux)，社会制约，59，112，118，143，290，514，548，552。
Conflit，冲突，465，487；
-de génération，代与代之间的冲突，见 génération，世代；
-de valeurs，价值冲突，355；
-éthique，伦理冲突，468；
-politique，政治冲突，468；
-sur l'art ou l'art de vivre，关于艺术或生活艺术的冲突，356。
Conformisme，因循守旧，惯例，382；
《-logique》，"逻辑惯例"，549。
Conformité，符合，一致，435，443-444，452，458，也见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
Connaissance，认识，了解 13，22n，271，281，308，541，549，583；
-de la culture，对文化的认识，365，367，370，也见 reconnaissance，认可；
-des acteurs，对演员的了解，27，28n，294，306；
-des compositeurs，对作曲家的了解，12，68，85，96，294-295，391，419n；
-des metteurs en scène，对导演的了解，26-27，28n，37n，68，96，294，306；
-des noms d'hommes politiques，对政治人物的名字的了解，479；
-descriptives musicales，对音乐作品的了解，13，295，419n；
-des peintres，对画家的了解，13，98，294，460，461n；
-des vins，对酒的了解，319；
-érudite，博学的认识，308n；
-et préférence，认识和偏好，406n，也见 préférence，偏好；
-théorique et-pratique du monde social，关于社会世界的理论和实践认识，464，544-546；
écart entre la-et la reconnaissance，认识与认可之间的差距，370，461；
inter-，相识，518。
《Connaisseur》，"行家"，71，318。
Conscience，意识，537；
-de classe，阶级意识，492；
-politique，政治意识，493，500；
bonne-，良知，532；
《fausse-》，虚假意识，529；
prise de-，觉悟，271。
《Consciencieux》(ethos du)，"有责任心的"(精神气质)，404；
也见 (petite) bourgeoisie (en déclin)，(衰落的小)资产阶级。
Consécration，认可，464。
Conservatisme，保守主义，405，505-506，511，525，529，534；
-éclairé (ou libéral，ou reconverti，ou réformateur)，开明的(或自由的，或转向的或改革的)保守主义，423，431，478，525，533n；

-esthétique，审美保守主义，408；
-éthique，伦理保守主义，408，496；
-politique，政治保守主义，408，424；
-religieux，宗教保守主义，424。
Consommateurs，消费者，19n，110，248，258，371，也见 simili，赝品，vulgarisation，普及；
morale de-，消费者的精神状态，428；
production des-，消费者的产生，356，361；
relation entre-et produits，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110-111，也见 goût，趣味。
Consommation (consommer)，消费，139，192，246，320，356，377，397，422-423，437，448，450，458，514，535n，564；
-s alimentaires，食物消费，20，197-202，204-212，216-222，437-438，445，458；
-culturelle (ou esthétique)，文化(或审美)消费，58，74n，101，110，196，319，379-380，594；
manière de-，消费方式，12，321。
Contestation，不满，532；
-de l'autorité，对权威的不满，465；
-de la légitimité politique，对政治合法性的不满，460；
-de l'ordre social ou de l'ordre établi，对社会秩序或合法秩序的不满，331，525，532，559；
-des formes，对形式的不满，525；
-symbolique de la réalité sociale，对社会现实的象征性不满，334，417，也见 artistes，艺术家，fractions (intellectuelles)，(知识)阶层。
Contremaîtres，工长，26，27n，28n，64，148，383，406n，437，452-458，460，461n，481，513-514，521-522，528，531n，535。
Conversation，谈话，194；
-bourgeoise，资产阶级的谈话，194n，443；
-populaire，民众阶级的谈话，443。
Conversion，转化，128n；
-du capital culturel en capital scolaire，文化资本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本，见 capital，资本；
taux de-ou convertibilité des différentes espèces de capital，不同种类的资本的转化比率或兑换比率，137，273-274，536。
Cooptation，遴选，14，123，168，414。
Corps，身体，形体，机制，58，84，169-171，210-213，227-229，231，239-241，268，281，426，430，443，448，452，544，552-553，553n，558，568，573；
-aliéné，被异化的身体，228；
-de classe，阶级机制，213；

-interne，内部机制，232；
expériences-elles primitives，原始的身体经验，84-87，也见 incorporation，归并；
expression-elle，身体表达，424，426；
gymnastique-elle，体操，553；
rapport au-，与身体的关系，210，212，228-229，234，241，282n，424，426，448，492，544；
rapport au monde social et rapport au-，与社会世界和与身体的关系，552；
représentation légitime du-，身体的合法表象，448；
schéma-el，身体图示，210，240，629；
soins-els，身体保养，227-458；
techniques du-，身体技能，543。
Cosmétique，化妆，227-228，230，259，358，440-441，444。
Coubertin P.（de），顾拜旦，102。
Course，竞赛，532，561；
也见 concurrence，竞争。
Couturiers，女装设计师，259。
Crédit，信用，183-184，356，422；
也见 consommation，消费，（nouvelle）bourgeoisie，（新）资产阶级。
Crise，危机，185，483，509，533n，557。
Critique，批判，164，260-261，267，525；
也见 ressentiment，仇恨。
Croix（la），《基督教报》，521。
Croyance，信仰，25，55-56，101，279，281，377，580-581；
-collective，集体信仰，279，284；
mécanisme de production de la-，信仰的生产机制，218n；
也见 enchantement，着魔，méconaissance，忽略。
Cryptocratie，秘密体制，478。
Cuisine，烹饪，12，41，84，87n，95，109n，207-209，224，295，319，470。
Culte（du moi），（自我）崇拜，486；
也见 personne，个人。
Culture，文化，修养，102，109，210，212，253，279-280，319-320，444，451-452，463，479，558，570-572，575-576，578，597，也见 croyance，信仰，nature，本性；
-artistique，艺术修养，321；
-dominée，被统治阶级的文化，280n，451；
-économico-politique，经济-政治文化，360-362；
-en voie de légitimation，正在合法化的文化，430；
-et civilisation，文化与文明，80；
-et rapport à la-comme enjeu de luttes，文化和与作为斗争赌注的文化的关系，见 luttes，斗争；
-légitime，合法文化，11，22，24，24n，28，34-35，70，77，81，92，94，

96-97, 99-100, 104, 109, 157, 171, 249, 252, 279, 295, 298, 367, 371, 375, 378, 406n, 408-409, 443, 451, 459, 483-484, 518, 522, 566, 588n, 589;
-libre (légitime ou illégitime), (合法的或不合法的)自由文化, 22, 24, 68, 69n, 89;
-littéraire, 文学修养, 321, 360;
-moyenne, 中产阶级文化, 63, 69, 72n, 279, 294, 297, 299, 335, 370-371, 370n, 375-377, 379, 394, 588n;
-musicale, 音乐修养, 见 musique, 音乐;
-politique, 政治文化, 466, 478;
《-s populaires》, "大众文化", 459;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科学和技术文化, 321;
-scolaire, 学校教育文化, 96, 299, 378, 483;
contre-, 反文化, 92, 104, 106, 161, 217n, 243, 259n, 273n, 429-430, 459;
croyance dans la valeur de la-(ou intérêt pour la-), 对文化价值的信仰(或对文化的兴趣), 279;
rapport à la-, 与文化的关系, 70-71, 73-74, 81, 88, 93, 95n, 97, 101-102, 280, 298, 367, 371, 377-378, 381, 460, 也见 acquisition (mode d'), 获得(方式), apprentissage, 训练, familiarité (statutaire), (法定的)熟习。
Culturisme, 文化主义, 232, 也见 classes populaires, 民众阶级。
Dannenmaier W. D., 丹内迈耶, 229。
Débandade, 散乱, 185n, 395;
也见 statistique (agrégation), 统计学(集合)。
Déclassement (déclassé), 降级, 122-123, 147, 161, 168, 176, 182-188, 418, 428, 513n, 530;
lutte contre le-, 反降级的斗争; 166, 415-416, 531n;
produits culturels-s, 降级的文化产品, 375-376, 也见 culture moyenne, 中产阶级文化。
Déclin, 衰落, 124, 166, 393, 396-398, 414, 424, 530, 533n, 也见 trajectoire, 轨迹;
-collectif, 集体衰落, 120, 125。
Définition(sociale), (社会)定义, 16, 479, 491, 557;
-dominante, 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定义, 459, 490。
Defrance, J., 德弗朗斯, 232。
Dégoût, 厌恶, 60, 65, 83, 553, 566, 569-570, 579, 585, 也见 goût, 趣味;
-du facile, 对浅薄的厌恶, 见 facile, 浅薄的。
Dégustation, 品尝, 86, 318-319;
也见 corps, 身体, goût, 趣味。

Delcourt C.，德尔古，148。
Délectation，愉快，308，317，321，565-566。
Délégation（politique），（政治）授权，78，230，283，470，479，481，484，489，491，495，499，505，515，560；
-à un parti，授权给一个党派，493；
défiance à l'égard de la-，对授权的不信任，487。
Delsaut Y.，德尔索，442n，495n。
Demande，需求，255，258，465；
-de discours politique，政治话语需求，536；
-d'opinion，观点需求，515；
也见 offre，供给。
Dénégation，否认，173，221-222，429，538，574，578，580，580n，585；
-de la fonction，对功能的否认，197；
-du monde social，对社会世界的否认，18，197，219，222，334，580n，596，也见 art，艺术，bourgeoisie，资产阶级，musique，音乐，philosophie，哲学。
《Dépolitisation》，"非政治化"，515。
Dépossession，剥夺，450，463，484，500，502，509，538；
-culturelle，文化剥夺，450-452；
-économique et culturelle，经济和文化剥夺，450；
reconnaissance de la-，对剥夺的认可，450。
Député，众议员，474-475。
Déréalisation，非现实化，64，538，580，596。
Derrida J.，德里达，578-580，583n。
Descartes，笛卡尔，465。
Désenchantement，幻灭，161，407-408，也见 aspirations，期望，(contre)- culture，（反）文化，ressentiment，仇恨。
Désintéressement（désintéressé），无关利害，22，36，42，56-59，71，94，239，260，266，274，280，284，287n，320，361，363，451，533，567，573，579；
也见 détachement，漠然，esthète，唯美主义者，méconnaissance，忽略。
Désinvestissement，中止投资，36，123，174-175。
Desrosières A.，德罗西埃，268。
Dessin（enseignement du），图画（课），81。
Détachement，漠然，36，58；
也见 distanciation esthétique，审美陌生化，esthète，唯美主义者。
Détente（dans la tension），（紧张中的）放松，358；也见 aisance，轻松，style de vie，生活风格。
Déteneurs，持有者，见 prétendants，觊觎者。

Devoir，责任，422，424，426，472，570n；
也见 droit，权利，morale，道德，opinion，观点。
Dévotion (à la culture)，(对文化的)忠诚，405；也见(petite) bourgeoisie (en ascension)，(上升的小)资产阶级。
Diachronie，历时性，396-398，403，405，528-529。
Diacrisis，分隔，553，559，也见 distinction，区分。
Dialectique，辩证法，274，286，509；
-entre les dispositions et les positions，配置与位置的辩证法，123，192；
-des chances objectives et des espérances subjectives，客观机遇与主观期望的辩证法，185；
-de la dévaluation et du rattrapage，贬值与补救的辩证法，151，也见 concurrence，竞争；
-du déclassement et du reclassement，降级与重新分类的辩证法，182-183；
-de la prétention et de la distinction，自负与区分的辩证法，也见 distinction，区分，prétention，自负。
Dickens，Ch.，狄更斯，50。
Dichter E.，迪西特尔，431。
Didactisme (refus du)，(对)说教(的拒绝)，375。
Différence，差异，61，180，183-184，192，249-250，260，286，398n，438，444n，452，483，528，543，558n，585；
-entre les sexes，性别之间的差异，见 sexe，性别；
-sociale meconnue reconnue，被认可的被忽视的社会差异，577，也见 esthétique，美学；
redoublement et accentuation des-s，差异的扩大和加强，212，274，460，526；
也见 distinction，区分，écart，差距。
Dignité，尊严，533，533n，538；
-culturelle，文化尊严，460；
-de la《personne》，个人尊严，见 personne，个人。
Dilettantisme (bourgeois)，(资产阶级的)业余爱好，494。
Diplôme，文凭，12，26-27，37，131，299，393，406n，452-453，464，466，470n，472-474，476，479，482，489，500-501，506，518，534，631；
dévaluation du-，文凭的贬值，149-150；
variations de la valeur des-s sur le marché du travail，文凭价值在劳动市场上的变化，148，151；
也见 capital scolaire，学校教育资本。
Discipline，纪律，406，426，534n；
也见(petite) bourgeoisie (en ascension)，(上升的小)资产阶级。

Disposition，配置，13，17，19n，21，33，70n，81n，86-87，103，110-112，115，122-123，127，135，145，166-167，190-191，193，230，236，241，246，252-253，256-257，274，283，298，308，327，336，348，356，388，405，409，414，416，418，420，422-423，425n，433，438，441，444，444n，448，478，481n，484，493-494，496，499，511，514，532，534n，577，也见 dialectique，辩证法，ethos，精神气质，goût，趣味，habitus，习性；
-ascétique，苦行的配置，见 ascétisme，苦行主义；
-envers la culture légitime，合法文化配置，12，22，25-27，27n，29，65，308，417，430；
-esthétique，审美配置，28-33，40-41，50，54，56-59，61，65，109，109n，294-295，298，301，309，379，393，395，418，438，492，也见 bourgeoisie，资产阶级，compétence (artistique)，(艺术)能力，distinction，区分，idéologie (charismatique)，(超凡魅力)观念；
-s éthiques，伦理配置，见 éthique，伦理；
-politique，政治配置，491-495，也见 opinions (mode de production des)，观点(的生产方式)；
-s régressives (répressive)，倒退的(压抑的)配置，50，398，407，531n，532，也见 (petite) bourgeoisie (en déclin)，(衰落的小)资产阶级；
-s temporelles，时间配置，135n，201，529，也见 trajectoire，轨迹；
ajustement des-s aux positions，配置与位置的配合，123，414；
renforcement des-s ，配置的加强，444；
système de-s，配置系统，109，112，293，295，487。
Distance，距离，36，46，67，98，200，250，274，285-286，366，381，436，458，520-521，538，540，567n，569-570；
-à la necessité，与必然的距离，见nécessité，必然；
-au monde，与世界的距离，57，59，438，也见 bourgeosie，资产阶级，disposition (esthétique)，(审美)配置，distanciation，陌生化；
-au role，与角色的距离，57，237；
-géographique，地理距离，136；
-scolaire，学校教育距离，539；
-sociale，社会距离，136，358，526；
-temporelle，时间距离，526，也见écart，差距，retard，落后；
prise de-intentionnelle，有意识保持距离，59，458，也见 style de vie，生活风格。
Distanciation (esthétique，politique)，(伦理的，政治的)陌生化，36-

42,521,567;
《-》brechtienne,布莱希特的"陌生化",567n。
Distinctif,区别的,区分的 143-144,184n,195,275,286,290,295,317,319,431,524;
écart-,差距,67,561;
maximisation du rendement-,区分收益的最大化,258;
pouvoir-,区分的权力,254,320;
préférences-ves,有区别的偏好,见 préférences,偏好;
propriétés (ou traits)-s,区分属性(或特征),见 propriétés,属性;
signes (ou marques)-s,区分符号(或标志),190,192,212,246,250,256,258,268,278-279,320,361,563;
valeur-ve,区分的价值,59,230,253,273-275,305,319。
Distinction,区分,出众 32,36,59,61-62,84,97,100-101,157,195,200,204,207,217n,222,249-254,256-257,274-276,281,284,334,361-362,430,486,500,543,562-563,571,577,579,585;
-bourgeoise,资产阶级的高雅,278,358;
-culturelle,文化区分,254;
《-naturelle》comme absolutisation de la différence,作为差别绝对化的自然区分,61,278-279,286;
-sans intention de-,无区分意图的区分,66,250-251,274,275n,278-279,442-444,444n;
dialectique de la-,区分的辩证法,13,40,240,258,也见 prétention,自负;
lutte pour la-,为了区分的斗争,85n;
prétention à la-,区分企图,418-419;
profits de-,区分利益,见 profits,利益;
propriétés de-,区分属性,250;
relation de-,区分关系,32,249-251,585;
《sens de la-》,区分意识,278,370,553,585;
stratégies de-(ou recherche de la-),区分策略(或对区分的寻求),70,249,258-259,274-275,278,320-321,594;也见 champ (de production),生产场,distanciation,陌生化,esthétique,美学,goût,趣味,prétention,自负。
Distingué,高雅的,杰出的,34,485,546,546n,573;
也见 vulgaire,一般的。
Distribution,分配,分布,分类 29,136,146,177,192,195,210,213,231,234,241,246,252-253,272-273,293,297,301,362,549,555,562,636,638,也见 classe,阶级;

maîtrise (ou connaissance) pratique des-s,对分布的实践把握(或认识),544,563,638;
propriétés de-,分布属性,18,19n,231;
valeurs-nelles,分布价值,19,101,231,239-240。
Division,划分,544-549,553n,559,563,627;
relation entre les principes de-(ou de classification) et les-s sociales,划分(或分类)原则与社会划分之间的关系,545-549。
Divulgation,泄漏,透露,普及,278,281;
-de la culture legitime,合法文化的普及,375,也见 vulgarisation,普及化;
auto-,自我透露,253。
Docilité(culturelle),文化驯服,370;也见 (petit)-bourgeois,(小)资产者。
《Doctes》,"学究的",73-77,80,83;也见 mondain,上流社会的,scolaire,学校教育的。
Dogan M.,多甘,475n,494,522。
Doise,W.,杜瓦斯,558n。
Dominants,统治者,41,511,513,524,535,540-541,547,558,597,638,也见 dominés,被统治者。
Domination,统治,252-253,448,535n,556;
-culturelle,文化统治,459-460;
-morale,道德统治,532;
-sexuelle,性别统治,444;
-sociale et-sexuelle,社会和性别统治,553n;
division du travail de-,统治劳动的分工,241,321,544,547,598,也见 fraction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阶层;
effet de-symbolique,象征统治的作用,57,597;
légitimation de la-,统治的合法化,252;
nouveau mode de-,新统治形式,172,358;
principe de-,统治原则,138,258,284,331,331n,336,356,也见 lutte,斗争;
rapport de-,统治关系,548;
symbolique de la-,统治的象征性,553n。
Dominés,被统治者,452,535,538,541,547,549,638,也见 classes,阶级,fractions (de classe),(阶)层;
opposition entre dominants et-,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513,520,558;
opposition entre dominants et-comme opposition fondamentale de l'ordre social,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对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547。

Don，赠礼，29，31，228，380，452，487。
Doncieux G.，董西厄，79。
Doxa，信念，59n，464，499，538，549，559；
也见 allodoxia，误识，doxosophe，定见论者，orthodoxie，正统观念。
Doxosophe，定见论者，480，540。
Droit，权利，559；
-d'entrée，进入权，240，414；
-statutaire sur la politique，在政治上的合法权利，478，480，518。
Droite（politique），（政治上的）右派，494，525，547。
Duby G.，杜比，548，556，557n。
Dumézil G.，迪梅齐，548。
Durkheim E.，涂尔干，252，287n，499，549，560，562。
Ecart，差距，139，180，183-185，190，194，249-250，280，398n，526，559；
也见 différence，差别 ordre，秩序。
Echange（matrimoniaux），（婚姻）交换，268。
Echantillon，样本，480，481n，482，484，588。
Echec，失败，408，448。
Echecs（jeu d'），国际象棋（游戏），240。
Eclectisme，折衷主义，379；
也见 autodidaxie，自学。
Ecole，学校，22，452n；
grandes-s，重点大学，24，173，338-339，344n，481。
Ecologie，生态学，496n，513n。
Economisme（économistes），经济学主义（经济学家），110-111，111n。
Ecriture，写作，596-597。
Ecrivain，作家，101-102，249；
也见 professeur，教授。
Education，教育，102，406，452，452n，534n，也见 instruction，教导；
-bourgeoise，资产阶级教育，278；
-permanente，永久教育，175；
-politique，政治教育，515，534n；
-religieuse，宗教教育，514；
-sexuelle，性教育，470n，492。
Egalité（formelle），（形式上的）平等，489，536。
Eglise，教堂，465，496n。
Election，选择，选举，528，535；
也见 opinion（enquête d'），（民意）调查，vote，投票。
Elias N.，埃利亚斯，80，251，426n，436n，571n，575-576。
Elimination（scolaire），（学校教育）淘汰，161，173-174。
Elite，精英，546，574，585。
Elitisme，精英主义，281n，463，525；
-du pauvre，穷人的精英主义，243。
Enblème，标志，200，279，334，526，581；

也见 stigmate，烙印，污名。
Employés，职员，12，26，27n，41n，48，48n，49n，63n，64，69，82，115，144，147-149，177，198，201，203n，208-209，224，237-238，278n，297n，357-358，366，383，407-409，440，445n，447n，453，458，458n，459n，468-469，470n，472-473，481，489，492，501，506，517，521-522，528，531n；
-de bureau，办公室职员，27n，28n，40n，115，115n，128，134，147-148，207n，297n，397，404n，405，406n，409，417，513，535；
-de commerce，商业职员，115，115n，393，404n，417，513n。
Endogamie (de classe)，(阶级)内婚制，268。
Enfance，童年，56，71，247，426-427；也见 jeu，游戏，pédagogie，教育，puériculture，儿童教育。
Engel J. F.，恩格尔，371。
Engels F.，恩格斯，463。
Enjeu，赌注，131，185，246，273-274，279，281，284，348，356，358，362，423，509，525，540，556，559，581；也见 champ，场，croyance，信仰，lutte，斗争。
Enquête，调查，552，552n，587-588，592-594，634；
-d'opinion，民意调查，见 opinion，观点；
relation d'-culturelle，文化调查关系，22n，98，194n，365，378n，470，也见 légitimité (imposition de)，合法性(的强制规定)。
Enseignement，教育，485-486；
-secondaire，中学教育，179；
-supérieur，高等教育，179，520；
accès au système d'-，进入教育系统，156；
accès des filles de la bourgeoisie à l'-supérieur，资产阶级女子进入高等教育，428；
contenus del'-，教育内容，486；
crise de l'-，教育危机，483；
《démocratisation》de l'-，教育民主化，161，452n；
rapport entre les classes sociales et le système d'-，社会阶级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关系，147，480-482，589n；
système d'-，教育系统，21，377，485-488，508；
système d'-comme système de classement objectivé，作为被客观化的分类系统的教育系统，451；
utilisateurs de l'-supérieur，高等教育的使用者，481。
Entreprises，企业，155，353-356；
crise des petites-artisanales et commerciales，小手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危机，155-157；
directeur de grandes-，大企业经

理，355，360；
taille des -，企业规模，136-137，534；
transformation de la structure du champ des -，企业场的结构变化，356。
Epargne，节俭，349n，356，388。
Equipe (l')，《队报》，521。
Espace，空间，128，134，176，196，230，241，260，293，403，513，524；
-des classes moyennes，中产阶级的空间，63n，371；
-des consommations alimentaires，食物消费的空间，209，230；
-des consommations culturelles，文化消费的空间，196；
-des préférences，偏好的空间，230，249；
-des styles de vie (ou-symbolique，ou-des propriétés symboliques)，生活风格空间(或象征空间，或象征属性的空间)，112，139，189-190，193，195，230，279，293，295；
-économique，经济空间，112；
-géographique，地理空间，113，117，135-136，306，也见 résidence，住所；
-physique et-social，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552，552n；
-politique et-social，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513-514，526；
-pratique，实践空间，189；
-social，社会空间，19n，136，139，146，166，199，213，227，230，241，250，256，271，377，395，429，513-514，530-531，533，535，547，596，634；
temps social，社会空间—时间，395-396；
déplacement dans l'-social，在社会空间中的移动，146，也见 trajectoire，轨迹。
Essentialisme，本质主义，22-23，124，199，479，633；
也见 noblesse，贵族。
Esthète，唯美主义者，30，36，45n，64，71，73，86，377，379，496，573。
Esthétique，美学的，审美的 61-62，66，193，197，216，218，222，228，235-236，293，332，441，444，470n，490n，491，550，566-568，572；
-bourgeoise，资产阶级美学，566；
-de classe，阶级美学，274；
-dominée，占被统治地位的美学，42n，49；
-dominante，占统治地位的美学，42n，49-50，67，196，250；
-du《soigné》，"一丝不苟的"美学，404；
也见 (petite) bourgeoisie (en déclin)，(衰落的小)资产阶级；
-en soi，自在的美学，62；
-formaliste，形式主义美学，55；

-hédoniste de l'aisance，轻松自如的享乐主义美学，197；
-légitime，合法的美学，566；
-petite bourgeoise，小资产阶级美学，50；
《-》populaire，大众美学，33-37，42-45，62，64，438；
-《pure》，纯粹美学，41，45，286，308，576；
-savante，学院美学，33，42n，72，575；
choix-s comme partie intégrante des choix éthiques，作为伦理选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审美选择，322-324；
constitution-，美学构建，40-41，49，64，67，67n，496；
disposition-，审美配置，见 disposition，配置；
distanciation-，审美的陌生化，36-42；
intention-，审美意愿，29-30，274，438；
intolérance-，审美的不宽容，60，也见 dégoût，厌恶；
réalisme-，审美现实主义，64，也见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
relativisme-，美学相对主义，33；
systématicité objective de l'-en soi ou de l'-populaire，自在美学或大众美学的客观系统性，33，72；
taxinomies-s，美学分类，54；
théorie-，美学理论，36，54。
Esthétisme，唯美主义，49，58；
-ascétique，苦行的唯美主义，326；
-《moyen》，“中产阶级的”唯美主义，64；
-petit-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61-62，419；
-révolutionnaire，革命的唯美主义，50。
Estime（de soi），（自）尊，25，158，164，443，448；
restauration de l'-，找回自尊，460。
Eternisation，永久化，78；
也见 temps（social），社会时间。
Ethique，伦理学，193，195n，235-236，241，357，423，428，469，478，490n，492，514，533，550，570，573，575-576；
-bourgeoise，资产阶级伦理学，566；
-populaire，大众伦理学，203；
-thérapeutique，治疗伦理学，427-428，431；
-universelle，普遍伦理学，247；
choix-s，伦理选择，见 esthétiques（choix），审美（选择）；
dispositions-s，伦理配置，49，294，297-298，324，336，354，356，381，393，395，421，481n，也见 ethos，精神气质；
restauration-，伦理复兴，511n。
Ethnocentrisme，人种中心主义，435，441。

Ethos，精神气质，45，45n，49，61，89n，203，235，235n，247，353，404，407，419，425n，427，430，490n，491-494，496，505-506，507n，511，534-535，537，537n，550，568，576，577n；
-bourgeois de l'aisance，资产阶级轻松自如的精神气质，391；
-de la fraction dominée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的精神气质，368，也见 désintéressement，无关利害，distance，距离，esthétique（《pure》），（"纯粹"）美学，goût（pur），（纯粹）趣味；
-et logos，精神气质和逻各斯，536-537；
-petit-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391，404；
-populaire，民众阶级的精神气质，42，405。

Etre（et paraître），存在（和显现），281-283，564；
也见 preséntation，表现，représentation，表象，symbolique，象征。

Euphémisme（euphémisation），委婉措辞（委婉化），36，415-416，514，521，528，538-539，578，583；也见 forme，形式。

Excellence，优异，71；
définition de l'-，优异的定义，286。

Exclusion，排除，472，548-549，558；
-objective et-subjective，客观排除和主观排除，466，466n；
auto-，自我排除，509。

Exécution（opposée à conception），执行（与概念对立），405，451；
petite bourgeosie d'-，执行的小资产阶级，见（petite）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

Exploitation（auto），（自我）剥削，23n，389；
也见（petite）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

Exposition，展览，52，54，207-209；
也见 neutralisation，中立。

Express（L'），《快报》，516n，524-525。

Expressivité（expressionnisme），表现性（表现主义），17，35，197。

Facile（degoût ou refus du），（对）浅薄（的厌恶或拒绝），33，213，227，286，521，566-567，569。

Fair Play，公平游戏，237，239。

《Faisant-fonction》，"行使功能"，23-24，561。

Fait divers，社会新闻，520-521。

Fallers L.L. A.，法勒斯，275n。

Familiarité（familiarisation），熟习，68，71，82，84，89，97-98，105，381，443；
-statutaire avec la culture légitime，对合法文化的法定熟习，68，82，

96,125,157,367,416,419;
relations de-,熟习关系,200,204,217,也见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laisser-aller,放任,morale (de la bonne vie),(幸福生活的)观念。
Famille,家庭,家族 21,57,81,93,97,242,299,514,535n,557;
biens de-,家庭财产,71,82-83;
inculcation-iale,家庭灌输,124;
relations de-,家庭关系,389;
rôle de la-et de l'école dans l'acquisition culturelle,家庭和学校在文化获取中的角色,28;
vieilles-s,古老的家族,见 noblesse,贵族。
Fauconnet A.,福科内,568n。
Faure E.,富尔,9。
Fecondité,生育,388-389;
stratégies de-,生育策略,382,也见(petite) bourgeosie,小资产阶级;
taux de-selon les différentes catégories sociales,不同社会等级的生育率,383,385。
Féminin,女性,243,362,444,629,也见 masculin,男性;
anti-isme,反女性主义,324;
beauté-e,女性美,169,213n,也见 professions (de présentation et de représentation),(表现和表演的)职业;
condition-e,女性状况,208,514;
magazines-s,女性杂志,170,357,421,473,也见 art de vivre,生活艺术。
Féminisation,女性化,120,152,409n。
Femmes,女人,妇女,41,41n,42n,58,120,149,170,201,208,225n,227,236,356-358,361,362n,380,418,424n,428,440-441,443-445,458,469-475,470n,472n,479,481-482,484,520,525,534,535n,557n,558,也见 nature,本性;
-de la bourgeoisie,资产阶级妇女,58,199,228;
de la petite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妇女,228,427n;
des classes populaire,民众阶级妇女,228,441-444;
-des fractions nouvelles de la bourgeosie et de la petite bourgeoisie,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新阶层,232;
accès des-à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e,妇女接受高等教育,357。
Fête,节日,36,45,221,235,459,459n,638n,也见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jeux,游戏,participation,参与;
-foraine,集市日。
Fétichisme,拜物教,279。
Figaro (le),《费加罗报》,19,516n,

518,520-522,524-525,525n。
Fisher S.,费希尔,552n。
Flaubert G.,福楼拜,98,249-250,478n,505n。
Fliegel N.,弗利吉尔,336n。
Focillon H.,福西庸,9。
Fonction,功能,29-31,33,197,218,222-223,521,573,也见 forme,形式;
-de l'image,形象的功能,43;
-expressive,表现功能,17,44;
-sociale,社会功能,43-44,260,556,556n,560;
《esthétique》-naliste,功能主义"美学",438,441;
mise entre parenthèse de la-de l'objet,搁置对象的功能,56,也见 disposition (esthétique),(审美)配置;
négation des-s primaires,对原始功能的否定,291;
refus du《-nalisme》populaire,对民众阶级对"功能主义"的拒绝,219n。
Force,力量,20,484;
-de travail,劳动力,447,447n,556;
-du corps,体力,32,447,556;
idée--,观念力,484,504,也见 opinion(politique),政治观点。
Formalisme,形式主义,218-219,390,509;
-bourgeois,资产阶级形式主义,36,441。
Forme,形式,29,33,36,43,45,246,251,513n,567;
autonomie de la-,形式的自主,51;
contestation des-s,对形式的不满,525;
mise en forme (ou mettre des-s),形式化,35,218-219,219n,541,577-579,也见 censure,审查,euphémisme,委婉措辞;
primat de la-sur la fonction,形式优先于功能,30-31,34-37,54,62,197,218-219,221-223;
primat de la substance sur la-,物质优先于形式,221;
refus de la et de la gratuité des recherches-elles,对形式探索的形式和无动机的拒绝,33-34,42,221,也见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esthétique》(populaire),(大众)"美学"。
Fractions (de classe),阶层,40n,98,99n,256n,482-483,512,514,524-526,528-530,588;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阶层,14,130-132,136-138,155,225,241-242,257,259,266,284,362,517,530;
-des classes moyennes,中产阶级阶层,134-135,155;
-dirigeantes,领导阶层,355;
-dominant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

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97，102-103，235，243，284，304，423，470n，494，513，525，547；
-dominé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103，196-197，236，243，257，259，284，363-364，445，470n，513，520，524-525，547，568，577；
-en ascension，上升的阶层，406；
-en déclin，衰落的阶层，143，511；
-établies，地位稳固的阶层，143，243；
-intellectuelles，知识分子阶层，40n，103，304，334；
-nouvelles，新阶层，64，124n，125，142，232，243，259，272；
-nouvelles des classes moyennes，中产阶级的新阶层，331，424n；
-stables，稳定的阶层，143；
ancienneté de l'appartenance à la classe dominante dans les différentes-de la classe dominante，在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中从属于统治阶级的资历，299；
champ des classes et des-，阶级和阶层场，524；
changement de-，阶层的变化，530；
hiérarchie d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 en fonction de leur capital，按照资本划分的统治阶级的阶层等级，308-309；
lutte ou concurrence entre-，阶层之间的斗争或竞争，138，336；
transformation du poids des différentes-des classes moyennes，中产阶级的不同阶层的力量变化，155；
volume des différentes-，不同阶层的规模，151-152。
Fraisse P.，弗雷斯，87n。
Francastel P.，弗朗卡斯泰尔，73。
France-soir，《法兰西晚报》，515，516n，525n。
Franc-parler（franc-manger），直言不讳（狼吞虎咽），36，197，216-218，437；
也见 classes（populaires），民众阶级，fête，节日，licence，放纵。
Frank J.，弗兰克，370。
Galerie，画廊，309；也见 musée，博物馆。
Garfinkel H.，加芬克尔，563。
Gastronomie，美食，73，也见 goût，趣味。
Gauchisme，左倾，504，512，513n。
Gêne，困窘，228。
Génération，世代，生成，338，361，423，512，530；
-scolaire，学校教育代，373，409；
conflits de-，代与代之间的冲突，337，530；
déplacement inter-ou intra--els，代与代之间或代内部的移动，512；

mode de-，生成方式，337-338，409；
opposition entre les-s，代与代之间的对立，556；
transformation du mode de-sociale，社会生成方式的变化，530。
Genet J.，热奈，34。
Gide A.，纪德，486。
Giles H.，吉尔，551n。
Glazer N.，格莱泽，473n。
Goffman E.，戈夫曼，57，283n，563n。
Goldberg A. S.，戈德堡，119n。
Golf，高尔夫，242，243n。
Gombrich E. H.，贡布里希，45，54，55n，60n，250-251，567n，573n。
Gournelles H.，古尔奈勒，445n。
Goût，趣味，爱好，鉴赏 9，59，73，83-84，95，100-101，109，111，121，157，169，172，190，193-194，197，199，207，216，246，251，255-258，256n，267-268，270-271，275，281，284，304，317，319-320，339，355，437，441，447，459n，491n，505n，516-517，534n，543-544，547，550，552-553，566，572-573，577n，591，也见（se）classer，（为自己）分类，distinction，区分；
-s alimentaires，食物上的趣味，85，87，207-212；
-barbare，野蛮的鉴赏，31，199；
-bourgeois，资产阶级趣味，197，241，297，300-301，321，335，339，364，393，442，547；
-comme dégoût des autres-s，作为对其他趣味的厌恶的趣味，59-60；
-comme sens de l'homologie entre des biens et des groupes，作为对财产与群体之间的同源性的意识的趣味，258；
-culinaire，烹饪口味，73；
-de classe，阶级趣味，210；
-de l'ancien，对古物的爱好，78，也见 ancienneté，资历；
-de l'avant-garde，先锋派趣味，335；
-de liberté（ou de luxe），自由（或奢华）趣味，59，195，198-199，199n，204，325，573；
-s de necessité，必然趣味，59，195，198-200，204，433，435-442；
-intellectuel，智识趣味，300，332；
-légitime，合法趣味，14，60，567n；
-moyen，中等趣味，14，63n，70，97，298，333n，335，393；
-《personnel》，“个人”趣味，320，也见 personne，个人；
-petit-bourgeois，小资产阶级趣味，339，391，418，547；
-populaire，民众阶级趣味，16，36，44，198，204n，336，443，547；
-《pur》，“纯粹”趣味，31，566，568-572，579，585；
-rive droite，右岸趣味，297，335；
-《vulgaire》，“庸俗”趣味，250；
bon-，高雅趣味，12n；

changements des-s，趣味的变化，255，257，321；
condition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e la production des-s，趣味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111，437；
dégustation des saveurs alimentaires comme archétype du-，作为趣味典型的食物品味，86，也见 corps，身体；
idéologie du-naturel ou inné，自然的或天生的趣味观念，70，73，79-80；
indivisibilité et unité du-，趣味的不可分割性和统一性，565，591；
jugement de-，鉴赏判断，9，109n，361，547，578；
mauvais-，恶俗趣味，11。
Gramsci，格拉姆齐，448。
Grève，罢工，489，532。
Greco P.，格雷科，539-540。
Griff M.，格里夫，175。
Groethuysen B.，格勒图森，81。
Groupe (de pression)，(压力)群体，481；
-légitime，合法群体，480。
Guillermit L.，吉耶尔米，583n。
Gymnastique，体操，体操般的，235，453；
-s nouvelles (ou anti-)，新体操(或反体操)，232，426；
-tradionnelle，传统体操，426。
Habermas J.，哈贝马斯，581n。
Habitus，习性，109，112-113，122，127，135n，139，158，189-196，210，218，230-231，234，246，257，267，270-271，270n，290，293，349n，355，361，382，390，441，487，499-500，528，543-544，556n；
-comme structure structurante et structure structurée，作为建构的结构和被建构的结构的习性，191；
-de classe，阶级习性，112，247n，433-435，459，491，512，537；
-et opinions politiques exprimées，习性和被表达的政治观点，494；
-petit-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习性，381，388；
cohérence et efficacité de l'-，习性的一致性和有效性，437；
propriétés de l'-，习性的属性，见 propriétés，属性；
systématicité de l'-，习性的系统性，190-193。
Hebdomadaires，周刊，522，catholiques，天主教周刊，522n；
-féminins，女性周刊，221；
espace des-，周刊的空间，524。
Hédonisme，享乐主义，203，301；
-hygiéniste，保养的享乐主义，242；
-réaliste，现实主义的享乐主义，459。
Hegel，黑格尔，570n。
Henning E. B.，亨宁，255。

Hérésie，异端，257，423；
也见 orthodoxie，正统观念。
Hexis（corporelle），身体（素养），100，171，193，358，390，499-500，629；
-corporelle comme expression du sens que l'on a de sa propre valeur sociale，作为对一个人对其自身社会价值的意识之表达的身体素养，552。
Hiérarchie，等级，134，549；
-des légitimités，合法性的等级，见 légitimité，合法性；
-du luxe et de la nécessité，奢侈等级和必然等级，460；
-s scolaires et-s sociales，学校教育等级和社会等级，451；
-sociale，社会等级，482；
brouillage des-s，等级的模糊，172；
reconnaissance des-s，对等级的认可，375，460，638；
refus des-s，对等级的拒绝，429；
sens des-s，等级意识，174。
Hirschman A.，赫希曼，464n。
Histoire，历史，24n，337，396，403，502，530，546n，也见 bourgeoisie，资产阶级，masculin，男性；
-collective，集体历史，545；
-de l'art，艺术史，253n，567n；
-des goûts individuels，个人趣味的历史，253n；
-individuelle，个人历史，530，545；
-scolaire，学校教育历史，487n；
-sociale，社会历史，465；
-structurale，结构的历史，5 30；
culte de l'-，对历史的崇拜，124；
discours sur l'-，关于历史的话语，521；
enseignement de l'-，历史传授，485；
fonction de l'-，历史的功能，78。
Historia，《历史》，19，92。
Historicisme，历史主义，585。
Hoffmann，霍夫曼，105。
Homogamie，内婚，60；
也见 dégoût，厌恶，style de vie，生活风格。
Homologie，同源性，一致性，79，139，267，505；
-entre l'écrivain et son public，作家与其读者之间的同源性，262，266；
-entre biens et groupes，财产与群体之间的同源性，也见 goût，趣味；
-entre le champ de production et le champ de consommation（ou des classes sociales），生产场与消费场（或社会阶级场）之间的同源性，505；
-entre le champ politique et le champ de production idéologique，政治场与意识形态生产场之间的同

源性，505；
-entre l'espace de la classe dominante et l'espace des classes moyennes，统治阶级空间与中产阶级空间之间的同源性，134；
-entre l'opposition entre fractions dominantes et fractions dominées et l'opposition entre classes dominantes et classes dominées，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对立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之间的同源性，513；
-entre les oppositions organisant les différents champs，组成不同场的对立之间的同源性，547；
logique des-s，同源性的逻辑，266；
relation d'-entre les champs，场之间的同源关系，548。
Humanité (l')《人道报》，517，521-522，524。
Hypercorrection，过度矫正，105，229，285，382；
也见 (petite)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
Hystérésis，滞后现象，158，231，361。
Identité，身份，447n，448，452；
-masculine，男性身份，211；
-nominale，名义上的身份，17-19，199，216，528；
-nominale et-réelle，名义上的和真实的身份，560；
-sexuelle，性别身份，119，479；
-sociale，社会身份，157，161，176，191，216，283，416，423，448，514，554-555，558n，562。
Idéologie，观念，意识形态，67，284，495，546，550n，578；
-s autoritaires，权威观念，506；
-charismatique，超凡魅力观念，29，31，452；
-conservatrice，保守观念，408，也见 vieillissement，衰老；
-de l'école libératrice，自由派观念，161，452n；
-du goût naturel ou inné，自然或天生趣味的观念，见 goût，趣味；
-professionnelle，职业观念，574，574n；
champ de production-ique，意识形态生产场，465，467，499，504-506，515，540；
mécanismes-iques，意识形态机制，183，371n，571；
stratégies-iques，意识形态策略，364。
Illégitimité，不合法性，380。
Illusio，幻象，31n，57，279；
也见 intérêt，利益，investissement，投资。
Image (de soi)，(自身)形象，203。
Imposition，强制，规定，22，60，230，461，479-480，514；
-de structures mentales，精神结

构的强制规定，559；
-du principe dominant de domination，占统治地位的统治原则的强制规定，也见 fraction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阶层，lutte，斗争；
du système de classement，分类系统的规定，554；
-d'un nom et transmutation de la chose nommée，一个名字的强制规定和被命名的事物的蜕变，560；
-symbolique，象征强制，24，355n，418；
effet d'-，强制作用，24，256，286，366，448，502，504，538；
pouvoir d'-，强制力量，366。
Incompétence (statutaire)，(法定的)无能，473-480，489，505；
也见 compétence (statutaire)，(法定)能力。
Inconscient，无意识，448；
-de classe，阶级无意识，492，529n。
Incorporation，归并，190-191，195，210，320，549；
-des structures sociales，社会结构的归并，545-546；
也见 incorporé，被归并的。
Incorporé，被归并的，84，122，127，252，298，464，478，499，512，545，557，559，585；
也见 capital culturel，文化资本，chance，机遇，dispositions，配置，habitus，习性，objectivé，被客观化的，schèmes，模式，structures (sociales)，社会结构。
Inculcation，灌输，22，485，514，528。
Indignation (morale)，道德愤怒，408，424，511；
-méritocratique，能力主义者的愤怒，348。
Industriels，工业家，16，40n，41n，129，129n，130-133，136-137，146-147，152，155，198n，201，204-209，225，242，243n，278n，299，304，306，309，322，322n，332，332n，333，353，353n，354，383，393，395，437n，440，447n，459n，481-482，513-514，522，524；
也见 fractions (dominant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
Infirmière，护士，372-374，410-413，415。
Ingénieurs，工程师，40n，98，130-133，136，143-144，148，150-151，155，206，225，243n，299，308，337-339，337n，339n，348-349，353-354，353n，383，482，513n，522，524；也见 fraction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阶层。
Innovation，创新，506，529。
Instituteurs，小学教师，16，40n，

49n,63n,64-65,96,98,100,129,134-135,143-144,146,148-149,155,207n,235,383,393-395,404n,408,409n,461n,481n,483,513-514,522,524,528;
也见 fractions (des classes moyennes),(中产阶级的)阶层。
Intégration(sociale),(社会)一体化,348;
-symbolique des classes dominées,被统治阶级的象征一体化,172,185。
Intellectualisme,唯智主义,83,553;
rejet de la vision-iste de l'œuvre d'art,对关于艺术作品的唯智主义观念的摒弃,73-74,82-83;
vision-iste de l'œuvre d'art,关于艺术作品的唯智主义观念,73,86;
anti--,反智主义,103,334n,也见 fractions (dominant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
Intellectuels,知识分子,智识的 10,63n,64-65,67,155,174-175,182,196,247,254,266,284,305,321,334n,361-364,393,423,428,463,465,478n,492,492n,494,496,496n,513,524,547,553,567n,575,也见 fractions (dominé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
-comme classeurs inclassables,作为不可分类的分类者的知识分子,550n;
-de gauche et de droite,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11;
《-》opposé au《manuel》,与"体力劳动者"对立的"知识分子",451;
rapport des-à la condition ouvrière,知识分子与工人状况的关系,433-435。
Interaction(isme),互动(论),271,271n,282,545;
也见 relations objectives (structure de),客观关系(结构)。
Intérêt,利益,兴趣 10,63n,185,257,266,279-280,284,371,408,452,464-465,472,481,483,490,499,516,533,533n,539,553-556,581;
-de classe,阶级利益,452n;
-de la classe et-des membres de la classe,阶级的利益和阶级成员的利益,166;
-général,普遍利益,539;
-s matériels,物质利益,284;
-pour la politique,对政治的兴趣,见 politique (rapport à la),(与)政治(的关系);
-s professionnels et catégoriels,职业的和等级的利益,355;
sublimation des-s,利益的升华,356,575;universalisation des-s

particuliers，个人利益的普遍化，509。
Intermédiaire，中间人，47n；
-s culturels，文化中间人，13，16，40n，100，299，393，395，415-416，419，423；
-entre les classes，阶级中间人，172，285，也见（petite）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
nouveaux-s culturels，新文化中间人，100，374-375，377。
Investissement，投资，投入，34-37，56，69，92，95-96，145，164，227-228，440；也见 champ，场，croyance，信仰，enjeu，赌注；
-culturel，文化投资，90，101，133，157，159，247，306；
-s éducatifs，教育投资，133，148，247，382；
-économique et-affectif，经济和情感投资，94，133，356；
-s《scolaires》et-s《libres》，"学校教育"投资和"自由"投资，95；
placement des-s culturels，文化投入，93。
Jazz，爵士乐，14，27，68，92，95-96，376，417，569；
也见 arts（en voie de légitimation），（正在合法化的）艺术。
Jeu，游戏，11，34，61，176，247，279，285，381，427，431，494，525，579，580-582，582n，625；
-x avec la règle，与规则的游戏，285；
-comme apprentissage，作为训练的游戏，427；
-culturel，文化游戏，280，280n，583，585。
Jeune，年轻，年轻人 201，225，225n，259，336，524-525，525n，557-558，也见 fractions（dominé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nouvelles）professions，（新）职业，（nouveau）style de vie，（新）生活方式；
attitude a l'égard des-s，对年轻人的态度，403，406，529，531n。
Jeunesse，青年，175，235，557。
Jouissance，享乐，567，569-573，575-576，578；
-esthétique，审美享乐，82；
négation de la-，对享乐的否定，573。
Journaux，报纸，261，267，480n，481n，516，522；
-d'opinion，表达政党观点的报纸，465，489，515；
-économique，经济报纸，353-354；
-légitimes（ou《sérieux》），合法的（或"严肃的"）报纸，518；
-locaux（ou regionaux），地方（或地区）报纸，516，516n，520，524；
-nationaux，全国报纸，516n，518，520，522，524，535；
-omnibus，公共报纸，516-517，521

522,524;
lecture des-,读报,19,445,515。
Jugement,判断,43,261;
《-d'attribution》pratique,实践的"归因"判断,550-551,554;
-de classe,等级判断,638,也见attribution,归因,catégorème,范畴;
-de goût,趣味判断,见 goût,趣味;
-esthétique,审美判断,43-44,577-578;
-politique,政治判断,465,476,490-492,494,497,499。
Juridisme,偏重法律,382。
Kafka F.,卡夫卡,555。
Kant,康德,42-45,80,199,424n,465,543,566-581,583n,585。
Kantorovitch H.,坎托罗维奇,78。
Kayser J.,凯泽,516n。
Kesselman M.,凯塞尔曼,78。
Kitsch,媚俗,67;
也见 classes(populaire),(民众)阶级。
Kris E.,克里斯,472n。
Lagroye J.,拉格鲁瓦,475n。
Laisser-aller,放任,200,213,228。
Langage,语言,390,444,452,458n,459-460,507,536,538-539,548,554;
-bourgeois,资产阶级语言,194n,197,241,也见 censure,审查;
-corporel,身体语言,197,553n;
-du désir,欲望的语言,431;
-emprunté,借鉴来的语言,539;
-légitime ou savant,合法的或学术的语言,250;
-parlé et-écrit,口语和书面语,508;
-politique,政治语言,476,535;
-populaire,大众语言,197,537,见 franc-parler,直言不讳;
aisance en matière de-,语言方面的自如,285;
méfiance à l'égard du-politique,对政治语言的不信任,541;
rapport au-,与语言的关系,194n,492;
usage dominant(ou savant)du-,占统治地位的(或学术的)语言用法,241,538-539;
usage populaire du-,语言的大众用法,539;
usage scolaire du-,语言的学校教育用法,554-555。
Langer S. K.,朗格,32。
Laxisme,宽容主义,196,274,403,492,506,532。
Lazarsfeld P.,拉扎斯菲尔德,598。
Lebart L.,勒巴尔,126n,293。
Lecture,阅读,582-583;
-de journaux,读报,见 journaux,报纸。
Légitimation,合法化,256,422,485,556n,573。
Légitime,合法的,12,101-102,234,

272-273, 279, 283, 301, 331n, 436, 467-468, 481, 483, 489, 496, 538;
biens-s, 合法财产, 97;
définition-, 合法定义, 365;
hiérarchie-, 合法等级, 95n;
produits-s declassés et devalués, 降级的和贬值的合法产品, 375, 也见 culture (moyenne), 中等文化;
rapport-à la culture, 与文化的合法关系, 381, 420-421。
Légitimité, 合法性, 26, 61, 95-96, 95n, 171, 185, 201, 247, 250-251, 252n, 256n, 282, 284, 317, 358, 367, 370n, 371, 452, 478n, 485;
-artistique, 艺术合法性, 29-30, 335, 也见 champ (artistique), (艺术)场;
-culturelle, 文化合法性, 71, 365-367, 371, 460-461;
-philosophique, 哲学合法性, 582;
contre-, 反合法性, 460;
définition scolaire de la-, 合法性的学校教育定义, 96;
effet de-, 合法性的作用, 483;
hiérarchie des degrés de-, 合法性程度的等级, 96, 131, 239n;
imposition de-, 合法性的强制规定, 40, 101, 183, 357, 365-366, 468, 538;
lutte pour le monopole de la-artistique, 为垄断艺术合法性的斗争, 60;
sens de la-, 对合法性的意识, 239;
signes extérieurs de la-culturelle, 文化合法性的外在标志, 371。
Leibniz, 莱布尼茨, 193, 543, 553。
Leites N., 莱特斯, 473n。
Lenski G. E., 伦斯基, 137n, 551n。
Libéralisme, 自由主义, 380, 506, 511n, 529
Liberté, 自由, 198, 216, 218, 281, 284-286, 381, 391, 426, 570, 574n, 579; 也见 nécessité, 必要性, symbolique, 象征。
Licence (sans façon, sans gêne), 放纵(不做作, 无顾忌), 213, 216-218, 222; 也见 franc-parler (franc-manger), 直言不讳(狼吞虎咽)。
Limites, 限制, 界限, 557;
-de la condition, 条件限制, 282;
-incorporées, 被归并的限制, 557, 559;
-conflits à propos des-entre les âges, 有关年龄界限的冲突, 557;
établissement de-entre les classes, 阶级之间界限的建立, 272, 396, 555, 也见 classement, 分类, taxinomies, 分类;
sens des-, 界限意识, 174, 203, 282, 549, 559。
Lipset S. M., 李普塞特, 494, 506。
Littérature, 文学, 25, 69, 79, 96, 486。
Lobel L. S., 洛贝尔, 275n。
Lord G., 洛尔, 474n。

Lutte，斗争，74，79，95n，101，104，131，138，180，271-286，355，358，496，513n，535n，540，554，556，559，561；
à l'intérieur du champ de production culturelle，文化生产场内部的斗争，60，532，259；
-de classement，分类斗争，见 classement，分类；
-de concurrence，竞争的斗争，176-177，183-185，252，280，525；
-des classes，阶级斗争，73，127，184-185，246，273，280，284，505，525，555，556n，564，633；
-entre fraction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阶层之间的斗争，259，423，362；
-entre tenants et prétendants，把持者与觊觎者之间的斗争，167；
-s politiques，政治斗争，331，509，635；
-pour l'imposition du principe dominant de domination，为了推行占统治地位的统治原则而进行的斗争，258，331n，336，356，362，也见 fractions（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阶层；
-symbolique，象征斗争，230，266，271，278-287，335n，355，381；
-s syndicales，工会斗争，459，509，532；
champ des-s，斗争场，272-273，504；
culture et rapport à la culture comme enjeu de-，文化和与作为斗争赌注之文化的关系，74，95n，102，284，也见 champ，场，fractions（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阶层；
définition des enjeux légitimes de la-comme enjeu de la-，作为斗争赌注之合法斗争赌注的定义，273。

Luxe，奢侈，58，246，284，309，325，332，335，354，448。

Maintien，举止，212，228，268，499。

Maîtrise，支配，把握，194n；
-pratique，实践把握，491，505，537，544，634n；
-pratique des homologies entre le champ politique et le champ de production idéologique，对政治场与意识形态生产场之间同源性的实践把握，505；
-pratique et savante，实践的和学术的把握，550；
-symbolique，象征把握，72；
-verbale，言语支配，537；
instruments de la-symbolique de la pratique ou de l'expérience，对实践或经验的象征支配工具，537。

Mallarmé，马拉美，250。

Malraux A.，马尔罗，380，574。

Management，企业管理，358。
Mangenot M.，芒热诺，159n。
Manière，方式，手法，70，70n，100，105，180，194，213，270，358，377，379，437，494，532，591-592，594，也见 aisance，自如，acquisition (condition d')，获得(条件)；
-légitime，合法方式，78，88，105，212，234，285，305；
-douce，温和方式，172，358，也见 domination (nouveau mode de)，(新)统治(方式)。
《Manières》，举止，风度，70，74，77，101，106，122，169，221，268，358，444，452，499，也见 maintien，举止，tenue，仪表；
refus des-，对繁文缛节的拒绝，442。
Manifestation，显示，表现，484，489。
Manipulation，操纵，285，537；
-douce，温和的操纵，422，也见 (nouvelles) professions，新职业。
Manis J. G.，马尼斯，552n。
Mann Th.，曼，580n。
Manœuvres，普通工人，82，98，128，148，383，453，458，460，461n，513-514，589。
Marceau J.，马索，268，355。
Marche (à pied)，(徒步)行走，301。
Marché，市场，10，70，93-94，103-106，126-127，158，169，171，200，227，255，364，371n，427，443，464-465，483，516n；
-des biens culturels，文化财产市场，106；
-des biens symboliques，象征财产市场，281，535n，589n；
-des jouets，玩具市场，246-247；
-desœuvres d'art，艺术品市场，505n；
-des titres，文凭市场，158；
-du travail，劳动市场，148，158，161，227，248n，428，447；
-économique，经济市场，535n；
-extra-scolaire，学校教育之外的市场，12；
-matrimonial，婚姻市场，149；
-mondain，上流社会市场，71n，97，106；
-scolaire，学校教育市场，12，22，68，96-97，100，106，158，161，448；
conquête du-，市场的夺取，253；
unification des-séconomiques et symboliques，经济市场与象征市场的统一，360。
Martineau P.，马蒂诺，305n。
Marx，马克思，126，200，271，286，318，326，437n，463-464，544。
Masculin，男性，24n，102-104，211，469-475，470n；
opposition entre le-et le féminin comme forme de l'opposition entre classes dominantes et classes populaires，作为统治阶级与民众

阶级之间对立的形式的男女对立，445；
opposition entre la culture-e et la culture feminine，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之间的对立，361-362，也见 culture（économico-politique）/culture(littéraire)，(经济-政治)修养/(文学)修养，fractions (dominantes)/fractions(dominées)，(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
Masse，群众，185，574，也见 élite，精英，statistique (agrégation)，统计学(集合)；
conception du rapport entre les partis et les-s，对政党和群众之间关系的概念，495；
hantise du nombre ou de la-，数量或群体带来的困扰，546。
Matérialisme，唯物主义，574n；
-bourgeois，资产阶级唯物主义，363；
-des classes populaires (ou-pratique)，民众阶级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201-203，222，363，459。
Mathey，C.，马太，163n。
Méconnaissance，不了解，不知道，忽略 94，158，192，423，425，452，464，484，528，549，577；
也见 culture，文化，hystérésis，滞后现象，reconnaissance，认可。
Médecins，医生，128n，242，326n，331n。
Médico-sociaux (membres de services)，社会医疗(服务人员)，27n，28n，40n，68，120，134，134n，155，235，395，416-417，418n，513n。
Meltzer B. N.，梅尔策，552n。
Méré(chev. de)，德·梅雷(骑士)，77。
Merllié D.，梅利耶，483n。
Métaphore，隐喻，553，631；
-pratique，实践的隐喻，192-193，也见 habitus，习性。
Michelat G.，米什拉，528。
Minute，《分钟》，531n。
Mobilier，动产，家具，12，83-85，87n，460。
Mobilisation，动员，118，464，483n，484，489，507，509，559-560。
Mode，方式，258-259，358，398n。
《Mondains》，"上流社会人士"，73-77，80，83，97，122，326；
也见《docte》，学究，scolaires，学者。
Monde (le)，《世界报》，239n，516n，517-518，520-522，524，525n，539。
Moore Th.，莫尔，305n。
Morale (moralisation)，伦理，道德(教化)，43，388，408，425，445n，447，469，532，534；
-de la bonne vie，幸福生活的伦理，也见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
-domestique，家庭伦理，470，492，

506-507,509,511,514;
-dominante,占统治地位的道德,357-358,406,485,496;
-moderniste (de consommateur, du devoir de plaisir, hygiénique, thérapeutique),现代主义的(消费者的,愉快义务的,保养的,治疗的)伦理,241,356-358,422-428,431,447;
-répressive de la petite bourgeoisie en déclin,衰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压抑伦理,424;
-sexuelle,性伦理,511;
-traditionnelle (du devoir),传统的(义务)伦理,422,424,426。
Mothé D.,莫代,425n。
Musée (d'art),(艺术)博物馆,30,251,254,294,301,304n,307-309,309n,419-420,593。
Musique,音乐,12,16-17,81-83,86,109n,419n,420-421,450,450n,566-567。
Naturalisation,自然化,199,426,433n,552;
-des différences,差别的自然化,73,也见 goût naturel (idéologie du),天生的趣味(观念),acquisition (mode de),获得(方式);
-des hiérarchies et des titres,等级和身份的自然化,451-452。
Nature,自然,本性,18,31n,41,210,228,280,319,430,506,558,571-573,585;
culte de la-,对自然的崇拜,319,430;
distance à la-,与自然的距离,41,212,219,284,570,573。
《Naturel》,"自然的",18,20,55,391,544;
constitution du-comme laisser-aller,把"自然"变成放任,228;
culte du-,对"自然"的崇拜,243,430,也见 culture,文化。
Nécessaire (choix du),必然(选择),433,441,也见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goût,趣味,nécessité,必然。
Nécessité,必然,84,190,196,218,284,331,433,433n,440-441,458,534n;
distance à la-,与必然的距离,56,58-59,198,199n,204,274,284,342,554,也见 conditions (d'existence),生存条件,style de vie,生活风格。
Neutralisation,遏制,31,46,52,54,57,61,309,502,504n,517,521,538-539,570,579,579n,596。
Nietzsche,尼采,197,281n,485。
Noblesse,贵族,77-78,124,576n;
也见 essentialisme,本质主义,titre,头衔。
Nominal,名义上的,114-115;
discordance entre le-et le réel,名

实不符，561；
valeur-e des titres et des postes，身份和职位的名义上的价值，158-159，也见 translation（de la structure），结构平移。
Notable，名流，331，496。
Nouvel Observateur，《新观察家》，92，420n，522，524-525，525n，597。
Numerus Clausus，数量限制，114，150，152，181，390；
也见 club，俱乐部，limite，限制。
Objectivation，客观化，256，280，280n，597。
Objectivisme，客观主义，272，286，544，562-563。
Obsequium，恭顺，334n，531，581。
Œuvre（d'art），（艺术）作品，29-31，36，55，74n，82，245，250-251，253n，270，304，317-319，334，也见 biens（culturels），文化财产；
-comme objectivation d'une relation de distinction，作为一种区分关系之客观化的艺术作品，250-251；
-légitime，合法的艺术作品，14，21，26，41-42；
achatd'-，艺术作品的购买，320。
Offre，供给，246，255，258，465；
-culturelle，文化供给，27n，117，130，136，420；
-de discours politique，政治话语的供给，536；
-d'opinion，观点的供给，515，535；
niveau d'-，供给水平，254，也见 musée，博物馆。
Opéra，歌剧，13，307。
Opérette，轻歌剧，13，376。
Opinion，观点，466，478，481，484，489-490，492n，494-495，499，502，515，524，528，530，536-537；
-autorisée，权威观点，464，480，484；
-mobilisée，被动员的观点，480；
-personelle，个人观点，464-465，485-490，515；
-politique，政治观点，484，492-493，495，512，514-516，533n，538；
-politique comme idée-force，作为观念力的政治观点，484，520；
autogestion de l'-，观点自治，495，496n；
cohérence des-s，观点的一致性，490；
enquête d'opinion，民意调查，465-466，472-473，490，495-496，509，511，535-537，541，589；
mode d'expression des-s，观点的表达方式，494，538；
mode de production des-s，观点的生产方式，492，495，500；
pratique religieuse et-s politiques，宗教修行和政治观点，514；
probabilité de produire une-，产生一种观点的可能性，466-472，481，535，也见 probabilité，可能性；

relation entre les classes sociales et les-s politiques，社会阶级与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501，512。
Optimisme，乐观主义，332，424，433n，529。
Ordre，秩序，顺序，等级，164，192，218，246，378，404，431n，443，463，487n，506，525-526，534n，535n，583；
-des successions，继承顺序，79，183，526，557，也见 temps (social)，社会时间；
-établi (social，moral，symbolique)，法定的(社会的，道德的，象征的)秩序，184，194，423，451-452，464，505-507，510-511，535n，546-547，549，553，556，559，598；
-moral et-politique，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507-511；
adhésion à l'-social，对社会秩序的赞同，348，487n；
mots d'-，口号，538，560；
relations d'-，秩序关系，183，548-549。
Originalité，创新，485-486；
也见 scolaires (taxinomies)，学校教育(分类)。
Origine sociale，社会出身，10，12，68，70，81n，82，85，88，101，103，116，132，151，173-174，179，181，299，338-339，367，393，395，398，405，415-416，419，419n，421，476，482，494，512，514，530，533n。
Ortega Y Gasset，奥尔特加·伊·加塞特，32-33，37。
Orthodoxie，正统观念，257；
constitution de la doxa en-，把信念变成正统观念，也见 hérésie，异端。
Ouvriers，工人，12，41n，46-47，49n，117，144，148，177，198，198n，199，201，208，208n，209，224，237-238，278n，297n，403，433-435，437n，440-441，443，445，445n，447，447n，448，452-453，458n，459n，468-469，470n，471-473，475，489，501，506-508，512，517，522n，531n，534，535n；
-qualifiés，技术工人，26，27n，28n，64，128，129n，148，201，383，406n，437，438n，453，458，460-461，461n，481n，513-514；
-specialisés，普通工人，26，27n，82，98，114n，128，129n，148，383，453，458，460，461n，513-514，528，589。
Panofsky E.，帕诺夫斯基，30-31。
《Parents Pauvres》，“穷亲戚”，197，321，363；
也见 fractions (dominé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层。
Parisien Libéré，《自由巴黎人》，515，516n，525n。

Parti (politique),(政)党,468,475,479,491-493,496n,516-517,533;
-communiste,共产党,475,496,528,533n;
-s conservateurs,保守党,496;
-de masse et-d'avant-garde,群众的政党和先锋的政党,495;
-s révolutionnaires,革命政党,493;
-socialiste,社会党,475-476,513n,517n,533n;
-socialiste unifié,统一社会党,496,513n,517n,533n;
adhésion à un-,入党,465,573;
attitude à l'égard des-s,对政党的态度,522;
relation entre l'appareil des-s et de leur clientèle,政党机构与其支持者之间的关系,495。

Participation,参加,36,45,252n,也见 fête,节日;
formes de la-aux spectacles,观看演出的形式,34,36,569。

《Parvenus》,暴发户,122,298,300,419,436,525;
也见 anciens,老资格的人,tenants,把持者。

Passé,过去,398,529-530,也见 avenir,未来;
relation entre le-et le déclin social,过去与社会衰落之间的关系,398n。

Paternalisme,父权主义,444n。

Patrons (de l'industrie et du commerce),(工商)企业主,120,128n,129n,144,146,366,395,453,也见(gros)commerçants,大商人,industriels,工业家;
petits-,小企业主,26,30n,404n,468-469,501。

Paysans,农民,23n,447,也见 agriculteurs,农业劳动者;
petits-,小农,120。

Pédagogie,教育学,57,85n,241,254,427,431,532;
-rationnelle,理性教育学,72,81,也见 académisme,学院派,scolaire (système),学校教育(系统)。

Peinture,绘画,12,129n,304。

Penchant,癖性,382,388;
也见(petit-) bourgeois,(小)资产阶级,habitus,习性,pente,趋向。

Pente,趋向,124,382-383;
-ascensionnelle,上升的趋向,388;
-de la trajectoire sociale,社会轨迹的趋向,388;
也见 trajectoire,轨迹。

Pérec G.,佩雷克,422n。

Périodisation,周期化,530。

Personne (《personnalité》,personnalisme),个人("人格",人格主义),97,240,320n,356,452,487,497,499-500,514,532,533n,553,也见 bourgeoisie,资产阶级;
culte de la-,个人崇拜,485,487。

《personnel》(goût, idées, opinion, style, tour),"个人的"(趣味,想法,观点,风格,措辞),72n,320,485-486;
也见 opinion,观点。
Pessimisme,悲观主义,197,332,406,424,433n,525,534。
Peuple (populaire),民众(民众的),213,241,也见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
-comme enjeu de luttes entre intellectuels,作为知识分子之间斗争赌注的民众,63n,66-67;
naturalisme-,民众的自然主义,43;
rapport petit-bourgeois au-,小资产阶级与民众的关系,64。
Peyrefitte A.,佩尔菲特,179。
Phantasmes (sociaux),(社会)幻觉,531n。
Philosophie,哲学,486,487n,502,546n,565,580-582;
champ de production-ique,哲学生产场,580-582;
《nouvelle-》,"新哲学",169;
sens de la distinction-ique,对哲学区分的意识,585。
Photographie,摄影,34,37-41,43-44,46-48,62,63n,64,67,67n,85,95,294,367,376,406,也见 art (moyen),(中等)艺术;
-d'art,艺术摄影,62,也见 esthétisme (petit-bourgeois),(小资产阶级)唯美主义;
-populaire,大众摄影,441。
Piaget J.,皮亚杰,87。
Piano,钢琴,18,81,83,299,304n;
也见 bourgeoisie,资产阶级。
Pinter,品特,34。
Pirandello,皮兰德娄,34。
Placement,投资,96,133,275,339,也见 investissment,投资,marché,市场;
sens du-culturel,文化投资意识,也见 compétence,能力。
Plaisir (esthétique),(审美)愉快,71,77,567,570,572-573,575-576,578,也见 esthète,唯美主义者,mondain,上流社会人士;
-pur,纯粹的愉快,31,44,86,308,566,572-573,576,583-585;
devoir de-,愉快的义务,见 morale,伦理。
Platon,柏拉图,43,56。
Poincaré H.,庞加莱,555n。
Point (le),《观点》,524。
Politique,政治,24n,266,362n,408,451,459,461,463-464,470,478-479,491,497,509,515,520,532,534n,536,631;
légitime,合法政治,518;
caricature-,政治漫画,229;
catégories de perception-,政治认识的等级,534;

champ du pensable-ment，政治上可设想的场，465，536，也见problématique (légitime)，(合法的)问题体系；
compétence-，政治能力，见compétence，能力；
constitution-，政治组成，448，492-494，501，505-506，509；
contamination de la-par la morale，道德对政治的传染，479，511，534；
légitimité-，政治合法性，460；
《ligne》-，政治路线，491-493，499；
luttes-s，政治斗争，331n，
mobilisation-，政治动员，448；
mode de pensée-，政治思想方式，496，514；
opinion-，政治观点，也见opinion，观点；
prise de conscience-，政治觉悟，460；
prise de position-，政治立场，297n，408，428，458，514，516，529，也见position，位置；
professionnel de la-，政治专家，475，493，495-496，504，538，540，625，627；
rapport à la-，与政治的关系，445，473，495，516，518，521，534，535n，536；
science-，政治科学，464；
sens-，政治意识，464；
socialisation-，政治社会化，514，534n。
Politisation，政治化，425，425n，509，535；
-du domestique，家庭政治化，514。
《Politologie》，“政治学”，467，469，472，502，504，536，539，541，633n。
Popper K.，波普尔，252。
Populisme，民众主义，63n，64-65，435，450，463，491，525；
-culinaire，烹饪的民众主义，207。
Porte-parole，代言人，481，487，489，495，497，499-500，537-538，541。
Position，位置，地位，11，19n，25，55，61，123，136，139，145，172，176，192，195，210n，212，225，227，256-258，260，266，271n，274，375，377，388-389，395，397，403，414，478，499，504，511，513，524，528-530，533，535，540，545，582n；
-dans 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ou-sociale)，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或社会地位)，25，143，195，257，272，298，408，433，460，466，511-512，528-529，534，544，564；
champ de-s，位置场，11，55，184，212，295，391，465n，504；
champ de prises de-，占位场，55，61，176，428，490，490n，494，504，

511，524，529，531n，533，534n，537n，540；
relation entre-s et prises de-，位置与占位之间的关系，529-535，也见 trajectoire，轨迹；
reproduction de la-，位置的再生产，145-146，157，382-383，421，530，也见 déclassement，降级，reclassement，重新分类；
-s établies，法定的位置，339，349，397，414-415；
-s nouvelles（ou semi-bourgeoise），新（或半资产阶级）位置，166-167，174，339，348-349，397，414，416，418；
-s ascendantes，上升的位置，397；
-s déclinante，下降的位置，397；
-s en porte-à-faux，不稳定的位置，418n，423，514，575；
-s moyennes dans la structure sociale，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位置，391，395-396，396n，414；
rapport à la-（ou représentation de la-），与位置或（位置的表象）的关系，512，528-529；
symbolisation de la-sociale，社会位置的象征化，453；
也见 condition（de classe），（阶级）状况，dispositions，配置，espace（social），（社会）空间。
Positivisme，实证主义，20，103-104，145，290n，598。
Possibles（univers des），可能性（空间），255，444；
-linguistique，语言的可能性，247n；
-politiques，政治的可能性，536；
-stylistiques，风格的可能性，见 style，风格。
Poste，职位，147-149，151，248n，355；
-comme enjeu de luttes，作为斗争赌注的职位，167；
élasticité des-s，职位的弹性，168，414-416，也见（nouvelles）professions，新职业；
mode d'accès aux-s，获得新职位的方式，337-339，344；
relation entre titres et-s，学历与职位之间的关系，147，150，157，159，167，414，560-561。
Pouvoir，权力，134，165，229，259，272-273，320，348，353，361-362，473，484，521，525，556；
symbolique，象征权力，281，559；
champ du-，权力场，362。
Praderie M.，普拉德里，147。
Pratique，实践，112，139，196，231-232，234，240-241，290，293，301，305，398，420，429，443-444，484，544，561-562，591，594；
-s culturelles légitimes，合法的文化实践，234，247，361，420；
économie des-s，实践经济，248，442；
esthétisation des-s，实践的唯美

化，218，239；
logique spécifique de la-，实践的特定逻辑，625，634n；
modalité de la-politique，政治实践的模式，494；
relation entre les-s et le capital détenu，实践与持有的资本之间的关系，116；
systématicité des-s，实践的系统性，190-191，193，246。
Précocité，早熟，79，184，298，336，362；
也见 ancienneté，资历。
Préférence，偏好，13，22n，59，110，195，295，301，356，376，378，378n，406n，443，
也见 goût，趣味；
-alimentaire，食物偏好，87n，210-212，230；
-des petits-bourgeois en ascension，上升的小资产阶级的偏好，406；
-des petits-bourgeois en déclin，衰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偏好，403-404；
-distinctives，与众不同的偏好，193；
-en matière de chansons，歌曲方面的偏好，294；
-en matière de culture légitime，合法文化方面的偏好，408，也见 connaissances，认识；
-en matière de peinture，绘画方面的偏好，294；
-en matière de photographie，摄影方面的偏好，见 photographie，摄影；
-s éthiques de la petite bourgeoisie nouvelle，新小资产阶级的伦理偏好，416，421；
-politique，政治偏好，467；
système des-s，偏好系统，195n，332，377，418。
Présentation (de soi)，(自我)表现，169，225，236，283，418，422；
profession de-，表现的职业，见 profession，职业。
Prétendants，觊觎者，257，281-282，285，336，381，524。
Prétention，要求，企图，自负，13，41n，61，64-67，67n，167，183，196，250，257，274，281-282，335，381，397，420-421，443-444，511，513n；
-à l'《opinion personnelle》，"要求"个人观点，484，487，489；
-armée，有准备的企图，419；
-au sens de pré-tension，预先的压力意义上的企图，388；
dialectique de la-et de la distinction，自负与区分的辩证法，13，200，254，279，281。
Probabilité，可能性，466；
-conditionnelle，有条件的可能性，466；
-d'accès à la classe dominante，进

入统治阶级的可能性，146；
-de produire une opinion，产生一种观点的可能性，466，481-483，501，也见 chances，机遇。
Problématique，问题体系，55，502；
-dominante，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体系，502，510；
-légitime，合法的问题体系，465，也见 politique (champ du pensable)，政治的(可设想的场)；
-politique，政治问题体系，502-505；
imposition de-，问题体系的强制规定，490，502，589。
Production，生产，433，465，496，496n，512；
-culturelle (ou artistique)，文化(或艺术)生产，11，19，40，63n，168，252，253n，259-260，280n，335，362n，363-364，375，422，463，465n，530，547；
-d'une opinion，一种观点的生产，466，478n，493，493n，494-495，500，529n；
capacité de-，生产能力，464，也见 compétence，能力；
champ de grande-，大生产场，375，376n，450；
champ de-idéologique，意识形态生产场，见 idéologie，意识形态；
champ de-restreinte，有限生产场，376n；
décalage entre-et consommation culturelle，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距，335n；
instruments de-，生产工具，464-465，495，538；
mode de-，生产方式，30，490，492，495，500-501。
Professeur，教授 13，49n，96，101，129-133，135，143-144，146，149，155，204-209，225，242，254，304，308-309，309n，321-322，322n，324-330，332，337n，338n，353n，354，383，393，395，493，513-514，522，524-525，528，531n，576-577；
-de dessin，图画教师，69n，
-d'education physique，体育教师，234；
-de l'enseignement primaire，小学教师，483，也见 instituteurs，小学教师；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中学教师，40n，64，66，69n，98，144，299，306，324n，419，482-483，588；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大学教师，40n，65-66，98，297，299，482-483，588；
condition-orale，教师的状况，577。
Professions (professionnalisation)，职(行)业(职业化)，115，415，464，512；
-anciennes，从前的职业，168，337n；

-artistiques，艺术行业，169，174-175；
-commerciales，商业，283；
-de présentation et de représentation；表现和表演的职业，169，343；
-de production et d'animation culturelles，文化生产和推动行业，415，422；
-de services，服务行业，283；
-de vente de biens et services symbolique，象征财产和服务的销售行业，397，415；
-établies，稳定的职业，168，415；
-juridiques，司法职业，169；
-nouvelles，新职业，167，287，337n，416，418，421；
-refuge，庇护行业，157，414-416；
-sociales，社会职业，415，422；
condition-nelle，职业状况，522；
féminisation des-，职业的女性化，120；
milieu-nel，职业环境，512。
Professions libérales，自由职业者，26，27n，40n，47，65-66，124n，128，130-133，144，146，148-149，198n，201，205-209，208n，225，237-238，242，243n，297，299，304，306，309-316，322n，324-326，326n，332，332n，337，337n，353n，354，366，383，393，437n，440，445，447n，453，459n，468-469，472-473，482，492，501，506，513-514，522，524。
Profit（social，symbolique），（社会的，象征的）利益，18-19，95-96，227，231，234-235，252-253，272-273，283，305，339，348，414，440-441，565；
-s d'appartenance，归属的利益，582；
-s dedistinction，区分的利益，19，68，197，242，252，254，279，584；
-s de transgression，违犯的利益，见 transgression，违犯；
chances objectives de-des placements culturels，文化投资的利益的客观机会，94，也见 chances（de profit），（获利的）机会，compétence，能力，investissement，投资，marché，市场。
Prolétaire（prolétariat），无产阶级，390；
rechute dans le sous-，重新落入赤贫，534，也见 ouvrier，工人；
représentation populiste du-，对无产阶级的民众主义表象，45n。
Prononciation，发音，212，268。
Prophétie，预言，426，428。
Proudhon，蒲鲁东，50-52，424。
Proust，普鲁斯特，19，57，70，74n，193n，241，565，584-585。
Psychanalyse，精神分析，426-427，429n，486；
-sociale，社会精神分析，9，84。

Psychologie (psychologisation), 心理学(心理化), 425, 425n, 426, 428n;
-sociale, 社会心理学, 271n, 552n, 558n。
Public, 公众, 261, 266-267, 516-517, 569;
-bourgeois, 资产阶级公众, 333n;
-intellectuel, 知识分子公众, 333n;
-petit-bourgeois, 小资产阶级公众, 377;
-populaire, 大众, 34-35。
Publicité, 广告, 370n, 371n。
Puériculture, 儿童教育, 427。
Questionnaire, 问卷, 465, 467, 481n, 484, 536, 591。
Racisme, 种族主义, 558n;
-de classe, 阶级种族主义, 200, 390。
Rang, 地位, 338-339, 344, 405。
Rapport (social), (社会)关系, 84, 548;
-de distinction, 区分关系, 585;
-denié, 被否认的关系, 574;
-incorporé, 被归并的社会关系, 585。
Rareté, 稀缺, 17, 58, 147, 180, 183, 196, 251-254, 275, 281, 305, 317;
-des conditions d'acquisition, 获取条件的稀缺, 78, 也见 ancienneté, 资历, temps, 时间。
Razzan G., 拉赞, 94n。
Réalisme, 现实主义, 45;
-populaire, 民众的现实主义, 219n, 222, 438n, 441, 443, 489, 495;
-substantialiste, 实体论现实主义, 396。
Reclassement, 重新分类, 147, 418, 428;
也见 classement, 分类, déclassement, 降级。
Reconnaissance, 认可, 26, 29, 67, 105, 185, 192, 228-229, 271, 281, 308, 365-367, 370, 375, 388, 421, 450, 460-461, 464, 466, 484, 489, 491, 511, 525, 531-533, 539-541, 549, 560, 565, 571n, 577, 581-583, 589, 638;
fausse-, 虚假的认可, 370, 493, 536, 538, 也见 allodoxia, 误识。
Reconversion, 转变, 120, 155, 175-176, 354, 356, 403, 416, 423, 530, 也见 capital, 资本;
stratégies de-, 转变策略, 见 stratégies, 策略。
Redondances, 冗长, 重复, 194, 592;
也见 habitus (systématicité de l'), 习性(的系统性)。
Réformisme, 改良主义, 382。
Relations, 关系, 249;
-de famille, 家庭关系, 389;
-sociales, 社会关系, 219n, 232, 267, 270;
conception populaire des-familiales,

民众阶级的家庭关系观念，389；
structure de-objectives，客观关系结构，271。
Religion，宗教，17，425，427n，533n；
-et politique，宗教与政治，514；
attitude à l'égard de la-，对宗教的态度，522。
Reniement，否认，389，444，487；
也见（petite）bourgeoisie（en ascension），（上升的小）资产阶级。
Repas，饮食，218-219；
也见 consommations（alimentaire），（食物）消费，formes（mettre des），形式（化）。
Représentation，表象，表现，271，282-283，286，395，397，422，448，470，478，484，559-563；
《-s collective》，"集体表象"，560；
-du monde social，社会世界的表象，485n，504，529-533，也见 habitus，习性，trajectoire，轨迹；
-sociale du corps，身体的社会表象，213；
-subjective de la position occupée，被占据的位置的主观表象，528；
-s théâtrales et-s mentales，戏剧表现和精神表现，564；
autonomie relative de la logique des-s symboliques，象征表象逻辑的相对自主，564；
processus de production des-s collectives，集体表象的产生过程，634。
Répressif，压制的，403，406-407，424，432。
Reproduction（sociale），（社会）再生产，133，177，184-185，268，382，389-390，448，481；
-culturelle，文化再生产，447；
-de la division des pouvoirs politiques，政权划分的再生产，484；
-de la force de travail，劳动力的再生产，198；
-du capital social，社会资本的再生产，380，436n；
-par translation，通过平移的再生产，183-184；
instruments de-，再生产工具，145；
mécanisme scolaires de-，学校教育再生产的机制，173-174，173n；
mode de-，再生产方式，166，428，511n；
stratégies de-，再生产策略，见 stratégies，策略。
Résidence，住所，26，116-117，136，142，298，420-421，420n，464，466，473，481-482，522，534，588，588n。
Ressentiment，怨恨，164，176，283，348，404，407-408，429，334；
-petit-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怨恨，431n；
méthodologie du-，怨恨的方法论，598。

Retard，落后，335，526；
-culturel，文化落后，447；
-scolaire，学校教育落后，173。
Révolte，反抗，638n；
-contre la necessité，对必然的反抗，433n；
-méritocratique，能力主义者的反抗，331，511。
Révolution（révolutionnarisme），革命（革命主义），506，511；
-artistique，艺术革命，197；
-esthète，美学革命，382；
-éthique，伦理革命，356；
-symbolique，象征革命，259；
intention-aire，革命意愿，433。
Rhétorique，修辞，250，502。
Rigorisme，严格性，274，382，445n；
-ascétique，苦行的严格性，406；
-jacobin，激进的严格性，511；
-répressif，压抑的严格性，406。
Rituels（ritualisation），仪式（仪式化），55，124，221，246，444，634n。
Rugby，橄榄球，231，234-235。
Riecken A. W.，里肯，200n。
Riegl A.，里格尔，9。
Riesman D.，里斯曼，473n。
Rilke，里尔克，83。
Rivière J.，里维埃尔，83。
Rosenberg B.，罗森堡，336n。
Rousseau，卢梭，36，57。
Roy C.，鲁瓦，438。
Salaire，工资，448，452；
-réel et-nominal，实际的工资和名义上的工资，158。
Salariés，雇佣工人，152，155；
-agricoles，农业雇佣工人，128，198n，224，473。
Salut，拯救，389，
-collectif，集体拯救，487；
-éthique，伦理拯救，423；
-individuel ou personnel，个人拯救，487，487n，514；
-professionnel，职业拯救，423；
-social，社会拯救，389，511n；
recherche du-religieux，宗教拯救之寻求，425。
Sarraute N.，萨洛特，61。
Sartre J.-P.，萨特，50，229，493n，550n。
Savoir，知识，378，380-381，451。
Schèmes（de pensée，de perception，d'appréciation et d'action；classificatoires；générateurs；incorporés），（思想，认识，评价，行动：分类；生成；被归并的）模式，12，28，45，45n，72，111，190-191，193，195-196，231，246-247，260，290，435，486，491，505，509-510，535n，536，543-547，549-550，556n，559-560，562，564，629，631，634；
-évolutionnistes，进化论模式，398n，447。
Scholem G.，肖勒姆，93，581n。
Schopenhuaer，叔本华，567-568，577n。

Scolaire，学校教育的，21，22n，73，97，148，161，174，200n，361，486，539；
-(supposant la scholè)，(意味着闲暇的)
学校教育，21，57-58，554，也见distance，距离，nécessité，必然；
certification-，学校教育证书，88；
hiérarchie-，学校教育等级，102，133-134，429；
investissement-，学校教育投资，147；
opposition entre le《-》(ou le pédant) et le《mondain》，"学者"(或学究)与"上流社会人士"的对立，75，97-98，100，也见acquisition culturelle (mode d')，文化获取(方式)，culture (rapport à la)，(与)文化(的关系)；
rapport au système-，与学校教育系统的关系，90，409，417；
réussite-，学业成功，133-134；
savoir-s，学校教育知识，71，72n，89n，378；
système-，学校教育系统，22n，72，97，172-173，298-299，331，337，378，397n，461，486-487，509，556n；
taxinomie-s，学校教育分类，72，174。
Secrétaires，秘书，13，27n，68，393，415，417，418n，588；也见(petite) bourgeoisie (nouvelle)，(新小)资产阶级。
Séduction，诱惑，229-230，567，570；
-comme nouvelle forme du mode de domination，作为统治方式的新形式的诱惑，172。
Ségrégation，隔离，181。
Sélection，选择，181-182；
sur--，过度选择，483，508。
Sémiologie (sociale)，(社会)符号学，562-563。
Sens (social)，(社会)意识，267；
-de classe，阶级意识，536；
-de l'orientation sociale，对社会趋势的意识，544，553；
-des limites，界限意识，见limites，界限；
-du placement，投资意识，见placement，投资；
-politique，政治意识，见politique，政治；
-pratique de l'espace social，对社会空间的实践意识，551；
production d'un monde de-commun，一个共识世界的产生，546。
Sensibilité (opposée à la raison ou à l'entendement)，感觉(与理性或知性对立)，41，558。
Sérieux，严肃，225，381，388，406，也见fractions (dominant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petit)-bourgeois，小资产

阶级者；
-ludique，娱乐中的严肃，539；
-petit-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严肃，494。
Service，服务，246；
personnel de-，服务人员，49n；
vente de-s symboliques，象征服务的出售，见 symbolique，象征的。
Sexe，性别，24n，26，27n，40-41，68，119-120，211-212，217，423，464，466，469，472-475，472n，479，481-482，484，500-501，512，525，534，535n，631；
-ratio，性别比率，418；
differences entre les-s，性别差异，445，470n，556；
division des goûts alimentaires selon les-s，依照性别的食物偏好划分，211-212；
division du travail entre les-s，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41，41n，121，149，207-208，241，358，361，362n，444，445n，447n，469-470，520，535n，544，553；
rapport entre les-s，性别之间的关系，424，424n。
Sexualité，性，170，424，426，445n；
compétence légitime en matière de-，性方面的合法能力，426-427；
rapport à la-，与性的关系，304。
Signe，符号，194，241，375，426，547，565。
Simili，赝品，67，281，371，422；
也见 allodoxia，误识，classes (moyennes)，(中产)阶级。
Snobisme，冒充高雅，赶时髦，278；
-éthique，伦理上的冒充高雅，532。
Sobre (sobriété)，朴素，203，216，235，274，278；
esthétique de la-，朴素的美学，250，也见 esthétique (dominante)，(占统治地位的)美学；
éthique de la-，朴素的伦理，200，也见 éthique (petite-bourgeoise)，(小资产阶级的)伦理。
Socialisation，社会化，552-553，553n。
Socio-analyse，社会分析，595。
Sociodicée，社会正义论，506，546；
-esthétique，审美社会正义论，574。
Spinoza，斯宾诺莎，251，334n。
Spontanéisme (démocratique)，(民主的)自发主义，472。
Sport，体育运动，18-19，102-103，231-246，301，450，458，516；
-s bourgeois，资产阶级体育运动，235，240，242-243，418n；
-s californiens，加利福尼亚体育运动，243-246；
-s collectifs ou d'équipe，集体或团队体育运动，235-236；
-s populaires，大众体育运动，235，240。
Statistique，统计学，21，115，177，199，272，310，545，627；

agrégation-(des actions isolées),(单独行动)的统计学集合,185,也见 débandade,散乱,masse,群众;
mécanismes-s,统计学机制,181;
reproduction-de la classe,阶级的统计学再现,166。
Stigmate,标记,污名,200,554,562;也见 emblème,标志。
Stone L.,斯通,180,185。
Stratégies,策略,23n,98,168n,195,279,284-285,321,362,364,395,416,440,448,532,533n,534n,540,548,555,563,582,597;
-à plusieurs générations,多代策略,407,也见(petite) bourgeoisie (d'exécution),(执行的小)资产阶级;
-de bluff,虚张声势的策略,97-98,416;
-de condescendance,屈尊俯就的策略,444n,551n,也见 paternalisme,父权主义;
-de contrepied et de double négation,对立的和双重否定的策略,67,335,也见 artiste,艺术家,intellectuel,知识分子;
-de distinction,区分策略,见 distinction,区分;
-d'euphémisation,委婉措辞的策略,415-416;
-de fécondité,生育策略,见 fécondité,生育;
-de reconversion,转移策略,124,143,145-146,151,428;
-de reproduction,再生产策略,145,152,157,247,也见 position,位置;
-de scolarisation,学校教育策略,151,247,382,388;
-économiques,经济策略,388;
-individuelles et-collectives,个人策略和集体策略,158,166,176;
-symbolique,象征策略,561,581。
Structure,结构,191,390,578;
-s cognitive des agents sociaux comme -s sociales incorporées,作为被归并的社会结构的社会主体的认识结构,545-546;
-de facteurs,因素结构,117;
-de l'espace social,社会空间结构,139,143,213;
-des relations entre propriétés,属性之间的关系结构,118;
-en chiasme,交错配列的结构,130,134,364;
-patrimoniale,财产结构,129,135,145,151,169,293,298,301,304,360,594;
-structurante et-structurée,建构的结构和被建构的结构,见 habitus,习性;
causalité-ale,结构的因果关系,119;
correspondance entre-s sociales et-s mentales,社会结构与精神结

构之间的一致，549；
définition(ou translation) de la-，结构的定义（或平移），见translation，平移；
indétermination-ale，结构的不确定性，396，也见 classes (moyennes)，(中产)阶级；
perpétuation de la-des positions，位置结构的永存，184。
Style，19n，31，80，241，250-251，460；
-indirect，间接风格，521，也见forme，形式；
affinité de-，风格的相似性，193，也见 habitus，习性；
choix-istique，风格选择；intention de-isation，风格化意图，460；pssible-istiques，风格可能性，52，55，230，249，255。
Style de vie，生活风格，20，56，59 61，83，112，135，139，143-144，189-196，200，207，213，225，230，247，255，259n，279-280，290，293，295，310，321-322，325，332，335n，336，358，360，373，397，415，419，421，428，438，448，458，522，530，538，633；
-artiste，艺术家生活风格，61，61n，326，334n，336；
-bourgeois，资产阶级生活风格，61，438，531；
-des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生活风格，448-450，453；
-en soi，自在的生活风格，200；
-intellectuel，智识生活风格，429 430，
-légitime，合法生活风格，274，279，422-423，448；
-moderniste (ou nouveau-)，现代主义生活风格(或新生活风格)，243，353-356，358 也见 avant-garde，先锋，(nouvelle) bourgeoisie，(新)资产阶级；
-petit-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生活风格，216；
-vieille France，老派法国生活风格，319；
-sation de la vie，生活的风格化 59，61，194，197，219，438；
也见 art (de vivre)，(生活)艺术，conditions (d'existence)，(生活)条件，luttes (entre classes et fractions de classes)，(阶级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斗争。
Sublimation，升华，356，573-575，578；
也见 intérêt，利益。
Substance (substantiel)，实质(实质的)，221-223；也见 classes (populaires)，(民众)阶级，forme (形式)。
Substantialisme，实体论，20，125，377，396。
Successions (ordre des)，继承(次序)，79，183，526，557；

也见 génération，世代，ordre，次序，temps (social)，(社会)时间。
Suleiman E. N.，苏莱曼，268。
Surdétermination，复因决定，119，194，266，294。
Symbolique，象征性，222，230，259，281-282，285，355n，422，460，532，541，564，634n，635；
-du pouvoir，权力的象征性，230；
action-，象征行动，397，442；
armes-s，象征武器，532；
capital-，象征资本，192，320，325，331；
efficacité-，象征有效性，266，284，484，577；
imposition-，象征强制，见 imposition，强制；
provocation (ou subversion)-，象征挑衅(或颠覆)，246，363，524，也见 artistes，艺术家；
services-s，象征服务，397，422。
Synchronisation，同时化，530。
Syndicat，工会，495，508；
attitude à l'égard des-s，对工会的态度，532。
Systématicité，系统性，491，592，592n，也见 cohérence，一致性；
-consciente，有意识的系统性，493；
-de l'habitus，习性的系统性，592；
-objective ou《en soi》，客观的或"自在的"系统性，491，493。
Tabard N.，塔巴尔，126n，199，293。
Tajfel H.，塔杰菲尔，558n。
Tard-venus，迟来者，18；
-à la 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中的迟来者，66。
Taste-maker，趣味制造者，247n，285，356，375。
Taxinomie，分类，54，72，213，213n，225，448，561；
也见 classement (système de)，分类(系统)。
Techniciens，技师，49n，63n，91，134，144，147-149，151，155，383，393-394，404n，408，409n，460，461n，513，513n，528。
Technocratique，专家治国的，472，478。
Télévision，电视，35，35n，376，443，450，489。
Temps，时间，83，110，130，181，183，241，319-320，441，443-444，也见 ancien，古老的；
-de travail，劳动时间，见 travail，劳动；
-libre，空闲时间，81n，142，200，234，326，336，453，463；
-social，社会时间，79，174，183，526，也见 succession (ordre des)，继承(次序)；
contre-，不适时地，320n；
dépenses de-，时间花费，286；
investissement en-，时间上的投入，207，227，239，320，404；

pouvoir social sur le-，对时间的社会权力，78；
rapport au-，与时间的关系，336；
valeurs marchande du-，时间的商业价值，320。
Tenants，把持者，257；也见 prétendants，觊觎者。
Tension，紧张，388，573；
détente dans la-，紧张中的放松，358；
pré-，前紧张，388，391，407。
Tenue，举止，212，227，240，246；
也见 corps，身体，laisser-aller，放任，présentation (de soi)，自我展示。
Terne，黯淡，见 brillant，出色。
Théâtre，戏剧，17-18，60n，69，131，143，260-265，283，304，306-309，309n，334，547。
Théorie，理论，111n；
-du goût《pur》，"纯粹"趣味的理论，571；
-s objectivistes et-s subjectivistes，客观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理论，563；
opposition entre la-et la pratique，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立，451；
opposition entre-et empirie，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对立，598。
Thévenot L.，泰弗诺，120n，169。
Titre，爵位，资格，学历，22，25，158，181，282，378，470n，512，560-561；
-de noblesse，贵族爵位，21，500；
-de noblesse culturelle，文化贵族的爵位，16，22，89，也见 bourgeoisie (appartenance à la)，(从属于)资产阶级；
-s légitimes à l'exercice de la domination ou de l'autorité，实施统治或掌握权力的合法资格，103，484；
-nobiliaire，贵族爵位，22，80；
-scolaire，学历，16，24，28，72n，88，90，104，115，125n，147，151，158，166-167，338，344n，353，360，378，405，414，424n，451-452，460，478，484，500，512，518，532，也见 capital (scolaire)，(学校教育)资本；
conflits à propos des-s，关于学历的冲突，272，也见 lutte，斗争；
effet de-，学历的作用，21，379，478；
imposition de-s，学历的强制规定，22；
inflation (et dévaluation) des-s scolaires，学历的通货膨胀和贬值，147，149，157-159，166，173-174，452n；
valeur sociale du-scolaire，学历的社会价值，23n，159，也见 capital (social)，(社会)资本，poste，职位。
Tourisme，旅游，304n。
Trajectoire (social)，(社会)轨迹，13，13n，68-69，72n，74n，77n，90，

95,104,110,122-125,135n,142,166-167,210n,227,246,298-299,324,337,338n,349n,373,382-383,395-397,403,408-409,409n,414,416,452,522,528-530,533n,594;
-ascendante,上升的轨迹,395;
-collective,集体轨迹,114,125,388,528-529,531n,533;
-descendante,下降轨迹,395;
-s de substitution,替代轨迹,363,也见 artistes,艺术家,intellectuels,知识分子;
-individuelle,个人轨迹,124-125,388,397n,528-530,531n,533;
-interrompue,中断的轨迹,409;
-modale,模态的轨迹,123;
-passée,过去的轨迹,397,407,529;
-potentielle,潜在的轨迹,397,529;
classe de-s,轨迹阶级,122,也见 classes (sociales),(社会)阶级;
dispersion des-s,轨迹的分散,125;
effet de-,轨迹的作用,124,166,514,528。
Transfert (des schèmes),(模式的)转移,190-193。
Transgression (symbolique),(象征)违犯,49-50,375,581-582,也见 esthétisme,唯美主义。
Translation,平移,145,146,176-177,184;
-de la structure des distributions,分布结构的平移,184-185,253。
Travail,劳动,活动,427,535n;
-d'explicitation,阐释活动,500;
-d'objectivation,客观化活动,256;
-féminin,女性劳动,199;
-manuel,手工劳动,450,453;
《-social》,"社会劳动",422;
-symbolique,象征劳动,355,397;
conditions de-,劳动条件,512;
division du-,劳动分工,167,423,478,544,547;
division du-de domination,统治劳动的分工,见 domination,统治;
division du-intellectuel,智力劳动的分工,575;
division du-politique,政治劳动的分工,478,484-485,536;
esthétique du-pour le-(ou l'éthique du-scrupuleux),为劳动而劳动的美学(或精细劳动的伦理学),193;
force de-,劳动力,198;
goût du-soigné(ou esthétique du《soigné》),对精细的喜好(或"精细"的美学),45n,404;
rapport au-,与劳动的关系,161;
temps de-,劳动时间。
Trickle down effect(critique du),(对)涓滴作用的批判,258,275n。
Trogan P.,特罗冈,169。
Universalisation,普遍化,484,495,

507,509,528,577;
也见 intérêt,利益。
Universalité,普遍性,507,538,572n,575-577,577n。
Utopisme (pratique),(实践的)乌托邦主义,428,463-464,496n,596。
Valeur,价值,20,22,23n,24,212,216,228,297n,404,409,422,422n,437,448,451,530,532,543-544,635;
-des titres,文凭的价值,见 titres,文凭;
-distinctive,区分的价值,见 distinctif,区分;
-distributionnelle,分布的价值,见 distribution,分配;
-positionnelle,位置的价值,240,也见 position,位置。
Variétés (spectacles de),综艺节目(演出),308,371。
Vertu,美德,388;也见 (petite)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morale,道德。
Vêtements,衣服,41,222-225,230,259,268,282,358,444,453,458,460;
-de dessus et-de dessous,内衣和外衣,224-225;
-masculins et-féminins,男装和女装,224;
dépense en matière de-,衣服方面的消费,204-205,240;
也见 présentation (de soi),(自我)表现。
Vieillesse,衰老,389,555。
Veillissement,老化,447n;
-biologique et-social,生物老化和社会老化,406-408;
-social,社会老化,123。
Vieux,衰老的,336,524-525,557。
Villeneuve A.,维尔纳夫,52,55。
Villette M.,维莱特,423。
Violence,暴力,569-570,575。
Virilité,男子气概,211,235,297n,444,447,535n,558;
valeurs de-,男子气概的价值,448。
Vision(du monde),(世界观),193,304,355-356,398n,405,也见 étique,伦理学,ethos 精神气质;
-moderni 现代主义观念,360;
-populaireet bourgeoise,民众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222,489。
Vocation,天职,123,175,414-415,418;
也见 disposition,配置,position,位置。
Vol (rêve de vol social),飞跃(社会飞跃的梦想),429。
Volontarisme,唯意志论,391。
Vote,投票,465,468,470n,479,485,490n,495,513,513n,522n,

528。
Vulgaire，通俗，庸俗，一般，37，41，59，66，84，196，207，212，228，250-251，278，280，376，442，485，546，567，570，572-573，579，582，585，597；
也见 distingué，高雅，necessité，必然。
Vulgarisation，普及，推广，13，91-93，169，237，254，279，281，367，370-371，376，也见 culture（moyenne），（中等）文化；
-intellectuelle comme-du style de vie intellectuellle，作为智识生活风格之普及的智识普及，430；
-légitime ou scolaire，合法的或学校教育的普及，371；
haute-，高度普及，169；
revues de-，普及杂志，93n。
Weber M.，韦伯，59，194。
Wilkes A. L.，威尔克斯，558n。
Wittgenstein，维特根斯坦，20。
Wolfenstein M.，沃尔芬施坦因，424n。
Wölfflin，沃夫林，9。
Woolf V.，伍尔夫，37n，520。

表 目 录

表	标题	
1	歌曲和音乐方面的偏好	21
2	按照学校教育资本划分的审美配置	57
3	按照所属阶级和文凭划分的审美配置	59
4	对作曲家和音乐作品的了解	108
5	统治阶级中按照社会出身和文凭购买家具的状况	135
6	统治阶级各阶层的经济资本的几个指标的变化(S. C. ,V)	193
7	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的文化实践的几个指标的变化(S. C. ,V)	194
8	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的阅读类型(S. C. ,V)	195
9	统治阶级成员的社会出身依阶层的变化(S. C. ,Ⅱ)	195
10	1962 年和 1968 年 25-34 岁妇女依照文凭的就业比率	215
11	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形态变化和财产结构(1954-1975)	220
12	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形态变化和财产结构(1954-1968)	222
13	统治阶级内部的形态变化	224

14 中产阶级内部的形态变化…… 224
15 不同阶级的形态变化和这些阶级与教育系统的关系的变化(1954-1968) …… 253
16 职员、工长和技术工人的食物消费结构(S. C. ,III) … 284
17 教授、自由职业者、工业家和大商人的消费结构(S. C. ,III) …… 289
18 按照统治阶级的阶层划分的食物消费结构(S. C. ,III) …… 290
19 待客方式的变化(S. C. ,XLIII) …… 308
20 身体、容貌和身体保养被赋予的价值的变化(S. C. ,XLIV) …… 318
21 从事体育运动与关于体育运动的观点的变化(S. C. XXXVII) …… 335
22 伦理配置的变化…… 491
23 关于文学奖的民意调查%…… 505
24 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生育率与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 … 527
25 巴黎和外省的稳定的小资产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 … 576
26 对学业和社会成功的社会因素之意识的变化…… 616
27 缩小不平等的手段之表述的变化…… 617
28 不回答比率按照性别的变化…… 640
29 不回答比率按照教育水平的变化…… 642
30 强制作用…… 684
31 强制作用…… 684
32 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 693

33 按照教育水平的读报状况(男人 1975)…… 709
34 按照年龄读报的状况(男人 1975)…… 709
35 按照社会阶级的读报状况…… 709
36 每个等级日报和周刊的读者百分比…… 711
37 样本的主要特点…… 798
38(1-6) 调查材料 …… 833-839
39(1-4) 统计材料 …… 840-847
40(1-6) 一种社会游戏…… 848

图 目 录

图	标题	
1	对三部音乐作品的偏好的阶层分布 ……	22
2	小资产阶级的审美配置 ……	97
3	继承的资本与学校教育资本之间的关系……	137
4	特定能力与关于艺术的话语……	151
5	社会位置空间 ……	204-205 之间
6	生活风格空间 ……	204-205 之间
7	1954 到 1968 年之间 16-18 岁青少年入学率的平移……	255
8	生活条件、习性和生活风格 ……	269
9	食物消费的空间……	296
10	室内装饰的品质……	388
11	占统治地位的趣味的变种：属性空间 ……	408-409 之间
12	占统治地位的趣味变种：不同阶层的个人空间 ……	408-409 之间
13	占统治地位的趣味的变种……	413
14	看过的电影……	423
15	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变种：属性空间 ……	538-839 之间
16	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变种：不同阶层的	

个人空间 …… 538-839 之间
17 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变种…… 544
18 看过的电影…… 572
19 按照政治选择划分的关于留给 18 岁女孩
自由的观点…… 675
20 按照政治选择划分的关于对外政策的观点…… 682
21 政治空间…… 718

参照图片目录

1 拉塞尔·李:《人类的家庭中》(藏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1955)…… 71

2 拉克工厂夜景…… 74

3 P. 蒙德里安:《百老汇的布基伍基》(藏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莉莉·P. 布利斯遗赠) …… 84

4 P. 蒙德里安:《绘画Ⅰ》…… 84

5 G. 塞维里尼:《塔巴兰舞场的动力象形文字》(藏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卡特琳·P. 德赖尔遗赠) …… 84

6 X. 朗布尔,维瓦[①]:《新生产线》 …… 232

7 H. 格洛阿冈,维瓦:《新生产线》…… 232

8 X. 朗布尔,维瓦 …… 235

9 F. 埃尔,维瓦 …… 235

10 H. 格洛阿冈,维瓦 …… 235

11 C. 雷蒙-迪蒂翁,维瓦…… 235

12 C. 雷蒙-迪蒂翁,维瓦…… 236

13 P. 吉斯,拉福[②] …… 265

14 P. 米肖,拉福 …… 266

① Viva,法国新闻摄影社,成立于1972年,致力于革新摄影报道,关注日常生活和社会重大问题。——译者

② Rapho,法国最老的摄影社,成立于1933年,主张人道主义摄影。——译者

15 C. 雷蒙-迪蒂翁王维瓦 …… 265
16 R. 杜瓦诺王拉福 …… 266
17 马克·蒂拉纳 …… 266
18 M. 德吕克—维瓦 …… 266
19 《法国航空公司》 …… 300
20 J-P. 韦尔奈，农业部 …… 299
21 勒内·马尔泰 …… 300
22 R. 杜瓦诺，拉福 …… 299
23 R. 杜瓦诺，拉福 …… 299
24 P. 布兰热，农业部 …… 299
25 C. 雷蒙-迪蒂翁，维瓦 …… 299
26 C. 雷蒙-迪蒂翁，维瓦 …… 313
27 M. 德吕克，维瓦 …… 379
28 埃萨拉斯·拜代尔，维瓦 …… 379
29 A. 达格贝尔，维瓦 …… 379
30 塞尔日·科尼洛夫 …… 416
31 R. 杜瓦诺，拉福 …… 496
32 《房屋与花园》 …… 497
33 C. 雷蒙-迪蒂翁，维瓦 …… 594
34 C. 雷蒙-迪蒂翁，维瓦 …… 599
35 Y. 让穆然，维瓦 …… 600
36 《阿尔卑斯共和报》—D. 罗塞作品 …… 610
37 Y. 让穆然，维瓦 …… 612
38 C. 雷蒙-迪蒂翁，维瓦 …… 612
39 C. 雷蒙-迪蒂翁，维瓦 …… 721

译 后 记

《区分》的译稿校订终于完成了，我感到沉重后的空虚。2005年以来，译这本书和做“布尔迪厄社会文化理论研究”项目，是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应该说，翻译与研究互相增进，只是翻译时间拖长了。

《区分》被公认为布尔迪厄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作者通过经验调查和理论批判提出，分类者由于他采取的分类而被分类，社会主体由于他们进行的区分而互相区分开。美与丑、雅与俗、高与低等的区分，体现了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地位，分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所以，对分类系统（即趣味）与生活条件（社会阶级）之间关系的分析，自然导致了对判断的社会批判，对康德的“纯粹批判”的“通俗批判”，以及对美、艺术、趣味和文化等传统问题的重新审视。由此，作者着力强调在艺术中被否认的社会世界的存在，并努力揭示艺术生产的社会条件。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社会学家提供的批判武器还帮我进行自我分析（甚至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对我起到了心理治疗的作用。我甚至把这本书当成法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百科全书来读，学习文学、音乐、绘画、先锋派艺术的知识，甚至法国礼仪的常识。但愿这种异端的阅读能得到作者的宽容。

布尔迪厄说过，美好的东西是困难的。这句话用来描述翻译

过程再恰当不过了。《区分》艰深晦涩，首先是写作风格。布尔迪厄明确反对寄生性的随笔主义的流畅和明晰，他像他所评价的康德那样，故意采用“一种炫耀般的非美学风格”，以复杂的句法体现他缜密的逻辑和深刻的隐喻。他认为，社会学语言要与普通语言所承载的常识对抗，不可能是明晰的和中立的：“与文学探索不同，对严格性的寻求几乎总是导致通过牺牲优美的措辞换取一种更令人不快、更沉重但更精确、更节制的表达方式，而优美措辞的力量和明晰则源于它的简化或篡改。因此风格的难度往往来自于所有细微差别，所有语气的缓和、所有提示，更不用说定义和原则的强调了，这些强调是必要的，以便话语本身就带有所有反对挪用和侵占的防卫机制”（P. Bourdieu,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Les Editions De Minuit, 2002, p. 38.）。面对作者的意图，译者不敢妄自流畅和明晰，否则就成了把布鲁克纳变成门德尔松的拙劣阐释者。其次是复杂的思想体系。布尔迪厄主张总体性的社会学，他的研究涉及社会科学许多领域，为了正确理解和传达作者的思想，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利用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从事合作研究的机会，向布尔迪厄曾经主持的欧洲社会学中心求教，得到了德·圣马丹（Monique de Saint-Martin）教授、萨皮罗（Gisèle Sapiro）教授、平托（Louis Pinto）教授的指导，对布尔迪厄的理论生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无疑，这本译著最终能够完成，同样离不开我的同事和朋友的帮助：渠敬东先生校正了书中的社会学概念和译法，王纪宴先生确定了书中音乐作品和作曲家的译名，陈中梅先生将书中引用的拉丁文译为中文，余中先先生帮我分析翻译难点，吴正仪女士帮我解决了意大利戏剧方面的问题，大学室友香筠通过电子邮件及时答复我的咨询，卫群一直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

和鼓励。责任编辑李霞博士对照英译本，孜孜不倦地校读，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此，我对他们的热心和慷慨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翻译错误和问题，理应由译者负责。

最后感谢明毅长久以来对我做翻译的支持，他觉得我的翻译比研究更有用。我无法说出自己多么受益于别人的翻译成果，它们引领我进入丰富的他者的诗性和思想世界。若能做一点有助于文化传播的译事，也算是稍微偿还了我欠下的债务。

2003年8月一个酷暑的日子，我在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偶然看见布尔迪厄墓（事先并不知道他葬在那里），朴素的墓碑前放着新鲜的和枯萎的花束。这种朴素符合这个贝亚恩农民之子一贯的谦卑："我把自己看得有点像这个中世纪的石匠，他在拉苏泰莱纳（La Souterraine）教堂里，雕刻一个表现连结并高高在上的柱头，柱头淹没在穹顶的黑暗里，注定让人完全看不到"（P. Bourdieu, *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Editions Raisons D'agir, 2004, p. 92.）。他并未料到自己会得到这样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正来自于他的理论的实践性和解放作用。从那年8月到今年8月，整整十年过去了，我以这部译著向他致意——为了他带给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的观念力量。

刘晖

2013年8月于通州

Œuvres Choisie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杜小真　高丙中 主编

《区分》通过各种社会统计调查和时尚采样，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或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

《区分》告诉我们，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

《区分》是布尔迪厄这位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对社会的最深刻的批判，他的洞察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极具穿透力。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1159-1
9 787100 111591
定价：80.00 元
（全两册）